武俠世界

名劍恩仇（狂俠走天涯故事）　狄心・著

人在江湖，狂俠身不由己之下，竟涉及一段數十年前的江湖恩怨，原來一切是非黑白，恩恩怨怨，皆由一把名劍引起，也因此而展開一幕幕耐人尋味的紛爭，逼使狂俠不能置身事外，只好追查到底，並誓要揭開眞相……



第29年
3

$6.00

編者話

今期刊出狄心先生撰著「名劍恩仇」，講述一位狂俠闖蕩江湖走天下的故事，人在江湖總是身不由己，江湖恩怨糾纏不清，權勢爭鬥無休無止，數十年的是非曲直，更非一朝一夕可以從此了結，一把名劍，又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又展開了一幕幕耐人尋味的紛爭，無風不起浪，就是任性不羈的狂俠也不能置身事外，也要介入這場殊死鬥爭的漩渦，為什麼？原來這把名劍，藏有一個長期不為人們所知曉的大秘密……到底劍中藏有什麼秘密？細讀本文，自可揭開秘中謎。

☆　☆　☆　☆

下期將刊出憶文先生撰著「春夢了無痕」，為俠盜玉麒麟故事集的續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本是青年男女相互愛戀的自然心態，但是世間竟有這樣的硬漢子，對一位武功高超天生麗質，又擁有敵國財富的美艷俠女，却視之為敝屣，如糞土，絲毫不予留戀而毅然遠走他方，俠女用萬般柔情編織的春夢，在他的心坎上却沒能留下點滴的痕跡，為什麼會如此？原來……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64.00
一年港幣$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90.00
一年港幣$379.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50.00
一年港幣$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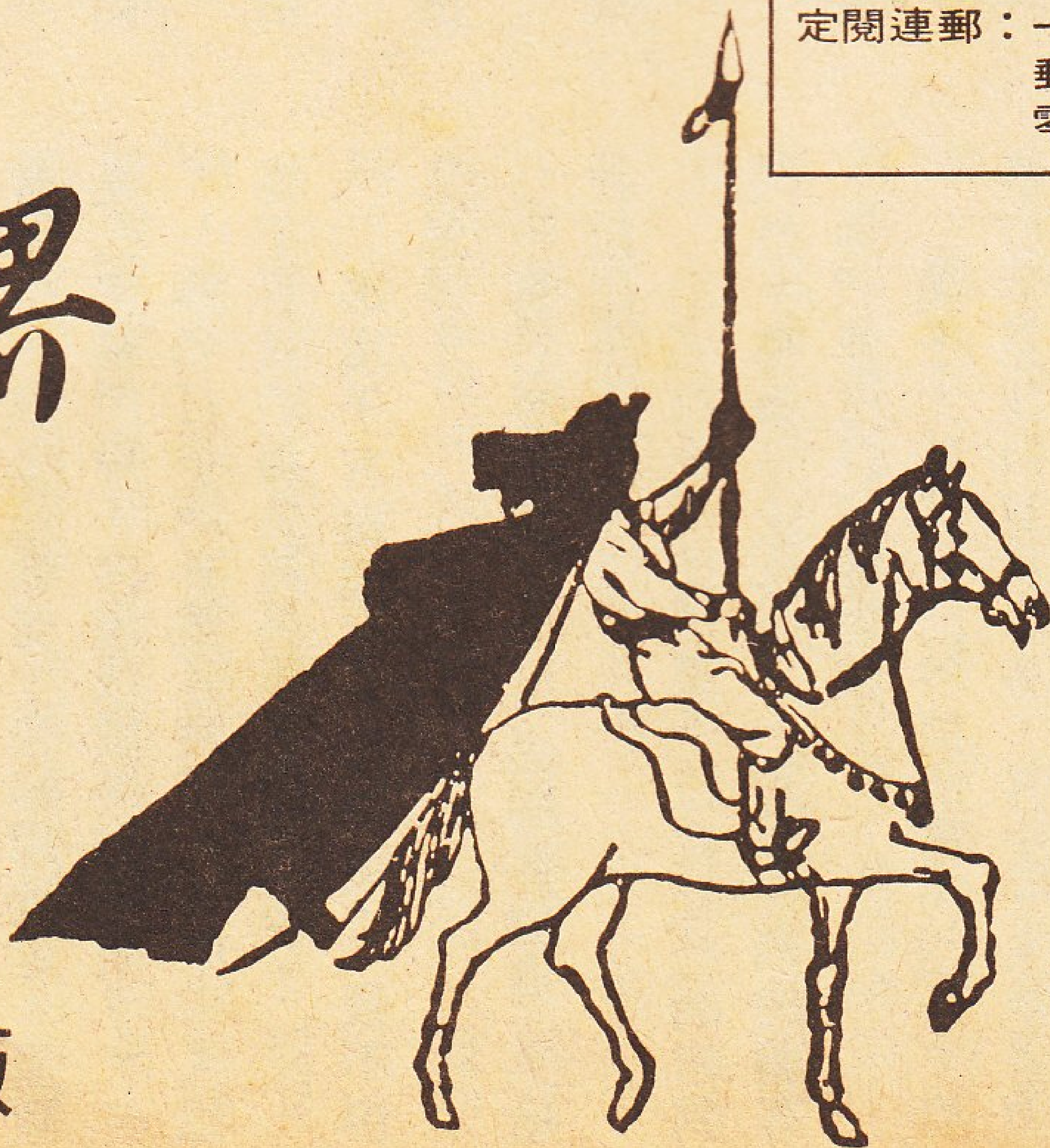
第29年

第 3 期

（總號144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仇



你爭我奪龍泉寶劍

七月下旬，襄陽城。

吉慶賭坊就在東門大街的一條胡同內。

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若果開設一間賭場的話，那麼那間賭場無論晝夜也好，都會門庭若市的，吉慶賭坊也不例外。

中午時份，吉慶賭坊之內正人頭湧湧，呼么喝六之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

在場內的另一邊，有一張賭桌正聚着數十人在賭番攤。

人堆中，有一名三十來歲，中等身材，面貌老實的漢子手拿幾枚銅錢，正在遲疑不知該如何下注，只見這漢子額上已滲出汗水，看神情似已輸了不少錢，手上的幾枚銅錢看來是輸剩下來的居多。

漢子見一衆賭客的注碼都押在二番和三番之上，其中一番的注碼爲數也不少，唯獨只有四番無人下注，那漢子見了，喃喃的道：「他媽的，老子連續八次下注在四番上也開不中，老子就不信邪，偏偏就要下注在四番上。」於是牙一咬，彷似下了最大決心一樣，把餘下來的五枚銅錢也押在四番之上。

站在他身邊的一名賭客見了，忍不住說道：「老兄，那個四邪門得很，已連續二十多把沒有開過了，照我看來，這一把準是開二。」

漢子道：「我就不信邪，這一把準是開四，你等着瞧吧。」

那賭客發出幸災樂禍的笑容。

此時，荷官叫聲「開」，便把蓋着碼子的盅揭開，然後便以純熟的技巧把碼子四粒一堆的逐一分開，分到後來，果然只剩下兩粒，荷官便叫一聲：「攤開二。」

接着，圍在賭桌四週的人各自發出歡呼聲，歎息聲，還有不少粗言穢語爆將出來。

那漢子把五枚銅錢也輸了，長長歎了一聲，搖了搖頭，滿面無精打彩，說道：「他媽的，眞邪門。」

他身上的錢全都輸光了，他只好站在一旁看人下注。

不久，新的一把又揭盅了，荷官把碼子逐一撥開後，這一把却是開四。

漢子見了，瞪大了眼睛，忍不住叫道：「他媽的，早不開，遲不開，偏偏在老子輸光了才開四，眞該死。」

那漢子連續觀看了四把，却是四把都是開四，只把他氣了個半死，口中不斷吐出粗話來。

此時，賭桌的賭客越聚越多，一名賭客見那漢子又不下注，又阻住自己，忍不住道：「你既然輸光了，那麼就讓個位給我站站吧。」

漢子盯着他道：「我爲甚麼要讓位給你？」

那賭客有點不滿的道：「你不賭站在這裡幹甚麼？」

那漢子顯然是輸出火來，叫道：「難道要賭錢才可以站在這裡嗎？」

那賭客像是非要他讓位不可，叫道：「你這人怎麼如此不講理？阻着人家，還在理直氣壯？」

那漢子道：「我就是不走開，你奈我何麼？」

這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說到後來，其餘賭客也不值那個輸了錢仍賴着不走的漢子的所爲。

此時，已驚動了賭場內的打手，四名身形高大的打手走了過來，其中一人叫道：「甚麼事？」

那賭客指着那漢子，對打手道：「這傢伙輸了錢，無錢下注，我叫他讓個位給我下注，但他却賴着不走。」

那漢子也對打手們說道：「他好生沒有理由，我站在這裡，他却趕我走，這裡是公衆場所嘛，你說我說得對不對？」

四名打手聽那賭客說了，其中一人以極不客氣的語氣對那漢子道：「滾！」

那漢子有點倔强，挺胸道：「我不滾又怎樣？」

那打手怒極，向三名同伴說道：「給我拉出去！」

三名打手便把那漢子拉拉扯扯的帶到門外，那漢子大叫道：「我是你們的顧客，你們怎可以這樣對我？」

漢子大叫間，已被拉出賭坊門外，那些打手見他似有意生事，其中一人執着漢子的衣襟，便一拳打在漢子胸前，漢子中拳後，整個人跌在地上，他心有不憤，爬起身來叫道：「他媽的，你們爲甚麼打人？」

另一打手怒道：「你敢在這裡生事，就非打不可。」

漢子也怒了，叫道：「怪不得人家說吉慶賭坊的打手根本不是人，是瘋狗，因爲你們動不動就動手打人。」

打手們聽他說自己爲瘋狗，大怒，正想上前打他一頓，漢子大驚，拔足便逃，

狂俠走天涯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名劍恩



四名打手追了上去，追到大街的時候把漢子抓住，便對漢子拳打脚踢，漢子被打得無力還手，口中大叫救命，但街上行人雖多，却無人敢理會。

此時聽得街上行人說道：「吉慶賭坊的打手又打人啦。」

有人說道：「吉慶賭坊的老闆是這裡的土皇帝，官府看在利益上，也給他們幾分面子，所以這些打手就肆無忌憚，動不動就打人。」

那漢子已被打得頭腫臉青，但那些打手仍舊不停手，而街上行人也就圍着看熱鬧，無人敢干涉這件事，因爲人人都知道這些打手的後台實在太利害，若果橫加干涉，就等於與吉慶賭坊的老闆程萬鈞過不去。

那漢子已被打倒在地上，身子卷曲着，這些恃勢凌人的打手仍意猶未盡，繼續向漢子拳脚齊施，還把那漢子打得大聲呼叫。

那漢子在四名大漢的拳脚之下，又見無人援手，唯有忍痛爬起身來，正想快步逃走之際，又被人從後執着，接着四名大漢又向他拳打脚踢。圍觀者見了，也不値這些打手的所爲，覺得這四名打手實在欺人太甚，雖然如此，仍無人敢加以干涉，所以人人都對這些打手敢怒不敢言。

四名打手把那漢子再次打跌在地上，繼續在漢子身上毆打，只把那漢子打得口中不斷大叫：「饒命呀，我下次不敢啦。」

那漢子雖然在大叫饒命，但那四名平日橫行霸道慣了的打手仍舊不停手。

漢子被打至遍體鱗傷之際，就在此時

，忽然有一條人影從圍觀人叢中一躍而起，接着兩個起落便落在四名打手身旁。

四名打手忽見有人走近身旁，感覺到有人想插手，但他們還未看清楚來者是誰時，那人已雙脚齊飛，「碰！碰！碰！碰！」連續响起四下聲响，那四名打手便每人各吃一脚的飛了出去。

這四人每人各吃一脚後，瞥眼一看，原來是一個手握一柄長劍的青年，這青年大概廿三、四歲年紀，身形高大，面貌也甚好看。

四名打手在猝不及防之下每人被踢了一脚，還未站定，那青年已呼的一聲向四人衝前，同時雙脚又有如風車一般向四人掃了過去，那青年向四名打手連續踢出十多脚，每一脚都又快又準又狠，不消片刻，那四人已被踢得倒在地上。

圍觀人衆見了那青年出現，立時把四名打手踢得倒在地上，人叢中登時爆出如雷掌聲。

四名大漢被打倒後，連忙站起身來，然後把那青年圍着，此時，又有兩個三十歲左右，樣貌兇神惡煞的大漢從人羣中走了出來，然後走到那青年身旁，看情形，似乎要與那青年聯手對付那四名打手。

那個被四名打手打至倒地的漢子此時亦已蹣跚站起來，朝那個救了自己的青年一看，面上忽然發出又尷尬又驚喜的神色，叫道：「十一，是你！」

原來那個青年就是有「狂俠」之稱的曾十一，另兩個樣貌兇神惡煞的大漢就是他目前所收的徒弟唐非與文一龍。

曾十一帶着唐非與文一龍來到襄陽城，行經東門大街，便看見四名大漢在圍毆一個毫無還手之力的人，登時覺得這四人實在也太過份，把人打至遍體鱗傷仍不罷手，一怒之餘，便上前教訓這四人。

曾十一見那漢子在喚自己名字，向他一看，不禁一愕，叫道：「聞哥，是你？」看見他被人打成這個樣子，再向那四人望去，口中狂叫道：「你們竟然把我的聞哥打成這個樣子……」口中叫喊着，便身形疾閃的向四人欺了過去，唐非與文一龍也不坐視，也跟着衝了過去。

曾十一向前一欺之際，口中叫道：「阿非、一龍，你們退下去，讓爲師教訓這四個龜孫子。」

唐非與文一龍對曾十一的武功甚具信心，聽他一說，便相繼退了下來，站在一旁觀戲。

四名打手見曾十一衝了過來，便分從四個方向攻向曾十一。

曾十一左手握着龍泉劍，但未出鞘，見左邊那人雙拳攻來，便以劍鞘格開，同時橫裡踢出一脚，曾十一踢出這一脚，蘊藏着一股盛怒，那人中脚後，立時飛出丈外，曾十一左脚一收，一個轉身，又一脚踢向從後攻來那人，那人中此一脚，又向後飛了出去。

他踢倒兩人後，另一人又一拳攻來，他以劍格開，同時右拳飛快的轟向那人面門，那人登時牙血齊流。

曾十一一拳攻出，馬步一進，迎向右邊衝來一人，那人向他一記直拳攻來，他頭一低，那人的一拳在他頭上飛過，同時曾十一亦已一拳打中他腹部，這一拳力度不輕，那人中拳後，叫了一聲，人也向後倒了下去。

圍觀者又報以熱烈掌聲。

曾十一在極短的時間連踢出兩脚，打出兩拳，端的又快又狠又準，雖然招式簡單得很，但那四名打手根本看也沒有看清楚，已相繼中招。

曾十一有「狂俠」之稱，打起架來已是夠狂的了，今次比以往每一次都狂，因爲眼前的四名打手把自己的朋友打至遍體鱗傷，怎不教他怒火中燒，狂性大發？

他把四人打倒後，毫不放鬆，狂叫一聲，便向倒地的四人衝前，四人見他如狠似虎一般，吃了一驚，忙向旁退開，但曾十一的動作何等敏捷？向其中一人快步追至，「蓬蓬蓬」又連踢三脚，只把那人踢得飛出丈外之遠，曾十一踢倒一人後，回轉頭來衝向另一人，那人挾着雙拳向他攻來，曾十一不避反攻，「蓬」的一聲又踢出一脚，那人又被他踢了個四脚朝天的倒在地上。

此時，那四人稍有喘息機會，便相繼在懷中取出匕首，把曾十一圍在核心。

曾十一見他們手拿武器，向他們掃了一眼，咀角發出藐視的冷笑道：「你們幾個龜孫子最好乖乖放下武器，否則本大爺絕不客氣。」

四人那會聽他的話？其中一人喝聲「上！」便向他衝殺上去。

曾十一見他們手握匕首的衝向自己，面色一寒，「錚」的一聲拔出龍泉劍，接着但見劍光撩亂，那四人根本未看清楚曾十一如何出手，只見他拔劍，接着銀光飛舞，隨即歸劍還鞘，那短短一刹那過去，四名打手但覺握着匕首的右手拇指一陣劇痛，原來那四人的拇指都被曾十一劃了一劍。

他們根本未見過如此快而準的劍術，拇指一痛後，手中匕首也相繼掉下來，再也不敢向曾十一進攻。

那四人呆呆的望着曾十一，其中一人瞪着曾十一，眼中怨毒甚深，道：「小子，今天我們在你手上栽了個觔斗，你等着瞧，有種的，留個萬兒！」

曾十一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道：「本大爺名叫曾十一，綽號『威震四方』，人稱『狂俠』，你們要好好的記住。」

那人狠狠的道：「『狂俠』曾十一，我們是絕對不會放過你的。」哼了一聲，便與三名同伴悻悻然而去。

曾十一本來沒有想過要追上去的，但回頭望了望那個被打得鼻腫面青的「聞哥」後，當真心頭有氣，於是身子一躍而起，兩個翻身，便落在四人之前，然後又拔出龍泉劍，攔在四人身前，叫道：「不要走！」

四人吃了一驚，曾十一已一輪快劍把他們的衣衫劃得片片碎，四人狼狽不堪之際，曾十一又已歸劍還鞘，接着一跨步，向四人欺身而前，左手劍鞘，右手拳頭，左右兩脚向四人狂打一輪，只把四人打得毫無還手之力，叫苦連天，直至曾十一認爲已替「聞哥」出了那口氣了才罷手，這時候，那四個恃勢凌人的打手身上所受的傷比「聞哥」還要重。

曾十一停下手後，那四人頓時覺得有

如皇恩大赦一般，爬起身來只顧沒命的逃，圍觀人衆見了他們急急逃命得有如喪家之犬，登時覺得大快人心，掌聲又如雷响起，曾十一見圍觀者向自己報以掌聲，感到有點飄飄然，微笑着向人羣團團作了個四方揖。

此時，聽見圍觀者有人叫道：「『狂俠』曾十一果然了不起。」

又有人叫道：「那些吉慶賭坊的瘋狗們終於遇上剋星了。」

那個「聞哥」見曾十一打了那四個打手一頓，苦着臉的走到曾十一面前，道：「十一，你這回可眞闖禍了。」

曾十一像是不當一回事一樣，道：「出來闖盪江湖，打架是平常時，就算闖出禍來也平常得很，你怎地如此緊張？」

「聞哥」的表情更苦，道：「三年不見，你還是這副性格，我可拿你沒辦法。」

曾十一拍着他的肩膊，微笑道：「不錯，我們已三年不見，今天竟然會在這裡碰上你，我們哥兒倆要好好的聚一聚舊。」

聞哥道：「你知不知道那四個傢伙是誰？」

曾十一答非所問的道：「你是不是仍是像以前般嗜賭？」

聞哥也是答非所問的道：「他們就是吉慶賭坊的老闆程萬鈞的打手，並非好惹的。」

曾十一似乎不把他的話放在心上，又道：「怪不得人人叫你爛賭聞。」

聞哥也眞的拿他沒辦學法，只好把他拉着，邊行邊道：「到我家去坐坐，我要好好的和你談一談。」曾十一只好跟他前行。

唐非與文一龍也走了過來，曾十一望了望唐、文二人，對聞哥道：「讓我來介紹，這兩人是我的徒弟，他叫唐非，他叫文一龍。」

聞哥一怔，道：「你也學人收徒弟？」

曾十一對他一笑，接着對兩人道：「阿非，一龍，快叫伯伯。」

唐、文兩人便行到聞哥面前，恭恭敬敬的道：「晚輩唐非、文一龍拜見曾伯伯。」

聞哥一愕，望着曾十一道：「你怎地教他們叫我伯伯？」

曾十一笑道：「他們是我的徒弟，是我的後輩，你是我朋友，年紀又比我大，他們不叫你伯伯叫甚麼？」

聞哥苦笑了一下，聳聳肩，道：「到我家去坐坐再說吧。」

＊　＊　＊

這個曾十一稱爲聞哥的漢子原來名叫曾見聞，其人嗜賭如命，因此有個渾號叫爛賭聞。

曾見聞本來是住在曾十一的鄰鎭的，與曾十一、沙剛强及王冲等人交情甚好，時有往還，後來曾見聞住在襄陽城的岳父由於年老體弱又多病，兼且乏人照顧，曾見聞爲了方便妻子照顧父親，於三年前搬到襄陽城居住。

曾十一由於與曾見聞同姓，彼此份外有親切感，今番無意相逢，雙方都有一種興奮的感受，後來曾十一問及他因何會被那些打手圍毆，曾見聞也一一說了。

四人從東門大街向曾見聞住處而行，來到一條橫街的時候，忽見前面六個手執武器的人攔住去路。

這六人之中，爲首的一人大概四十歲，手握一柄戒刀，面上神威凜然，其餘五人同樣手執一柄單刀，看來是這人的手下。

曾十一見了這夥人把去路攔住，似乎來意不善，心想：「那些瘋狗找麻煩來了。」

曾見聞見了，爲之吃了一驚，忙走到曾十一背後，顫聲道：「怎麼辦？」

曾十一盯着前面那些人，說道：「聞哥別怕，萬事有我。」

唐非與文一龍也知道對方是爲了找曾十一報仇而來，連忙拿出單刀，準備隨時迎戰對方。

此時，那手執戒刀的中年漢子向曾十一行前兩步，盯着曾十一，語氣有點冰冷的道：「你是文四海什麼人？」

曾十一從未聽過文四海這個名，不禁一愕，隨即道：「我是文四海的爺爺。」

中年漢聽他語帶輕佻，面上肌肉跳了跳，怒叫道：「文四海在什麼地方？快帶我去見他。」

曾十一心想：「這傢伙看來一定與那個什麼文四海有深仇大恨，但爲什麼與我扯上關係？」

他想了想，覺得還是不要多生枝節爲妙，便道：「老兄，在下並不認識什麼文四海，你要找文四海，自己去找吧。」

中年漢神色冰冷，道：「你是不是文四海的兒子？」

曾十一道：「在下姓曾，名叫十一，文四海姓文，我怎會是他兒子？」

中年漢冷哼一聲，面孔更冷的道：「你若不說出文四海下落，今天我要你好受。」

曾十一見他說得毫不客氣，也自怒了，叫道：「本大爺見你樣子也不似壞人，對你說話才如此客氣，你竟咄咄逼人，你這算是什麼意思？難道你以爲大爺是好欺侮的嗎？」

中年漢一咬牙，狠狠的道：「你這狂妄小子，老子不給點顏色你看，看來你是不會說的了。」說完已拿出戒刀。

曾見聞見了這弓張劍拔之勢，吃了一驚，忙道：「十一，你知道文四海下落就告訴他吧，免傷和氣。」

文一龍道：「師父，對這種人無須客氣，你就教訓他一下吧，教他不要自以爲是。」

曾十一說道：「你們退下，讓爲師教訓他一下。」說完拔出了龍泉劍。

中年漢也向手下叫聲「退下」，便提刀向曾十一衝了上去。曾十一吆喝一聲，握劍向前一躍，也迎了上去。

「噹」的一聲，兩件兵器碰在一起，同時也激起了幾朵火花，曾十一一劍攻出，被中年漢擋開，接着陡地轉身，一劍便朝中年漢背心刺去，中年漢橫一跨步，避開來劍，戒刀橫裏劈出，曾十一以劍擋開，接着發動搶攻，向中年漢連攻十多劍，中年漢用刀接了他幾招後，見他越發瘋狂，便一翻身避開，曾十一足尖一點，向前追了上去，中年漢見他追了過來，微一定神

，「喝」一聲，戒刀陡地劈出，曾十一見他一刀砍來，一劍把來刀格將過去，接着身子一拔而起，中年漢見了，也躍上半空迎了上去，剎那間，兩人在半空中交了十多招，只聞兩件兵仞响起「噹噹」之聲，待雙方落回地上後，曾十一向對方連攻三劍，中年漢以刀一一化開，曾十一再以閃電般的速度向前直刺一劍，中年漢一側身旁過，同時曾十一朝他左腰踢出一脚，「蓬」的一聲，中年漢閃避不及，登時中了一脚，幾乎站立不穩。

曾十一並不追擊，此時他停下來，指着中年漢叫道：「告訴你，我並不認識什麼文四海，你要找文四海，自己去找吧。」說完歸劍還鞘。

中年漢面有恨意，道：「曾十一，看你也不似壞人，今天我也不想與你瞎纏下去，總之我不會就此罷休。」說完回轉頭走了。

曾十一目送他們而去，只感到此事着實古怪。

曾見聞走到他面前，說道：「他看來不似是程萬鈞的人。」

曾十一也道：「不錯，這人找我麻煩，看來與剛才那件事無關，但他們是什麼人？」

唐非道：「他們要找文四海幹什麼？」

曾十一道：「你認識文四海？」

唐非道：「不，我根本連這個名字也沒聽過。」

曾十一回頭望着文一龍，道：「一龍，這文四海與你同姓，他會不會與你扯上關係？」

文一龍道：「師父，弟子也是沒聽過文四海這個名字。」

曾十一實在摸不着頭腦，自己連文四海這個名字也未聽過，也不知文四海是何方神聖，但那人因何把自己與文四海扯上關係？

他苦思極也想不出一個原因來，也就不再多想，便與曾見聞先向住處而去。

＊　＊　＊

來到長春街曾見聞住處，一踏進屋內，曾十一便看見曾見聞的大兒子曾大寶，二女兒曾二寶及三女兒曾小寶。

這三兄妹見了曾十一，臉上顯出興奮神色，齊聲叫了聲：「是十一叔叔來了。」

曾妻林素貞聞聲從房內行出來，這個肥肥胖胖的林素貞見了曾十一，也面露興奮表情，叫道：「十一，是你？」

曾十一笑道：「曾大嫂，妳想不到吧？」

林素貞道：「你何時來了襄陽城的？」

曾十一還未回答，林素貞向曾見聞望了望，只見他滿身傷痕，先是一驚，道：「你為什麼一身傷痕的？」

曾見聞抓抓頭皮，傻笑着道：「剛才不小心，在街上跌了一交，所以受了傷。」

林素貞見他面腫鼻青的，實在有點心痛，道：「跌一交怎會傷成這個樣子？」

曾十一道：「聞哥，別瞞阿嫂啦。」回頭對林素貞道：「曾大嫂，聞哥是被人打傷的。」

林素貞吃了一驚，道：「被什麼人打傷的？」

曾見聞忙道：「別聽他胡說八道。」

曾十一道：「什麼胡說八道？你是被吉慶賭坊的瘋狗打傷的……」當下便把他如何在賭坊輸光了，如何與人爭執及後來被那些打手毆打的事一一說了出來。

曾見聞見他在妻子面前把一切和盤托出，眞的給氣得半死，他的妻子聽了，咆吼一聲，執着他的耳朵叫道：「你這人死性不改，老是在我面前說戒賭，說完了又去賭了個天昏地暗，還被人打了一頓，你這人眞該死。」

曾見聞耳朵被扯，吃痛之餘，連忙叫道：「老婆下次我不敢啦，我以後不賭啦。」

林素貞把他的耳朵扯得更緊，叫道：「不賭？不賭？你這句話在我面前說過多少遍了？」

曾見聞被扯得狼狽不堪，曾十一、唐非與文一龍還有他的三個兒女見了，忍不住大笑起來。他被扯得頭側向一邊，哀求道：「老婆大人，有客人在，妳請先放手再說吧。」

林素貞望了望曾十一，說道：「除非十一向我求情，否則我不放手。」

曾見聞苦着臉的望着曾十一，說道：「十一，你叫她放手再說吧。」

曾十一笑了笑，對林素貞道：「大嫂，聞哥嗜賭如命，他是妳老公，妳喜歡扯他耳朵就用力扯吧，不用客氣。」

林素貞聽他說了，忍不住笑了起來，隨即把扯着丈夫耳朵的手放開，望着曾十一笑道：「三年不見，你還是這副德性。」

曾見聞甫一脫身，撫摸着耳朵兀自呼痛，盯着曾十一，咀唇只在嗡動，不知說什麼，但曾十一看得出，他一定在暗罵自己，便向他作了個鬼臉。

林素貞走到丈夫身旁，關懷備至的道：「阿聞，你痛不痛？」

曾見聞苦笑了一下，道：「不痛！」隨即行到曾十一面前，以怨艾的語氣輕責着道：「這種事你也對女人說？」

曾十一向他一笑，道：「我告訴阿嫂，只是為你好而已。」

曾見聞正想說話，林素貞卻上前道：「十一，你既然來到襄陽城，就在這裏住下來吧。」

曾十一道：「那我不客氣了。」

林素貞望了望唐非與文一龍，見他們樣貌兇惡，不禁一驚，曾十一見了，便道：「阿嫂，這兩人是我的徒弟，唐非與文一龍。」

唐非與文一龍向林素貞一拜道：「晚輩唐非、文一龍拜見曾伯娘。」

此時，曾見聞忽然目不轉睛的望着曾十一手中的一柄龍泉劍，忍不住叫了聲「好劍」，曾十一道：「聞哥果然識貨，這柄龍泉劍是我的徒弟一龍送的。」

曾見聞道：「這劍相信也很值錢，是嗎？」

文一龍道：「依我看來，這劍是無價寶。」

曾見聞道：「既然是無價寶，你怎地送給這狂小子？」

文一龍道：「我知道這是一把好劍，只有武功高強的人才配用它，我學藝不精，根本不配用他，後來拜了師父為師後，

我見師父平日不愛帶兵器在身，所以送了給師父作防身之用。」

曾見聞聽他說了，又對那劍看得出了神。

＊　＊　＊

曾見聞是在城中一間高尚酒樓當店小二總管的，這酒樓名叫貴賓酒樓，酒樓平日招待的客人是名符其實的「貴賓」，來到這裏光顧的客人，多是達官貴人，或是外地經商而至的外賓，所以能在這裏當上一個小二之職也不簡單，起碼要懂各地方言，甚至懂外族語言，否則如何與不懂官話的人溝通？

這天，曾見聞剛回到酒樓不久，門外忽然有三個人走了進來，這三個人無論衣着也好，相貌也好，都與貴賓酒樓內的排場極不協調，因爲他們實在不似貴賓，嚴格來說，這三個人根本沒有資格踏進貴賓酒樓半步，但他們卻偏偏走了進來，而且還大模大樣的。

這三個人行在前頭的，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漢子，這漢子身材普通，大眼睛，咀唇厚厚，兩顆門牙微哨，頭髮散散亂亂的，無論怎樣看也不似一個「老大」，但他卻偏偏以「老大」的姿態出現，跟在他身後的兩人，一個肥肥胖胖，臉上陰森森的，另一人身材與那個「老大」相若，但比那「老大」還要瘦，只見他下巴長長，唇上有兩撇鬍子，形貌有點猥瑣。

這三人走進來後，一名店小二見了，迎上去，以不客氣的語氣道：「你們找誰？」

那個「老大」連望也沒有望小二一眼，目光向酒樓一掃，叫道：「爛賭聞在那裏？」

「爛賭聞」是曾見聞的渾號，在貴賓酒樓內端的是响噹噹，無人不識，那小二見他們要找曾見聞來的，便道：「你們要找曾見聞總管嗎？請等一等。」說完便轉身行向另一邊。

不久，曾見聞由那小二指引下走了出來，瞥眼一見這三人，面色立變，驚叫道：「是麥老九。」接着回身快步而走。

那個「老大」原來就是放貴利的麥老九，數天前，曾見聞向他借錢作賭本，今天顯然是爲了討債而來，曾見聞深知自己無力償還，怎教他不驚？

麥老九已看見了他，見他轉身快步而走，從後便叫道：「爛賭聞別走！」

曾見聞知道已被他發覺，只好回轉身來，面上堆滿笑容的行到麥老九面前，說道：「九哥你找我嗎？」

麥老九哼的一聲道：「我不是找你媽，我是找你。」

曾見聞抓抓頭皮，傻笑道：「九哥真懂開玩笑。」

麥老九神色一怒道：「誰跟你開玩笑？」

曾見聞仍舊滿面笑容，搭着麥老九的肩膊道：「九哥先坐下來喝杯酒，不用客氣，我請客。」

麥老九把他搭着自己肩膊的手格開，然後對身旁那個形貌猥瑣的漢子道：「張大秋，你告訴他，我們來這裏是不是爲了喝酒的？」

那個張大秋摸摸唇上鬍子，一副狐假虎威的樣子拍拍曾見聞胸膛，道：「爛賭聞，你欠下我們九哥的帳，今天到期還了。」

曾見聞又堆滿笑容的對麥老九道：「九哥，請你多通融一天，明天我準把錢還給你。」

麥老九道：「若果明天不還又怎樣？」

曾見聞道：「我說過還就還，請你相信我。」

曾見聞正色道：「好，我就相信你，也不怕你出什麼花樣，但我要告訴你，你若是明天不還的話，我就要打斷你一條腿。」

這麥老九樣子並不似如此心狠手辣，但說話卻惡得可以，端的是人不可以貌相。

曾見聞聽他說了，只好道：「九哥放心，九哥放心。」

麥老九向身旁的胖子道：「李不長，你告訴他，明天該還多少錢？」

李不長說聲「是」，便在懷中取出一個算盤，然後「的的得得」的計將起來，過了一會，便道：「若果他明天還錢的話，該還二十三両正。」

曾見聞吃了一驚，道：「我三天前向你借了五両銀，怎麼四天後要還二十三両？」

張大秋擺起一副兇惡的樣子，道：「難道你借五兩銀就還五兩銀嗎？若是這樣我們吃什麼？」

曾見聞苦着臉道：「不錯，利息是應該付的，但你們也不應該如此離譜。」

麥老九面色一沉，道：「你是不是不想還？」

曾見聞只好道：「還，我當然還。」

麥老九冷哼一聲，叫道：「我們走！」便行了出酒樓。

曾見聞端的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

＊　＊　＊

晚上。

曾見聞爲了明天還二十三両銀給麥老九，明知自己償還不起，所以睡在床上怎麼也睡不着，整晚都在輾轉反側，他身旁的妻子卻已睡個像死豬一樣。

他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一個籌錢還債的辦法來，最後他想起岳父是有點積蓄的，便想弄醒妻子，叫她明天一早向父親商量一下，以濟燃眉之急，心念至此，只好硬着頭皮的把妻子弄醒。

林素貞好夢正濃，被他搖醒了，睡眼惺忪的道：「什麼事？」

曾見聞道：「老婆，我想……」說到這裡，感到有點難以啟齒，便沒有勇氣說下去。

林素貞卻夢囈的道：「想什麼？大寶已十三歲了，小寶也八歲啦，還想着幹那回事，若弄出一個四寶來，就算不羞死人，你也養不起。」

曾見聞一怔，心想：「她會錯意了。」嘆了口氣，又想：「算啦，若是對她說要籌錢還債，不被這母老虎扯耳朵才怪，扯了耳朵也未必肯幫我。」

他心情實在煩惱不堪，若果明天不把二十三両銀還給麥老九怎辦？

此時，他妻子林素貞已睡意全消，向

他一望，微光中，但見他無精打彩的，忽然嫵媚一笑，接着脫去身上衣衫便把他扭抱着，風情萬種的道：「死鬼，來吧，待眞的弄出一個四寶來才打算未遲。」

曾見聞被她突然的舉動弄得吃了一驚。

時已深夜，萬籟俱寂，大地仿似已沉沉睡着了。

曾見聞與他妻子幹完「那回事」後，忽然靈機一觸，眉頭一皺，計上心頭，忍不住道：「有辦法了！」

林素貞還以爲他「有辦法」不會弄出個四寶來，笑道：「你有辦法最好。」

＊　＊　＊

次天一早，曾十一在曾家的客房醒轉過來，起了床伸了伸懶腰，只覺精神飽滿，心情也愉快得很，他穿好衣服後，瞥眼一看房中其餘兩張床，只見唐非與文一龍睡得仍像似死豬一般，便走到二人的床邊，然後神經大發的朝兩人的床板「碰碰彭彭」的踢了幾腳，兩人在睡夢中登時被驚醒了。

唐非打了個呵欠，走下床來，微笑着對曾十一道：「師父，你每天叫我們起床的辦法都不相同，不知你明天又用什麼辦法叫我們起床？」

曾十一笑道：「待明天起來後，我自然有辦法。」頓了頓又道：「爲師今天心情輕鬆得很，待會爲師就教你們另一套拳術，這套拳術是爲師自創的，名叫『威震四方十一拳』，你們要好好練習。」

唐文二人聽了這套拳術的名稱，莞爾一笑，唐非道：「這套拳是不是只有十一式？」

曾十一道：「當然不是，『威震四方』是爲師自封的綽號，『十一』是爲師的名字，所以稱爲『威震四方十一拳』，並不表示只有十一式，這套拳共有三十六式，是爲師集數家的長處創出來的，這套拳術威猛無比，專攻敵人要害，爲師因爲少與敵人交手，所以一直沒有機會使用出來，現在爲師決定把這套拳術傳給你們，希望你們日後替爲師發揚光大。」

唐文兩人知他平日喜歡吹牛，聽他說了，忍不住暗暗笑了起來，雖然如此，但他們二人都知道，曾十一這個武學奇材，創出一套拳術來也並不感到奇怪，問題在於他創的這套拳術，是不是如他口中所說的「威猛無比」？

兩人雖然感到好笑，但他們也很尊師重道，當下同聲道：「師父，弟子必定勤力學習。」

曾十一很滿意的點了點頭，然後行到自己的床邊，望着那張床，好似在找什麼似的，找了一會找不着，便揭開被褥，但仍什麼也沒有發現，喃喃的道：「我昨晚睡覺時，明明放在身邊的，爲什麼不見了？」

文一龍上前道：「師父什麼不見了？」

曾十一道：「那把龍泉寶劍我每晚睡覺都放在身旁的，但現在卻不見了。」

唐非微一愕然，道：「龍泉寶劍不見了？」

曾十一道：「不錯！」

文一龍道：「會不會是大寶拿去玩？」

曾十一道：「大寶是不會擅自拿別人的東西的。」

文一龍道：「那麼二寶和小寶呢？」

曾十一道：「她們是女孩子，就是玩也不會玩劍的，更何況龍泉劍這麼重，她們怎玩得起？」

文一龍微微一驚，道：「那麼龍泉劍是被人偷去了？」

曾十一表情已開始緊張起來，道：「誰會如此大胆？竟把本大爺的寶劍也偷去了？」

唐非也道：「會不會是昨晚有人潛進來把師父的寶劍偷去了？」

文一龍也緊張起來，道：「師父，我娘親臨死前說這把劍重要得很，現在卻失去了，怎麼辦？」

曾十一思索了一會，忽然道：「我們先出大廳再說。」

三人從房中踏出大廳，林素貞早已預備了早點，大寶兄妹三人見了他們，都道：「十一叔叔早，唐非哥哥早，一龍哥哥早。」

三人隨口應了一聲，曾十一走到林素貞面前，說道：「大嫂，今早有沒有人來過？」

林素貞道：「沒有。」見他表情似有點緊張，便道：「什麼事？」

曾十一道：「今天一早起來我發覺我那把隨身寶劍不見了。」

林素貞一皺眉頭，道：「不會吧？」

曾十一道：「大嫂，是眞的。」

林素貞道：「好端端的，爲什麼不見了？」

曾十一道：「會不會是聞哥拿去了？」

「阿聞拿你的劍幹什麼？就算他要拿你的劍也會通知你的。」

龍泉劍不翼而飛，曾十一只感到奇怪得很，他在想，會不會有人見了這劍後，見獵起心，因而趁機把劍偷去？他想到這裡，便想進入房中，視察一下被偷的可能性，但在這時，忽然有人拍着門。

林素貞聽了拍門聲，便起身上前把門開了，門開處，但見有兩人站在門外，曾十一向門外一望，只見門外站着的，是兩個四十歲左右的大漢，其中一人正是數天前要曾十一道出文四海的下落的中年漢，他後來還與曾十一大打出手。

曾十一見了這中年漢，心想：「他奶奶的，烏龜王八蛋終於找上門來了。」

林素貞開門見了這兩個陌生人，即道：「你們找誰？」

其中一人道：「我們找曾十一來的。」

曾十一聞說，一跨步，便行到門前，道：「曾十一在此！」

那個曾十一未見過的中年人，是一個滿面神威的人，一看便知是一個武林人物，他望了望曾十一，隨即拱手道：「原來閣下就是曾十一，在下葉承飛。」指着身旁同來的人道：「這位是我的兄弟葉威信，曾兄弟可否出來再說？」

曾十一想也不想，便踏出門外，唐非與文一龍不知葉氏兄弟是否來尋仇，便提着單刀跟了出去，曾十一見葉氏兄弟手中都無兵器，向唐非二人望了一眼，道：「阿非，一龍，放下兵器。」

唐文兩人說聲「是」，便把單刀放下，然後才跟了出去。

曾十一回頭對林素貞道：「大嫂！我有兩個朋友來找我，我要出去一會。」

林素貞笑道：「你這人倒交遊廣闊，來到襄陽城才幾天，竟然認識了兩個朋友。」

曾十一離開了曾家，在街上行了一會便停了下來，望着葉承飛道：「葉兄，你找在下有何貴幹？」他見他們兄弟似乎無多大惡意，所以說話也客氣起來。

葉承飛先是一個微笑，道：「幾天前，我這個兄弟對閣下無禮，葉某先行道歉。」

曾十一也微笑道：「那件事我老早就忘啦，葉兄到底找小弟有什麼事？」

葉承飛面容鄭重的道：「曾兄弟，我想你告訴我，文四海到底在什麼地方？」

曾十一一怔，道：「你要找文四海？」

葉承飛道：「不錯。」

「你找文四海幹什麼？」

「這一點你不必管，總之你告訴我他的下落就是了。」

曾十一道：「葉兄，曾某向來是吹慣了牛，但這一次我要坦白對你說，我根本不認識什麼文四海，甚至這個名字我也未聽過。」

葉威信插咀正色道：「曾十一，文四海是一個狼心狗肺，出賣朋友而又殺人無數的大奸賊，你犯不着維護他，你最好把他的下落說出來，讓我們與他了結一段血海深仇。」

曾十一道：「文四海與你們有血海深仇？」

葉承飛道：「不錯，你一定不知道了。」

曾十一道：「我當然不知道，因為我根本不認識這個文四海，更與他毫無關係。」

葉威信道：「你真的不認識他？」

曾十一無奈的道：「我真不明白，你們憑什麼指我與文四海有關係？」

葉承飛道：「若果你與文四海毫無關係，你手上怎會拿着龍泉劍的？」

曾十一一怔，道：「你們就是憑着那把龍泉劍，因而以為我與文四海有關係？」

葉承飛道：「不錯，這把龍泉劍本來是城中呼延家族所擁有的，但二十年前，龍泉劍被文四海偷去了，文四海更利用龍泉劍殺了我們的父母，所以我們非與他了結這一段血海深仇不可。」

曾十一本來不知龍泉劍的來歷，甚至文一龍也不知道，他聽了，龍泉劍原來隱瞞着這一段仇恨，只聽得瞪大了眼睛，文一龍也聽得耳中嗡嗡作响，身子微震。

曾十一心想：既然龍泉劍是呼延家族所擁有，後來被文四海偷了，這是二十年前的事，這其中一定內情複雜，但為什麼龍泉劍後來又落在文一龍父親手上？

他知道文一龍父親名叫文俊傑，早已於二十年前死了，那麼文四海會不會就是文俊傑？但聽葉氏兄弟語氣，文四海顯然還活着，即是說，文四海不會是文俊傑了，然則文四海與文俊傑那麼巧合都是姓文，他們有什麼關係？

葉氏兄弟沉思不語，還以為他聽了文四海為人後，在遲疑好不好道出文四海下落，當下葉承飛道：「曾兄弟，無論你與文四海有什麼關係，在下都不會為難你，因為這只是我們與文四海之間的恩怨，與任何人無關，你只要告訴我，文四海現在在什麼地方，你說出來就萬事俱休，但如果你不說，我也不勉強你，但我要告訴你，既然你與文四海有關係，呼延氏家族是絕不會放過你的，更何況呼延氏家族找那把龍泉劍已找了二十年，現在龍泉劍落在你手中，他們會不惜任何代價的奪回那把劍，說不定對你也不利，你最好三思。」

這葉承飛的說話似甚有風度，但又似含有恐嚇之意，曾十一不為所動，道：「葉兄你向曾某恐嚇？」

葉承飛道：「不是恐嚇，是忠告。」

曾十一道：「就算是忠告吧，但我想知道，呼延家族為什麼對龍泉劍如此緊張，竟然找龍泉劍找了二十年？」

葉承飛道：「這是呼延家的事，我們外人管不着，但既然龍泉寶劍露了光，呼延家的人一定有辦法令你說出文四海的下落，所以我大可以省回這點氣。」

曾十一與文四海毫無關係，但龍泉劍卻與文四海有莫大關係，即是說，曾十一無意間已被捲入這件恩怨的漩渦內，相信也難以置身事外了，令他最苦惱的，就是龍泉劍目下不知所踪，要解決這件事也甚困難，當下對葉承飛道：「在下初出江湖，可以說毫無江湖閱歷，閣下可否說出文四海與呼延家的恩怨？」

葉承飛道：「二十年前，文四海是在呼延家當護院總教頭的，但後來傳出，文四海偷去了呼延家的家傳之寶龍泉劍，後來被發覺，呼延家的護院為了要替主人奪回龍泉劍，便與文四海大打出手，文四海以寡敵眾，看來快要被擒了，但後來，呼延家的護院總領班趙克明卻出手相助文四海，這兩人且戰且走的離開呼延家大宅，其餘護院從後追趕，但被文四海與趙克明走脫了，從此兩人下落不明，而呼延家的主人呼延定天為了能得回龍泉劍及捉拿殺人的兇手，便下令到處追查，但時至今日仍找不到他們。」

曾十一聽了，更感到此事越加複雜起來。

葉威信接口道：「呼延家的人不但不會放過你，還有城中『雙鞭無敵』公孫雷老英雄，和他的兩個兒子『無影刀』公孫東流，『雙刀』公孫青雲也不會放過你。」

曾十一聽了，心想：「他媽的，老子一出現，竟然引出這許多烏龜王八蛋要找麻煩而來，真的始料不及。」

他望着葉威信道：「那麼這公孫氏三父子為什麼又要找我麻煩了？」

葉威信道：「因為你手中有龍泉寶劍，而據我所知，公孫氏三父子對這龍泉劍也很着緊。」

曾十一道：「既然龍泉劍屬呼延家所擁有，公孫氏三父子又與龍泉寶劍有何關係？」

葉威信道：「這一點我也不知道。」

葉承飛道：「曾兄弟，咱兄弟要對你說的都說完了。」一拱手道：「告辭！」便與葉威信離去了。

葉氏兄弟走後，曾十一覺得為了龍泉劍，竟然有三方人馬纏上自己，他感到龍

泉劍必定還隱藏着一件秘密。因爲他覺得呼延家失去龍泉劍後，苦苦追尋二十年，這一點看來不會是爲了找回家傳之寶如此簡單，其中不但涉及葉氏兄弟父母之仇，還牽涉了公孫氏父子，看來其中定有蹺蹊存在。

曾十一忽然有了一種强烈的好奇心，於是決定追查龍泉劍背後所隱藏的種種眞相，第一步，他要問明龍泉劍來歷，便對文一龍道：「二龍，你說過你父親已在二十年前死了，但他怎樣得到龍泉劍的？」

文一龍道：「二十年前，我爹死的時候，我才只有八歲。」他在憶述着當年的情形：「有一天晚上，我和娘親在家裏睡着了，忽然有人很急的拍着門，當時我很怕，我娘親於是開了門，當時我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以焦急的語氣說：『文大嫂，你快帶着一龍離開這裏，還有這把劍很重要，你帶着他，千萬別失去了，過兩天我才來找你們母子。』接着我聽到有大批人衝進我們家裏，後來娘親很驚慌的走進房中，抱起我便由後門逃出去了，過了兩天，娘親帶着我返回家中，不久我看見一個滿身鮮血的人走了進來，我娘親一見這個血人，便叫道：『趙叔叔，俊傑呢？』那個趙叔叔便說：『大嫂，把龍泉劍給我。』但他剛說完，門外又有十多人走了進來，趙叔叔見了這些人，便叫我娘帶着我從後門逃走，但後來趙叔叔他怎樣我們就不知了，之後，娘親便不敢回家去，於是帶着我逃到太平鎮，後來就在太平鎮住了下來，爹的死，令娘親非常傷心，我看得出娘親太想念爹，爲了生活又勞心勞力，在我十五歲那年，她終於生了一場病，後來也就死了，臨死前對我說，龍泉劍很重要，千萬別失去，我問她龍泉劍怎樣重要？但她好似也不知道，娘親死後，我無依無靠，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後來認識了唐師兄，爲了生活，只好去打家劫舍，還被抓去坐了三年牢，坐完牢後，本想重新做人，但俗世的眼光不容許我過正常人的生活，於是被逼踏上舊路，後來也就跟着雷霸天，繼續打家劫舍，不久就遇上了師父，後來我發覺雷霸天爲人自私自利，不顧兄弟生死，所以就脫離了他，當我和唐師兄知道雷霸天欲乘人之危，對師父不利，我們不值雷霸天所爲，便把師父救了，而那時候，我和唐師兄大徹大悟，決定跟隨師父，改邪歸正，重新做人，這是我和師兄都感到光榮的事。」

（作者按：有關唐非與文一龍如何改邪歸正，後來拜曾十一爲師，以及文一龍把龍泉劍贈給曾十一的事，請參閱本刊第28年第45期拙作『青龍記』自有交代。）

文一龍憶起童年往事，及路途的各種坎坷，不禁覺得有點感懷身世。

曾十一聽他說了有關龍泉劍的來由，再印証一下葉氏兄弟的說話，便道：「一龍，你口中所說的趙叔叔，會不會就是葉承飛所說的趙克明？」

文一龍道：「我不知道。」

曾十一道：「文四海會不會是你爹的別名？」

文一龍道：「但我爹已死了，而葉氏兄弟又口口聲聲的要你道出文四海下落，文四海顯然還未死，所以文四海怎會是我爹？」

曾十一道：「據我推測，文四海極有可能就是你爹的別名，而呼延定天，公孫父子，葉氏兄弟都不知道你爹已死了，以爲他還活着，所以才問我文四海的下落，還有你所說的趙叔叔，也極有可能就是葉承飛所說的趙克明。」

文一龍身子一震，道：「但葉氏兄弟說，文四海是個狠心狗肺，出賣朋友而又殺人無數的大奸賊，我相信我爹不會是這種人。」

曾十一道：「這是二十年前的事，你爹是不是這種人也難以判斷，依我看來，這其中涉及這麼多人，內情極之複雜，至於龍泉劍，不但呼延家千方百計要奪回，連公孫氏父子也着緊得很，這說明了什麼？若果我沒有猜錯，龍泉劍一定存在着一個秘密，而這秘密必定涉及公孫父子，所以他們才如此着緊。」

唐非道：「師父，你有意無意之間已惹下麻煩，該怎麼辦？」

曾十一道：「爲師非要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不可。」

唐非奇道：「你想查這件事的眞相？」

「不錯！」

「這事年深日久，而且複雜無比，你如何去查？」

「這件事還涉及一個趙克明。」曾十一忽然望着文一龍道：「一龍，你爹死時多大年紀？」

文一龍道：「三十二歲。」

曾十一道：「若果他未死，現在該是五十二歲，而那個趙克明，你稱爲叔叔，應該比你爹年輕，他當年滿身鮮血，還與人大打出手，不知他當時傷得如何，若果他還未死的話，只要找到他，事情就比較明朗。」

文一龍道：「事隔廿年，就算趙叔叔未死，人海茫茫，如何找他？」

曾十一道：「龍泉劍必定有一個秘密，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找回龍泉劍。」

唐非道：「龍泉劍失竊，看來不會是偶然，會不會是師父拿着龍泉劍招搖過市，被呼延或公孫家的人看見了，因而下手把劍偸去？」

曾十一道：「這也難說得很。」

文一龍道：「若果龍泉劍眞的被呼延家的人或公孫父子偸去了，要尋回龍泉劍和找出秘密豈非更困難？」

曾十一道：「現在說什麼也沒有用，我們先回去，再仔細看一看，才研究龍泉劍到底被誰偸去了。」

* * *

長青街就在長春街的比鄰，街上有一間永祥當舖。

今天一早，永祥當舖剛開門營業不久，曾見聞手中拿着一件大概兩尺長的東西走進當舖內，這件東西是以布包着的。

他一進入舖內，便把布打開，原來布內包着的，正是令曾十一爲之着緊的一把龍泉劍。

曾見聞把龍泉劍舉起，遞給高高在上的朝奉。

那朝奉看了那把劍，見劍鞘上刻有「龍泉」二字，驚嘆一聲：「龍泉劍？」

曾見聞道：「替我看看這把劍值多少

錢？」

朝奉看着那把劍，忍不住抽了出來，寶劍出鞘，劍身發出精光，耀目生輝，顯然鋒利無比，朝奉又忍不住叫了一聲，道：「好劍，好劍！」

曾見聞道：「既然是好劍，那麼將就點押五兩黃金給我吧。」

朝奉一怔，道：「五兩黃金？」

曾見聞道：「難道這劍不值五兩黃金？」

朝奉道：「這劍價值難以估計，豈止值五兩黃金？」

曾見聞道：「我要五兩黃金算啦，待會我贏了錢，就連本帶利的贖回來。」

此時，那個當舖老闆陳天才走到朝奉身邊，把龍泉劍接過手，仔細看了一遍，也忍不住道：「這的確是一把好劍。」隨即望着曾見聞道：「爛賭聞，這劍你如何得來的？」

曾見聞道：「別說這許多了，爽爽快快給我五兩黃金，我等着救急的。」

陳天才對朝奉道：「快給聞哥五兩黃金吧。」

朝奉於是便寫了一張票據，然後連同五兩黃金交給曾見聞。

曾見聞先把票據揣入懷中，然後把五兩黃金放入錢袋，便走出永祥當舖。

走出永祥當舖後，便逕自向一間名爲「雙喜樓」的酒樓而去。

進入酒樓，便看見麥老九與張大秋，還有李不長，正坐在一個座頭處。

他走到三人身邊，便道：「九哥果然在這裏，我沒有找錯地方。」說完便坐了下來。

麥老九見他自動找上門來，知道他定必有錢還債，於是臉上堆滿笑容的替他斟了茶，笑道：「聞哥要還錢何必急於一時，慢慢不遲，我又沒有追你還。」

曾見聞見他笑得虛偽，便道：「你對我何必如此客氣？」

張大秋摸摸唇角髯子，笑道：「九哥向來對任何人都是如此客氣的，對你也不例外。」

曾見聞也不多說，便拿出錢袋，在三人面前一揚，道：「我有錢，你們當然對我客氣。」

張大秋見了他那個錢袋，猜想袋中最多只有幾兩銀子，神情立時變得極不客氣，道：「爛賭聞，別忘記你欠我們九哥二十三兩銀子，你這勞什子錢袋看來不會有超過十兩銀，你是在消遣我們嗎？」說着，雙眼睜得大大的。

曾見聞面色一愠，把袋中的五兩黃金傾倒出來，說道：「五兩黃金夠不夠還？」

需知道那時一兩黃金等於三十兩白銀，五兩黃金就等於一百五十兩了。

麥老九、李不長與張大秋見了那五兩黃澄澄的金子，登時直眼瞪着，三人面上神色又立時變了，變成滿面的虛偽笑容。

曾見聞把其餘四兩黃金收起，把其中一兩交給麥老九，說道：「這裏一兩黃金，我欠你們二十三兩銀子，快找回七兩給我。」

麥老九忙把那一兩黃金收起，接着拿出錢袋，找了七兩碎銀給曾見聞。

曾見聞取過餘數後，哼的一聲，便離他們而去，李不長從後道：「聞哥下次多多光顧我們的九哥。」

曾見聞離開雙喜樓，便拿着四兩黃金逕自向吉慶賭坊而去。

他是在貴賓酒樓當店小二總管的，不用時刻都留在酒樓內，所以很自由，正因如此，他才有很多時間光顧賭坊。

他來到吉慶賭坊後，彷似甚麼也忘了，腦海中只有一個「賭」字。當下走到番攤桌前，在錢袋拿出一兩黃金，想也不想，便押在四番上。

少刻，荷官揭盅了，曾見聞緊張得手心也滲出冷汗，甚至不敢看荷官撥碼子，因爲他知道若果今天不贏的話，就不能贖回龍泉劍，也就感到對不起曾十一，所以他緊張得連眼睛也閉起來了。

片刻過去，荷官叫聲：「攤開四。」他聽了，高興得整個人跳了起來。

番攤是一賠三的，他這一把已贏了三兩黃金，連同原有的四兩多，已足夠贖回龍泉劍有餘，便想着先把龍泉劍贖回來交還曾十一再說，正想轉身而去，又忽然心中想道：「急什麼？今天旗開得勝，再賭多一會也不遲。」想到這裏，便想繼續把一兩黃金押在四番上，又想：「一把牛屎，一把鷄屎，這一把押一兩銀子算了。」於是便把本來一兩黃金的注碼改爲一兩銀子押在四番上。

一揭盅，果然又是開四，不禁暗罵自己該死，本來要下注一兩黃金的，後來竟然改爲下注一兩銀子，即是平白損失了二兩黃金另二十七兩銀子，心中不斷在後悔。

下一把，他覺得自己手風甚順，便把牙一咬，把三兩黃金押在四番上，然後緊張得冷汗涔涔而下。

其餘賭客見他注碼押得大，又連贏兩把，於是一窩蜂的跟他下注在四番上。

大凡賭坊都有一個現象，就是有誰贏了錢，都會有人跟紅頂白的跟那贏錢的人下注的，但曾見聞賭錢有一個原則，就是不喜歡跟紅頂白，也不喜歡人家跟紅頂白，正因如此，曾見聞每逢賭錢都輸了個袋口朝天而回。

他見了這許多人在跟紅頂白的跟自己下注在四番上，心中老大的不高興，竟然把原本押在四番上的三兩黃金改爲押在一番上，其他的賭客爲他心血來潮，這一把必定開一，於是又一窩鋒的想把注碼改押在一番上，但荷官見了這許多人七手八腳的，便朗聲叫道：「買定離手，開！」「開」字一出口，其餘賭客只好把手縮回，而荷官也把盅揭開了。

那些賭客來不及把注碼移往一番上，只好期望這一把繼續開四。

曾見聞這一把的注碼加大了，心情更加緊張起來，雙眼閉得更緊，口中唸唸有詞的道：「一番，老天爺幫幫忙，這一把無論如何要開一番……」過了一會，但聞荷官朗聲叫道：「攤開一！」他聽了，睜大了雙眼，朝桌上一望，果然是開一，高興得全身也震動起來。

其餘欲想跟風的賭客眼巴巴的看着他贏錢，登時起了一陣哄聲，有人在怪自己手腳太慢，來不及把注碼押在一番上，更有人在埋怨荷官揭盅揭得太早。

曾見聞這一把共贏了九兩黃金，笑得雙眼瞇成一線，心道：「幸好大夥兒都跟我押在四番上，而老子賭錢一向不喜歡有人跟紅頂白，否則，這連本帶利的十二兩黃金就化爲烏有了。」

他賭了三把，共贏了十二兩黃金另三兩銀子，也感到心滿意足了，於是離開吉慶賭坊，打算到永祥當舖把龍泉劍贖回來。

他在當舖把龍泉劍贖回後，身上還餘下十五兩多黃金，於是想着首先帶三個兒女添些新衣，晚上一家人連同曾十一師徒到酒樓大吃一頓，想到這裏，頓覺心情輕鬆無比。

他拿着用布包着的龍泉劍，就好似一個小孩子一樣，與高彩烈的向住處而去。

挾持人質 險中求脫

曾見聞在人來人往的東門大街行了一會兒，此時，忽然有人在他背後輕聲道：「站住不要動！」隨即感覺到那人正以一把鋒利的尖刀抵着自己背心，他怕得連動也不敢動一下，頭也不敢回，心想：「這傢伙攔途截劫。」

那人忽然一手搶去他手中的龍泉劍，接着掉頭快步而走，曾見聞一愕，待回轉身來時，那人已混在人叢中，他根本連看那人的機會也沒有，那人已消失了影踪。

他見那人並沒有把自己身上的十多兩黃金搶去，登時呼了口氣，但隨即暗叫不妙，心想：「不好，這傢伙把十一的寶劍搶去了，我如何向他交待？」想到這裡，頓時呆了。

他知道呆站在街上於事無補，唯有硬着頭皮向住處行去。

一進入家門，便看見曾十一師徒三人，自己妻子和三個兒女都在屋內，他望了曾十一一眼，內心充滿歉意，再也不敢望他一眼。

曾十一見他回來，連忙上前說道：「聞哥，我剛才去貴賓酒樓找你，他們說你出去了，你到底去了什麼地方？」

曾見聞正眼也不敢望他一眼，只囁嚅的道：「你找我幹什麼？」

曾十一還未開腔，他的妻子已搶着道：「十一的心肝寶貝龍泉劍不見了，是不是你拿去了？」

曾見聞眼中歉意更深，一時間說不出話來，曾十一見了他的神情，心中雪亮，道：「聞哥，龍泉劍眞的是你拿去了？」

曾見聞抓抓頭皮，傻笑了一下，忽然對三名兒女道：「大寶、二寶、三寶，你們出去玩玩。」

他的三個兒女聽了，只好走出門外，林素貞望着他道：「你爲什麼使開他們？」

曾見聞又傻笑一下，道：「我不想他們知道自己的爹是這種人。」

曾十一已很焦急，道：「聞哥，我問你的問題你還未答我。」

曾見聞知道再也難以隱瞞事實，當下把一切說了出來，說自己如何嗜賭，欠下高利貸，被麥老九追債，無法可施之下，便借他的龍泉劍去典當，還了麥老九的債後，便到賭場去博他一博，後來贏了錢，便把龍泉劍贖回，但在街上時，龍泉劍卻被人搶去了……

曾十一聽了，氣得一時間說不出話來，文一龍說道：「曾伯伯，你知不知道這龍泉劍對師父多麼重要？」

曾見聞垂頭道：「是嗎？」

林素貞上前扯着他的耳朵，叫道：「你這人死性不改。」

曾十一叫她先放了手，然後叫唐非把龍泉劍所關連的種種事端述說一遍。

曾見聞聽了，無奈的道：「那現在該怎麼辦？」

曾十一埋怨着道：「聞哥，你欠麥老九二十三兩銀子吧了，你爲什麼不對我說？那二十多兩錢子我可以幫你，你因何出此下策？」

曾見聞垂頭道：「我們三年不見，我怎麼好意思一見面就向你借錢？再說，我也不想你知道我這麼窮。」

林素貞又扯着他的耳朵，吼叫道：「我們家這麼窮，全拜你一個人嗜賭如命所賜，你還好意思說出口？」

曾十一見他耳朵被用力的扯着，顯然甚是痛苦，只好道：「大嫂，算啦，不錯也錯了，你就算扯脫他的耳朵也於事無補。」

林素貞雖然怒氣未消，但只好把他放了，曾見聞耳朵吃痛，一脫身，又在暗自呼痛，心道：「這母老虎昨晚在床上比綿羊還要純，現在卻這麼兇。」

文一龍望着曾十一，說道：「師父，龍泉劍被人搶去了，你足智多謀，你看會不會是呼延家的人和公孫父子或是葉氏兄弟叫人搶去了？」

曾十一道：「目前知道龍泉劍的重要性的人只有他們三夥人，看來大有可能是他們其中一夥人搶去了。」

唐非道：「但他們三夥人之中，怎會知道曾伯伯拿着龍泉劍去典當？而且當時曾伯伯還用布把劍包着的。」

文一龍道：「會不會是當舖的人告訴了他們？」

曾十一思索了一會，忽然望着曾見聞道：「聞哥，你把你當時當劍的情形詳細說一遍給我聽。」

曾見聞道：「當時我把劍遞給朝奉，朝奉見了這把劍後，驚嘆了一聲，然後把劍拔了出來，後來，當舖老闆陳天才也上前把劍拿在手中看了好一會，還忍不住大讚好劍。」

曾十一聽他說了，沈思一會才道：「大凡當舖老闆和朝奉都是識貨之人，所以他們當然知道龍泉劍是一把好劍。」

唐非道：「師父這樣說，是不是悟出了什麼道理？」

曾十一點頭道：「不錯，我可以肯定，龍泉劍不會是呼延家的人搶去的，也不是公孫父子搶去，更不是葉氏兄弟搶去。」

文一龍道：「師父爲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曾十一道：「很簡單，首先，葉氏兄弟絕對不會知道聞哥當劍這回事，若果他們知道了，今早也不會來找我，而呼延定天和公孫父子顯然還沒有知道龍泉劍在我手中，因爲若果他們知道了，必然會來找我痲煩，所以我斷定龍泉劍不會是他們搶

去的。」

唐非忽然道：「會不會是吉慶賭坊的瘋狗搶去了？」

曾十一道：「不是！」

唐非與文一龍齊口道：「那麼是誰搶去了？」

曾十一正色道：「是當舖老闆陳天才叫人搶去的。」

衆人都「哦」了一聲，文一龍道：「陳天才爲什麼搶去龍泉劍？」

曾十一道：「陳天才是一個識貨之人，知道龍泉劍是一把寶劍，因而想據爲己有。」

唐非道：「但是師父你憑這一個理由來斷定陳天才搶去龍泉劍，似乎有點說不通。」

文一龍也道：「不錯，這似乎不成理由。」

曾十一冷笑一聲，道：「爲師雖然沒有進過當舖，也沒有典當過任何物件，但當舖有一個規矩爲師是知道的。」

唐、文二人都道：「什麼規矩？」

曾十一道：「据爲師所知，一般當舖，兵器是不受當的，這一點，你們又知不知道？」

唐非立時說道：「不錯，幾年前我也曾把一把刀拿去當舖典當，當時的朝奉確對我說過，一般當舖，就算是任何兵器也不受當的。」

文一龍也恍然大悟，叫道：「我明白了，陳天才想把龍泉劍据爲己有，因而接受了曾伯伯的典當，他知道曾伯伯始終都會把劍贖回來的，因此便叫人伺機把寶劍從曾伯伯手中搶了。」

曾十一道：「就是這個緣故。」

唐非對陳天才的所爲感到滿腔怒氣，說道：「既然寶劍被陳天才搶去了，我們就向他討回來。」

曾十一道：「無証無据，我們就要向他討劍，這豈非有點魯莽？」

文一龍道：「那我們該怎樣做？」

曾十一道：「既然我們知道了龍泉劍是被陳天才搶去了，我遲早有辦法弄回來。」

唐非道：「若果現在還不弄回來的話，呼延定天和公孫雷父子找上門來怎麼辦？」

曾十一道：「就算龍泉劍已弄回來了，我也不會把它雙手送給他們的，更何況我現在要等的，就是等呼延定天和公孫雷父子找上門來。」

二人一愕，都道：「爲什麼？」

曾十一笑道：「只有呼延定天和公孫雷找上門來，龍泉劍的秘密才有水落石出的機會。」

唐非道：「若果他們找上門來，麻煩事就多了，你爲什麼反而說龍泉劍的秘密才有水落石出的機會？」

曾十一道：「不錯，他們若找上門來麻煩就多了，但你們別忘記，龍泉劍一天找不到，他們也不會對我們不利的。」

唐非道：「但我仍是不明白師父的意思。」

曾十一道：「很簡單，只要呼延定天和公孫雷三父子找上了我，這件事必然越鬧越大，鬧將下去，勢必傳遍江湖。」

唐非道：「傳遍江湖又怎樣？」

曾十一道：「因爲涉及這件事的，還有一個趙克明，照我推測，當時趙克明與呼延家的護院大打出手，應該還未死，否則呼延定天也不會派人到處找尋他的下落，只要龍泉劍重現江湖一事傳將出來，遲早也會傳到趙克明耳中，而趙克明知道龍泉劍在我手中，他爲了要揭開劍中秘密，就一定會設法找我，只有見到趙克明，龍泉劍背後隱藏的種種眞相才有機會眞相大白。」

二人聽了，登時恍然大悟，唐非忍不住說道：「師父果然心思愼密，頭腦靈活，弟子甘拜下風。」

曾十一道：「所以這幾天，我們大可以安心到處去遊山玩水，等待呼延定天找上門來，只要他們找上了我，老子非把這件事鬧得天翻地覆不可。」笑了笑，又道：「到時才眞的好玩呢。」

＊　＊　＊

曾十一預計，不出三天，呼延定天必定會派人找上門來，但第二天，呼延定天已派人找上門來，曾十一本來預計呼延定天必定會派大批手握兵器的護院來的，到時就要惡鬥一場了，所以他一早已買了一口刀，但是他估計錯誤了，呼延定天只派了一個下人送了一封信給他。

曾十一在呼延家的下人手中接過那封信，把信打開一看，只見寫着：「狂俠曾十一，接信後，請即到寒舍一會，呼延定天約。」

曾十一看完信後，心想：「這老傢伙竟然在我面前擺架子，他奶奶的，老子要戲弄你一下。」當下對那人道：「你回去告訴你家老爺，說狂俠曾十一不識字，看不懂這信寫什麼，有什麼話要說，就叫他親自對我說好了。」

那下人躬身應聲「是」，便回轉身去了。

曾十一已打探過，呼延定天在襄陽城中富甲一方，且在武林中享有盛名，是城中德高望重的武林名宿，他當然知道，以呼延定天這等大人物，是不會親自來見他這個無名小卒的，所以他在想，若果那個下人回去在呼延定天面前轉述了自己狂妄的說話，呼延定天會有什麼反應？

曾十一也不想那麼多，便叫徒兒好好休息一下，養足精神應付即將來臨的麻煩，接着自己也倒在床上，什麼也不去想，不久，竟然呼呼睡着了。

曾見聞家住在東門，距呼延家頗遠，一來一回需要半個時辰。

半個時辰過後，曾十一被大寶弄醒了，大寶道：「十一叔，有人找你。」

曾十一知道是呼延家的人來了，連忙弄醒了唐非與文一龍。

三人拿着兵器踏出門外一看，只見來的，又是剛才送信的下人，曾十一見了他，道：「你家老爺呢？」

那下人道：「我家老爺說，既然你不識字，就叫我對你說，請你即刻到呼延家去見一見我們老爺。」

曾十一道：「混帳，我剛才不是對你說過了嗎？若果呼延定天想見本大爺，就叫他親自來見我，不要擺架子，本大爺最討厭這一套，你快回去對他說吧。」

那下人苦着臉，道：「這位大爺，我家老爺說，叫小人無論如何要把你請回去，你就幫一幫忙，現在就跟小人去走一趟吧。」

曾十一道：「呼延定天是什麼脚色？要本大爺親自去見他？你現在馬上回去對他說，說曾大爺無論如何也不會到呼延家去的，他要見本大爺，就叫他親自前來，若果還不來的話，說不定本大爺就要離開襄陽城了。」

那下人無可奈何，只好垂頭喪氣的回身走了。

待那下人走後，唐非道：「師父，你這樣一來，豈非激怒了呼延定天？你要知道，呼延定天的四個兒子也不是等閒之輩，加上公孫雷三父子，葉氏兄弟，還有呼延家的衆多護院，可不易應付的。」

曾十一道：「你爲什麼不想想，若果我們三個人去到呼延家後，公孫父子，葉氏兩兄弟也必定在場等我們，到時我們就眞的陷入了龍潭虎穴之中，他們也就可以對我們爲所欲爲，若被他們擒了下來，不錯，龍泉劍他們還未得手是不會殺我們的，但受盡折磨就在所難免了，你說我們該不該到呼延家去？」

唐非一想，覺得他說得甚是有理，當下又暗讚他目光遠大，頭腦聰穎。

文一龍卻道：「但是他們若找上門來，我們必定難以應付，到時他們一樣可以把我們擒下來，我們一樣會受盡折磨的。」

唐非也道：「不錯，文師弟說得對。」

曾十一像是滿懷信心，微笑道：「放心吧，呼延定天爲人德高望重，公孫雷三父子威名顯赫，葉氏兄弟自認光明正大，這些都是愛面子的人，來到這裡後，我們就把他們引到街上，大庭廣衆之下，他們就不會胡作非爲了，說不定會對我們客客氣氣呢。」

唐非道：「到時若果他們對我們不客氣起來又如何？」

文一龍也道：「不錯，他們對龍泉劍如此重要，可能不擇手段的，這一着你也要計算一下。」

曾十一又微笑道：「爲師當然有計算過這一着。」

唐非道：「若果他們眞的對我們不客氣起來，你如何應付？」

曾十一道：「這就正合我心意，到時，我實行乘機把事情鬧大，讓全城人都知道這件事，只要這樣，那些愛面子的人才不會對我們不利，而我們的安全才有保障，但若果貿然到呼延家去赴會的話，我們就只有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等於送羊入虎口，端的死了也無人知，你們明白嗎？」

唐、文二人聽他說了，又忍不住讚他心思愼密，足智多謀。

呼延定天，公孫父子，葉氏兄弟在城中可說名頭响噹噹，但在曾十一心目中，這些人多是沽名釣譽之輩，表面上德高望重，威名顯赫，光明正大，說不定在龍泉劍所隱藏的秘密，就是他們不可告人的秘密，而這件事又極可能涉及文一龍的父親，所以他想着無論如何，都要找出劍中秘密。

他情知要對付這些人，從中找出劍中秘密是很難的，他只好採用不能力敵，只好智取來應付這些人，總之就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萬事隨機應變好了。

曾十一在家鄉時，出了名是詭計多端，滿腦子的古靈精怪思想，但又有誰想到，他鬼靈精的腦袋，在這不能有失的當兒卻大派用場？

當下，也不想再談有關龍泉劍的事，便對二人道：「徒兒們，來吧，爲師最重信用，既然說了要教你們『威震四方十一拳』，現在就開始吧。」

二人對於他那一套「威猛無比」的「威震四方十一拳」也甚感興趣，當下便跟他進入屋內。

進入屋內大廳後，他首先叫二人坐在一旁，然後搬開屋內雜物，令大廳騰出多一點地方，便說：「現在爲師把這一套拳演一次給你們看。」

二人聽他說了，便相視一笑，然後拭目以待，看他這一套拳如何「威猛無比」。

曾十一說完，便雙腿合併的站立着，接着立了一個少林拳的四平大馬，雙拳握在腰間，吸一口眞氣聚在丹田，再呼出一口氣，喝的一聲，馬步一踏，雙拳變作刁指，再一進馬，刁指呼的一聲搶出，這一招明顯是擊向敵人太陽太陰兩穴，接着刁指變作鳳眼拳，招式大開大合，馬步或進或退，或左或右，招式使將出來，果然力度雄渾有勁，只見他一忽兒鳳眼拳，一忽兒鷹咀拳，一忽兒又刁指，身形靈活無比，每一招每一式都變幻無窮，令人難以捉摸，而攻出每一招，角度都刁鑽無比，唐非與文一龍見了，登時目瞪口呆起來，也覺得這套拳術果然「威猛無比」，不禁對眼前這個師父起了敬佩之心。

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唐、文兩人武功都甚平凡。若果對武術有相當造詣的人，見了曾十一這一套「威震四方十一拳」，都會看得出這套拳的招數專攻要害，尤以打穴爲主。

此時，曾十一在大開大合的招數中，驀地裏騰空而起，接着左手護着全身，右手凌空一拍而下。原來此一招專攻敵人頭上的死穴——百滙穴。

再過一會，只見他雙腿快速無比的向敵人上五寸下五寸的方位猛踢，接着在地上一個橫掃，然後右手握個鳳眼拳，一拳由下至上的向上直拋。原來他這一招是用快踢逼使敵人跳起，然後用鳳眼拳直打敵人另一死穴——脚底下的湧泉穴。

三十六式耍完，曾十一雙拳收在腰間，唐、文二人忍不住拍掌叫好。

曾十一散去全身勁力，說道：「你們看清楚了沒有？」

二人都道：「看清楚了！」

曾十一道：「爲師創這套拳，專攻敵人要害及專打敵人穴道，認穴要相當準確，當時，爲師把這套拳演給師父看，我以爲他老人家會大讚我一番，豈料他給這套拳的評語竟只有四個字。」

二人道：「那四個字？」

「旁門左道。」

二人一愕。

曾十一道：「我師父，即使你們的師祖認爲，這套拳招數太毒辣，類似一些邪

派武術，還一再叮囑我，沒有必要時，切勿用這一套拳應敵，因爲這套拳術實在太狠毒了。」

唐非道：「那麼你認爲師祖的話對不對？」

「當然不對，須知道，大凡武術，講究制敵先機，以擊倒敵人爲主，這樣才合乎自衞之道，但師父認爲，凡是武術家，就應該具備武德，他認爲我這套拳術脫離了正道武術範疇，所以視爲『旁門左道』，因而不屑顧之。」

曾十一在說話間，門外忽然有人大叫一聲：「曾十一臭小子，快滾出來。」

他知道找麻煩的人來了，一怔說道：「我幾時變了臭小子？」

唐非與文一龍聽那人大叫一聲，心下緊張，連忙拿出單刀，跟曾十一走出門外。

曾十一手握單刀走出門外一看，只見門外站立着一個手握鬼頭刀的兇惡大漢，在他身後的，還有十多人，每個都甚兇惡，而且手握單刀，他還以爲是呼延定天的人找上門來了，但看過清楚，原來十多人中，其中四個正是數天前被曾十一打得抱頭而逃的吉慶賭坊打手。

他見了這些人，冷笑一聲，道：「原來是吉慶賭坊的瘋狗們。」

那手握鬼頭刀的大漢怒叫一聲，道：「臭小子，你先別狂妄，若果你知道老子是誰的話，相信你會大嚇一驚。」

曾十一皺了皺眉頭，道：「是嗎？」

大漢道：「老子就是『活閻羅』司徒奪命！」

曾十一作了一驚的樣子，拍拍胸膛，道：「『活閻羅』司徒奪命？嚇死我啦。」

司徒奪命知他在玩把戲，說反話，想起自己在城中無人不怕，卻被這臭小子奚落，如何不怒？大喝一聲，便陡地一刀向他砍了過去，其餘大漢見頭兒動了手，亦紛紛呼喝連聲的搶了上去，唐非與文一龍動作也自不慢，也連忙掣出手中兵器應敵。

曾十一見司徒奪命一刀砍來，也不招架！先避了開去，以試探對方斤兩，當下只左右閃避對方招數，避了十來招，對司徒奪命的武功份量已心中有數，覺得司徒奪命的武功也有相當火候，但要與自己比較還是稍遜一籌。

司徒奪命見攻出十多招也傷他不着，已老羞成怒，大喝一聲，又橫裡掃出一刀，曾十一見這一刀來勢洶洶，手中單刀向前格開，司徒奪命招數一轉，改攻他下盤，曾十一一跳而起，避過這刀後，順勢向他頭上砍下，司徒奪命微微一驚，雙足地上一點，向後避了一擊，曾十一一刀劈空，呼地一聲，向司徒奪命右腰掃出一刀，司徒奪命迴刀一擋，曾十一又陡地踢出一脚，司徒奪命左手一沉，把這一脚壓了下去，同時右手利刀飛快攻至，曾十一一脚被壓下去後，但見他一刀攻來，右脚向上一抬，剛巧踢在司徒奪命握刀的右臂上，便把這一招化解了。

曾十一雖然與司徒奪命打得激烈，但不忘唐非與文一龍，因他知二人武功甚是平凡，所以不得不照顧他們一下。

他與司徒奪命過了十多招後，身形忽地一欺，便向圍攻唐、文二人的打手欺了過去。

那十多名打手知他武功了得，見他疾閃過來，都微微吃了一驚。

但聞他狂叫一聲，接着一陣快刀，只把十多人逼得無還手之力。

曾十一不想殺人，所以他把十多名打手逼退後，雙腿如風車轉動，在短短一剎那，直把一衆打手踢倒在地上，然後一個轉身，又迎向追擊而至的司徒奪命。

司徒奪命一衝而至，再跳了起身，凌空向他一刀劈下，但他這一刀還未劈到，曾十一已一陣風般到了他身後，刀尖直指他背心，微微一驚，本來直劈的一刀呼地一聲向後一砍，曾十一見他這一刀彷似採用兩敗俱傷的打法，唯有先回刀擋開，接着跳了起來，右脚朝司徒奪命面門踢去，司徒奪命頭向後一仰，然後攻出一拳，曾十一見一拳擊來，不避反攻，單刀向前一刺，司徒奪命立時縮回左拳，右手握刀格開他的來刀。

曾十一又狂叫一聲，一把單刀舞得虎虎生風，馬步一踏，橫裡揮出一刀，司徒奪命知他有「狂俠」之稱，招數已開始瘋狂，見他一刀揮來，一個轉身，想避開這一刀，但曾十一已閃電般踢出一脚，這一脚踢中司徒奪命左腰，登時向後退了兩步，曾十一見他中招，乘勝追擊，陡地向他胸膛一刀砍去，司徒奪命中脚後，馬步還未立定，見他一刀砍來，便橫裡劈出一刀，曾十一見他這一刀去勢緩慢，而且毫無力度，便呼的一聲踢出一脚，這一脚不偏不倚的踢在司徒奪命的脈門，司徒奪命手一麻，手中單刀應聲落地，曾十一見他兵器脫手，便丟下手中單刀，握起雙拳，便以迅雷的手法在他身上連打三四十拳，司徒奪命在一招失利之下，便被他打得鮮血狂噴。

曾十一以最快的時間飽以司徒奪命一頓拳頭後，便又拾起單刀，身形疾閃的向圍攻唐、文二人的打手欺去，口中叫道：「徒兒們，爲師來了！」話音未落，手中單刀舞得潑水不入，一連串的兵器碰撞聲響過後，但見那十多名打手的兵器全都被打脫離手。

衆打手見手中無兵器，大吃一驚，曾十一對唐、文二人道：「徒兒們，快上前教訓教訓這些瘋狗。」

二人應聲「是」，便向衆打手快步走去，那些打手見唐、文二人樣貌都不似善男信女，見他們握刀走了過來，更加驚惶了，望見司徒奪命躺在地上，而且口中流出鮮血，正是頭兒也自身難保，一驚之下，慌忙奪路而逃，唐、文二人正待追趕，曾十一叫道：「別追啦！」二人只好停了下來。

司徒奪命蹣跚站起身來，眼光怨毒甚深，狠狠的道：「曾十一，我們老闆程萬鈞是不會放過你的。」

曾十一心中一怒，走上前，忽然飛快向司徒奪命胸膛踢出一脚，他中此一脚，登時向後飛出丈外之遠，口中又噴出一蓬鮮血。

曾十一走上前，叫道：「程萬鈞不放過我？你回去對程萬鈞說，若果他再找我麻煩，我的好朋友呼延定天也絕不放過他

，你叫程萬鈞小心一點。」

司徒奪命雖然全身痛楚，心中充滿恨意，但聞他忽然搬出呼延定天的名頭來，微一愕然，道：「呼延老爺子是你的好朋友？」

曾十一道：「你難道不相信？」說着，隨即在懷中取出呼延定天命一名下人送給他的一封信，便把信拋到司徒奪命面前。

司徒奪命心想：呼延老爺德高望重，是一個名頭响噹噹的大人物，怎會與這個狂妄的臭小子交上了朋友？心中半信半疑，便拾起那封信，只見信封上寫着：「曾十一台啓」五字，看了這五字，認得是呼延定天的筆跡，但他不知信內寫的是什麼，心中仍是不信。

曾十一見了他半信半疑的神情，又道：「你若然不信，你大可以把信拿出來看一看。」

司徒奪命也生了好奇心，便把信箋抽了出來，只見信上寫着：「狂俠曾十一，接信後，請即到舍下一會，呼延定天約。」

司徒奪命見這封信果然是呼延定天親筆寫的，信中內容明顯是在邀請狂俠曾十一到呼延家去作客，也不由得不相信這狂妄的臭小子果然眞的是呼延老爺的「好朋友」了。

唐非與文一龍知道若再惹多一個程萬鈞，就等於樹立多一名仇敵，到時就更難以應付，現在見他竟然利用那封信來信口開河，胡吹大氣一番，心中感到可笑，同時內心不禁暗讚他果然急人急智兼多謀。

司徒奪命看了那封信後，深信他是呼延定天的朋友無疑，也明白到呼延老爺的朋友是得罪不得的，被那「狂妄的臭小子」打了一頓後，知道報仇已無望，當下只好大歎倒霉，站起身來，拱手說道：「在下多多冒犯，請曾少俠多多包涵。」

曾十一見他忽然對自己如此恭敬，心想：「呼延定天這老小子果然不簡單。」當下神氣活現的道：「哼，你竟敢找本大爺麻煩，即是有心與呼延老爺子過不去，若果本大爺把今天的事對呼延老爺子說出來，你想想會有什麼後果？」

司徒奪命一驚，道：「曾大俠，今天是我不對，還望你千萬別在呼延老爺子面前提及這件事。」

曾十一心中暗笑，說道：「不說也行，但你要在本大爺面前跪下，叩三個响頭，叫三聲爺爺，然後摑自己十個耳光，或者本大爺會把這件事忘掉。」

司徒奪命聞說，頓感他實在欺人太甚，心中憤怒無比，他想到若是他眞的把事情對呼延老爺說了，呼延老爺子勢必在程萬鈞面前大興問罪之師，到時兩邊都不討好，說不定還丟掉吉慶賭坊打手總管之職，還落得一個開罪呼延老爺子的罪名，不受人臭駡才怪，想到此節，只好萬分不願意地在曾十一面前跪了下來，然後邊叩頭邊叫爺爺，再在自己臉上摑了十個耳光，方才站起身來。

曾十一見了，作了個免爲其難的樣子，說道：「這也差不多了。快滾吧。」

司徒奪命掉頭便走。

曾十一望望地上一衆打手們留下的武器，忽然大叫一聲：「等一等！」

司徒奪命只好停了下來，回轉頭望着他。

曾十一指着地上的武器，喝叫道：「把這些爛銅爛鐵全都帶走，免弄汚街道。」

司徒奪命咬牙切齒，只好彎身把地上的武器逐一拾起，然後自歎是倒了一輩子霉的離去。

＊　＊　＊

司徒奪命去後不久，此時，有五乘人馬在長春街向曾見聞住處直奔而去。

曾十一正在曾家向唐、文兩人講解「威震四方十一拳」的拳理，正講得口沫橫飛之際，大門又响起敲門聲。

曾十一停止講下去，便拿起單刀，着唐、文二人開了門。

門開處，只見有五名壯漢站在門前，但五人手上都無兵器。

其中一名壯漢見了曾十一，先作個揖，道：「閣下可是有『狂俠』之稱的曾十一曾少俠？」

曾十一先向他上下打量一番，然後道：「正是，你是誰？」

那壯漢神色倒還有點恭敬，又一拱手道：「在下乃呼延家的護院總教頭徐星南，奉敝上之命，特來迎接曾少俠到呼延家去一會敝上。」

「貴上找在下有何貴幹？」曾十一問得有點多餘。

徐星南道：「在下只是奉命行事，請曾少俠行個方便。」

曾十一道：「呼延定天要見本俠，就叫他親自前來吧，本俠可沒有興趣到呼延家去。」說完隨即退回屋內，然後把門關上。

徐星南聽他說得狂妄，心中冒起一股怒火，見他把門關上，連忙跨步上前，雙掌向前一推，便把門推開了。

曾十一本來已把門關上了，豈料被徐星南一推之下，兩扇門應聲而開，還「碰」的一聲把他的額頭撞了一下，吃痛之餘，踏出門檻，怒叫道：「他媽的，烏龜王八蛋，你想怎樣？」

徐星南猙獰着面孔，道：「曾十一，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曾十一聽他的語氣，已知道他想使硬了，正想提刀上前，來個先發制人，但見徐星南手中無兵器，便丟下手中單刀，正色道：「既然你如此說，本俠就跟你玩玩吧。」說着，狂叫一聲，便挾着雙拳向徐星南衝去。

徐星南受命於呼延定天，無論如何把曾十一帶回呼延家，軟功不行，用硬功好了，所以徐是南也自是不客氣，見他雙拳攻來，不慌不忙，立了個馬步，雙臂一揚，掄着雙拳向他迎了上去。

其餘與徐星南同來的四人則站在一旁觀戰，而唐非與文一龍見其餘人等沒有動手，也站在一旁。

這徐星南能夠在呼延家當上了護院總教頭之職，武功也自是不弱，只見他雙掌撥開曾十一的攻勢後，左掌直向曾十一胸膛印去，曾十一右掌一切，接着一個圈手，食中指直取徐星南雙目，徐星南頭微一仰，右掌呼地一聲擊至，曾十一闊橋大馬，格開來招，然後一記拋鎚向對方攻了上

去，徐星南掌風呼呼，一個沉踭，五指箕張，護住上中二路，曾十一這一記拋鎚被化解了。

雙方鬥了二十來招，曾十一覺得徐星南武功果然高强，使用的拳脚招數，顯然是「連綿掌法」，而且運用得相當純熟，他知道這一套「連綿掌法」是採用「黏」字訣打法的，招數連綿不絕，一忽兒剛，一忽兒柔，若敵人被黏住了，就難以脫身。

曾十一見徐星南把「連綿掌法」使用開來，就好似有千百隻蝴蝶一樣，忽左忽右，忽前忽後，忽高忽低的，甚難捉摸，他知道，若然一招錯失，若被徐星南黏住了，就大大不妙。

此時，徐星南馬步一進，打出一招「蝶舞花叢」，曾十一見彷似有無數隻蝴蝶向自己撲來，忙以「豹子連環」相迎，刹那間，但見徐星南雙掌翻飛。曾十一豹拳連續攻出之際，右脚向上一踢，直踢徐星南右腰，徐星南右掌一拍，把這一脚拍了下去，接着順勢送出雙掌，直攻曾十一左腰與前胸，曾十一雙手齊出把來掌格開，但徐星南雙掌一翻，已然壓着他兩條橋手，接着以掌法中的擒拿法把曾十一雙臂抓着，但曾十一反應奇快，徐星南雙手還未發力之際，他慌忙把他雙手一縮，接着順勢向上拋出一拳，徐星南雙掌已護着上中二路，這一記拋拳被格開了，但同一時間，曾十一已飛出一脚，這一脚直踢徐星南左邊太陽穴，徐星南忙以右手封住全身，左手一格，擋了他這一脚，曾十一一脚踢空，一個旋身，喝的一聲，另一脚又攻至，徐星南只好向旁閃開。

兩人互相對拆了百來招，仍舊勝負未分，徐星南不禁暗暗佩服曾十一年紀輕輕，武功竟然有相當造詣。

徐星南爲了不負呼延定天所託，已立下決心非把曾十一打敗不可，而且也想教訓一下這狂妄小子，呼喝一聲，又向曾十一雙掌攻去。

曾十一知道鬥將下去，也沒有把握勝得了徐星南，當下狂吼一聲，便使出自創的「威震四方十一拳」應付。

他自創的三十六式「威震四方十一拳」，是專打敵人身上三十六處要穴的。

人身穴道，有大小前後之分，大穴前後一百零八處，小穴前後二百五十七處，其中要穴三十六處，三十六處要穴計爲有：左太陽右太陰穴、耳竅穴、牙腮穴、咽喉穴、玄機穴、將台穴、期門穴、章門穴、心坎穴、下陰穴、太沖穴、湧泉穴、腕脉穴、曲池穴、肩井穴、臂儒穴、白海穴、天容穴、天柱穴、瘂門穴、巨骨穴、鳳眼穴、入洞穴、背梂穴、鳳尾穴、精促穴、笑腰穴、尾龍穴、脊心穴、陽谷穴、陽池穴、委中穴、築賓穴、公孫穴、虎口穴及百滙穴。

曾十一的「威震四方十一拳」，每一招每一式，都是針對這三十六處要穴而設計，出招毫不容情。

徐星南雙掌攻來，曾十一以長橋格開，忽然一個轉身，以背對着徐星南，徐星南見機不可失，一掌向他背心印下，但曾十一忽然向後一仰，變成胸膛朝天的對着徐星南，眼看徐星南一掌擊向他胸膛，但他左拳向上一格，同時右手握着鳳眼拳，直打徐星南喉部的咽喉穴，徐星南微微一驚，忙向旁跳開。

曾十一這一着，其實兇險異常，稍一差池，便會胸膛重重吃上一掌，但他藝高人胆大，才採用這一着不要命的打法。

徐星南見他招數忽然變得怪異起來，微一愕然，見剛才幾乎吃他一招，不禁捏了把汗。

曾十一見徐星南向旁跳開，握着鳳眼拳直逼過去，徐星南微一定神，又使開雙掌迎了上去，曾十一向前一衝，雙手與徐星南交了數招，忽然一記「掃堂腿」向徐星南掃去，徐星南馬步一移，曾十一登時踢空，接着一回馬，招數大開大合，呼的一聲，鳳眼拳直取徐星南右邊第十一節肋骨的「章門穴」，徐星南見他身形突變，又見他一拳從刁鑽的角度擊來，連忙沉踭護住。

曾十一見他一踭沉下，連忙變招，右手一圈，轉而攻他手臂內彎中央的「曲池穴」，但徐星南也不慢，右拳順勢直出，不但止避開一擊，而且直擊他咽喉，曾十一微一側頭，馬步向横一移，一記擒拿手把徐星南右手握着，握着他的手後，帶動着轉了兩轉，徐星南左手一拳攻向他面門，他以手背一托而開，隨即一收一擊，已然攻向徐星南左乳上的「將台穴」，徐星南見他打得兇狠無比，連忙出手把他一攻而至的手拍開。

徐星南雖未中招，但曾十一已微佔上風，雙拳一拋，直攻徐星南上中下三路，而且招數直指徐星南足面的「太沖穴」，大腿內側的「白海穴」，以及胸腹之間的「心坎穴」，出招快捷無比，而且招數連綿不絕，徐星南見他出招專打穴位，所指穴位全都是人身要穴，不禁微微吃驚，一時間竟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曾十一這一套「威震四方十一拳」果然威猛無比，小試牛刀之下，已把徐星南逼得步步後退，狠狠不堪，在旁的唐非與文一龍見了這套拳術，一施展開來便佔了上風，不住大聲叫好。

徐星南那裏有見過如此怪異而歹毒的招數？當下只感到他實在有點邪門，忙以掌法護住全身，此時曾十一的招數有如猛虎撲兔一般向他攻去，一時間，只聞拳聲生風，霍霍有聲，徐星南額上已滲出汗珠，曾十一馬步一進，右脚直踢他下盤，徐星南一不留神，脚下一個踉蹌，登時跌了下去，曾十一見他脚底朝天，本想駢指點向他脚下的「湧泉穴」，但他立時醒覺，「湧泉穴」乃人身下部總穴，氣血所繫，百脈之中樞，與頭頂的「百滙穴」共稱絕穴，下手稍重，可以立刻致死，但他並沒有想到要致徐星南於死地，所以變駢指爲掌，向前一撲直取徐星南胸膛。

徐星南一跌之下，見他撲來，眼看已無法閃避，一個情急，慌忙在地上抓起一撮泥沙，便向曾十一迎面撒將過去，曾十一在急速攻勢中，不妨有詐，來不及閃避，已被泥沙撒了滿面，登時睜不開眼來，但他這一掌仍乘勢拍了下去，「碰」地一聲，徐星南胸膛便中了一掌。

曾十一擊出一掌後，由於睜不開眼，心中怒極，口中叫聲「好卑鄙烏龜王八蛋！」恐妨徐星南乘他不能視物而襲擊，

忙使拳封住全身。

唐非及文一龍見了這個情形，大吃一驚，二人恐怕師父受徐星南所害，忙提刀向徐星南撲前，但其餘與徐星南前來的四人見二人動手，便相繼向唐、文二人衝殺上去。

此時徐星南爲了不能向呼延定天交差，也不顧什麼江湖道義了，乘曾十一還未恢愎視力之際，忍着胸前痛楚，揚起雙掌，便向曾十一乘勢攻去，但曾十一已運功把全身封住，徐星南要攻進去也非易事，於是一閃，便閃到曾十一身後，曾十一來不及回身，徐星南轉到身後之後，右手手踭乘勢一撞，曾十一背心登時中了一記踭撞，身子向前直跌。徐星南乘勝追擊，凌空一掌向他拍下，曾十一雖不能視物，但仍本能向旁一滾避開。

徐星南知道，曾十一眼部被泥沙侵入，不能視物只是極短暫時間，若然眼中泥沙被淚水沖開，恢愎了視力就難以應付，更何況他現在已是全身怒火，他非要趁這短暫時間把曾十一擒下不可，所以他一掌落空，又向他連攻數掌。

曾十一接了十來掌，終於失手，「砰」的一聲，前胸又吃了一掌，他中掌之後，憤怒異常，一記直拳向徐星南攻去，徐星南看準來勢，便以「連綿掌法」的「黏手」把他的橋手黏住，接着連消帶打的在曾十一身上打了數拳，曾十一失去視力後，被徐星南打了數拳，接着被徐星南點了穴道，登時動彈不得。

曾十一被制住後，怒容滿面，大叫道：「他媽的，烏龜王八蛋，難道呼延家的人就只懂用下三濫的手段嗎？」

徐星南與曾十一之戰，是在街上上演，自然引來不少旁人圍觀，圍觀人衆聽了曾十一之言，登時起了一陣哄聲，隨即有人叫道：「呼延家的護院怎地如此下流，如此暗算他人，算是什麼英雄好漢？」

徐星南知道自己的手段也實在有點不光明，爲了保住自己面子及替呼延家保住聲譽，他不想曾十一再胡說下去，便先點了他的啞穴，然後朗聲對圍觀人衆道：「各位，對付這種小賊，你們認爲應用什麼手段？」

人羣中有人叫道：「他是小賊？」

徐星南道：「不錯，這小賊名叫曾十一，人稱『狂俠』，他偷了城中呼延老爺子的家傳之寶，我今天是奉命來抓他的。」

曾十一啞穴被點，有口難言，聽徐星南說了，全身氣得血氣沸騰起來。

人羣聽徐星南說了，又起了一陣哄聲，接着有人叫道：「既然他偷了呼延老爺子的家傳之寶，就要好好教訓他了。」

唐非與文一龍本來與四名大漢大打出手，但看見曾十一被擒後，也停止了打鬥，唐非聽徐星南出言陷害曾十一，怒火中燒，忙對人羣道：「各位，這徐星南好卑鄙，他在中傷我師父，你們別聽他胡說八道。」

人羣有人說道：「徐總敎頭頂天立地，怎會出言中傷他人？你才胡說八道。」

有人道：「呼延老爺子人人敬重，他更加不會冤枉好人。」

又有人叫道：「你這傢伙賊眉賊相的，既然與那小賊一夥，相信也不會是好人。」

唐非身子怒得一陣抖顫，眼光充滿恨意的瞪着徐星南，忽然大叫一聲：「文師弟，一齊上，」便提刀向曾十一殺了上去，四名大漢見了，忙衝了上去。

徐星南見同來的人與唐、文二人打了上了，便背起曾十一向騎來的馬匹行去，人羣見了他背起「小賊」，紛紛讓路與他通過。

徐星南把曾十一身體打横放在馬鞍上，也不理會一切，便策馬向來路而去了。

唐非與文一龍見師父被徐星南帶走，想起他說「呼延家是龍潭虎穴」，心中只有着急的份兒。

那四名大漢見徐星南已去得遠了，也不與二人糾纏，再交數招，便撇開二人，紛紛騎馬離開。

＊　＊　＊

呼延家位處城中，這座大宅可說氣派萬千，是城中數一數二的大宅。

呼延家的大廳面積寬敞，廳內陳設極盡奢華，地上鋪的，是名貴的波斯地毡，家具全都是酸枝木所製。

刻下，呼延定天正坐在大廳居中的上座，等候徐星南把曾十一帶來。

這呼延定天雖然已年近七十歲，鬚眉皆白，但身子却健壯得很，面色也甚是紅潤，他雙眼烱烱有神，臉上威嚴無比，望上去，有點神聖得不可侵犯，也難怪襄陽城內人人敬重，他果然不愧爲呼延家族的首要人物。

坐在呼延定天身旁的，是四個年齡由三十多歲到四十多歲不等的精壯漢子，這四人雖然坐着，但一看他們身形，已知個個都是昂藏七尺之輩，而且個個臉上神威凜凜，一看而知，都是有相當武功之人。

這四人，原來就是呼延定天的四個兒子，分別是長子呼延英、次子呼延雄、三子呼延豪、四子呼延傑，四人堪稱「英雄豪傑」，由於四兄弟的武功都得到父親眞傳，爲人更加充滿正義，這「英雄豪傑」四字，端的是當之無愧。

站在呼延英身旁的，却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少女，這少女顯然是嬌生慣養的情形下長大，所以面容有點刁蠻，原來她就是呼延英的女兒，呼延碧兒，甚得父母寵愛，更是呼延定天的心肝寶貝，好得不能再好的乖孫女。

正如曾十一所料，呼延定天父子不但在等曾十一前來，連公孫雷父子，葉氏兄弟果然也在場，刻下，他們正坐在廳上左右兩旁的賓客座位之上。

葉氏兄弟坐在右方，公孫父子則坐在左方。

這公孫雷年紀與呼延定天相同，同様都是一個精壯老人，但面容並沒有呼延定天那様氣定神閒，他雖然已年近七旬，但一看他様貌，已知他是一個火氣旺盛的人，坐在他身旁的，就是他兩個兒子，公孫東流，公孫青雲。

呼延定天曾下令徐星南無論如何要把曾十一帶回來，以呼延定天的身份，竟然對一個寂寂無名的曾十一如此看重，看來正如曾十一所料，他並不是想得回龍泉劍如此簡單了。

站在大廳兩旁的，分別是左右兩旁立

着八名持刀的護院。

此時，一名護院進入大廳，走到呼延定天面前，躬身行了一禮，即道：「報告老爺，徐總教頭已帶着狂俠曾十一回來了。」

眾人臉上開始呈現緊張之色，呼延定天仍是那末淡定，說道：「叫他們進來！」

那護院躬身說聲「知道」，便退出了大廳。

片刻過後，徐星南首先跨進大廳，跟在身後的，是四名抬着曾十一進來的護院。

眾人見曾十一被抬着進來，先是一怔，還以為徐星南帶回來的，只是一具屍體，待四名護院把曾十一放下後，才知道他被點了身上穴道。

徐星南走到呼延定天面前，行禮道：「老爺，曾十一已帶到。」

呼延定天點頭道：「他一定不願前來，所以你才點了他的穴道？」

徐星南想起自己並非曾十一對手，後來還以下三濫的手段才能把他制服，不禁面上一紅，當下應道：「這小子果然不簡單。」

呼延定天道：「把他穴道解開吧。」

徐星南應聲「是」，便把曾十一扶起，接着在他身上推拿了幾下，把曾十一穴道解了。

曾十一本來已滿臉怒火，穴道一解，喝聲「烏龜王八蛋」，一跳而起，便向徐星南撲將過去，徐星南只好用手一一把他格開。

呼延定天見他在這裏竟然也敢動起手來，不由一愕。

公孫雷見他放肆至如斯地步，大喝一聲！「曾十一，休得放肆！」

曾十一聽了，還以為是呼延定天的叱喝聲，當下停止向徐星南進招，回轉身來，望着呼延定天，叫道：「呼延老爺子，你這算是什麼意思？」

呼延定天見他怒氣沖天，顯然恨徐星南把自己穴道點了，便道：「曾少俠，是老夫叫他這樣做的。」

曾十一冷哼一聲，道：「素聞呼延老爺子德高望重，人人敬佩，想不到你竟然指使徐星南向本俠使用下三濫的手段把本俠捉來，你這算是什麼？」

呼延定天壓根兒未聽過有人會用如此不客氣的語氣對自己說話，還在自己前稱本俠，登時覺得他狂妄不堪，心中微怒，但不便發作，以免有失身份，公孫雷却忍不住了，怒道：「野小子，你當這裏是什麼地方？」

曾十一聽他稱自己為「野小子」，勃然大怒，指着公孫雷道：「你是誰？」

葉威信搶着道：「他就是威名遠播的『雙鞭無敵』公孫雷公孫老英雄。」

曾十一作了個鄙視之色，道：「什麼威名遠播的？本俠沒有聽過。」

公孫東流道：「我爹威名遠播的時候，你這小子還未出世，你當然未聽過。」

曾十一道：「威名遠播？只怕未必，你這老烏龜老王八臭名遠播也差不多了。」

公孫雷氣極，霍地長身而起，怒道：「小子，你別狗口長不出象牙。」

曾十一道：「狗口原是長不出象牙的，但你的狗口却長滿了象牙。」

公孫兄弟見他出言頂撞老父，一怒之下，便要上前教訓他一下，呼延定天忙道：「住手！」二人只好坐回原位。

曾十一原本說話並非如此無分寸的，但他被徐星南使詐擒下來後，心中怒火未消，也不顧眼前強手眾多，但求發洩內心憤怒。

呼延定天知道不能與他再作口舌之爭，雖見他狂妄，也不發作，當下便道：「曾少俠，老夫今日請你到來，是有點事情想問你。」

曾十一是一個吃軟不吃硬的人，見呼延定天對自己和顏悅色，語氣才較客氣起來，說道：「你想知道什麼？問吧！」其實他內心已知道呼延定天要問的是什麼。

呼延定天果然道：「曾少俠與文四海是何關係？」

「我根本不認識什麼文四海的。」

「那麼龍泉劍何以在你手中？」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公孫雷怒道：「小子，你知不知道，這龍泉劍是呼延定天家的？」

曾十一忽然面對公孫雷，道：「我問你，你身上的衣服是不是你的？」

公孫雷一愕，只好道：「當然是我的。」

曾十一道：「既然穿在你身上的衣服就是你的，那麼在我身上的東西也就是我的了，既然龍泉劍在我手上，龍泉劍還會是別人的嗎？」

公孫雷一氣，鬚眉皆張，頓時為之語塞，隻字吐不出來。

呼延定天面色一沉，道：「曾十一，識相的，快把龍泉劍交還老夫。」

曾十一向他斜睨一眼，冷哼一聲，便回轉身想行出大廳。

呼延豪呼延傑兄弟見他欲想離開，從座位上一拔而起，雙雙落在他身前，然後伸手一攔，呼延傑正色道：「你以為呼延家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的地方嗎？」

曾十一道：「他媽的，這鬼地方本俠有說過要來嗎？」

呼延豪道：「你不交出龍泉劍，說出文四海下落，休得離開。」

曾十一甚是口硬，道：「本俠偏要離開。」說着已跨出大廳。

呼延傑見他目中無人，大怒之下，向他攻出一拳，曾十一聞身後有急勁風聲，馬步向旁一移，隨即向呼延傑一拳打去，呼延傑見他一拳擊來，五指箕張，一擒一拿，便把他的手拿着，但曾十一手一沉一翻，逼開了呼延傑的擒拿手，隨即向呼延傑面門一拳打出，呼延傑左手一撥，把來拳撥開……

二人對拆了十來招之後，此時，立在兩旁的十六名護院便提刀向他衝殺上去。

曾十一見十六把刀向自己招呼過來，連忙出脚逼開呼延傑的拳招，然後一拔而起，看準來勢，凌空向其中兩人後腦擊出一掌，那兩人各吃他一掌，「哇」一聲，登時暈死過去，他打暈二人後，以快速的手法在其中一人手上搶過一柄單刀，狂叫一聲，便廝殺起來。

曾十一知道，今天若然落在敵人手上

，呼延定天爲了逼自己說出文四海下落及得回龍泉劍，勢必吃盡苦頭，所以他不得不狠下心腸，希望殺出一條血路，當下出招毫不留情。

呼延父子，公孫父子及葉氏兄弟見他狂妄至如斯地步，竟然斗胆到動起手來，也自怒了。

公孫兄弟見他剛才出言頂撞老父，心中早就怒不可遏，現在見他招招狠毒，一個鯉魚翻身，便落在打鬥處，然後喝退一衆護院，對曾十一道：「在下領教閣下高招！」

曾十一叫道：「放馬過來吧！」話音未落，便已向公孫東流殺了上去。

雙方一交手，曾十一便使出最擅長快刀功夫，公孫東流號稱「無影刀」，刀法也是以快見稱，一時間，但聞刀聲呼呼，銀光閃動，二人鬥得甚是兇險，只把廳上一衆人看得屏住了呼吸。

公孫東流本來只想教訓一下他，沒料到他竟然打得如此不要命。

呼延定天見曾十一的武功果然不弱，可以稱得上一流高手，知道若然單打獨鬥很難把他擒下，若然親自出手，當然有把握把他打敗，但這樣一來，就有失身份了，若果事情傳將出去，恐怕被江湖朋友恥笑，當下只好命公孫青雲、呼延豪、呼延傑一齊加入，實行四人聯手，務必把他擒下來。

三人應諾了一聲，相繼向曾十一殺了上去。

公孫雷行到呼延定天面前，說道：「定天兒，我們如此大陣仗對付一個無名小卒，若被江湖朋友知道了，恐怕遭人話柄。」

呼延定天眼光惡毒的道：「待擒下這狂妄小子後，就逼使他交出龍泉劍及說出文四海下落，再把他殺了，這件事就不會有人知了。」

公孫雷道：「爲了劍中秘密不致洩漏，只好出此下策了。」

曾十一見有三人加入圍攻自己，心中大呼不妙，他見三人一衝過來之際，忽然撇開公孫東流，然後身子一拔而起，再以敏捷的身手撲向站在一旁的呼延碧兒。

呼延碧兒忽見他握刀撲向自己，微微一驚，正待想避開，但曾十一已彷似閃電般衝至，然後一把明晃晃的刀已架在她的頸上，登時嚇了個花容失色。

原來曾十一情知敵不過人多，見呼延碧兒站在一旁觀戰，他看得出呼延碧兒貌似千金小姐，而且能夠站在大廳上伴着呼延定天接見客人，身份自然不會是一般丫環，所以想拿她來威脅衆人，再掩護自己離開。

莫說呼延碧兒避不開曾十一的快速動作，甚至最接近呼延碧兒的呼延英及呼延雄也來不及阻擋。

曾十一利刀架在呼延碧兒頸項後，見公孫東流等人欲上前營救，便大喝一聲：「快滾開，否則本俠把這妞兒身上的衣服全都扯下來，再一刀把她殺了。」說着，握刀的右手微一用力，呼延碧兒粉頸上登時流出鮮血，呼延碧兒吃痛，「哇」的一聲叫了起來道：「爹，爺爺，救命呀！」

公孫東流等人見了，投鼠忌器之下，只好眼巴巴的停了下來。

呼延定天及呼延英萬料不到他竟會拿呼延碧兒作人質，大吃一驚，站起身來，呼延定天見他已劃傷孫女頸項，更驚了，忙叫道：「你不要胡來。」

呼延英見愛女被挾持着，也急道：「你想怎樣？」

曾十一見他們顯得如此焦急，已知道此妞兒的性命是何等重要了，當下彷似勝券在握，聽呼延英說了，便道：「我想怎樣？你問得倒愚蠢得很。」

呼延碧兒被挾持着，她知道曾十一必定想利用自己來掩護他逃走，若果他以性命要脅也就罷了，但聽他剛才說要把自己身上衣服全都扯下來，想起他有「狂俠」之稱，爲人甚是瘋狂，說不定會說得出做得到，若果自己衣服全被他扯下來了，在這許多大男人面前，如何再活下去，想到此節，當眞又羞又怒，便趁他在說話的當兒，忽然出其不意地一個後手踭打向曾十一。

曾十一不妨有此一着，右腰吃了她重重一踭，一個吃痛，登時鬆手，呼延碧兒趁這空檔掙脫離開，其間公孫東流等人見她脫困，連忙搶了上去。

曾十一見她逃走，他知道呼延碧兒是自己的「護身符」，絕對不能讓她溜了，眼見公孫東流四人已殺到，也顧不得許多，慌忙搶步上前，一個情急，便一刀向呼延碧兒背心揮去，呼延碧兒閃避不及，背心登時被劃了一刀，人也跌了下來。

呼延父子，公孫父子及葉氏兄弟見狀，大吃一驚，紛紛向他搶了上去，但曾十一動作奇快，呼的一聲，一把刀又已架在倒地的呼延碧兒頸上，雙眼赤紅，望着衆人，狂叫道：「快滾開，否則老子把這妞兒剁成肉醬。」

呼延定天見乖孫女又再落在他手上，而且傷口不斷流出血來，急道：「大家住手，不要胡來。」

衆人只好乾着急的停了下來。

曾十一拉起呼延碧兒，叫道：「廢話少說，我要離開這裏，到了安全地方之後，我自然會放她。」

呼延定天急得冒出冷汗，道：「請你現在把她交給我，我保證絕不會爲難你，讓你離開此處。」

曾十一叫道：「放你娘的一百零八個臭大屁，誰相信你的鬼話？」

呼延定天無奈，只好先命人去拿出止血散，讓孫女止了血再說，然後對曾十一道：「那你想怎樣？」

曾十一道：「快預備一輛馬車給我，記住，要四匹馬拉的馬車，快！」

呼延定天爲了孫女性命着想，只好命人預備了一輛馬車給他離開。

此時，一名護院已拿出止血散，呼延定天接過手後，便抛給曾十一，道：「你先把止血散給我孫女敷上。」

曾十一接過止血散，並不替呼延碧兒敷上，因爲呼延定天越心急，他才能盡快離開。



曾十一拿刀作狀要砍自己，呼延碧兒忙喝止。

當下，曾十一挾着呼延碧兒，便步出大廳，邊行邊道：「你們若有人跟上來，我就會把她殺了，然後我就自殺，這樣你們就永遠得不到龍泉劍，也永遠不知道文四海下落。」

衆人無奈，只好目送他離開，只由一名下人帶領着曾十一曲曲折折的行到前院。

前院早已預備了一輛馬車，果然是由四匹馬拉着的。

曾十一此時看清楚呼延碧兒背上的傷勢不輕，而且身子已開始軟綿綿的，顯然已支持不住，再行數步，呼延碧兒雙腿一軟，整人便倒了下去。

曾十一見她暈了過去，心下大驚，爲防被人察覺，連忙把她抱起，便快步向馬車行去。

他把呼延碧兒搬上車廂，忙把止血散倒在在她傷口處，他知道若然呼延碧兒死去的話，此事大大不妙，心下害怕之餘，也不理許多，便走到前座處，笨手笨脚的趕着馬車邁起大步離開。

名門閨秀　芳心暗許

曾十一驅着馬車一路奔馳，直向郊野奔去，待離開市區了，便在官道上把馬車停了下來。

他關心呼延碧兒的傷勢，待車停下來後，便走到車廂處。

此時呼延碧兒仍昏迷不醒，面色甚是蒼白，顯然是失血過多。

曾十一伸手探了探她鼻息，只發覺呼吸甚微弱，再把一下她的脈膊，只覺脈膊跳動也慢了下來。

他知道呼延碧兒若是死了的話，呼延氏家族絕不會放過自己，更何況他見呼延碧兒樣子生得漂亮，也不忍看着她死去。

他再看清楚呼延碧兒的樣貌，只見她大概二十歲年紀，身段修長，面色雖然蒼白得很，但不失爲一個絕色美人，痴痴的望了一會，心想：「這妞兒是我見過的妞兒當中最漂亮的一個，比高燕菲還要漂亮得多，只可惜她是呼延家的人，否則我非要娶她爲妻不可。」想到這裏，也覺得自己的想法太狂了，當下還不把她醫治好的話，恐怕她有性命危險。

曾十一來襄陽城時，知道離此五十里處有個名爲武陽鎮的鎮甸，於是便駕着馬車向武陽鎮而去，盡快找大夫替呼延碧兒治傷。

他一股腦兒的趕着馬車向武陽鎮而去，一路上不讓馬匹稍慢，手上馬鞭不斷向四匹馬身上抽去，只見四匹馬身上打得又紅又腫，馬兒吃痛，也不敢稍慢，便邁開大步向前直奔。

曾十一爲何要呼延定天給自己一輛由四匹馬拉着的馬車離開？

原來他見呼延碧兒已受傷，已不能騎馬，只好用馬車來載着她逃走，他本來與唐非及文一龍一起逃走的，想把其餘兩匹馬分與唐、文兩人，自己一乘，另給呼延碧兒一乘，所以才要了四匹馬。

他離開呼延家後，恐妨呼延定天派人追趕，已不敢回曾見聞處，只挾着呼延碧兒盡快離開襄陽城，以擺脫呼延家的人。

那四匹馬被他不停瘋狂抽打之後，腳頭走得甚快，不到一個時辰，便已抵達武陽鎮。

他駕着馬車在鎮上街道穿插了一會，不久，便看見一家客棧的招牌，便把馬車停在泰安客棧門前。

客棧的伙計見了這一輛如此豪華的馬車，而且由四匹馬拉着，猜想必定有貴客臨門了，於是一名伙計便迎了上去。

曾十一把呼延碧兒從車廂內抱了出來，也不理會相迎的伙計，便向客棧快步奔了進去。

客棧掌櫃的見他手抱一個滿身鮮血的女子走了進來，先是一驚，然後道：「客官，你……你……」

曾十一見呼延碧兒已氣若游絲，急道：「給我一間上房，快！」

掌櫃的見他神色焦急，忙對一個伙計道：「快帶這位客官到西院的甲字號房。」

那伙計答應一聲，便領着曾十一向西院快步而去。

進入房中，曾十一先把呼延碧兒放在床上，然後拿出一錠銀子塞在伙計手中，急道：「小二哥，我這朋友受了嚴重刀傷，你快替我找個最好的大夫來醫治她，快去！」

眞是財可通神，那伙計收了銀両後，應了聲「是」，便快步離開房中。

伙計去後，他又望了望呼延碧兒，望着她，口中喃喃的道：「呼延小姐，妳不要死，求求妳，妳千萬不要死。」

他內心實在很焦急，冷汗也自額上冒出來了，握緊雙拳，在房中來回踱着步。

他的焦急，並不因爲恐怕呼延碧兒死後，呼延家的人會找他算帳，原來他見呼延碧兒容顏嬌俏可人，內心甚是喜愛，實在不忍心她就此死去，他想着非要把她治好不可，然後向她展開追求攻勢。他忽然想起唐非與文一龍，心想：「不好，阿非與一龍還在閩哥家中，呼延碧家的人一定會爲難他們，若果阿非與一龍被他們抓去了，然後逼他們說出龍泉劍下落，那麼劍中秘密就永遠揭不開了，還有，呼延定天爲了不想他們兩人把事情宣揚出去，一定會把他們殺了。」

他想到唐非與文一龍的安全，心下更急，於是趁大夫還未到之前，便拿起紙筆寫了一封信，叫他們兩人速來武陽鎮會合。

他把信寫完後，不久，房門被人拍响了，他連忙把房門打開，果然看見那名伙計帶着一名大夫走了進來。

曾十一見了大夫，心中一喜，便把大夫領到呼延碧兒床邊，大夫便開始替呼延碧兒治傷了。

然後，曾十一又從懷中拿出一錠銀子，交到伙計手中，再拿出剛剛寫好的一封信，對伙計道：「小二哥，請你馬上帶着這封信，趕去襄陽城長春街第五間大屋，把信親自交給唐非或文一龍收，若然屋內無人，就交去貴賓酒樓，親手交給店小二總管曾見聞，叫曾見聞轉交他們二人。」

伙計收了他的銀両，接過那封信後，便說道：「客官放心，小人必定替你把事情辦妥。」

曾十一道：「這個最好，事不宜遲，馬上去。」

伙計說聲「好」，便轉身行了出去。

不久，大夫替呼延碧兒料理傷口後，便對曾十一道：「這位姑娘是公子貴親？」

曾十一信口開河道：「她是我妻子。」接着語氣焦急的道：「她怎麼了？」

大夫微笑道：「放心，尊夫人只是失血過多，加上驚慌過度，所以才暈了過去，我已替她敷了治傷靈藥，只要好好調養，補充失血就會很快復原的了。」

曾十一長長吁了口氣，不由自主的說了聲：「謝天謝地。」

大夫說道：「你明天帶她來見我，待我替她換過藥後就沒事了。」

曾十一再三道謝，然後付了診金藥費，便把大夫送出房外。

他又行到呼延碧兒床邊，只見呼延碧兒呼吸已暢順了，刻下正沉沉的睡着，又痴痴的望着她出了神，良久，心中想着：「我用刀把她打傷，又與他爺爺爹爹爲敵，她一定恨透我了，她又怎會喜歡我？唉，曾十一呀曾十一，你也不要痴心妄想了。」

想到這裡，頓成洩氣，便在房中的一張椅上坐了下來，又想：「待她醒來後，我就向她解釋，我不是有心傷害她的，但是她肯聽我解釋嗎？」

想着想着，便伏在枱上，不久竟沉沉睡着了。

曾十一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待一覺醒來，朝窗外望去，只見已夕陽西斜，再計算一下時間，那名送信的伙計已去了兩個多時辰了，爲什麼唐非與文一龍還未前來相會？難道出了什麼亂子？

心下有點焦急，此時不其然向呼延碧兒望去，只見呼延碧兒已開始醒轉過來，他一喜，正想走向床邊把她扶起，但忽然靈機一觸，計上心頭，便繼續伏在枱上，詐作不知呼延碧兒已醒了，故意自言自語的道：「呼延小姐，眞對不起，我把妳打傷了，但我不是有意的，我是逼不得已才這樣做……」

呼延碧兒醒來，見身處陌生環境，心中一驚，向房中望去，只見一個男人以背對着自己的伏在一張枱上，她起初不知此人是誰，但忽然聽他開口說着夢話似的，頓時認出這是曾十一的聲音，想起他把自己打傷，還挾持着自己，已當他是大壞人，心中又害怕又憤怒，本想上前與他計較清楚，但又苦於全身乏力，還聽他在說夢話，於是便想着聽清楚他說什麼才作打算。

夢話是最誠實也是最可靠的，任何人都會知道此一點，只聽曾十一繼續說道：「呼延小姐，妳比天仙化人還要漂亮，又是萬金之軀，我曾十一就算如何瘋狂也不會傷害妳的，只是當時妳爺爺和爹爹，還有公孫公子和葉氏兄弟都想殺我，當時爲勢所逼，我才誤傷了妳……」說到這裡，由脅下偷望過去，只見呼延碧兒正傾耳全神的聽着自己在說「夢話」，心下大喜，繼續說道：「其實我一見妳心中已是喜愛得很，恨不得把妳娶爲妻子……」說到這裡，又偷望了呼延碧兒一眼，只見她神態有點忸怩，又繼續說下去：「其實我是被妳爺爺冤枉，眞的有冤無路訴，我自己一個

人，勢單力薄，如何能應付妳呼延家的衆多高手？不過算啦，若果妳們呼延家的人找上門來，我只好一死以表清白，讓世人知道我是無辜的，來生才與妳結爲夫婦吧。」說完，便詐作繼續沉沉睡着了。

相信世間上也找不到第二個人說的夢話如此長篇大論，但呼延碧兒聽他一再稱讚自己漂亮，心中喜歡得很，聽他說「恨不得娶自己爲妻」，更是滿面羞怯，又聽他說自己是被爺爺及爹爹寃枉，端的「有寃無路訴」，並要一死以表清白，讓世人知道他是無辜的。更深信這件事全是誤會了。最後聽他說「來生才與你結爲夫婦吧。」一顆心在砰砰亂跳。

此時，曾十一詐作剛從睡夢中醒轉過來，打了個呵欠，伸了伸懶腰，然後回頭望了望呼延碧兒。

他見呼延碧兒已坐在床上，假裝成很開心的樣子，快步走向床邊，說道：「呼延小姐，妳醒啦？」待接近床邊時，裝出滿面歉意，又假裝恐怕她責怪一樣，便向後退了兩步，只呆呆的望着她。

呼延碧兒望了他一眼，四目交投，見他目光充滿求人寬恕神色，雙方對望一會，呼延碧兒竟然神態靦覥的垂下頭來。

這個情形，曾十一深信她已被自己的「夢話」軟化了，這時，他忽然拿起那柄單刀，滿面歉意的走到呼延碧兒床邊，把手中單刀伸到她面前，說道：「呼延小姐，我把妳一刀砍傷了，我知道萬分該死，現在妳就用這把刀回敬我一刀吧，就算妳把我砍死了，我也死而無憾。」他見呼延碧兒並不接刀，又把刀柄向前一送，續道：「妳砍吧，若果妳不砍的話，我的良心眞的過意不去，這一生都會責備自己。」

其實他已看穿了呼延碧兒的心事，知道她無論如何也不會以刀砍自己的，所以才這般落落大方，滿不在乎，也只有他這個瘋狂的人才說得出這些說話，但呼延碧兒又怎會知道他其實在演戲？

女人都是容易心軟的，呼延碧兒也不例外，曾十一的戲演得越好，呼延碧兒的心也就越軟了，她當然沒有伸手去接刀，看神情，似是完全寬恕了他，還覺得他是一個血性漢子，恩怨分明的人，又望了望他一眼，只覺得他面容也甚好看，又似是一個多情的男兒，望了望後，隨即低下頭來不敢再看他。

曾十一見了她的模樣兒，感到她彷彿對自己不含半點恨意，眼神還似是對自己產生了好感，心中大樂，但並沒有表露出來，而且還在演戲演到底，忽然以刀對着自己，滿面正氣的說道：「呼延小姐，既然妳不肯砍我一刀，那麼我就自己砍一刀，以示贖罪。」說完眞的一刀向自己身上砍下。

他這一刀當然不會眞的砍向自己，只是在演戲而已，而且演得甚是逼眞，但呼延碧兒那知他是在演戲？見他果然眞的一刀向自己身上砍下，大吃一驚，在他有所行動之時，驀地叫道：「不要這樣！」

曾十一其實就是等她叫此一聲，一刀砍下之際，心中電閃的想着：「若果她不阻止的話，我該怎辦？難道眞的一刀劈向自己！若果不劈的話，豈非被她識穿了我的詭計？」這些話說來話長，但在曾十一腦中，只是電光一剎的出現。

曾十一見她果然阻止自己，暗地裡長長吁了口氣，裝作一個驚奇，便突然停止動作，這一刀就沒有砍下去。

呼延碧兒見他沒有砍自己一刀，情不自禁的鬆了一口氣。

曾十一見她顯然不忍自己吃一刀，心中又一樂，心想：「妳終於不忍心我傷害自己。」但面上卻裝成滿身罪孽一樣，說道：「呼延小姐，妳爲什麼連這個讓我贖罪的機會也不給我？是不是寧願我一生受良心責備？」

呼延碧兒神態嬌憨，垂頭道：「不錯也錯了，你……就算砍自己一刀也沒有用。」

曾十一作出想砍自己一刀的樣子，道：「但我不原諒自己。」

呼延碧兒見他又想砍自己，急道：「你先把刀放下，有話好說。」

曾十一滿臉自責神色，道：「不，無論如何我要砍自己一刀，除非……」說到這裡故意停了下來。

呼延碧兒急道：「除非什麼？」

「除非妳肯原諒我，否則我就在妳面前把自己砍死。」

呼延碧兒衝口叫道：「我原諒你啦，快把刀放下吧。」

曾十一裝成不相信的樣子，道：「妳眞的肯原諒我？」

呼延碧兒爲了能令他相信自己的說話，只好道：「我知道你是好人，與我家人只是一場誤會，更加知道你不是有心傷害我的。」

曾十一故意裝作很奇怪，道：「妳怎知我是好人？又怎知我與妳家人只是一場誤會？你怎知道我不是有心傷害妳？」

「你剛才睡着了，還在說着夢話，把一切情形都說了出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是嗎？」

「不錯，你說的夢話我全都聽到了，所以才知道了一切。」

「我還說了什麼？」

「你說了很多。」

「我心中有很多秘密，一直不好意思對人說，那麼我有沒有把這些秘密說出來？」

呼延碧兒猜想他心中的秘密，可能就是對自己產生愛意，頓覺面上一熱，道：「什麼秘密？」

曾十一道：「我心中喜歡一個人，還想把她娶爲妻子，但我知道這個人是絕對不會喜歡我的，我有沒有把這些話說出來？」

呼延碧兒臉上一紅，低下頭來不敢看他。

曾十一見了她的樣子，故意道：「是不是我把這些秘密也說了出來？若果是的話，可把我羞死啦，請妳不要嘲笑我好不好？」

呼延碧兒臉上更紅，滿身不自然的道：「誰會嘲笑你？」

「妳雖然不嘲笑我，但妳若果把事情說了出去，不羞死我才怪。」說着，眞的顯得有點羞意。

呼延碧兒神態靦覥的道：「這些事，

我怎麼會對別人說?」

曾十一作出一個很放心的樣子，道：「這樣就好了。」說着目不轉睛的望着她。

呼延碧兒見他在望着自己，目光顯得甚是多情，只羞怯得把頭垂得低低的。

曾十一見自己一番說話，令她對自己化敵為友，看樣子她還似是對自己產生了好感，心中暗喜，忍不住從心底裡笑了出來。

呼延碧兒本來視他為仇人的，但聽他口甜舌滑的大說一頓後，心中對他竟然毫無半點敵意，還對他產生了一種從來未有過的感覺，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曾十一見自己踏上了「成功」的第一步，於是再行下一步——關懷。當下，便柔聲對她說：「呼延小姐，妳的傷勢怎樣了?」

呼延碧兒輕聲道：「你請了大夫替我敷了藥後，現在已不痛了。」

曾十一自責的道：「都是我不好，把妳弄傷了。」心想：「若果我不是把妳弄傷，我怎會有這個機會?」

呼延碧兒道：「既成事實，你責怪自己也無用，我們還是不要提這些不愉快的事吧。」

曾十一道：「不錯，我們還是別提這些了，妳肚子餓不餓?我叫小二哥弄點吃的東西來給妳吃吧。」

呼延碧兒輕輕的點了點頭。

曾十一又道：「待吃飽了肚子，妳就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我就帶妳去大夫處換藥。」

呼延碧兒聽他說得甚是溫柔，又對自己如此關懷體貼，已有點意亂情迷了。

曾十一看見她身上的衣服染滿了血漬，又道：「明天我帶妳出去買套漂亮的衣服，相信換上了，妳會更加漂亮，天上的仙子見了妳也會避開妳。」

呼延碧兒聽他又讚自己，笑得甚是甜蜜。

曾十一望着她，道：「我現在就找店小二弄點吃的來，妳在這裡等我。」說完便起身行出房外。

暮色漸合。

曾十一囑咐了店小二，把飯菜弄好後，便送進房來，然後自己也回到房中。

呼延碧兒背上有傷，不能躺下來，所以只好坐在床邊，她見曾十一重回房中後，卻坐在一邊呆呆的想着什麼似的，而且面上顯得有點不安。

原來曾十一在記掛着唐非與文一龍，日間，他囑咐一名客棧伙計把一封信送給他們，若果他們把信收了的話，必定會立刻前來會面的，但時間已過了一整天，仍毫無半點音訊，難道他們被呼延家的人抓去了?

想到他們被人抓去了，必定正在大吃苦頭，而自己卻有美相伴，內心真是坐立不安。

呼延碧兒見了他的樣子，本想問他何事如此煩惱，但又感到不便相問。

曾十一正在苦惱之際，此時有人在拍着房門，他驟聞門聲，心中一喜，心想：「會不會是他們來了?」連忙上前開了門。

可是，他似乎又忘記了自己曾囑咐了

小二弄食物來，門開處，果然是小二把食物送進房來。

那個送食物的小二，正是替他送信那人，他見了那小二，也不關心手中的食物，忙道：「小二哥，我叫你送那封信怎麼了？」

小二進入房中，先把食物放在枱上，然後道：「客官放心，小人已把信送去了。」

曾十一急道：「你把信交給誰？」

「我去到襄陽城長春街第五間大屋後，見大門鎖着了，知道屋內無人，便依你的話把信送去貴賓酒樓的曾見聞，我把信交給曾見聞後，便對他說，即把這信轉交唐非或文一龍收，然後我就回來了。」

曾十一知道那小二不會騙自己，對他道了謝，然後付了打賞，便叫他離開。

飯菜已放在枱上，他便把呼延碧兒叫到枱前，然後一起用起飯來了。

這一頓飯，曾十一由於惦掛唐、文二人，卻是食而不知其味，呼延碧兒見他像是滿懷心事，又彷似焦慮不安，本不便相問，終於也忍不住了，說道：「曾大哥，到底發生什麼事？」

曾十一當然不會把事情說出來，因為這件事一開口就會涉及呼延家，所以只說道：「沒有什麼事。」

呼延碧兒當然不會相信，但他不說，也不敢追問下去。

飯後不久，時間尚早，曾十一也沒有心情與呼延碧兒談天說地，當下叫她早些休息，然後自己也和衣的躺在另一張床上。

這一晚，曾十一說什麼也睡不着了，整晚都在床上轉輾反側，難以入睡。

將近天亮，他才慢慢的進入了夢鄉。

＊　＊　＊

巳時已過，太陽已昇得很高，曾十一由於一夜未眠，所以一睡還沒有醒來。

呼延碧兒也知道他昨晚難以成眠，所以她一早醒來後也不把他弄醒，讓他睡夠了再說。

接近午時，曾十一才悠悠醒來，一醒來，揉了揉雙眼，見呼延碧兒坐在一張椅上，道：「呼延小姐，早！」

呼延碧兒向他微微一笑，道：「時間不早啦。」

曾十一朝窗外望去，只見窗外陽光熾烈，微笑道：「時間果然不早了。」

呼延碧兒道：「我本來想把你弄醒的，但見你睡得好好的，不好意思把你弄醒。」

曾十一道：「到這個時候，妳為什麼還對我像外人一樣說不好意思？」

呼延碧兒不知他此話是什麼意思，聽了不由心中一跳，又垂下頭來不敢看他。

此時，有人在拍着房門。

曾十一一怔，便上前把門開了。

門一打開，曾十一感到有點驚奇，衝口叫：「聞哥，是你？」

拍門的人正是曾見聞。

曾見聞見了他，語帶焦急的道：「十一，不好了，你兩個徒弟……」瞥眼看見房中漂亮嬌俏的呼延碧兒，頓感奇怪，以下的話登時說不出來。

曾十一見他語氣焦急的提起兩個徒弟，知道大事不妙，正想追問下去，隨即想起這些事不便被呼延碧兒聽去，於是拉着曾見聞的手說道：「我們出去再說。」便把曾見聞拉了出去。

呼延碧兒但覺此事透着古怪，當下也不理會自己身上衣衫破爛及染滿血漬，便悄悄的跟在二人身後，因為內心實在想把此事弄個明白，實際上，她不知不覺間已對曾十一甚是關心，覺得他必定有什麼麻煩，希望自己能以家中力量幫他一個忙，所以她必定要弄清楚這件事。

她暗中跟着二人，行了一會，二曾來到西院的小花園停了下來，她便藏身在小花園一邊的一條柱後，偷聽二人說話。

停下來後，曾十一焦急的問曾見聞道：「聞哥，我兩個徒弟怎樣了？」

曾見聞道：「你兩個徒弟被呼延家的護院總教頭徐星南抓去了。」

呼延碧兒一聽，此事竟涉及自己家人，頓感詫異起來。

曾十一聽了，急道：「什麼時候抓去了？」

「昨天午時過後。」

「你為什麼現在才來找我？」

「我想告訴你，但不知你去了那裡，今天見了你給徒弟的信才知道你在這裡。」

「你有沒有把信交給他們？」

「昨天午時，我正在貴賓酒樓，忽然有個人把一封信交給我，那個送信的人說，本來想把信帶去我家的，但我穿裡卻鎖上了大門，所以他才把信交給我，還叫我立刻把信交給唐非或文一龍，我聽他說得鄭重，便立刻去找你兩個徒弟，但在街上卻看見徐星南帶着十多人與你兩個徒弟打起上來，後來你兩個徒弟敵不過人多，被徐星南押着走了，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便回家等你回來，但等了一整天仍不見你，又不知道那封信是你寫的，今天早上我忍不住了，便把信拆開來看，才知道那封信是你寫的，所以就趕來這裡見你。」

曾十一聽曾見聞說了，咬着牙齦，恨恨的道：「呼延定天那老烏龜老王八，為了龍泉劍果然不擇手段，他太可惡了。」

呼延碧兒聽了，原來此事與自己爺爺有莫大關係，更感詫異起來。

曾見聞垂下頭來，以自怨的語氣道：「都是我不好，把龍泉劍失掉了，否則把龍泉劍交給呼延定天就什麼事也不會發生了。」

曾十一道：「就算龍泉劍仍在我手上，我也絕對不會輕易交給呼延定天的。」

「為什麼？」

「龍泉劍必定隱藏着一個大秘密，所以呼延定天才如此着緊。」

「什麼秘密？」

「我也不知道。」

「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這秘密都與你無關，你現在先設法把劍弄回來，交給呼延定天，換取你兩個徒弟的安全吧。」

「劍我一定會弄回來，但我不會交給呼延定天的，我要查出劍中秘密。」

「這秘密與你無關，你查到又怎樣？」

「誰說與我無關？他們以為我與文四海有關，而文四海是劍中秘密的關鍵性人

物，我懷疑文四海就是一龍的父親，一龍是我的徒弟，即是說與我有關了。」

「既然你要查劍中秘密，就一定得設法弄回龍泉劍了？」

「不錯！」

「但現在你兩個徒弟被呼延家的人抓去了，若果呼延家的人用殘酷的手段逼他們說出龍泉劍的下落，那麼劍中秘密豈非永遠是個謎？」

「放心，阿非和一龍都是行走過江湖的人，爲人甚有正義感，而且他們很吃得苦頭，就算呼延家的人用什麼手段，我深信他們是不會把龍泉劍的下落說出來的。」

「你對他們如此有信心？」

「當然，不過我有一個憂慮。」

「什麼憂慮？」

「我恐怕呼延定天知道了一龍是文四海的兒子後，其他人會把與文四海的仇恨算在一龍身上，到時一龍就危險了。」

「那你現在打算怎樣？」

「我要把他們救離險境。」

「你一個人？」

「除了我一個人之外，還有什麼人幫我？」

「呼延家高手林立，你一個人如何對付？」

「我自然有辦法。」

曾見聞知他詭計多端，也不問他有什麼辦法，改口問道：「你爲什麼忽然在這裡的？剛才與你在房中那個滿身血漬的妞兒是誰？」

曾十一道：「她叫呼延碧兒，呼延英的女兒，呼延定天的孫女。」

曾見聞一愕，道：「她爲什麼會和你一起的？」當下，曾十一便把事情的前因後果一一說了。

曾見聞聽他說如何與徐星南大打出手，後來被抓到呼延家去，如何挾持呼延碧兒逃走等事，只聽得瞪大了眼睛，說道：「你們傷了呼延小姐，又挾持着她，呼延定天和四個兒子是不會罷休的，你怎地把事情越鬧越大了？」

曾十一歎了口氣，說道：「這一切都逼不得矣，但是千不該，萬不該，我竟然喜歡了呼延小姐，若果能得到呼延小姐的芳心的話，一切事情只好作罷，把龍泉劍交給呼延定天算了，但我一心只想把事情弄個清楚，這樣一來，就擺明與呼延家過不去，那麼我與呼延小姐只好緣盡於此了。」

在一邊的呼延碧兒聽了，登時爲之一怔，她實在想不到，這件事情的背後竟是如此複雜，她與曾十一相處雖然只有一天，但已對他芳心暗許，現在知道他與自己家人的關係如此複雜，一時間，只覺腦內一片混亂，聽他說「我與呼延小姐只好緣盡於此了」，只感到內心有如針刺一般，甚是難受。

曾見聞聽他說了，便道：「那你決定怎樣打算？」

曾十一道：「男子漢大丈夫，頂天立地，豈能婆婆媽媽，爲了兒女私情而置大事於不理？」

曾見聞道：「你的意思是寧願查出劍中秘密而放棄呼延小姐？」

曾十一道：「不錯！」

「這豈非有點可惜？」

「可惜？你以爲把龍泉劍交給呼延定天就可以罷休了嗎？」

「難道還有其他問題？」

「當然，呼延定天除了想得回龍泉劍，不致劍中秘密洩漏之外，還想在我口中知道文四海下落，但我根本不認識文四海，所以就算把龍泉劍交給了呼延定天，他們爲了找出文四海，仍然不會罷休的。」

「所以你就誓不低頭了？」

「我現在眞是人在江湖，永無寧日了，我總不能任人擺佈的，好歹也要把事情弄個清楚，甚至揭開劍中秘密。」

「但你有沒有想過？呼延定天並不是容易應付的？」

「不錯，呼延定天確不易應付，我本來想把這件事鬧得越大越好的，只有這樣，呼延定天爲了面子才不會爲難我三師徒，但他媽的，老子左算右算，上算下算，滿以爲自己很聰明，但到頭來還不及那老烏龜老王八一算，端的是棋差一着。」

「他怎樣算你？」

「他先下手爲强，指使徐星南硬說我偷去了他家傳之寶，指我爲小偷，這樣他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找我三師徒麻煩，甚至殺了我們，也沒有人說他不對，那對他不但保住了面子，還保住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到底是什麼秘密？」

「若果我知道的話，那還會是秘密嗎？」

「這也是。」

「聞哥，你先回襄陽城去吧，我遲點才回去，設法逼陳天才把龍泉劍交出來，再去救我兩個徒弟。」

曾見聞道：「不錯，我也應該回去了，不然老闆整天不見我會不高興的，總之你一切要小心謹愼，凡事別太魯莽。」

曾十一道：「我自有主張，快回去吧，否則你丟掉了飯碗我更加不安了。」

曾見聞知他個性有點不羈，眞有點不放心，但自己卻不能替他出一點力，只好道：「凡事小心，再見。」便回身去了，走了幾步，忽然回轉頭來說道：「我岳父在二三十年前也行走過江湖的，對於文四海之事可能也聽聞過，日後你來找我，讓我帶你去見一見我岳父，問一問他有關文四海的事吧。」

「好吧，你先回去等我。」

曾見聞便離開了。

曾十一目送他離開了花園，才回轉頭想返回房中，剛回過頭來，卻看見呼延碧兒在一條柱後行了出來，正以幽幽的一雙眼望着自己，他不禁一愕，呆呆的望了她一會，才道：「我們剛才的說話你都聽見了？」

呼延碧兒神情憂傷的點了點頭。

曾十一長長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件事複雜得很，本來我也不想讓妳知道的，既然妳聽見我們剛才的說話，我也不想瞞妳，我就把一切事情詳細說給妳聽吧，好讓妳明白。」

當下，先與呼延碧兒先返回房中，然後把這事的前因後果一一毫不隱瞞的說了出來。

呼延碧兒聽了，心中甚感難受，自己喜歡的人，竟是家裡敵人，令她爲難的，曾十一並非有意與自己家人爲敵，而曾十一又堅持自己意見，決不會把事情就此罷休不理，而且他兩個徒弟又落在自己家人手上，這件事發展下去也不知會有什麼後果，但肯定會成爲自己與曾十一在一起的絆脚石，當下幽幽的道：「曾大哥，這件事有沒有辦法化干戈爲玉帛？」

曾十一對她也甚是鍾情，他無奈的道：「沒有辦法。」

「爲什麼？」

「我說過我並不認識文四海，但妳爺爺並不相信，那還有什麼辦法？」

「難道你打算和我們鬥下去？」

「要鬥的人並不是我，是妳家人，還有公孫父子，葉氏兄弟，說不定還有更多人。」

「但你是絕對鬥不過他們的。」呼延碧兒以又關懷又幽怨的語氣道。

「我知道。」

「但你爲什麼還鬥下去？」

「我不鬥也不行，我兩個徒弟已落在妳爺爺手上，我絕對不能不理他們的，就是赴湯蹈火也要把他們救出來再說。」

呼延碧兒甚是情急，叫道：「他們已當你是敵人，你現在的處境很危險，你難道不知道？」

曾十一又歎了口氣，說道：「我們別再談這些了，我現在出去替妳買套衣服換上，然後和妳去吃點東西，再和妳去大夫處換葯，治好傷再說吧。」

* * *

曾十一替呼延碧兒買了套新衣給換上，然後胡亂吃了點東西，再和她去大夫處換了葯，這樣已折騰了一段頗長的時間，本來想立刻送她回襄陽城家去的，但想起她失血過多，身子甚是虛弱，不適宜勞累，又恐她乘車弄破了傷口，所以讓她休息多兩天，待傷口較爲好轉些才上路，於是便繼續在客棧住了下來。

這樣，二人又獨處一室的相處了兩天，這兩天時間雖然極短，呼延碧兒卻對曾十一的愛意竟越來越深，而曾十一很明白自己的處境，因而極力抑制自己的感情，而不敢接受，但是感情之爲物就是這麼微妙，說來就來，根本無從抑制，所以才令曾十一甚感矛盾，也甚感痛苦，這一點對他來說，是從未有過的現象。

呼延碧兒也很明白他的心情，更加清楚自己的身份，所以她也很痛苦。

曾十一心情也實在矛盾重重，心中既慶幸能得到呼延碧兒的垂青，又後悔把她打傷，挾着她逃命，還故意裝作說夢話的向她表明心跡，總之就是千不該，萬不該，說到底也不該喜歡呼延碧兒，致令處境越加尷尬。

第三天。

早上，曾十一與呼延碧兒算了客棧的房飯錢，吃過早點，便驅着來時的一輛馬車回襄陽城。

午時之前，二人已回到城中，曾十一下了馬車，吩咐呼延碧兒自己駕車回家去，以免家人惦念，呼延碧兒知道今日與他一別，也不知有沒有再見之期，更不知他與家人鬥下去會有何結果？前路又如何？料想他此後將會兇險重重，想到他可能有性命之危，竟然流下了幾滴眼淚，曾十一見她落淚，也知道她在想什麼，再也不忍看多一眼，硬下心腸，掉頭便走。

呼延碧兒見他回轉了頭，眼淚流得更急，忍不住叫道：「十一哥！」

曾十一心弦一震，身不由己回轉身來望着她。

呼延碧兒咀兒一扁，終於也忍不住哭了起來，接着跳下車來撲向他懷中。曾十一也情不自禁地把她擁抱着，低聲道：「碧兒，別哭。」

呼延碧兒邊哭邊道：「十一哥，我要跟着你，無論你去什麼地方我也跟着你。」

曾十一緩緩把她推開，望着她，無奈的搖了搖頭。

呼延碧兒見他搖頭，似有拒絕之意，哭得更加傷心。

曾十一實在料不到她對自己竟然如此痴心，見她神態實在惹人憐愛，一時間只覺心亂如麻，也心如刀割，他怕自己會把持不定，當下狠下心腸，頭也不回的掉頭便走。

呼延碧兒見他漸行漸遠，從後叫道：「十一哥！」

曾十一從後聽她叫得淒涼，更加於心不忍，以雙手掩着雙耳，快步的離開！

* * *

曾十一走在街上，想着先去找曾見聞，然後叫他帶自己去見他岳丈，希望打探一下有關文四海之事，從而了解一下有關龍泉劍的恩怨。

他向貴賓酒樓而去，但走在一條街上時，剛巧行到一間酒樓側面的一個窗前，窗內臨街的有一個座頭，座頭上有三名四十來歲的食客正在高談闊論，其中一人說道：「聽說，呼延老爺子捉去狂俠曾十一的兩個徒弟，一個叫唐非，一個叫文一龍，而那個文一龍，正是文四海的兒子。」

曾十一無意中聽了，心頭一震，知道文一龍果然是文四海的兒子，心中不禁一驚，於是便躲在窗外，留心的聽下去。

只聽另一人說道：「呼延老爺子怎會知道文一龍就是文四海的兒子的？」

先前那人道：「這點我可不知道了。」

第三人道：「文四海不但與呼延老爺子有深仇大恨，城中很多武林英雄當年都想把文四海殺掉，這文四海可以說是襄陽城的武林公敵，他已失踪二十年了，現在呼延老爺子既然找到了他的兒子，呼延老爺子打算怎樣處置文一龍？」

第一人道：「文一龍堅持說他父親已於二十年前已死了，但呼延老爺子，公孫氏三父子和葉氏兄弟都不相信，所以呼延老爺子就廣派英雄帖，召集城中各路英雄五天後在呼延家集合，當衆逼文一龍說出父親下落。」

「到底這文四海與城中武林英雄有何過節？而成爲武林公敵？」

「據說，文四海是當年一個名叫『飛虎幫』的江湖黑幫的一個堂主，明裡在呼延家當護院總教頭，暗地裡却是一個殺人無數的大魔頭，當年他殺了不少正道英雄，因此成爲武林公敵，人人得而誅之。」

「聽說，當年文四海偸去了呼延老爺

子的龍泉劍，文四海正是用龍泉劍殺了不少武林英雄，之後，文四海與龍泉劍就下落不明，想不到二十年後，龍泉劍再度出現，還落在狂俠曾十一手上。」

「這曾十一武功也甚高强，後來徐星南以計謀把他擒了下來，捉回呼延家去，豈料，曾十一卻把呼延英的女兒打至重傷，還挾著呼延小姐逃走了，呼延小姐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呼延家上下等都對曾十一恨之入骨，恨不得煎其皮，食其肉。」

「唉，江湖恩怨就是這樣，恩恩怨怨，永無休止，我們還是別談這些是非恩怨了。」

曾十一聽到這裡，知道呼延家的人甚痛恨自己，實在始料不及。

當他知道了文四海原來就是當年「飛虎幫」的一個堂主，來是個殺人無數的大魔頭，也無話可說了，但下意識感到，這事相隔了二十年，事情會不會如那三人口中所說如此簡單？文四海除了是當時的武林公敵之外，會不會與呼延定天有什麼關係？

他知道現在文一龍的處境很危險，若果城中各路武林英雄齊集在呼延家的話，文一龍會怎樣，他們會不會對文一龍不利？

他想到這裡，越加担心文一龍的安全，也不再想下去，當下便向貴賓酒樓而去，希望了解多一點當年的各種恩怨，然後再設法把龍泉劍弄回來。

待接近貴賓酒樓時，此時，在街道兩旁忽然閃出十多人，曾十一見了這些人，立感不妙，連忙掣出手中單刀戒備。

果然，那十多人閃出來後，便把他團團圍在中心，他向這些人望去，只見一衆人當中，呼延英和公孫兄弟也在其中。

曾十一見了這三人，心中叫苦，因為他也知道呼延英和公孫兄弟在武林中也甚有名氣，武功相當不弱，自己實在難以應付。

公孫東流盯着曾十一，冷聲一笑，道：「曾十一，我們已等你幾天了，今次教你插翅難飛。」

曾十一情知自己已敵不過人多，但並不示弱，冷哼一聲，道：「廢話少說，放馬過來吧。」說着拉開了架式。

公孫青雲掄着雙刀，踏前一步，道：「那麼就讓我來教訓一下你這狂妄小子。」說完，跨步而前，便雙刀向曾十一攻了過去。

這四十歲左右的公孫青雲，號稱「奪命雙刀」，雙刀功夫堪稱出神入化，在武林中早已成名。

曾十一江湖閱力尚淺，對於公孫青雲的名頭從未聽聞，也幸而這樣，他才沒有心理上的壓力。

當下，曾十一便與公孫青雲鬥得激烈無比，公孫青雲雖見曾十一年紀輕輕，但武功卻是不弱，所以毫不輕敵。

曾十一知道，就算這一戰能打敗公孫青雲，但還有一個公孫東流、呼延英，若果他們使用車輪戰或一齊對付自己的話，這一戰非失手被擒不可，所以他想着無論如何不能苦鬥下去，非趁機溜之大吉不可，但高手過招，豈能容易脫身？鬥了三四十招，情知無逃走的機會，於是把心一橫，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決定來個同歸於盡的打法。

曾十一狂叫一聲，踏上一步，橫裡掃出一刀，公孫青雲左手一刀格開，右手一刀劈來，曾十一不避反攻，一陣快刀如排山倒海般攻向公孫青雲，公孫青雲一轉身，閃到他身後，曾十一知他從後攻來，身子躍上半空，如陀螺轉動，握刀凌空劈下，公孫青雲見狀，後退兩步，橫踏一步，向他腰際一刀削去，曾十一來不及廻刀，但仍以一脚踢向公孫青雲手臂，公孫青雲左手被踢開，右刀飛快攻至，但曾十一突然又使出一陣快刀把他逼開了。

公孫青雲招數被解，提一口氣，左刀攻上，右刀攻下，向曾十一疾攻而至，曾十一大喝一聲，握着單刀，決定來個硬拚，便不顧一切的向公孫青雲撲去，便又以一陣快刀功夫硬拚公孫青雲的雙刀，一時間，但聞兵刃碰撞之聲。

雙方互相向對方攻出二三十刀，雖然雙方都沒有損傷，但曾十一內力不及公孫青雲，一輪硬拚之下，曾十一只覺虎口陣痛，心叫不妙，此時，公孫青雲又向他攻來，曾十一唯有先向旁避開，但公孫青雲已看得出他握刀的右手已開始乏力，便乘勝追擊，又向他攻出十多刀，曾十一被逼再度硬拚，公孫青雲每攻出一刀，力度都相當强大，曾十一出盡全力接住，但此時虎口已被震裂了，還滲出了鮮血，公孫青雲大喜，知道可以把他擒下了，便踏上一步，雙刀向他直殺上去，曾十一右手已開始痲痺，握刀也無力，只好左閃右避，但公孫青雲毫不放鬆，仍向他緊緊追逼。

曾十一閃避幾招後，便把刀交到左手，實行左手握刀，再與公孫青雲週旋。

公孫東流見他仍兀自頑强到底，也不顧什麼面子了，掄起單刀，便加入了戰圈，以二敵一。

曾十一見公孫東流加入，心中暗駡他卑鄙無耻，竟然兩個人以武林高手的身份對付自己，也由此可見，他們此一仗是非勝不可，同時也表示了龍泉劍中的秘密也關乎着公孫氏三父子了。

他以一敵二，知道必敗無疑，心中正在叫苦之際，此時，忽然見一條人影躍了過來，接着加入了戰圈，曾十一見又有人加入，心中更苦了，可是那加入戰圈的人甫一動手，曾十一頓感詫異起來，原來此人竟是幫着自己而來的，而且來者武功相當高强。

激鬥中，他向來者望了過去，只見那人年約三十歲，身形高大，滿面英氣，手握一根長槍。

曾十一從未見過此人，更不知他為何會幫着自己而來，當下不理許多，精神一振，打得更加勇猛。

呼延英忽見有人加入戰圈幫着曾十一，頓感愕然，他看見那人手握長槍，武功相當高强，心中微微一驚，本想也加入戰圈，但又礙於面子，恐怕傳出江湖以人多欺負人少不好聽，更何況剛才公孫氏兄弟以二敵一的姿態對付一個藉藉無名的曾十一已不夠光彩了，若果現在自己加入的話，以自己在武林中的地位，豈非更加不光彩？

此時，那漢子把一根長槍耍得有如風車輪動，公孫氏兄弟一時也攻不進去，那漢子再一轉身，以狠毒招數逼退公孫氏兄弟，口中忽然叫道：「曾兄，快走，我隨後就來。」

曾十一微一愕然，知此人是是幫自己脫困而來，也不想許多，抽身便向另一邊快步逃去。

呼延英見曾十一逃走，向前一躍，便向曾十一追去，那漢子見了，呼地一躍而起，逼近呼延英，阻止他追趕曾十一，呼延英見他躍過來，便以手中長劍攻出，漢子與他交了數招後，也回頭朝曾十一走時方向快步奔去，呼延英，公孫氏兄弟，還有十來個呼延家的護院連忙從後追趕。

雙方在街上追逐，殺氣旺盛，只把路人嚇得四處覓路躲避。

漢子在街上快步走了一會，見街上有一匹空馬，忽然一躍而起，接着跨在馬鞍上。原來此匹馬是漢子騎來的。

那馬兒見主人已騎在背上，立時邁開大步向前直奔。

馬匹走了十來步，漢子在鞍上見了曾十一在前面，大叫一聲：「曾兄快上馬!」

曾十一回轉身來，見漢子騎在馬上，聽他叫了一聲，便停了下來，看準馬匹來勢，待馬匹接近了，一躍而起，便平平穩穩的坐在漢子身後，然後二人合乘一騎向前快步而去了。

呼延英等人就算腳頭再快，也追不上那匹馬的，只好眼巴巴的目送二人遠去。

* * *

那漢子策着馬匹，走了片刻功夫，知道呼延英等人無論如何也追趕不來了，來到另一條街上，便把馬兒停了下來。

曾十一跳下馬來，望着那漢子，拱手說道：「多謝兄台相救，在下曾十一，請問兄台高姓大名?」

那漢子也下了馬，也向曾十一拱手道：「在下凌霄雲，奉恩師之命，特前來打探曾兄下落。」

曾十一奇道：「閣下師承何人?」

凌霄雲道：「恩師姓趙，名諱上克下明。」

曾十一微一愕然，道：「趙克明?」

凌霄雲道：「不錯，恩師於二十年來不斷打探文一龍下落，以求尋出龍泉劍中的秘密，最近才知龍泉劍在曾兄手中，又知文一龍是曾兄徒弟，所以恩師命在下到處訪尋曾兄下落。」

曾十一道：「到底龍泉劍中隱藏了什麼秘密?」

凌霄雲道：「不知道，甚至恩師也想知道這個秘密，曾兄，在下就帶你去見一見恩師吧。」

曾十一心想：「這凌霄雲自稱是趙克明徒弟，也不知是眞是假?更不知他要帶自己到何處?」

當下，只好採取以不變應萬變的心理，便跟凌霄雲而去。

二人又上了馬，馬匹不徐不疾的向着城邊而去。

不一會，馬匹來到城邊的一條破舊街道，二人便下了馬，朝着街道行到一條盡是破舊房屋的胡同。

進入胡同後，凌霄雲先把馬匹拴好，然後帶着曾十一進入一間屋內。

曾十一跟着凌霄雲進入屋內，向內一望，只見一個頭髮微白，身材瘦削，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坐在一張椅上。

凌霄雲行到中年人面前，恭恭敬敬的道：「師父，曾少俠來了。」

中年人一雙眼炯炯有神，面容甚是嚴肅，望了曾十一一眼，道：「你就是曾十一?」

曾十一見凌霄雲稱他爲師父，料想他必定是趙克明了，便道：「晚輩正是曾十一。」

趙克明忽然一陣興奮，道：「見着你，龍泉劍的秘密就有機會揭開了，而俊傑兄也有洗雪沉冤的機會。」

曾十一從未見過趙克明，也不知道眼前的趙克明是否就是眞正的趙克明，便道：「前輩，恕晚輩無禮的問你一句。」

趙克明道：「你問吧。」

曾十一單刀直入道：「前輩如何証明你就是趙克明?」

趙克明道：「曾少俠與老夫素未謀面，現在龍泉劍出現，已掀起軒連大波，你對老夫懷疑也是應該的，老夫就把二十年前的一段恩怨先說給你聽吧。」

當下，趙克明便把二十年前的往事對曾十一說了。

原來，二十多年前，文四海字俊傑，與趙克明兩個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二人年少英雄，攜手闖蕩江湖，由於二人武功高強，殺了不少江湖敗類，不出一年，二人的名字也漸漸响起來了，後來，兩人相繼娶妻生子，從此退出江湖，之後，兩人同時進入了襄陽城呼延家當起護院來，賺取固定的收入以維持生活，在呼延家當了一年護院後，雙雙得到呼延定天賞識，把二人職位提升，文四海升爲護院總教頭，趙克明獲升爲護院總領班。

二十年前的一天晚上，趙克明忽聞有激烈打鬥聲從呼延定天書房傳出來，趙克明護主有責，便快步向呼延定天書房而去，只見文四海不知爲何與呼延定天大打出手，當時文四海握着龍泉劍與呼延定天激鬥，趙克明知道，龍泉劍是呼延定天心愛之物，文四海因何拿着龍泉劍與呼延定天打起上來了?

趙克明不知此事就裡，一個是主人，一個是好朋友，正不知如何決擇，此時，已有大批護院殺了進來，呼延定天命人無論如何要奪回龍泉劍。

一衆護院，護院領班及教頭便把文四海重重圍着，終於，文四海寡不敵衆，身受重傷，趙克明見好友危在旦夕，便不顧一切的飛身加入戰陣，然後拉着文四海且戰且走的離開呼延家。

一衆護院從後追趕，也幸而在黑夜，趙克明才能帶着文四海逃過追殺。

趙克明帶着文四海逃到荒山處，文四海已因傷重過度，奄奄一息，臨死前對趙克明道：「克明兄，龍泉劍有很大的秘密……」

趙克明急問道：「什麼秘密?」

文四海很艱苦的道：「這秘密……關乎呼延定天……與公孫雷……」

趙克明叫道：「俊傑兄，你振作一點。」

文四海用最後一口氣說：「你……一定要把……秘密公開出來……揭發呼延定天……與公孫雷……」

趙克明知道他已支持不住，爲了那個秘密，急道：「這到底是什麼秘密？」

文四海道：「他們……他們……原來是……」

文四海不能把話說完，便已死了。

趙克明含淚把文四海草草葬了，想起呼延家的護院必定追到文四海住處，恐妨護院爲難文四海妻兒，便趕到文家去。

當時，文妻與兒子一龍正在夢鄉，見趙克明焦急的拍門，把文妻嚇了一跳，而此時，呼延家的護院果然追到來了，趙克明恐怕敵不過人多，龍泉劍會被護院奪去，便把龍泉劍交給文妻，叫她好好保管，千萬莫失去，然後叫文妻帶着兒子一龍從後門逃走，還約定兩天後重回文家相見，以取回龍泉劍。

趙克明爲了要掩護他們母子盡速離開，便與一衆護院激鬥起來，待文氏母子去得遠了，趙克明才且戰且走，但那時他已受了傷。

趙克明擺脫一衆護院之後，兩天後，便想重回文家，以取回龍泉劍，尋出劍中秘密，但走在街上，又碰上了呼延家的護院，於是又大打出手，趙克明有傷在身，不敵，大敗而逃，接着趕到文家，文氏母子正在等他，文妻見他滿身鮮血，大吃一驚，文妻知他是丈夫的好朋友，見了他這個情形，下意識的想起丈夫，便急問道：「趙叔叔，俊傑呢？」

趙克明不想瞞她，便道：「大嫂，俊傑他死了。」

文妻聽聞丈夫死訊，甚是傷心。

趙克明又道：「大嫂，快把龍泉劍交給我。」

但文妻還未把龍泉劍交出，呼延家的護院又大舉殺至，趙克明此時也不理會龍泉劍了，當下先掩護文妻母子離開，然後與一衆護院鬥上了。

趙克明想着爲了保住性命，然後揭開劍中秘密，也不與護院糾纏下去，便快步逃走，但逃走間，被一名護院從後以一把飛刀刺中背心。

趙克明負傷逃到城外，又被護院追上了，在一個山坡上，被護院打下山坡，一衆護院以爲他必死無疑，也就沒有追下去了。

趙克明滾下山坡後，大難不死，但因受傷過重，全身內力也喪失了，武功也全失。

趙克明養好傷後，便回到家裏，那時方知道，自己妻子及一雙兒女竟被人殺了，他傷心到了極點，知道一定是呼延定天所爲，但可惜，自己武功全失，已報仇無望了，於是唯有到處打探文氏母子下落，希望弄回龍泉劍，揭開劍中秘密，只有這樣，才有報仇機會，但努力了二十年，仍是找不到文氏母子。

曾十一聽趙克明述談了那一段往事，想起他的話與日前文一龍所說的都大致吻合，才深信他就是當年的趙克明，也就是文一龍口中的趙叔叔。

他聽了之後，忍不住問道：「傳說中，文四海是當年『飛虎幫』的一個堂主，到底是不是眞的？」

趙克明道：「當年，自從發生了我與俊傑兄那件事後，城中確是有這個傳說，說俊傑兄就是『飛虎幫』靈蛇堂的堂主，城中很多武林英雄都是他殺的，實際上，老夫也不知道俊傑兄是不是眞的是『飛虎幫』靈蛇堂堂主。」

曾十一知道，若果文四海眞的是當年「飛虎幫」靈蛇堂堂主，而又殺人無數的話，成爲武林公敵是勢所必然之事，他從趙克明口中知道，當時趙克明帶着身受重傷的文四海逃避追殺，後來文四海在荒山死去，即是說，除了趙克明之外，沒有人知道文四海的確在二十年前已死了，隨着龍泉劍的再度出現，呼延定天等人才繼續追查文四海下落，也因此，呼延定天才誤會曾十一與文四海有極大關係，所以才苦苦相纏。

曾十一想了想，說道：「撇開『飛虎幫』不提，龍泉劍到底存在着什麼秘密？」

趙克明道：「當年俊傑兄來不及說出來便已死了，現在只好把龍泉劍拿來仔細看一遍，尋出劍中秘密了。」頓了頓，見曾十一手上只握着刀，並無龍泉劍，便道：「老夫聽人說，龍泉劍在曾少俠手中，現在龍泉劍在什麼地方？」

曾十一歎了一口氣，便把此事從頭說了一遍，首先從當日文一龍如何把龍泉劍相贈之事說起，以至後來龍泉劍如何被曾見聞拿去典當，如何被人搶去之事一一說了出來，說完了，才補充的說：「晚輩懷疑龍泉劍是被當舖老闆命人搶去的。」

趙克明點點頭，說道：「你懷疑得對，照老夫所知，一般當舖是不接受兵器典當的，那當舖老闆大有可疑。」

凌霄雲插咀道：「那麼我們就設法把龍泉劍從當舖老闆手中搶回來。」

曾十一道：「小弟早已打算今晚潛入當舖老闆陳天才家中，以他家人性命作爲威脅，逼他交出龍泉劍，只要找出劍中秘密，趁着呼延家的英雄大會，當着各路英雄面前揭開呼延定天與公孫雷不可告人的秘密。」

趙克明也甚同意，點頭道：「爲了保存俊傑兄兒子的安全，只好出此下策了。」

曾十一忽然道：「若果文四海眞的是『飛虎幫』靈蛇堂堂主的話，這件事應該與龍泉劍風馬牛不相及，怎會兩件事連在一起？」

趙克明道：「表面上是這樣，二十年來，老夫一直覺得事情一定有着極大關連，這一點，從呼延定天對龍泉劍如此重視就可以想得到了。」

曾十一道：「不錯，總之找出劍中秘密，就可以眞相大白了。」

＊　＊　＊

呼延碧兒與曾十一的分別，就好似生離死別一樣，她帶着一顆彷似已破碎了的心回到家中，惦念萬分的家人見她回來，登時喜出望外。

呼延定天見她神情憔悴，吃了一驚，急道：「乖孫女，那個狂小子對妳怎樣了？」

呼延碧兒有點憂傷，道：「他對我沒有怎樣，而且對我很好。」

坐在一旁的公孫雷聽了，叫道：「那個小子有沒有對妳輕薄？」

呼延碧兒黯然的搖了搖頭。

呼延定天甚是關懷，道：「妳的傷怎樣？」

「他請了最好的大夫替我醫治，現在傷口已好多了。」

呼延定天道：「碧兒，無論如何，爺爺都會為妳報這個仇的。」

呼延碧兒急道：「不要，爺爺你不要替我報仇。」

呼延定天一怔，公孫雷卻道：「這狂小子如此大膽，竟然與我們作對，我們怎能放過他？」

呼延碧兒再也忍不住眼淚，撲到呼延定天懷中，叫道：「爺爺，請你不要為難曾大哥，我求求你。」

呼延定天呆住了。

公孫雷也感到奇怪了，說道：「妳怎地說這些話？」

呼延碧兒哭道：「曾大哥是好人，而且心地甚好，他不是有心與你作對的，他對我說，他根本不認識文四海，更與文四海毫無關係，這只是一誤會。」

呼延定天道：「碧兒，這狂小子一張咀巴厲害得很，妳別給他三言兩語欺騙了妳。」

「你是不是想把他殺了？」

「若果爺爺不殺他，他就會對爺爺及公孫爺爺不利。」

「曾大哥說，龍泉劍隱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秘密，這秘密是不是和你及公孫爺爺有關，你們怕他揭發出來，所以要把他殺了？」

兩老聽她說了，登時為之一愕，臉上也紅了，呼延定天隨即道：「他有沒有對妳說過，劍中有什麼秘密。」

呼延碧兒道：「曾大哥說，他也不知道劍中有什麼秘密？」

兩老知道曾十一仍未找出劍中秘密，頓時鬆了口氣。

呼延定天道：「爺爺看妳應該很疲倦了，妳去休息吧。」便命一個婢女帶着呼延碧兒離開了大廳。

公孫雷見呼延碧兒離開了，才道：「定天兄，依我看來，碧兒好像喜歡了曾十一那個狂小子。」

呼延定天道：「小孩子的事，我們可以不必理會。」

「照碧兒所說，曾十一那小子確是仍未找出劍中秘密，我們要儘快找回龍泉劍，再把那小子殺了，不然秘密被揭開了，我和你就不堪設想。」

「不知英兒和你兩個公子找曾十一的下落有何結果？」

「只要奪回龍泉劍，殺了曾十一，再找到當年服侍你的何青風，再暗中把何青風殺了，就可以安枕無憂了。」

「幸而沒有人知道最清楚這件事的人就是何青風，否則曾十一找到了何青風，你我早已不堪設想。」

此時，呼延英及公孫兄弟走了回來，呼延定天及公孫雷見了他們三人空手而回，頓時感到有點失望。

呼延英走到兩老面前，說道：「爹，公孫叔叔，剛才我們發現了曾十一……」

他還未說完，呼延定天已急道：「你們為什麼不把他抓回來，難道你們不是他對手？」

公孫青雲道：「本來我可以把他擒下來了，豈料有人橫加插手，把那小子救走了。」

兩老聽了，忙站起身來，齊齊叫道：「那人是誰？」

呼延英道：「這人武功甚高，使一根長槍，我們都沒有見過他。」

兩老互相對望了一眼，公孫雷忽然道：「會不會是何青風？」

呼延定天望着兒子，急問道：「這人多大年紀？」

「大概三十歲左右。」

呼延定天望着公孫雷道：「當年何青風只有十七歲，二十年後，他該是三十七歲了，這人不會是何青風。」

呼延英道：「爹，孩兒已派了二十名護院到處找尋曾十一，你大可放心。」

呼延定天道：「曾十一這小子武功不弱，我們家的護院武功都甚平凡，只有一個徐星南可以與他週旋，根本起不了作用。」

呼延英道：「那麼孩兒只好與兩位公孫兄繼續去找他了。」

「好，你們照辦吧。」

「不知三位弟弟找何青風的結果如何？」

「他們連續訪尋了三天，至今仍毫無結果。」

公孫雷道：「當年你把何青風暗中殺了就萬事俱休，用不着今天勞師動衆的左尋右覓，臨老還要担驚受怕。」

呼延定天歎了口氣，道：「我那有想到事情會演變到這個地步？」

「現在知道龍泉劍下落的人只有曾十一那小子，而且他又知道劍中藏有一個天大的秘密，他遲早會找出眞相來的，所以龍泉劍一日不弄回來，曾十一那小子一日不死，我們都會寢食難安。」

「那麼我們就傾全力把曾十一找回來，無論用什麼手段也好，務求把他殺掉。」

公孫雷目光惡毒的道：「曾十一，無論如何，你是飛不掉的了。」

呼延碧兒由一名婢女陪同下離開大廳，但她內心對曾十一極之關切，她知道爺爺和公孫雷必定在商量如何對付曾十一，所以她離開大廳後，便躲在一塊屏風後，偷聽衆人的談話。

她聽了上述的對話後，知道曾十一處境極之危險，內心又焦急又憂慮，急得幾乎哭了。

她知道，自己與曾十一那一段情無論如何是沒有結果的，但她又怎忍心曾十一被爺爺殺掉？

她想着，無論如何都要替曾十一解除這一刦數。

* * *

三更時份。

到處一片死寂，大地與黑夜已溶為一體，各處街道人影全無。

這個時候，城中絕大部份居民都已在夢鄉之中。

在兩義坊街上，兩條黑影正摸向一間

大宅，這兩人以布巾蒙着面，只露出一雙眼睛，而且兩人手中都拿着一柄閃閃生光的單刀。

黑夜中，但見這兩雙眼發出炯炯光芒。

二人來到一間宅前，互相對望了一眼後，其中一人便伸手用力的拍着門。

這兩人原來就是曾十一與凌霄雲，這間大宅，正是永祥當舖老闆陳天才的住所。

曾十一急速的拍了一會門，過了一會，果然有人把大門打開了，這開門的人，看來是一個下人。

那下人見半夜三更的有人急速的拍着門，下意識感到事情有點不尋常，門開處，但見有兩幪面人站在門前，先是一驚，正想開口，但曾十一與凌霄雲連忙以刀架在他頸上，接着閃身入內，然後把門關上了。

那下人已嚇得額上冒出冷汗，身子直震，曾十一以冰冷的語氣道：「快帶我去見陳天才。」便挾着那下人進入屋內。

曾十一的一陣急速拍門聲，早已驚醒了陳天才，所以不待那下人引路，陳天才已從睡房拿着燭台行出大廳。

那個五十來歲的陳天才甫一踏出大廳，便看見兩個幪面人挾着一個下人走了進來，只道有强盜光臨，連忙放下燭台，在廳中一角取出一把長劍，喝聲「大胆强盜」，便握劍向二人撳身而前。

曾十一見他握劍攻來，忙放下那下人，以刀接住陳天才的劍招，凌霄雲也向旁一跳，接着閃身進入一間睡房，陳天才見了，恐怕凌霄雲會對家人不利，大吃一驚，便撇開曾十一，向凌霄雲衝了過去，但曾十一凌厲的刀法把他的去路攔住，以致脫身不得，只好眼巴巴的看着凌霄雲進入女兒的睡房。

曾十一與陳天才鬥了十來招，覺得陳天才只武功平平，便毫不放在心上。

陳天才想起女兒弱質纖纖，若落在强盜手上，後果堪虞，情急之下，一招「落花蔽月」攻向曾十一，這一招「落花蔽月」，使將開來，彷似有千百把劍向曾十一蓋了過去，但陳天才武功根本有限，曾十一毫不把這一招放在心上，只是以遊戲人間的姿態應付，打得甚是輕鬆，陳天才見他似是在戲弄自己，大喝一聲，又展開另一招對付，只可惜，對曾十一起不了半點威脅作用。

再打一會，凌霄雲已從一間睡房挾着一個漂亮的少女走出廳來，而且一把刀也已架在少女頸上，只把那少女嚇得花容失色，凌霄雲見陳天才仍在頑抗，便叫道：「快停手！否則我把你女兒一刀殺了。」

陳天才見愛女落在他手上，只好停了下來，曾十一上前把他手中的劍沒收了，把劍仔細看了一會，發覺並不是龍泉劍，便丟在一旁，然後以刀尖對着陳天才胸膛，說道：「陳天才，今晚你若果不把龍泉劍交出來，我就把你全家殺個乾淨。」

陳天才一愕，道：「什麼龍泉劍？」

曾十一語氣一冷，道：「別裝傻了，龍泉劍是你命人搶去的，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陳天才道：「原來你們是為了龍泉劍而來的。」

「不錯，本俠不想濫殺無辜，所以你最好把龍泉劍交出來。」

陳天才道：「幾天前，爛賭聞確曾拿着龍泉劍來我當舖典當，但當天他又把劍贖回去了。」

曾十一道：「但隨後，爛賭聞手中的龍泉劍被人搶去了。」

陳天才道：「他的劍被人搶去了，與我何關？」

「你別再裝傻了，本俠知道，一定是你這個烏龜王八蛋命人搶去的。」

陳天才面色有點為難的道：「這真是冤枉了，我可沒有命人把龍泉劍搶去，怎麼算在我頭上來了？」

曾十一聽了，與凌霄雲對望了一眼，接着走到陳天才女兒面前，以刀尖指着陳小姐胸前，望着陳天才，恨恨的道：「你若果還不把劍交出來，莫怪我一刀把你女兒殺了。」

陳天才苦着臉口，道：「好漢高抬貴手，我眞的沒有把龍泉劍搶去，你就算把小女殺了，我也沒有辦法把龍泉劍交給你的。」

曾十一見他說得認眞，知道龍泉劍如果在他手上的話，絕不會不理女兒生死的，心想：「難道我推測錯了？若果龍泉劍不是他搶去的，到底是誰搶去了？」又向凌霄雲望了望，凌霄雲在他耳邊輕聲道：「無証無據，我們別冤枉好人。」

曾十一覺得他說得有理，當日他懷疑陳天才命人搶去龍泉劍，只是自己的推測吧了，他瞪了陳天才一眼，道：「你眞的沒有把龍泉劍搶去？」

陳天才苦着臉的道：「你要怎樣才相信？」

曾十一心想：「再以他女兒的性命嚇他一嚇，看他有什麼反應。」於是便執着陳小姐的一把秀髮，瞪着陳天才道：「你若果還不把劍交出來，我就把你女兒的衣服全都扯下來，然後來個先姦後殺。」

陳天才一驚，叫道：「好漢，求求你放過我女兒，你要殺，就殺我好了。」

陳小姐已嚇得面無人色，身子直抖，正想大叫出來，曾十一已把她嘴巴掩住。然後對凌霄雲道：「兄弟，快把那妞兒的衣服扯下來。」

凌霄雲一怔，在遲疑不決。

曾十一見他不動手，便一手把陳小姐的衣服撕破，陳天才一驚，正想上前阻止，曾十一便把利刀向陳小姐頸上一送，威脅着陳天才道：「你再上前一步，我就把她一刀殺了。」說着又伸手在陳小姐身上扯下衣衫。

凌霄雲以為他只是恐嚇陳天才，豈料他竟然眞的把陳小姐身上衣服扯了下來。

陳天才見女兒衣衫不整，忙別轉了面不敢看上一眼。

曾十一走到陳天才面前，狠狠的道：「你若果不把龍泉劍交出來，我就當着你面前把你女兒强姦，然後一刀殺了。」

這是多麼痛苦的事！陳天才急得幾乎要哭了，無奈的道：「好漢，我都說過，龍泉劍眞的不在我手上，你就算把我女兒姦了，殺了，我也沒有辦法把劍交給你的。」

到了這個情形，曾十一不能不相信，龍泉劍眞的不是陳天才搶去的，他只好行到凌霄雲面前，輕聲道：「難道眞是我猜錯了？」

凌霄雲也輕聲道：「看來龍泉劍被人搶去眞的與他無關，你眞的弄錯了。」

曾十一登時洩了氣，暗叫一聲倒霉，便道：「走吧！」

二人放下已哭成淚人的陳小姐，便快步向大門衝了出去。

陳天才見二人走了，連忙除下身上衣服，給女兒裹上，一邊在安慰着女兒，過了一會，才想起要追趕二人，但那時二人早已去得遠了。

通告秘密　親情即斷

次天早上。

曾見聞剛回到貴賓酒樓不久，此時，有一個面帶憂傷的漂亮少女行入酒樓內。

曾見聞見了那少女，認得她就是數天前見過的呼延碧兒，微微感到奇怪，便上前道：「呼延小姐。」

呼延碧兒語帶焦急的道：「曾叔叔，我想見十一哥，你告訴我他在什麼地方吧。」

曾見聞一皺眉頭，說道：「我也不知道這小子去了什麼地方，妳找他有什麼事？」

呼延碧兒道：「他說他本來是住在你家裡的。」

「這小子現在鬧到滿城風雨，他還敢回我家去嗎？」

呼延碧兒急得幾乎想哭了，曾見聞見了，心想：「這小子眞有辦法，竟然連呼延小姐也爲他着急。」說道：「你到底找他有什麼事？」

「我爺爺聲言非把他殺了不可，我爹和公孫兄弟及大批護院正處找他，他現在處境很危險，若被找上了，就只有死路一條。」

曾見聞一驚，道：「眞的這麼嚴重？」

「所以你若見到他的話，最好叫他盡快離開襄陽城，免招殺身之禍。」

「這小子口硬得很，你若叫他離開，他偏偏要留下來，所以勸也沒有用。」

「那麼怎辦？」

「只好等他找出劍中秘密，只有這樣，他才會安全。」

提起劍中秘密，呼延碧兒更急，她道：「這秘密萬萬不能揭開。」

曾見聞一怔，道：「爲什麼？」

「我爺爺說，若果劍中秘密被揭開了，我爺爺的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所以妳就叫他遠走高飛，最好什麼事也不要理？」

「只有這樣，才能兩全其美。」

「但他眞的會什麼事也不理嗎？」

呼延碧兒與曾十一相處的日子雖淺，但對他性格也略知一二，聽曾見聞說了，更知道他是一個性格硬直的人，想起他處境堪虞，端的有如熱鍋上的螞蟻般，彷彿寧願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她焦急，憂慮，惶恐不安，這一切感受，對於生活在溫室中的她來說，簡直從來未感受過。

儘管她憂心忡忡，心急如焚，但明白到於事無補，只好無奈的道：「曾叔叔，無論怎樣，若果你見到他，你就勸他離開襄陽城吧。」

曾見聞何嘗不爲曾十一的安危而憂心？點頭道：「若果我見到他的話，我會對他說的了。」但心中卻這樣想：「襄陽城這麼多人他不得罪，卻偏偏得罪呼延定天和公孫雷，恐怕下次見到的是他的屍體。」

呼延碧兒道：「曾叔叔，我要走了，否則被我家人知道我來找你就不妙。」

「妳先回家去吧。」

呼延碧兒帶着沉重的心情離開酒樓，在街上行了一會，無意中，在人羣中發現一張熟悉的面孔，瞪大雙眼的呆了呆，脫口叫道：「是何青風？」便向着何青風迎面走了過去。

她走到何青風面前，直望着何青風，吃吃的道：「你……是不是何青風？」

這何青風大概三十七八歲，面貌沉實，身材甚是健碩，看樣子似是一個幹粗活的人，他見漂亮動人的呼延碧兒站在自己面前叫着自己名字，滿面錯愕神色，道：「姑娘是誰？怎知我的名字？」

需知道，當年何青風十五歲開始在呼延家工作，專責服待呼延定天，一幹就是十二年，十年前才離開呼延家，那時呼延碧兒才只有十歲，當年，呼延碧兒與他日夕相見，雖事隔十年，但成年人容貌不易改變，所以呼延碧兒一眼就把他認出了，但是，何青風離開呼延家時，呼延碧兒才是一個十歲的小女孩，莫說事隔十年，就算兩三年後，小孩子的面貌已大有改變，何況還相隔十年？呼延碧兒的樣貌已大大不同了，所以何青風根本不認得她。

呼延碧兒知他不認得自己，便把自己身份說了出來。

何青風聽了，頓時恍然過來，面上充滿喜悅的道：「原來妳就是我昔日的少主人，妳不說出來，我眞的不認得妳，想不到妳已長得這麼大了，還長得蠻漂亮的。」嘆了口氣又說道：「十年了，整整十年了，這十年就好似眨眼間就過去，眞是時日如飛。」言下之意，彷似在懷念過去年輕的日子。

呼延碧兒想起家人欲對他不利，那有心情跟他在緬懷過去？神情焦急的道：「何叔叔，你現在處境十分危險，你要盡快離開襄陽城，走得越快越好，越遠越妙。」

何青風整個人愕了然，簡直不知她在胡說什麼。

呼延碧兒知道一時間很難令他明白過來的，她見街上人多，不方便說話，於是一手拉着何青風，說道：「你跟我來，我慢慢的告訴你。」便拉着何青風向另一邊行去。

何青風有如墮入五里霧中，便身不由己的跟着她而行。

呼延碧兒拉着何青風向僻靜處行去，只顧向前行，卻不知自己被父親呼延英帶着四名護院從後暗中跟着。

原來呼延碧兒被曾十一脅持着逃命，後來無恙歸家，呼延家上下人等發覺她神色不妥，更知她對曾十一已產生了情愫，

呼延英暗中留意，猜想她必定知道曾十一下落，今天一早，呼延英見女兒離家而去，料必是與曾十一會面，於是暗中跟踪，一路跟着，只見她進入了貴賓酒樓，呼延英便命一名護院跟踪她進入酒樓，又偷聽她與曾見聞的談話，才知道她根本也不知道曾十一身在何處。

呼延碧兒走在街上時，呼延英又從後跟踪着，豈料無意中碰上何青風，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呼延英見女兒與何青風向另一邊行去，先不動聲息，繼續從後跟踪着。

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也是合該湊巧，呼延英暗中跟着女兒，卻無意中被凌霄雲發覺，凌霄雲認得呼延英，見他在跟踪着呼延碧兒與何青風，覺得事有蹊蹺，便也從後暗中跟踪着呼延英。

原來，凌霄雲與曾十一昨晚到陳天才家中想弄回龍泉劍，獲悉龍泉劍被搶與陳天才無關，曾十一心下焦急，恐怕龍泉劍會落回呼延定天手中，從此就不能揭開劍中秘密，爲了再進一步了解當日曾見聞手中龍泉劍被搶的情形，於是想再問曾見聞當日的情形，但曾十一被呼延定天指爲小賊，而且更知道呼延家正廣佈線眼的找尋自己，因而不便露面，於是凌霄雲只好親自前往貴賓酒樓找曾見聞了。

凌霄雲在將近來到貴賓酒樓時，便發覺了呼延英，而且明顯的在跟踪着一男一女，我明白到呼延英在城內也是一個成名人物，絕不會不理身份，而無故在街上向人盯梢的，他感到事情有點不對勁，所以便從後暗中跟着。

此時，呼延碧兒與何青風行到一個僻靜處，然後進入一條無人的胡同內停了下來，二人似乎有話說。

呼延英見女兒與何青風進入胡同內，知道二人必定有所交談，於是便藏身在轉角處，偷聽二人說話。

凌霄雲見呼延碧兒與何青風進入胡同，呼延英則與四名護院躲在一角，顯然在偷聽二人說話，下意識覺得這一男一女必定有很重要的話要說，否則呼延英不會不顧身份偷聽的。

凌霄雲的好奇心加重了，也想知道呼延碧兒與何青風到底所談的是什麼？但可惜自己不能行近，他只好在遠處盯着呼延英，靜待事情的轉變。

且說何青風被呼延碧兒帶到胡同之後，停下來後，已急不及待地說：「小姐，妳神神秘秘的把我帶來這裡，到底有什麼事？」

呼延碧兒當然不知道父親正躲在轉角處偷聽，還以爲自己的說話不會有人聽見，便說道：「何叔叔，我有件事要問你。」

「到底什麼事，妳說吧。」

「二十年前，你是不是在我家工作？」

「不錯，當年我的職責就是專責服侍妳爺爺。」

「你記不記得，二十年前的一個晚上，我爺在書房與當時的文四海總教頭忽然大打出手，後來文四海還搶了我爺爺的龍泉劍，還殺了不少護院？」

何青風聽了，立時想起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歎口氣說道：「當然記得，這件事雖然事隔了二十年，但在我腦海中絕不輕易忘記，因爲當年的打鬥實在太激烈，文四海還殺了不少護院，當時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面，只把我嚇得雙腿也軟了。」

呼延碧兒道：「你知不知道當時我爺爺爲什麼與文四海總教頭打起上來的？」

何青風道：「這事要由頭說起，當年，有一晚，老爺把我叫進書房，說要寫一封信，於是我便替老爺磨墨，磨完墨後，老爺便坐下來，首先拿出一封信，然後把信封放在枱上，便照着那封信在寫回信，而我就站在老爺身旁看着他寫信，當老爺把信寫完了，正想寫信封的時候，此時，文總教頭忽然闖入書房，老爺吃了一驚，望着文總教頭說：『你進來幹什麼？』文總教頭沒有回答，忽然出其不意地將書枱上的兩封信搶去，還說：『呼延定天，我終於揭穿了你的好事了。』

「老爺見他搶去那兩封信後，顯得非常緊張，便衝上前想把信搶回來，文總教頭見他一動手，以很敏捷的身手避開，老爺又向他衝了過去，文總教頭想離開書房，但老爺把房門堵住了，文總教頭被逼還手，後來拿了掛在牆上的龍泉劍對付老爺，老爺見他拔出了劍，便停了下來，說道：『文四海，快把信還給我。』

「文總教頭並不把信還給老爺，還把兩封信摺起，然後塞進龍泉劍的劍鞘之內。

「老爺於是上前想把劍搶回來，便又大打出手，後來驚動了其他護院，文總教頭便與護院們大打起來了，當時我還聽見老爺不斷大叫：『無論如何要把龍泉劍搶回來。』

「再打不久，已有幾名護院被文總教頭殺了，後來護院越來越多，那時文總教頭已受了重傷，眼看快要被殺了，但忽然間，護院總領班趙克明加入了戰鬥，後來與文總教頭一起逃出了呼延家……」

呼延碧兒聽何青風說了，頓時明白，所謂龍泉劍中的秘密，一定是文四海塞進劍鞘內的兩封信，忍不住問道：「你知不知那兩封信寫的是什麼？」

「我雖然看着老爺寫信，但我不識字，根本不知道信中內容寫的是什麼，我記得老爺曾對我說過，就是因爲我不識字，所以老爺才揀我來服侍他。」

呼延碧兒道：「龍泉劍被文四海拿去之後，事隔二十年，忽然在曾十一手上出現，我爺爺和爹爹恐怕曾十一發現劍鞘內的兩封信，所以想把曾十一殺了，而你是唯一知道劍中秘密的人，所以他們想把你殺了滅口。」

何青風一驚，道：「他們要殺我滅口？」

「不錯，所以你最好盡快離開這裡，或找個地方躲起來，否則被我家人找到了，你則必死無疑。」

「但我什麼也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殺我？」

「你已知道劍中藏有兩封信，即是知道了一切。」

「那兩封信到底是什麼信？」

「別問這許多了，我三位叔叔正在到處找你，你快點避一避吧。」

何青風聽她說得嚴重，心下吃驚，爲

了性命着想，只好聽她的說話，先避一避再說，於是便想離開胡同，但此時，呼延英已從轉角處行了出來，把胡同的入口堵住了。

呼延碧兒見父親忽然出現，大感驚奇，衝口叫了聲「爹」，隨即想起他會對何青風不利，頓時面上變色起來。

呼延英滿面殺氣的盯着何青風，冷冷的道：「何青風，我已找你很久了。」

何青風大驚，嚅嚅的道：「大少爺，我什麼也不知道，你……你放過我吧。」

呼延英目露兇光，忽然咬着牙齦的拔出手中長劍，「颯」的一聲，一劍便向何青風心房刺去。

何青風便成爲這件事的第一個犧牲者。

呼延碧兒見父親一劍把何青風殺了，大吃一驚，怯生生的說道：「爹，你……你……你這是爲什麼？」

呼延英想着：既然女兒知道了龍泉劍內藏有兩封信，正是不怕一萬，最怕萬一，若果她把此事告訴了曾十一，那就大事不妙，一不做、二不休，把她也殺了，就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了。

呼延碧兒見父親滿面殺氣騰騰的望着自己，心中更驚，一個情急，便想奪路而逃，呼延英見狀，便一劍向她刺去，呼延碧兒閃避不及，背心被刺了一劍，慘叫一聲，便倒在地上。

在一邊的凌霄雲見狀，立感不妙，爲了希望弄清事情眞相，也爲了要阻止呼延英殺人，便忙提槍向前衝了過去。

呼延碧兒背心吃了父親一劍，並未立時死去，呼延英狠下心腸，第二劍又想向她刺下，但忽聞身後一聲大叫：「住手！」

呼延英微一愕然，這一劍也就沒有刺下，回轉頭一看，登時被凌霄雲認了出來。

呼延英見自己殺人的事被凌霄雲發覺了，面上殺氣更加旺盛的盯着凌霄雲。

凌霄雲望了望倒在血泊中的二人，他當然不知道這二人是誰，也不知道因何會被呼延英所殺，他瞪着呼延英，冷哼一聲，道：「呼延英，你號稱武林名宿，竟然連兩個毫無反抗能力的人也下毒手，你算是什麼英雄好漢？」

呼延英爲了不想事情宣揚出去，凌霄雲是非殺不可的了，也不打話，面色一寒，喝的一聲，便向凌霄雲殺了上去，其餘四名護院罷主人動上了手，當然不會坐視，也相繼握刀殺了上去。

剎那間，凌霄雲便以一根長槍應付一把劍四把刀，呼喝連聲的打將起來。

呼延碧兒身受重傷的倒在血泊之中，口中不斷發出呻吟之聲。

凌霄雲在激鬥之中聞呼延碧兒發出痛苦的呻吟聲，激發了他的俠義心腸，生出了要救呼延碧兒一命的念頭。

要救一個身受重傷的人之生命，時間當然最重要，所以他不能不採取速戰速決的打法。

呼延英的名字在武林中甚是响亮，武功堪稱一流，凌霄雲要打敗他實在不易，何況還有四名護院助陣。

凌霄雲當然也知道要打敗呼延英並非易事，所以想着唯有先殺了那四名護院再說了。

呼延英劍術甚是精湛，招招凌厲，出招又極之精妙，一時間，只見劍光飛舞，劍氣瀰漫，但凌霄雲武功也是不弱，長槍功夫甚是霸道，此時，他在呼延英的招數中尋得破綻，提槍直攻向呼延英，呼延英見他發動搶攻，一時亂了手脚，凌霄雲逼開呼延英後，見身後四名護院又提刀逼向自己，一記回馬槍，「颯颯」兩聲向後攻出兩槍，這兩下動作快捷無比，身後兩名的護院猝不及防，兩聲慘號，登時死在凌霄雲槍下。

凌霄雲殺了兩名護院，長槍一收，直指呼延英，呼延英見一槍陡地攻來，舉劍擋開，接着向他連續攻出十劍，凌霄雲把一根長槍舞得有如風車轉動一般，把呼延英及兩名護院的招數盡皆化開，然後身子猛地拔起，呼延英見他躍起，身子一縱也向上迎了上去，接着就向凌霄雲連攻十多劍，但凌霄雲並不與他硬拚，身子向後一拗，一根長槍居高臨下有如橫掃千軍的向地上兩名護院掃了過去。

兩名護院見他招數狠勁，忙提刀相迎，但凌霄雲武功比兩名護院高出何止一籌？兩名護院在短短一剎那接了他幾招後，已然抵擋不住，凌霄雲再一翻身，飄逸的落在兩名護院身後，一根長槍彷似閃電般擊出，兩名護院來不及回身，凌霄雲已飛快的向二人背心各刺了三槍，每一槍都由背心入，前胸出，兩人慘叫一聲，登時成爲凌霄雲的槍下亡魂。

凌霄雲以高深的武功，狠勁的槍法殺了兩名護院後，呼延英看在眼內，心中微微一驚，此時凌霄雲又已提槍殺了過來。

此時的呼延英，已是非殺凌霄雲不可，見他殺了過來，提着長劍又殺了上去。

凌霄雲知道要打敗呼延英並非易事，他爲了與他纏下去，與他交了數十招後，忽然快步走出胡同，呼延英見了，便隨後追趕。

凌霄雲輕功甚是不弱，走了一會，便走到行人衆多的大街上，呼延英眼看他在人叢中消失，碍於身份，不便再追，只好折回頭，向胡同行去。

呼延英知道女兒雖中了自己一劍，但還未死去，爲了劍中的秘密不致洩漏，打算再在女兒身上加上一劍，把女兒殺了之後，再嫁禍給曾十一。

當他行到胡同不遠時，向前望去，只見一個人抱起了女兒，然後快步從另一邊走了，把女兒抱走的人並非別人，正是凌霄雲，呼延英見了，大吃一驚，面色立變，不顧一切的向前便追了上去。

凌霄雲輕身功夫雖然到家，但手上抱了一個呼延碧兒，脚頭頓時慢了下來，呼延英輕功底子甚是不錯，這一下，二人的輕功距離拉近了，呼延英追了一會，已把凌霄雲追近。

凌霄雲從城邊來城中路途甚遠，所以來時是騎着馬的，呼延英向他追了一會，凌霄雲已接近馬匹，待來到馬兒身旁時，身子一躍而起，雙腿張開，便已跨在馬背上，然後拿着長槍朝地上一刺，便準確地刺在地上拴着馬兒的繩索，那繩應聲而斷，然後雙腿一夾，馬兒便邁開大步向前直奔。

呼延英見他上了馬，知道已然追不上，瞥眼看見道旁也拴着另一匹馬，忙向馬匹處走了過去，一劍把拴着馬匹的繩索斬斷，便飛身上了馬，劍身在馬兒身上一拍，那匹馬也洒開四蹄朝凌霄雲追了過去。

凌霄雲回頭看着呼延英從後騎馬追了上來，見呼延碧兒已氣若游絲，這樣劇烈奔跑，只有加速她死亡，頓時心中大急，唯有催着馬兒只顧向前奔。

兩乘人馬在街上沒命的你追我逐，只把路人嚇得哇哇大叫，凌霄雲恐怕馬匹奔跑間會撞及路人，傷及無辜，在街上走了一會後，便向人少的地方而去。

雙方追逐了一會，凌霄雲的座騎由於鞍上有兩人，加上凌霄雲又要照顧鞍上的呼延碧兒，不一會，凌霄雲已被呼延英追及，當呼延英追到凌霄雲身旁時，呼延英一劍向他攻了過來，凌霄雲由於一隻手要控制馬匹韁繩，一隻手又要扶着呼延碧兒不致令她墜下馬來，根本無暇接呼延英的劍招，當他看着呼延英一劍從旁刺來，唯有側身避開，但呼延英另一劍又橫裡劃了過來，他當機立斷，連忙控制着馬匹向旁斜了過去，呼延英這一劍來勢急速，馬匹還未拐彎，凌霄雲右肩膊處登時中了一劍。

凌霄雲爲了要救呼延碧兒性命，不理會身上受傷，忽然勒停了馬匹，呼延英的馬匹本來急速跑着，鞍上的呼延英見他忽然停步不前，在毫無準備之下，跨下的馬兒繼續向前直衝，凌霄雲見他從身旁掠過，看準來勢，忽然在鞍上一拔而起，在半空中朝呼延英一記「雙飛腿」直踢了過去，呼延英不料他有此一着，在防不勝防之下，頓時被凌霄雲踢下馬來。

呼延英在馬匹急速奔馳中墮下，這一陣猛力的衝刺，把他跌得大叫一聲，在地上滾了數滾才停下來。

呼延英還未站定脚步，凌霄雲又已飛身上了自己坐騎，然後掉轉馬頭，在馬身上踢了踢，那匹馬便向來時的相反方向邁開強而有力的脚步奔走了。

呼延英站定脚後，眼看自己的坐騎已去得不知所踪，只好目送凌霄雲遠去了。

這一場追逐也告一段落，此時街上行人見凌霄雲走了，便走到街上議論紛紛起來。

呼延英是城中的大人物，他站在街上，立時被人認了出來，有人叫道：「這個不是大名鼎鼎的呼延英嗎？」

有人叫道：「不錯，他就是呼延英大俠。」

「剛才呼延英騎馬追趕一個人，不知此人是誰？」

「呼延大俠行俠仗義，嫉惡如仇，專殺邪魔外道，被他追的當然不會是好人。」

「那麼呼延大俠追的一定是壞人了？」

「那還用說？」

「那個壞人馬匹還有一個女子，那女子不知是誰？」

「呼延大俠，你剛才追的到底是那一道的人馬？」

呼延英站在街上聽人羣七咀八舌的，便對人羣朗聲道：「各位，我剛才追的，就是偷了我家家傳之寶的曾十一的同黨……」

人羣聽了，立時起了一陣哄聲，隨即又有人叫道：「又是那個狂俠曾十一？」

「聽說那個小賊曾十一不但偷了呼延家的家傳之寶，還把呼延小姐打至重傷。」

「曾十一不是小賊，是大賊。」

「呼延大俠，令千金被曾十一打至重傷，現在怎樣了？」

「有沒有性命危險？」

呼延英又對人羣說：「小女被曾十一打至重傷後，傷勢本來已好多了，但今天又被曾十一的同黨打至重傷，正脅持着她走了，剛才你們看見那壞人馬鞍上的女子就是小女。」

呼延家在襄陽城甚得人心，是一家人人敬重的家族，人羣聽呼延英說了，頓時引起了人羣的憤怒，有人大叫道：「曾十一太可惡了。」

「曾十一既然如此無惡不作，呼延大俠，你無論如何不要放過他。」

「這個曾十一到底是什麼人，竟敢與呼延家作對？」

＊　＊　＊

曾十一與趙克明在城邊的一間破屋等待凌霄雲把曾見聞帶來。

曾十一爲人有點急性，計算着凌霄雲應該回來了，但偏偏還未回來，他恐怕凌霄雲會碰上呼延家的人，此時已把他急得在團團打轉。

再過一會，忽聞門外响起馬嘯之聲，他知道必定是凌霄雲回來了，連忙開門走出門外。

他把門打開後，向遠處望去，果見凌霄雲騎着馬走了過來。

凌霄雲的坐騎來到屋前，便跳下馬來，曾十一見鞍上還有一個滿身鮮血的女子，凌霄雲肩膊處又受了傷，微微吃了一驚，便叫道：「凌兄，發生了什麼事？」

凌霄雲並不答話，先把受了傷的呼延碧兒抱下馬來，急道：「這姑娘受傷不輕，我們救人要緊。」便抱着呼延碧兒快步走進屋內。

趙克明見他受傷而回，又抱了一個受了傷的女子回來，頓感愕然，連話也說不出來。

凌霄雲把呼延碧兒側身的放在一張床上，望着趙克明，急得額上冒出汗珠，說道：「師父，快替這位姑娘治傷，再遲恐怕救不活了。」

趙克明也看得出呼延碧兒傷勢並不輕，聽凌霄雲說了，連忙在屋內拿出一個藥瓶，打開瓶塞，撕開呼延碧兒背上衣衫，便把藥物倒在傷處。

呼延碧兒側身躺在床上，面部向牆，所以曾十一看不見她樣貌，此時，曾十一望着凌霄雲，問道：「凌兄，這姑娘是誰？」

「我不知道。」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當下，凌霄雲便把剛才的事向他一一說了，曾十一聽後，奇而問道：「呼延英爲什麼要殺她？」

凌霄雲搖搖頭，表示對事情也不明所以。

曾十一又問道：「那麼另外一個被呼

延英殺的人是誰?」

凌霄雲道：「那個被殺的男人，看來不會是江湖中人，只似一個幹粗活的尋常人，呼延英要殺他，這其中必定有內因。」

趙克明替呼延碧兒敷了藥，再包好傷後，此時，呼延碧兒忽然夢囈的說：「十一哥，十一哥，我要見十一哥。」

曾十一聽了，赫然打了得寒噤，接着面色大變起來，因爲他依稀認得這是呼延碧兒的聲音。

他不敢相信這個傷重垂危的人就是心愛的呼延碧兒，他希望不會是她，他甚至不敢回頭望一眼躺在床上的呼延碧兒，他希望這不會是事實，他不敢面對這個事實。

凌霄雲見了他滿臉恐懼的樣子，登時愕了然，奇道：「曾兄，什麼事?」

曾十一幾乎想哭了。

凌霄雲又道：「這位姑娘好似在叫着你的名字。」

趙克明替呼延碧兒把了把脈，忽然長長歎息一聲，然後走到二人面前，搖了搖頭，說道：「這位姑娘傷得很重，她恐怕活不成了。」

曾十一呆住了，神情悽然，喃喃的道：「不會的，她不是碧兒……」

此時呼延碧兒又夢囈般的說：「十一哥，你在那裡?我很想念你……」

曾十一不能不相信她確是呼延碧兒了，他猛地回頭，朝呼延碧兒面部望去，頓時晴天起霹靂一樣，神情十分痛苦，狂叫道：「碧兒!」

這一聲狂叫，把趙克明師徒嚇了一跳，二人面面相覷了一會，凌霄雲行到曾十一身旁，道：「曾兄，你認識她?」

曾十一已流下眼淚，道：「她就是呼延英的女兒，呼延碧兒小姐，我心愛的人。」

凌霄雲登時呆住了，心想：「她是呼延英的女兒?呼延英竟然連親生女兒也要殺?」

趙克明又長長歎了口氣，搖頭道：「天意!天意!」

曾十一抱着呼延碧兒在流着淚，呼延碧兒忽然微微睜開眼來，朦朧中，見了曾十一，面上竟露出甜美的笑容，道：「十一哥，我……我終於……可以見……到你了。」

凌霄雲望了望趙克明，說道：「師父，她可以說話了，她會不會無事?」

趙克明搖了搖頭道：「這是迴光反照，她是活不成的了。」

曾十一見呼延碧兒睜開眼來說話，心頭一喜，道：「十一哥就在妳身邊，你不要說話，妳好好休息吧。」

呼延碧兒一雙眼骨碌碌的望着他，道：「十一哥，我家人……要殺……你……」

曾十一以衣袖抹去眼淚，他表情也不知是悲是喜，道：「我知道。」

「龍泉劍……的劍鞘內……原來……藏有兩封信……這就是……劍中秘密……」

「這是兩封什麼信?」

呼延碧兒神智已開始模糊，根本聽不見他的說話，只斷斷續續的說道：「不要……不要把……信中……秘密……揭開……否則……我爺爺……和爹爹……後果不堪設想。」

曾十一也知她已陷入神智不清境界，而他也傷心得全身發抖，顫聲道：「碧兒，妳不要死。」

呼延碧兒道：「十一哥，答應我……不要……揭開……信中……秘密……答應我……求求你……答應我，我知……你一定……會答應……我的……」

曾十一心中實在非常痛苦，他知道，這是呼延碧兒對自己唯一的要求，說不定是最後一個要求，只好衝口的道：「碧兒，我答應妳，我不把信中秘密揭開。」

呼延碧兒忽然全身在發抖，說道：「我……很冷……十一哥……快抱……着我……」

曾十一把她抱入懷，他知道呼延碧兒已命不久矣，他傷心到了極點，他把呼延碧兒抱在懷中後，感到她身子不斷在發抖，但過了一會，呼延碧兒忽然全身靜止下來，她不再發抖了，以後也再不會發抖了。

曾十一感到她忽然停止發抖，嚇了一驚，向她望去，猛地搖着她身子叫道：「碧兒，妳不要死……」

趙克明無奈的說道：「曾少俠，她已死了。」

這一個訊息傳入曾十一腦中，就好似五雷轟頂一樣，他徐徐把呼延碧兒屍體放下，接着萎頓的坐在地上。

凌霄雲看得出曾十一對呼延碧兒的愛是那麼的深，他猜想呼延碧兒的死必定會令他瘋狂起來。

曾十一並沒有瘋狂，也沒有哭——一個人傷心到哭不出來的時候，豈非比大哭一場的人還要痛苦?

他甚至沒有再落下一滴眼淚，可是他內心已集痛苦、絕望、憤怒於一身，過了一會，他忽然目光狠毒，咬牙切齒的道：「虎毒不食兒，呼延英，你簡直連野獸也不如，你連親生女兒也殺，你算是什麼大英雄?大豪傑?」

凌霄雲道：「曾兄，我們要向全天下人揭開呼延英的真面目。」

曾十一搖了搖頭。

凌霄雲道：「你搖頭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目光呆滯的道：「要揭開呼延英的真面目，就首先要找回龍泉劍，再把劍鞘內的兩封信拿出來，這兩封信必定就是秘密所在，只有這兩封信才能揭開呼延英的真面目。」

凌霄雲道：「我們慢慢的查，一定可以找回龍泉劍的。」

曾十一目光好似望着遙遠的地方，神情呆木的道：「但我已答應了碧兒臨死的要求，不把信中秘密揭開，所以我們還是不要去找龍泉劍了，還是設法把我兩個徒弟救出來再說吧。」

趙克明插咀道：「你難道爲了那個女子，就打消了你要尋劍中秘密的決心?」

曾十一道：「做人最重要守諾言，答應人家的事就一定要做到。」

「這事關乎一龍的父親，你非要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不可。」

「有道是：言而無信枉爲人也，我已

決定不理這件事。」

「可是呼延家的人正到處找你，對你極之不利，你根本不能置身事外，你不把信中秘密揭開，你有生一天都有危險，還有英雄大會之期一到，你兩個徒弟就是死期，難道你忍心看着兩個徒弟枉送了性命也無動於衷？」

曾十一聽了，彷似一記當頭棒喝，想起兩個徒弟性命，頓時急了，道：「那我應該怎樣做？」

趙克明語氣嚴厲的道：「三天後就是英雄大會之期，你和霄雲要在這三天內找回龍泉劍，只有這樣，你兩個徒弟才有活着回來見你的可能。」

為了遵守諾，也為了徒弟性命，曾十一陷入了思想鬥爭中，但始終都明白到，徒弟們的性命，總比遵守諾言來得重要。

＊　＊　＊

中午時份。

偌大的貴賓酒樓正高朋滿座，一衆店小二正忙得不可開交，曾見聞雖然貴為總管，但也毫不清閒。

此時，一個三十來歲，身材高大，面貌兇惡的人走進酒樓內，曾見聞見了，便迎了上去，哈腰道：「客官眞對不起，現下沒有座位了，回頭再來吧，我替你留個好座頭。」

那大漢忽然冰冷着語氣道：「你是不是曾見聞？」

曾見聞聽他叫出自己名字，一怔，道：「不錯，我就是曾見聞。」

大漢走到曾見聞身旁，以兩人身體擋着衆多人的視綫，忽然在懷中取出一柄鋒利的匕首，抵着曾見聞腰部，冷冷的道：「跟我出去，否則我一刀把你殺了。」

曾見聞見他用利刀抵着自己，嚇得面也青了，只好跟他行出酒樓。

大漢脅持着曾見聞走到街上，然後來到一條橫巷停下來，大漢以匕首指着曾見聞咽喉，冷森森的道：「曾十一在什麼地方，說！」

曾見聞嚇得渾身發抖，額上也滲出了汗珠，顫聲說：「我不知曾十一在什麼地方，我也想找他。」

大漢以匕首在他面上一刮，又冷冷的道：「你眞的不知道？」

他怕得喉頭也乾澀了，吞了口唾沫道：「我……我為什麼要騙你？」

大漢目光凌厲的望着他道：「量你也不敢騙我。」

「我眞的不敢騙你。」

「龍泉劍是不是在曾十一手上？」

「本來是的，但現在不見了。」

「為什麼？」

曾見聞的性命操縱在他手上，不敢不說實話了，當下只好把龍泉劍拿去典當，後來贖了回來，但又被人搶去了的事一一說了出來，大漢聽他說了，狠狠的道：「若果我查出你說謊的話，小心你腦袋搬家。」說完，放下曾見聞便走出橫巷。

曾見聞見他出去了，隨即長長吐了口涼氣，然後才行出橫巷。

他行出橫巷，正想返回酒樓，但卻看見曾十一與凌霄雲正想進入酒樓，他見了，連忙快步趨前，叫道：「十一！」

曾十一回頭來，見了他，即道：「聞哥，我正想找你。」

曾見聞知他鬧到滿城風雨，怕他會遇上呼延家的人，忙把他拉回那橫巷，然後把剛才的事向他說了。

曾十一聽了，道：「那人會不會是呼延家的人？」

曾見聞搖頭道：「不知道。」

凌霄雲道：「照聞哥所說，剛才那人要找曾兄，目的似乎只為龍泉劍。」

曾十一道：「我也有同感。」

凌霄雲道：「那麼你認為那個人知道聞哥曾把龍泉劍拿過去永祥當舖典當後，下一步將會如何？」

「那人一定會去找陳天才。」

「他也好似你一樣想法，以為龍泉劍一定是陳天才派人搶去的？」

「他一定會是這樣想，所以一定會去找陳天才。」

凌霄雲道：「事不宜遲，我們立刻去永祥當舖。」

話音剛落，兩人已快步走出橫巷，向永祥當舖而去。

來到長春街永祥當舖門前，二人果然看見一個與曾見聞口中形容相似的人與陳天才從舖內行了出來，曾十一發覺，陳天才明顯是被那人威脅着出來的。於是便與凌霄雲暗中從後跟了上去。

這樣在街上曲曲折折的行了一段路程，陳天才果然被脅持着回到住所。

曾凌二人看着他們進入屋內，隨即把大門關上，二人不得其門而入，只好躲在陳宅門邊，等候那人出來。

等了一會，大門被人打開了，只見那大漢從屋內快步走了出來。

二人清楚的看見，那大漢出來後，手上多了一件以布包着的長形物件，曾十一望着凌霄雲，衝口道：「那會不會是龍泉劍？」

凌霄雲並不回答，叫聲「追！」便雙雙拔足向那人追去。

大漢見有人追來，專揀人多之處走去，沒多久，大漢便已混入人叢中，迅即影踪全無，曾十一見被對方逃脫，恨得牙癢癢的在地上頓足。

凌霄雲道：「我們回去找陳天才，問一問他，剛才那傢伙手拿的是什麼？」

曾十一道：「唯有如此了。」

二人來到陳天才住所，先拍了拍門，不久，一名下人把門開了，見了陌生的二人，道：「你們找誰？」

曾十一道：「找你家主人。」話未說完，便閃身進入屋內，凌霄雲也毫不客氣的推開那阻路的下人走了進去。

那下人見了，急道：「喂喂，你們想怎樣？」

陳天才在屋內聽了，也走了出來，看見陌生的曾十一與凌霄雲進入屋內，微微一驚，道：「你們找誰？」

曾十一掣出手中單刀，「颯」的一聲，以刀架在陳天才頸上，冷冷的道：「剛才那人在你家拿了一樣東西離開，那到底是什麼？」

陳天才見了那明晃晃的刀架在頸上，嚇得身子直震，道：「那是……那是……」

曾十一面色一寒，刀鋒向前一送，冷冷的道：「是什麼？快說！」

陳天才道：「那是一把劍。」

凌霄雲瞪着他，道：「是不是龍泉劍？」

陳天才見他兇惡，脫口道：「不錯，就是龍泉劍。」

曾十一聽了，想起昨晚拿着他女兒性命作為要脅，命他交出龍泉劍，但他說什麼也不交出來。恨得幾乎想一刀把他殺了，咬牙道：「烏龜王八蛋，你竟敢愚弄本俠，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陳天才聽了他說了一句「烏龜王八蛋」，又自稱「本俠」，登時記起昨晚闖進家來的兩人，其中一人正是說了兩句「烏龜王八蛋」，也是自稱「本俠」的，也依稀認得是曾十一的聲音，吃吃的道：「昨晚那兩人是你們？」

凌霄雲道：「不錯！」

曾十一道：「本俠昨晚以你女兒性命作為要脅，要你交出龍泉劍，你為什麼不交出來？」

陳天才在驚慌中發出無奈的表情道：「既然現在龍泉劍眞的被人搶去了，我說出來也無妨。」

曾十一面罩嚴霜的道：「說吧！」

「不錯，當日爛賭聞拿着龍泉劍來我當舖典當，我知道這是一把好劍，又知道是二十年前呼延老爺被文四海搶去的，所以我就見獵心喜，想把劍據為己有，想着以高價賣給呼延老爺，於是爛賭聞把劍贖去之後，就叫人從後把劍搶去，後來我聽人說，這劍有一個很重大的秘密，呼延老爺着緊得很，我就想趁此機會向呼延老爺敲他一筆錢，昨晚你們闖進我家來，命我把劍交出來，我為了不想見財化水，就扯謊說龍泉劍被人搶去與我無關，後來你們以我女兒性命作為要脅，我只好扯謊扯到底，博取你們相信，說實在的，當時你們以我女兒性命作為威脅，我也害怕得很，若果你們再進一步對我女兒不利的話，我只好把劍交出來，但是你們沒有再進一步對我女兒不利，還相信了我的說話，我才保住了龍泉劍，這只怪你們不夠狠，但今天，那個傢伙卻要脅我全家性命，我才不得不把劍交給他。」

曾十一聽他說了，想起若果他昨晚把劍交出來的話，說不定一早已找出劍中兩封信，而呼延碧兒也就不會死，想到一切事端皆由他而起，怒得頸上青筋暴現，眞想一刀把他殺了，以洩心頭之恨，凌霄雲見了他的樣子，知他為了呼延碧兒的死而非常傷心，恐怕他會含恨於陳天才而對陳天才不利，便一手把他拉開，瞪着陳天才道：「剛才奪去龍泉劍那人是誰？」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凌霄雲道：「你有沒有把龍泉劍的事對其他人說過？」

「沒有。」

凌霄雲向曾十一望了一眼，說道：「走吧！」

曾十一知道再逗留下去也弄不出什麼結果，只好點了點頭，便與凌霄雲離開陳宅。

龍泉劍不知被何方神聖從陳天才手中奪去，曾十一毫無半點頭緒，只覺甚是苦惱，那些曾被文四海殺害的家屬將會逼文一龍說出父親下落，若果弄清了文四海已於二十年前死了的話，那些所謂武林英雄必定會把舊日的仇恨算在文一龍身上，到時文一龍就會十分危險了。

曾十一想到文一龍性命危險，猜想當年文四海從呼延定天手上搶去的兩封信，極可能就是呼延定天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也極有可能只有把那兩封信的秘密揭開，就會眞相大白，而只有這兩封信才能救回文一龍及唐非性命。

但是龍泉劍已落入不明身份的人手上，那個把龍泉劍奪去的人會不會就是呼延家的人？若果是眞的話，文一龍與唐非的性命豈非不保？英雄大會之日，難道就是他們命喪之期？

曾十一為人極之重情義，他萬不能讓兩名徒弟死在那些「英雄人物」手上，他必定要在這三天之內找回龍泉劍。

＊　＊　＊

深夜。

五義街上一遍死寂，更夫已敲响了三更的訊號。

公孫雷的大宅就在五義街上，在此寂靜的深夜，公孫雷一家早已熟睡了。

在死寂的氣氛下，此時，忽然有一聲悽厲的慘叫聲音自公孫家傳了出來，這一聲慘叫令人聽了也為之毛骨悚然，同時也劃破了死寂。

慘叫聲過去，接着公孫家內一片嘈吵聲，聲中夾雜着混亂，再過一會，又响起了兵器碰撞聲，這個情形，顯然是有人在屋內殺了人，後來被發覺，然後兇手與屋內的人大打出手，隨着激烈的打鬥聲後，此時有兩人從屋頂瓦面破頂而出。

從瓦面衝出來的共有兩人，兩人一刀一劍，接着跳落地上，公孫家的人亦已把大門打開，公孫東流與公孫青雲兄弟一個握單刀，一個握着雙刀向着兩人追了上去，而那兩個被追的人顯然就是殺人兇手。

兩個兇手見公孫兄弟從屋內追了出來，很有默契地分頭而走。

公孫兄弟把大門開了之後，雖然快步追了上去，但已遠遠落後，在黑夜中追了一會，兩個兇手已不知去向。

＊　＊　＊

第二天一早，公孫雷昨晚被離奇殺死一事迅速傳遍全城。

公孫雷在睡夢中被殺這件事，也令武林人物為之震驚，兇手是誰？沒有人知道，只知道兇手共有兩人，而且武功都甚不弱，於是有人把這一筆賬算在曾十一與同黨凌霄雲頭上去。

曾十一與凌霄雲知道了公孫雷被人殺害，也很驚奇，當他知道有人把這一筆賬也算在自己身上就感到很憤怒。

誰人把公孫雷殺了？兇手殺人動機何在？曾十一當然不知道。

凌霄雲想了想，道：「後天就是英雄大會之期，這個英雄大會，公孫雷也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他的被殺，會不會與英雄大會有關？」

曾十一道：「你的意思是說，有人想阻止英雄大會，因而殺了公孫雷？」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有什麼想法？」

「我的意思是說，龍泉劍內的兩封信是呼延定天不可告人的秘密，公孫雷知道

了這個秘密，呼延定天恐怕公孫雷把秘密揭開，所以派人把他殺了。」

「若果事情如你猜想一般，呼延定天爲什麼要召開英雄大會？」

「事情演變到這個地步，任誰也料不到，所以什麼可能性也會存在的。」

「這件事可說越來越複雜，龍泉劍昨天才被人奪去，公孫雷就被人殺了，看來這件事不會是巧合，可能與龍泉劍有極大關連。」

凌霄雲也甚同意他的想法，說道：「公孫雷被殺，也極有可能與呼延定天有關。」

「無論公孫雷被誰殺了也好，都與我們無關，所以我們也毋需去想他。」

「後天就是英雄大會之期，這兩天我們看來是甚難找回龍泉劍了，你有什麼打算？」

「爲了救我兩個徒弟，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無論如何，後天我一定闖進呼延家去把兩個徒弟救出來。」

凌霄雲微微一驚，道：「那些英雄人物都當你是敵人看待，你這樣貿然闖進去，豈非很危險？」

曾十一大義凜然的道：「我和兩個徒弟的感情亦師亦友，這份感情你是無法體會得到的，我總不能坐下來等着他們的死訊傳入我耳中的。」

「但你這樣做不是等於送死嗎？」

曾十一彷似已不把生死放在眼內，滿腔正義的道：「就算死，我也要和徒弟們死在一起。」

曾十一短短的一番說話，充滿義氣，直把凌霄雲感動了，凌霄雲以敬佩的眼光望着他，道：「好一個義氣男兒，凌某出道以來，還未碰上過一個如此重義氣重友情的人，好，凌某捨命陪君子，後天就和你闖進呼延家去吧。」

曾十一道：「這件事你最好別插手。」

「爲什麼？」

「我當你是朋友，我爲徒弟而死，死而無憾，也盡了師父的本份，但我不想連累你。」

「你可以爲朋友而死，爲徒弟而死，既然你當我是朋友，難道我不可以替你出一分力？」

「但這件事成功的機會很微。」

「我知道。」

「既然知道，爲什麼仍甘心去送死？」

「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若然死得有意義，死還有什麼可惜？」

曾十一聽他說了，覺得他也是一個很重義氣的人，再也不阻止，說道：「我是一個無牽無掛的人，若果你也和我一樣無牽無掛的話，就陪我一起無牽無掛去送死吧。」

凌霄雲以敬佩的眼光望着他，點頭說聲「好」，便舉起右手掌，曾十一也以右掌拍向他右掌，接着二人緊緊握着對方的手，互相以佩服的眼光望着對方。

二人無言相望着，空氣一片沉寂，二人的友情，在這盡在不言的一刹那充份表露出來，同時也互相知道對方是一個極重義氣的人。

二人無言相視了一會，忽然不約而同的大笑起來，笑聲充滿豪氣，二人這一陣笑聲，就好似壓根兒不把死神放在眼內，也只有豪氣凜然，義薄雲天的人才能發出這種笑聲。

＊　＊　＊

呼延定天是一個很愛面子，也很注重聲譽的人，這是一種絕大部份富翁的心態，呼延定天也是一個富翁，所以也有這種心態，而且比一般富翁都來得強烈。

呼延定天還很喜歡炫耀自己的家財，所以英雄大會也就含有炫耀自己家財的味道。

爲了迎接城中一衆英雄人物到家中會盟，呼延定天特別把大宅粉飾一新，樓房內外都張燈結彩，這一種排場，就與辦喜事沒有分別。

兩天後。

英雄大會之期已屆。

中午時份，城中各路英雄已陸續抵達呼延家，呼延家的下人自有一番忙碌。

呼延定天本來只發出六十張英雄帖，但是到會的，竟有一百二十衆之多，只把呼延家的大廳擠得水洩不通，好不熱鬧。

到會的，全都是城中名頭响噹噹的武林豪傑，老中青皆有，而這些武林人物當中，有部份是當年「飛虎幫」所殺害的家屬，而據說，還有不少當年被文四海殺害的家屬。

這次英雄大會，羣雄會萃，場面一時無兩，被譽爲是襄陽城中難得一見的盛會，這不僅是呼延定天夠面子，更因爲文四海仇敵太多，人人都想趁此機會找到文四海的下落，然後替被殺害的親友報仇雪恨，同時也因爲文四海是當年「飛虎幫」唯一存在而又知道其身份的人，所以也就引來不少沒有收到英雄帖的人前來會盟，這當中，不少人是懷着二十年前的仇恨而來，也有不少是懷着剷除「飛虎幫」餘孽的心情而來，當然，本着趁熱鬧的心情而來的人也不少。

午時已過，一衆英雄人物已相繼抵達，大廳之中一片熱鬧氣氛，同時也有不少人充滿憤恨。

此時，呼延定天由四名兒子及徐星南陪同下步出大廳，羣雄見他出現，頓時靜止下來，然後呼延定天便氣定神閒的站在壇前，接受羣雄對自己的喝彩。

喝彩聲過後，此時有人叫道：「呼延老爺威名顯赫，今日有幸一見，端的不枉此生。」

此語一出，其餘人等相繼吐出恭維說話，有人更大讚呼延定天當年剷除「飛虎幫」時的豐功偉績，沒有呼延定天，「飛虎幫」將會繼續爲禍武林，說到後來，有人更視呼延定天爲再生父母一樣，呼延定天聽了這許多歌功頌德的說話，只感到甚爲滿意。

呼延定天高舉雙手，示意衆人肅靜，然後道：「替天行道，是我輩武林中人份所應爲的事，諸位何必如此抬舉老夫？」

有人叫道：「二十年前，若不是呼延老爺子和葉丹楓大俠領導羣雄剷除『飛虎幫』，試想想，二十年後『飛虎幫』勢力豈非更雄厚了？只可惜，葉丹楓葉大俠後來被文四海殺了，而文四海不但殺了葉丹楓

夫婦，更殺了不少武林同道。」

有人叫道：「我們今天誓要找出文四海下落，替被害者報仇。」

「到底文四海在什麼地方？」

「公孫雷老英雄被殺，會不會是文四海幹的好事？」

「聽說公孫老英雄是被曾十一殺死的，我們絕不能放過曾十一！」

「曾十一不但殺了公孫雷，還殺了呼延大俠的千金。」

「曾十一為什麼要殺公孫老英雄和呼延小姐？」

「這傢伙有點瘋狂，殺人根本毋需講道理的。」

「聽人說，曾十一是文四海兒子的師父，那是說是呼延老爺和公孫老英雄的敵人，所以就殺了他們。」

「曾十一現在在什麼地方？」

「呼延老爺子，快把文一龍推出來吧。」

「不錯，我們今天要逼文一龍說出父親下落，若他不說，就把他凌遲處死，再派人去找他父親下落，務必把他除去。」

羣雄你一言我一語的，情緒甚是激憤，一時間，場面有點混亂，呼延定天見人聲嘈吵，朗聲道：「各位同道，請大家靜一靜，聽老夫說幾句話。」

羣雄聞言，都靜止下來，而且目光全都投在呼延定天身上。

呼延定天掃了衆人一眼，又道：「今天無論如何要找到文四海下落，還有，那個狂俠曾十一殺了我孫女，又殺了公孫老英雄，這人絕不能再讓他生存下去。」

羣雄登時轟然叫好，表示支持呼延定天。

呼延定天又道：「文四海的兒子文一龍於日前被我們擒了下來，所以老夫召集各位同道，當衆逼他說出父親下落。」

有人叫道：「既然文一龍在呼延老爺子手上，就快把他推出來接受盤問吧。」

呼延定天聽了，便對身旁的徐星南道：「把文一龍和唐非押出來。」

徐星南說聲「是」，便行出了大廳。

羣雄知道文一龍即將露面，人人都心急的等待着。

不久，文一龍和唐非由四名護院推推拉拉的帶出大廳，唐、文二人被繩索綁得粽子相似，二人頭髮蓬鬆，面上長滿了鬍子，他們被押出來後，見了這許多英雄人物，知道今天難逃一死，所以態度顯得有點倔強。

二人一出現，廳中又出現一陣緊張氣氛，有人想接近他們，然後用手段洩心頭之恨，但有人阻止。

二人被推到大廳中央站立着，唐非知道呼延定天把自己和文一龍擒下，這其中不但涉及文四海，說不定也涉及龍泉劍中秘密，呼延定天只不過來一招借刀殺人，還可以在衆多武林人物面前大出風頭，所以他對呼延定天恨之刺骨。

公孫東流及公孫青雲父親被殺，傳聞中是曾十一與凌霄雲所殺，既然找不到曾、凌二人下落，只好把滿仇恨都記在唐、文二人身上，兄弟二人走到唐、文二人面前，怒叫道：「文一龍，你父親在什麼地方？你不說出來，今天你只好受盡折磨而死。」

唐非知道文一龍為人不善詞令，因而搶着說道：「你們算是什麼英雄豪傑？竟把二十年前的恩怨算在下一代身上來，你們簡直與一般邪魔外道沒有分別。」

公孫兄弟是何許人，聽他說了，勃然大怒，若不是衆多武林同道在場，眞想一刀把他殺了。

一名六十歲左右的老者上前，鬚眉皆長的道：「邪魔外道？你們才是邪魔外道，對付你們這種人，根本毋需用武林道義。」

唐非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挺起胸膛的道：「廢話少話，今天既然落在你們手上，根本沒有想着要活下去，要殺要剮，任隨尊便好了。」

呼延英走下壇來，行到二人面前，瞪着文一龍，恨恨的道：「文一龍，你父親在什麼地方？快說！」

文一龍對眼前光景也毫不放在心上，道：「我父親已於二十年前死了，你們要找他，就到陰曹地府去找吧。」

另一個四十來歲的漢子聽了，大怒，走到文一龍身旁，老實不客氣的一拳打在文一龍胸前，文一龍雙手被綁着，中拳後如滾地葫蘆的跌在地上，然後那漢子抓着他衣襟，把他抓了起來，又怒道：「你說不說？」

文一龍憤恨得雙眼發紅，正想說話，唐非搶先大叫道：「師弟，你最好什麼也不要說，看他們奈我們什麼何？」

文一龍便不說話了。

接着，無論羣雄在他們面前說什麼，二人都默不作聲，只把一衆人等氣得頂上冒煙。

公孫青雲見了這個情形，望着呼延定天道：「呼延老爺子，他們不說話，你說該怎麼辦？」

呼延定天也無可奈何，怒道：「既然他們不說，就把他們殺了吧。」

有人叫道：「不，我們絕不能讓他們死得那麼痛快，要把他們凌遲處死，這樣才能讓被文四海殺了的人安息。」

呼延英道：「我輩武林中人，凡事都要光明磊落，若果把他們凌遲處死，傳將出去，恐怕不好聽，我們就乾脆把他們一刀殺了算了。」

呼延英此語一出，有人說道：「呼延大俠說得對，他們只不過是無名小卒，我們犯不着以這種酷型對待，一刀殺了，落得乾淨。」

有人叫道：「那麼就由我來把他們殺了吧。」隨即有人握刀走了出來。

此人自人叢中一行出來，接着有數十人也爭相行到唐、文二人面前，都說要由自己來操刀。

衆人還在你爭我奪，呼延英叫道：「既然大家都想殺他們，就一起出手好了。」

羣雄都轟然叫好，接着數十人把唐、文二人團團圍住，人人都握着兵器對着二人。

有人說道：「大家預備，待呼延大俠一聲令下，就齊齊把此二人殺了吧。」

羣雄又轟然叫好，便等待着呼延英的命令。

只要呼延英一聲令下，數十人手上的數十件兵器就會一切落在唐、文二人身上，到時二人勢必死無全屍。

唐、文二人知道今天難逃劫數，只好閉起雙眼等待死神的召喚，二人同樣覺得，今天眞的死得有點不值，也死得不明不白。

照道理，呼延定天並不是一定要殺唐、文二人不可的，但他爲什麼要把二人擒下，然後召開英雄大會，隆重其事的當衆把二人殺死？

原來，呼延定天爲了龍泉劍中秘密，到處派人捉拿曾十一師徒，希望弄回龍泉劍，不致秘密被揭開，徐星南奉命找曾十一，卻無意發現唐非與文一龍，後來徐星南把唐、文二人擒下，呼延定天以爲唐、文二人已知道劍中秘密，又以爲文四海尚在人間，又意外地知道了文一龍原來是文四海兒子，於是逼二人說出文四海下落，但弄清了唐、文二人根本不知劍中秘密，又知道文四海確是在二十年前已死了，呼延定天本想放了二人，但又恐怕他們把實情告訴曾十一，鬧將下去，龍泉劍秘密勢必會被揭開，於是想把二人殺了，但是徐星南把唐、文二人擒下來時是在鬧市，若然把他們殺掉，這件年必定不保，傳將出去，實在有損自己聲譽。

呼延定天正難以委決，好不好殺他們？若然殺了，就影响聲譽，若果放了，又恐縱虎歸山，後來忽然靈機一觸，便廣派武林英雄帖，又散播消息，說文四海尚在人間，他的兒子知道其下落。此一着，是借助各道武林英雄把唐、文二人殺掉，也向武林同道作個明確的交待，這樣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聲譽了，此後就可以安枕無憂了。

呼延定天城府之深，唐、文二人當然料不到，甚至羣雄根本也不知道其實是被呼延父子利用了。

所以呼延氏父子也毋需親手殺唐、文二人，自有不少滿胸仇恨的人動手。

此時的文一龍和唐非，正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性命已操在羣雄手上，只需呼延英一聲令下，數十件兵器就會向他們身上招呼過去，那時不血肉模糊才怪。

數十武林英雄正虎視眈眈的瞪着唐、文二人，此時呼延英嚴肅一喝道：「預備……」

那個「殺」字正想吐出，就在此時，大廳之外忽然傳來激烈的打鬥聲，羣雄的注意力，登時都放在廳外，百多雙眼睛不其然的望出廳外。

呼延英一怔，正想走出廳外看個究竟，但打鬥聲及呼喝聲已接近大廳，隨即有兩人闖進廳來，這個突變，只把羣雄弄得呆了一陣子，隨即面面相覷起來。

闖進來的兩人，正是曾十一與凌霄雲。

原來曾、凌二人闖進呼延家，一衆護院阻攔，因而發生打鬥。

呼延定天見了曾十一不顧一切的闖進來，以爲他已找到龍泉劍中的兩封信，不禁面上變色。

呼延定天恐怕曾十一胡亂說話，於是想借助羣雄把他殺掉，便叫道：「他就是曾十一，把我孫女和公孫老英雄殺掉的人就是他。」

羣雄聽了，登時起了一陣哄聲，隨即羣情洶湧，有人更提着兵器向他們迎了上去。

曾十一見了有人想動手，大喝一聲：「且慢！」想動手的人果然停了下來。

曾十一咬牙切齒的行到大廳中央，瞥眼看見兩個徒弟被綑綁得粽子相似，怒不可遏，在人羣中尋得呼延定天父子，正想說話時，人羣中有人叫道：「曾十一，快把文四海下落說出來，否則今天你休想活命。」

又有人叫道：「你這狂小子把呼延小姐和公孫老英雄殺了，你竟然還公然走上門來，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此語一出，人羣又爆發了一陣憤怒的叫罵聲。

凌霄雲見羣情洶湧，向羣衆作了個四方揖，朗聲道：「各位前輩，各位武林朋友，其實大家都被呼延定天愚弄了。」

廳中登時爆出一陣詫異之聲。

呼延英行到二人面前，叫道：「你不要含血噴人！」

曾十一怒道：「含血噴人的不是他，是你，你女兒其實是你親手殺的，你殺了女兒，嫁禍於我們，你不覺得羞恥嗎？」

當日，呼延英殺了何青風及女兒，被凌霄雲親眼看見，呼延英當然不怕凌霄雲把事情揭露出來，因爲即使他說了，也不會有人相信的，他怕的，只是怕龍泉劍中的兩封信已被找到，所以他必定要在二人拿出那兩封信之前把二人殺掉。

呼延英正想開口煽動羣雄殺曾凌二人，但還未開口，人羣中有人叫道：「曾十一，你說呼延大俠親手殺了親生女兒，誰會相信你這鬼話？」

「不錯，你這樣說到底有何居心？」

又有人叫道：「呼延大俠爲什麼要把親生女兒殺了？」

曾十一大叫道：「當年，文四海從呼延定天手中搶去了兩封信，兩封信有個很大的秘密，這件事呼延小姐知道了，呼延英爲了不想秘密外洩，因而狠心把女兒殺了。」

羣雄聽了，又議論紛紛起來，呼延英赤紅着臉孔，叫道：「胡說！」

凌霄雲道：「他沒有胡說，你親手殺了女兒，我是親眼看見的。」

呼延定天知道，這個情形若然鬧將下去，將大大不妙，便大叫一聲：「各位武林同道，先把此二人殺了，替公孫老英雄報仇。」

羣雄聞說，紛紛亮出兵器，把二人圍在壇心，曾十一知道這一場惡戰難避免，想着只好拚死一戰，他也亮出手中單刀，手中刀一揮，先把唐、文二人身上繩索割掉。

羣雄見唐、文二人脫了綁，更加緊張起來，呼延定天一聲「上」，羣雄便向四人衝殺上去，凌霄雲見狀，忽然大叫一聲：「且慢！」

羣雄知他有話說，只好停了下來瞪着他，凌霄雲才道：「公孫雷並不是我們殺的。」

公孫東流踏前一步，咬牙道：「我爹不是你們殺的，那麼到底是誰所殺？」

忽然聽外有人大叫一聲：「公孫雷是我們殺的！」

羣雄聞言，爲之一愕，接着一衆人等的視線都投向門外。

門外正有兩人走了進來，呼延英見了進來的二人，面上生出詫異神色，脫口叫道：「是葉氏兄弟？」

有人叫道：「他們就是葉丹楓大俠的兒子。」

進來的兩人，正是葉承飛及葉威信兩兄弟，曾十一見了他們，又直認殺了公孫雷，都大感愕然。

呼延父子見二人沒有依時會盟，已有點奇怪，見他們忽然出現，還說「公孫雷是我們殺的」也不禁一怔，當二人進入大廳，呼延定天朝葉承飛手中一看，面色聚變，神色大感驚惶。

原來葉承飛手握的，正是龍泉劍。

曾十一見龍泉劍落在他手上，也大感驚訝。

葉氏兄弟走到大廳中央，先以狠毒的眼光瞪了呼延父子一眼，又重覆一次的說：「公孫雷是被我們兄弟殺死的。」

公孫東流狠狠的望着他們，道：「我爹眞是你們兄弟殺的？」

葉威信道：「不錯，當晚你們兩兄弟追的，正是我們。」

公孫青雲目光怨毒的道：「你爲什麼要殺了我爹？」

葉承飛道：「因爲二十年前，你爹殺了我父母，所以我要報仇。」

公孫東流道：「葉兄，你是一個有頭有面的人，應該知道什麼叫做『話不可亂說』的，你怎地說我爹殺了你父母，証據何在？」

葉承飛態度從容不逼，在懷中取出兩張信箋，當衆一揚，朗聲道：「這兩封信是在龍泉劍的劍鞘找出來的，這兩封信就是証據。」

呼延氏父子大吃一驚，曾十一見了，對葉承飛道：「這到底是兩封什麼信？」

葉承飛道：「曾兄弟，在這之前，龍泉劍在你手中，原來劍中隱藏着一個大秘密，也難怪呼延定天和公孫雷對你苦苦相纏了。」

呼延氏四兄弟見了這個情形，面色大變，呼延英更驚，一個箭步，便向葉承飛撲去。

曾十一與凌雲霄見他動手，想阻止已來不及，接着呼延英把兩張信箋撕成粉碎。羣雄見了，無不啞然。

呼延英把信撕碎後，望着葉承飛，道：「你到底有什麼証據指公孫老英雄把你父母殺了。」

葉威信道：「呼延英，我大哥是何等人物，那有如許容易被你搶去手中的信？」說着又拿出兩張信箋道：「你剛才搶去的兩張是假的，眞的兩張還在我手上。」

呼延英一呆，接着知道大事不妙，便又向葉威信欺身而前，曾十一見了，連忙阻止，於是，曾十一便與呼延英大打出手，打了一會，其餘呼延氏三兄弟也相繼加入，凌霄雲、唐非、文一龍及葉氏兄弟也相繼加入戰圈。

羣雄見了這十人分兩邊的大打出手，而且甚是激烈，都感到事情莫明其妙起來，羣雄不知此事當中的恩怨，所以沒有阻止，也沒有插手。

在一旁的呼延定天急得冷汗直冒，只盼望四名兒子能把兩張信箋搶到手，他一邊在發急，一邊喃喃的道：「葉氏兄弟怎會知道龍泉劍中藏有兩封信？」

在他身邊的徐星南聽他說了，忽然開口道：「老爺，你想不到吧？」

呼延定天一呆，望着他說不出話來。

徐星南道：「你記不記得，有一次你和公孫雷談話時，你說，若果龍泉劍的兩封信被葉氏兄弟見了就大事不妙，公孫雷則說：若果葉氏兄弟知道他們父親是被我殺掉的，他們兄弟必定會找我報仇。」

呼延定天大爲駭然，道：「你把聽到的說話告訴了他們？」

徐星南道：「葉丹楓大俠當年對我家有恩，所以我就告訴了葉氏兄弟，他們知道了之後，便設法找回龍泉劍，果然在劍中找到那兩張信箋，當知道了眞相之後，當晚就把公孫雷殺了，替父母報仇。」

呼延定天登時氣得說不出話來。

此時，曾十一等人仍與呼延氏四兄弟鬥得激烈，忽然間，羣雄中有人大喝一聲：「大家別打，先把事情弄清楚。」

但呼延氏兄弟都充耳不聞，仍舊招招殺着的向曾十一等人殺得性起。

羣雄中，一位年長的老者忽然振臂一呼，向人羣叫道：「各位，我們要阻止他們再打下去，萬事也要把事情弄清楚。」

羣雄盡都認爲應該如此，那老者便身先士卒，握劍衝向混戰處，其餘人等亦相繼跟隨老者衝前。

數十人知道今仗要打的，並不是葉氏兄弟和曾十一那邊，而是呼延氏兄弟想奪取那兩張信箋而纏上了曾十一等人，所以數十人都攔在呼延氏兄弟面前，阻止他們打下去。

呼延氏兄弟被數十人阻擋住，知道無法發難，盡都滿面驚惶神色的停了下來。

葉氏兄弟和曾十一等人只想把信中秘密揭開，所以也無心苦纏下去，當然樂意停戰。

停下來後，那老者行到葉氏兄弟面前，望着葉承飛，道：「葉老弟，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長者正是城中鼎鼎大名的「五形門」掌門人，人人敬重的呂中堅，葉承飛向他一拱手，道：「呂前輩，二十年前，『飛虎幫』爲禍武林，文四海殺人無數，是不是？」

呂中堅點頭道：「不錯！當年文四海是『飛虎幫』靈蛇堂堂主，江湖傳說，文四海當年殺了令尊翁和令壽堂，當年，由呼延定天和令尊翁葉丹楓領導下，『飛虎幫』才冰消瓦解。」

葉承飛正色道：「不錯，你所說的全是江湖傳言，但你知不知道，當年『飛虎幫』的幫主就是呼延定天，副幫主就是公孫雷，靈蛇堂堂主並不是文四海，是呼延英？」

葉承飛一說，廳上羣雄，包括曾十一、凌霄雲、唐非及文一龍無不失聲驚叫。

呼延氏五父子知道被揭開了眞相，正想溜之大吉，但羣雄虎視眈眈，令他們不

敢有任何行動。

葉承飛拿出那兩張信箋，向衆人朗聲道：「各位，這兩封信，其中一封是公孫雷寫給呼延定天的，內容大概說，公孫雷副幫主已奉幫主呼延定天之命，把想對付『飛虎幫』的葉丹楓夫婦殺了。另一封信則是呼延定天給公孫雷的回信，信中內容大讚他幹得好，還說要派靈蛇堂堂主呼延英帶大批下屬繼續殺那些想對付『飛虎幫』的人。」

葉承飛說完，曾十一大悟的道：「我明白了，呼延定天和公孫雷明裏是正派武林人物，暗裏卻是『飛虎幫』的領袖，他們也因『飛虎幫』而發了跡，而文四海是想剷除『飛虎幫』的其中一個英雄，當年文四海就懷疑呼延定天與『飛虎幫』的關係，於是混進呼延家當護院，以便暗中偵查，有一晚，文四海發現呼延定天以幫主的身份與公孫雷通信，因而把兩封信搶去作爲揭發他的証據，爲了自衛，便隨手拿了呼延定天的龍泉劍，再把搶來的兩封信塞進劍鞘內，呼延定天知道大事不妙，於是派人追殺文四海，後來文四海死了，但呼延定天與公孫雷都不知他的死訊，爲了把文四海除掉，以去後顧之憂，於是廣散謠言，說文四海是『飛虎幫』靈蛇堂堂主，是一個殺人無數的大魔頭，當年，受『飛虎幫』殺害的人不計其數，江湖上和武林中想剷除『飛虎幫』的人更數不勝數，所以呼延定天和公孫雷想借這一股力量把文四海殺了，來一着借刀殺人，其後，呼延定天便解散了『飛虎幫』，更殺了不少幫衆，這樣一來，就沒有人懷疑他是幫主，還得了一個『剷除飛虎幫英雄』的威名。」

曾十一把心中推測的一口氣說了出來，羣雄聽了，雖然不清楚當年的眞實情形，但也感到，他所說的，應該與事實也差不多了。

葉承飛把兩張信箋呈在呂中堅面前，呂中堅一看，登時認得信中果然是公孫雷與呼延定天的筆跡，也深信這兩封信並非僞造的了。

文一龍知道父親並不是傳說中殺人無數的大魔頭，原來是當年的一個英雄人物，端的感到又驕傲又傷心，想起父親被呼延定天派人所殺，又想起呼延定天把一切罪名嫁禍於自己父親身上，立時湧起了一股仇恨，便大叫一聲：「呼延定天，今天我要爲父報仇！」便要向呼延定天衝前，曾十一忙把他拉住，道：「一龍，你爹的大仇自有無數人替你報。」

羣雄此時也知道，原來當年武林的場場殺戮，全是呼延定天所爲，知道要報仇就只有找呼延定天，經文一龍大叫一聲後，當年種種的仇恨亦立時湧上心頭，剎那間，廳中百多武林英雄便把呼延氏五父子包圍起來。

呼延定天又怎會料到事情會演變到這個地步？

事到如今，本已再無話可說，束手待擒了，但呼延氏五父子卻擺出一副誓不低頭的强硬態度。

父子五人已被羣雄包圍起來，此時的呼延定天不斷在後悔召開這個英雄大會，他見被羣雄包圍着，額上冒出豆大汗珠，口中不其然吐出一句話：「難道冥冥中眞有主宰？」

呼延英見被包圍着，面色慘變，忽然大喝一聲，握着長劍發起難來，便向羣雄殺了上去，希望能殺出一條血路，其餘三兄弟也同一心理，握着兵器殺向羣雄，百多件兵器齊招呼過去，一時間，呼延家大廳便展開一場激烈的廝殺。

曾十一見了這個情形，知道呼延氏五父子今天必死無疑，他見文一龍蠢蠢欲動的想加入戰圈，以替父報仇，便把他拉住，道：「就讓這百多人把他們父子殺掉替你報父仇算了，我們走吧。」

文一龍黯然的點點頭，然後曾十一向凌霄雲與唐非望了望，說道：「凌兄，阿非，我們不要在這裏逗留下去了，大家走吧！」

凌霄雲與唐非點點頭，便向大門外行了出去，唐非邊行邊對曾十一道：「師父，你爲什麼不把龍泉劍弄回來？」

曾十一道：「龍泉劍本來就不是我的，既然發生了這許多事端，這劍不要也罷。」

文一龍道：「龍泉劍的重出江湖，我竟然才知道我爹原來是當年的大英雄。」言下之意，感到有點驕傲，也感到有點神傷。

四人已行到大門口，曾十一放慢腳步，忍不住回頭望了望廳中的打鬥情形，只見呼延氏五父子已被羣雄重重包圍，廳中殺聲震天，扣人心弦的兵器碰撞聲，廝殺時的呼喝聲此起彼落，人人都想把這五父子置諸死地，以報當年的種種仇恨，所以場面異常混亂。

在這衆多武林高手的圍攻下，呼延氏父子已成强弩之末，但爲了能殺出一條血路，仍兀自頑抗到底。

曾十一看了一會，忽然仰天狂笑幾聲，笑得是那麼的豪邁不羈，笑得也有點瘋狂，也只有他這種瘋狂的人才能發出這一種笑聲，笑聲過後，才回轉身，大踏步的離開呼延家大宅。

（全文完）

大道理小故事

天地沙鷗

「天地一沙鷗」的作者理查·巴哈以海鷗對飛翔的追求，來譬喻人生的奮鬥，說出飛翔的目的，不僅在覓食，而且在追求一個理想、一種快樂，那就是盡善盡美的飛翔，更快更高的飛翔。

這就是不要爲生活而工作，而要爲工作而生活的道理。

人的苦樂只有在他內心的一念之間，天堂與地獄任何一人都沒有到過，那隻老海鷗說：「天堂並不是一個地方，亦不是某一個時間，天堂就是做到盡善盡美的地步。」

當你做到這種地步，你感覺快樂，那就是天堂；反之當你感到痛苦，那就是地獄。

因此，全國各級行政人員要發揮公僕精神，要有慈祥、關懷、勤儉和犧牲的「公僕心」爲民服務，爲民犧牲。（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言論集）

梁山泊英雄傳之七

高石・編繪

晁蓋上梁山（一）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1　山東濟州府尹，自從接到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的信，要他破獲劫取生辰綱的案子，正感到棘手，忽然又來了東京太師府蔡京的幹事，送上緊急公文。



2　府尹看罷大驚，連忙喚三都緝捕使何濤來問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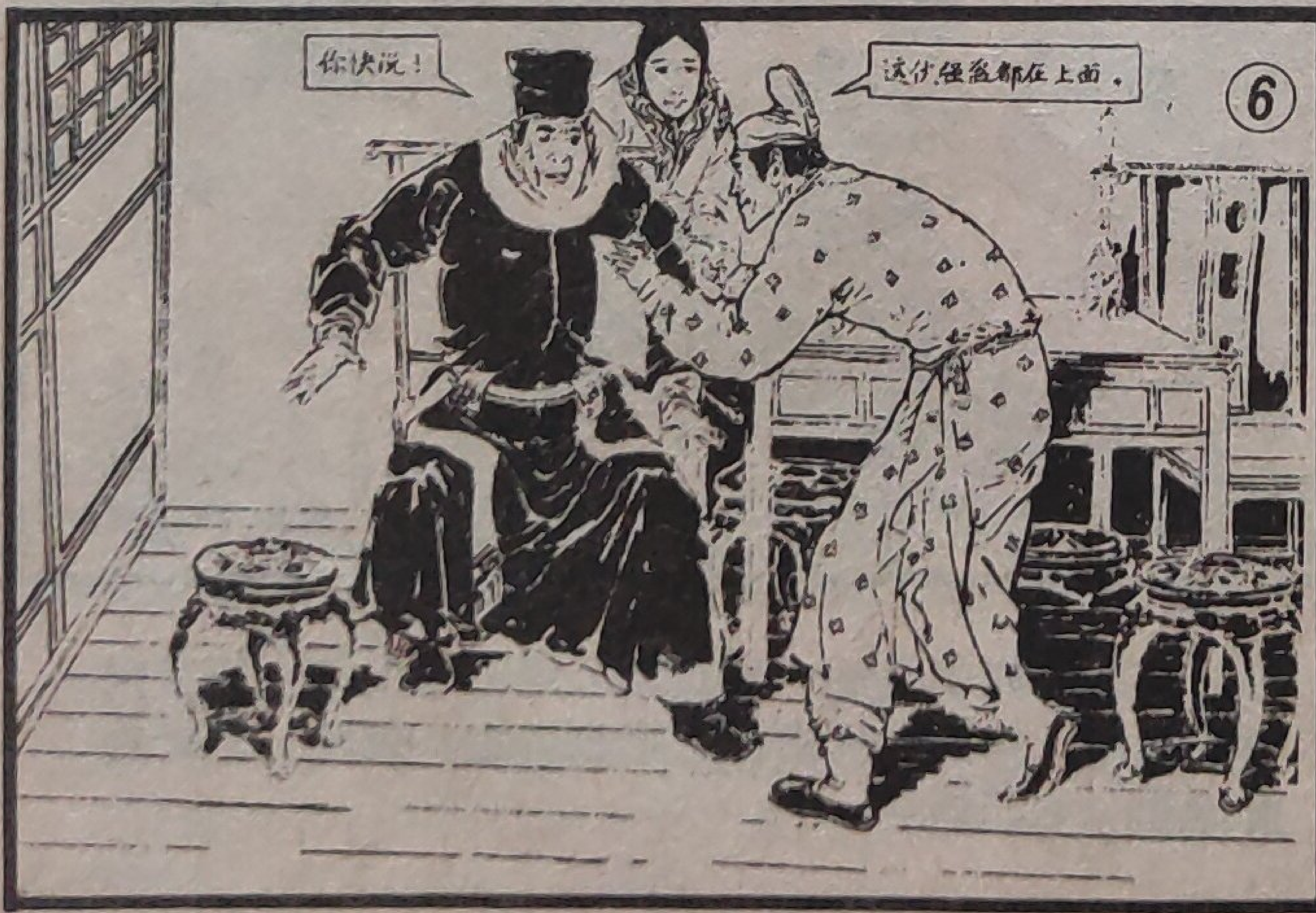
3　府尹生怕違了蔡太師的限期，自己要丟官，就發落何濤火速緝捕，還把文筆匠叫來，在何濤臉上刺下"發配……州"字樣，空着州名。



4　何濤下廳，來到捕房裏，會集公差商議。衆公差面面相覷，都不做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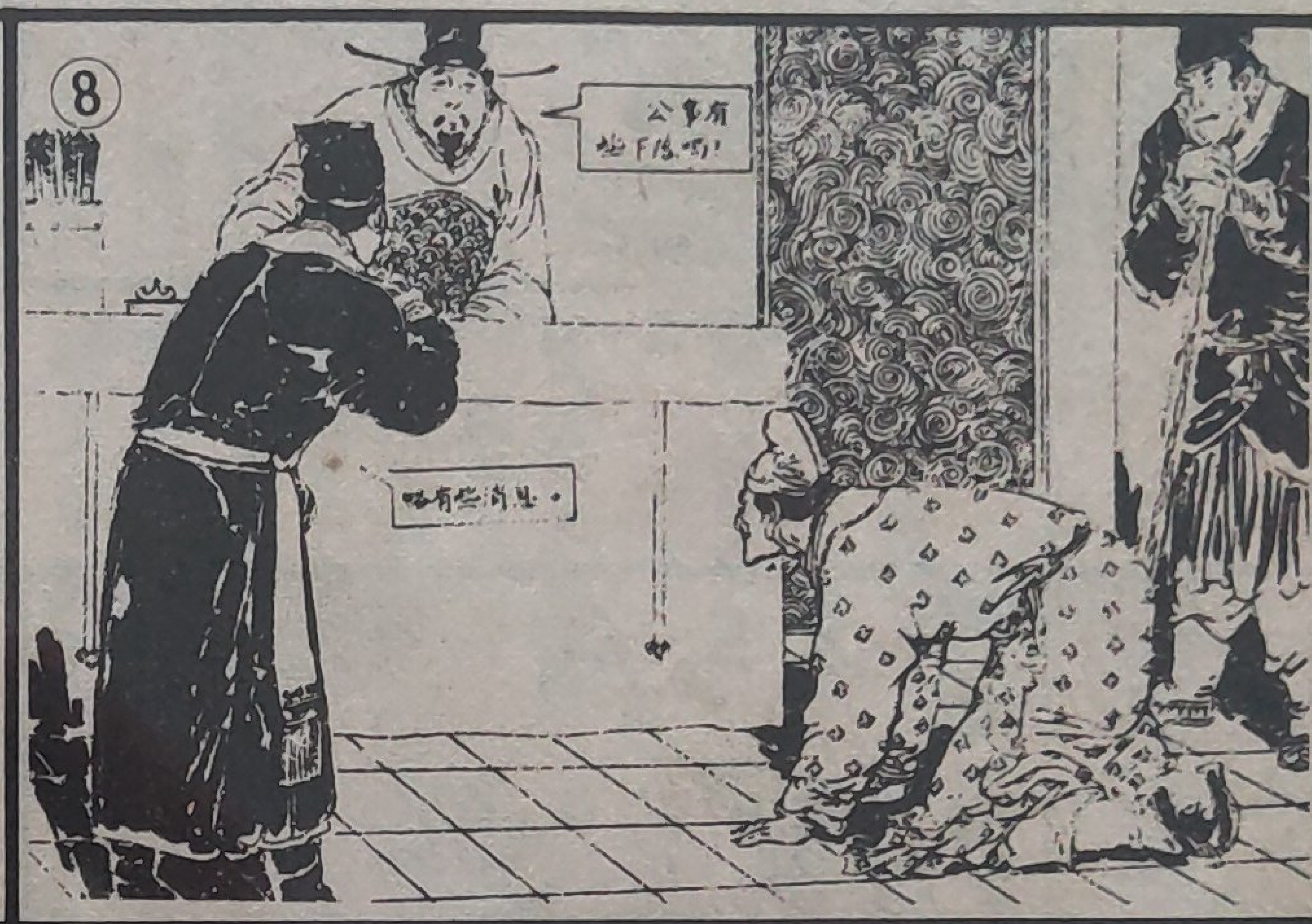
5　何濤離開捕房，回到家中，十分煩惱，正同妻子說話，忽然他兄弟何清來看望兄嫂。



6　何清早已知道這件公事，便對何濤說此刻要捉拿的人，都已在他的袋中，說着從身邊袋內摸出一個經折來，上面抄寫了七個棗子客人的姓名。



7　原來何清是個賭徒，六月初三在安樂村王家客店替店小二抄寫客商名册，見有七個棗販子來宿店，爲頭的自稱姓李，何清却認得他是晁蓋。第二天又見本村人白勝挑了酒出村去賣。



8　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到州衙裏來見府尹。



9　何濤奉府尹之命，帶八個公差跟了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何濤、何清叫王家客店主人帶路，徑奔白勝家裏，把門騙開。



10　白勝在床上裝病，被拖起來綁了。何濤喝問他時，他只推不知，又把白勝的老婆捆住，也不肯招。



11　衆人在屋內搜尋，見床底下地面不平，掘到三尺深時，何濤一聲喊，取出一包金銀來。白勝夫婦這才無話可說。



12　何濤隨即押着白勝和他老婆，帶了財物，趕回濟州城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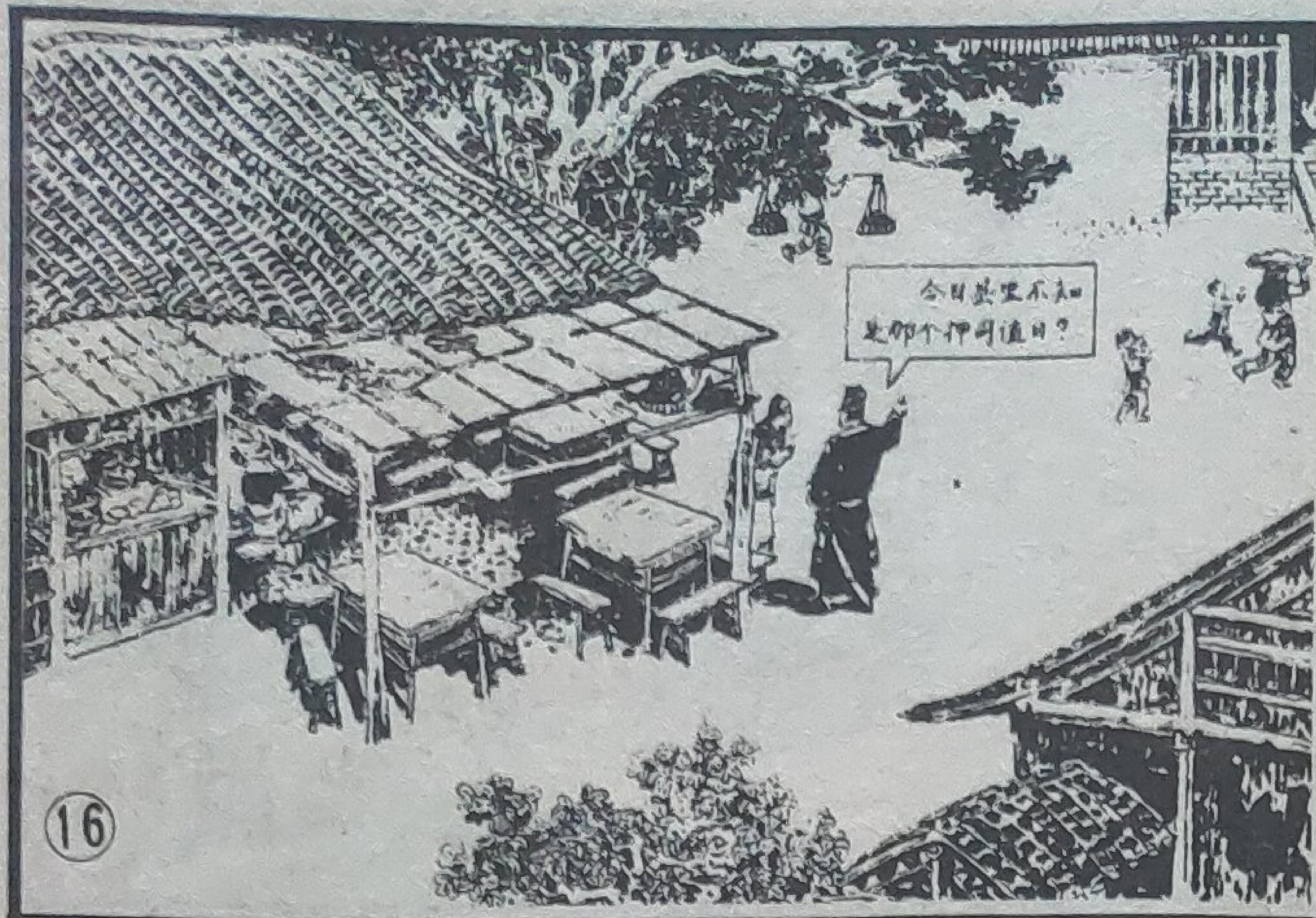
13 白勝被押到廳前，被接連打了四、五頓，打得皮開肉綻，鮮血直流。他寧死不肯招出晁蓋等人。



14 府尹叫取一面二十斤死囚枷枷了白勝，又把他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裏監禁，隨即押了一紙緊急公文，着何濤親自帶領二十個公差到鄆城縣去，會同該縣立即拿晁蓋等七人。



15 何濤領了一行人，連夜動身，次日一早來到鄆城縣，只怕走漏了消息，先把公差和兩個原解生辰綱的虞侯都藏在客店裏。



16 何濤一個人徑到鄆縣衙門前來，這時恰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的。何濤就去縣衙對門一個茶坊裏坐下，向茶博士打聽值日的押司是誰。



17 何濤正問時，茶博士用手朝對面一指，何濤一看，只見衙裏走出一個吏員來。



18 這人姓宋，名江，字公明，是鄆城縣宋家村人。他刀筆精通，愛習槍棒，平生最喜結識江湖好漢，而且揮金如土，常常扶弱濟貧，救人性命，因此山東河北聞名，都叫他做“及時雨”。



19　宋江走出衙門來，被何濤當街迎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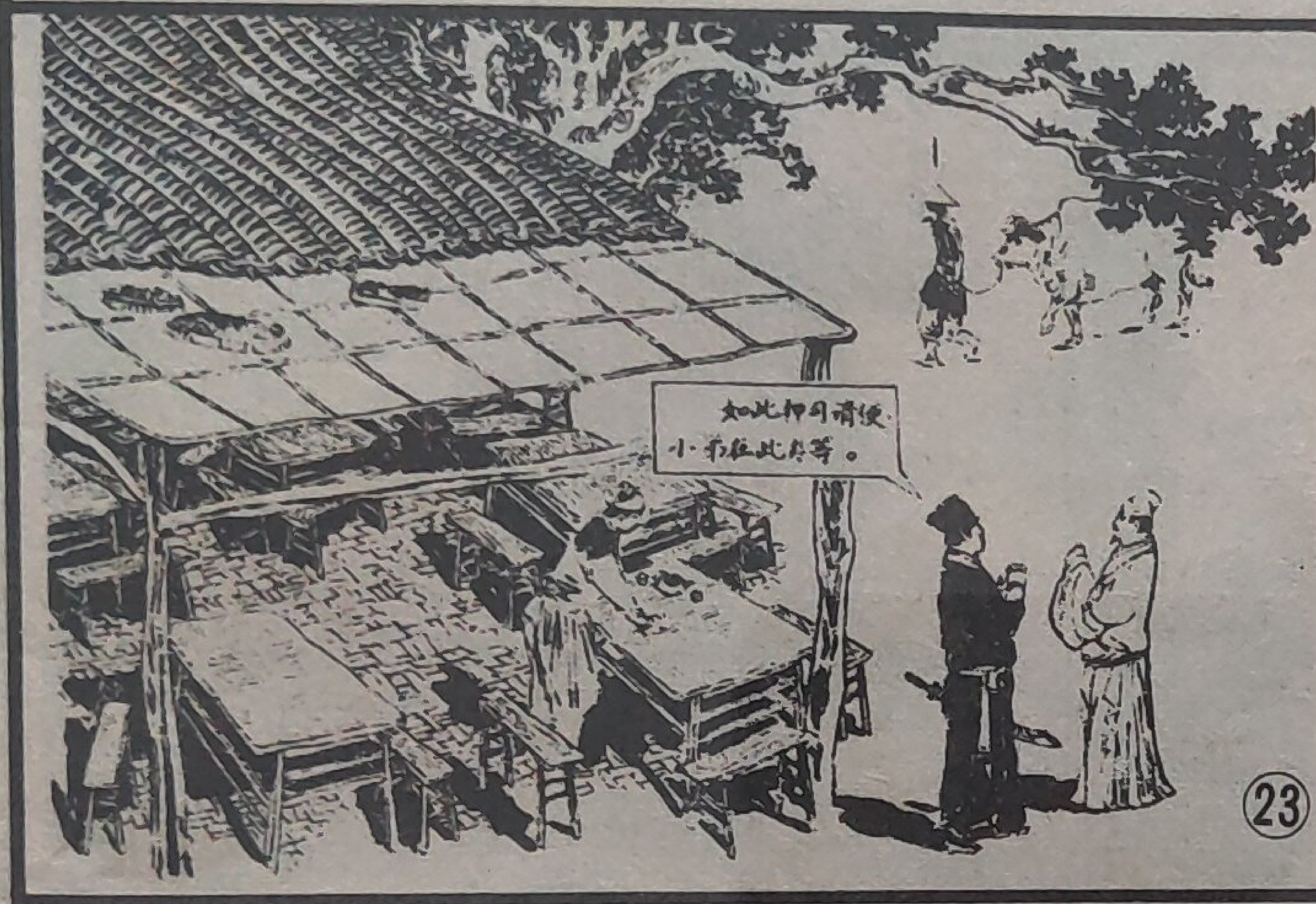
20　宋江答禮，同何濤進茶坊坐定。



21　何濤要宋江馬上引見知縣，去投公文，宋江問是什麼急事，何濤就低聲把黃泥岡案情告訴宋江。



22　宋江聽罷，吃了一驚，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大罪，我若不救他，捉了去性命便休了。



23　宋江推說知縣正在吃飯，請何濤在茶坊稍等片刻，待他到家裏一下，回來就帶何濤去見知縣。



24　宋江出了茶坊，飛一樣跑到衙門，找了一個值司到茶坊門前伺候何濤，不讓他徑到衙門去見知縣。



25 宋江隨即到衙門牽了匹馬，快馬加鞭，飛也似的望東溪村奔去。



26 沒半個時辰，宋江到了晁蓋莊上，莊客見了，慌忙進去通報。



27 晁蓋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吃酒，這時三阮已分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



28 晁蓋慌忙出來迎接。宋江携了晁蓋的手，便到側廂小房門口來。



29 宋江教晁蓋趕緊逃走。



30 晁蓋萬分感激，把宋江引到後園，和吳用、公孫勝、劉唐見了一面。



31　宋江略叙了叙禮，回身便走。



32　宋江來到莊前，上了馬，飛一般回縣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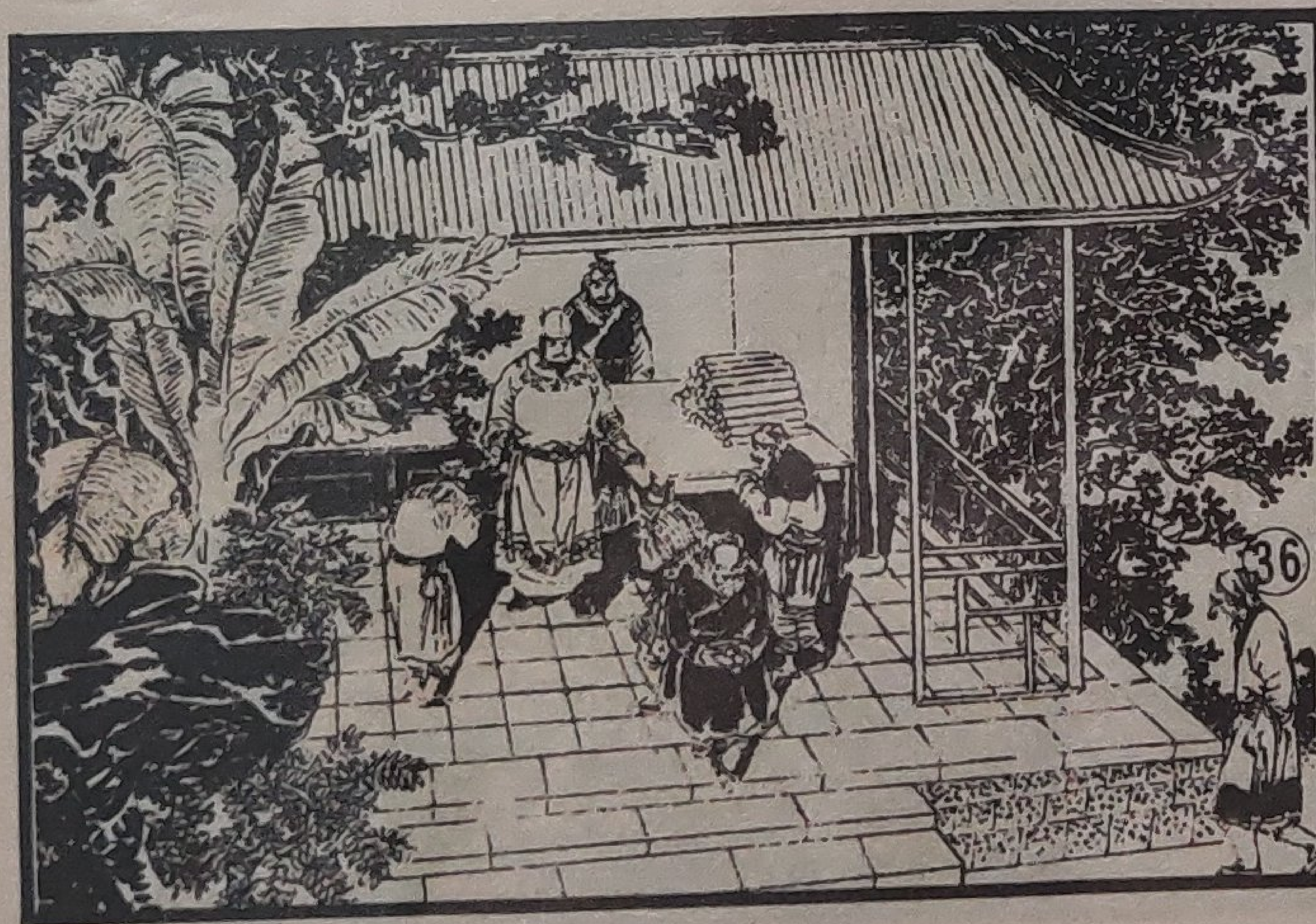
33　這裏晁蓋把宋江來通風報信的事告訴了吳用他們，三人大驚。



34　當下急急商議，決定分兩批到石碣村去，官軍如追趕得緊，就同上梁山。



35　吳用，劉唐把那劫來的金珠寶貝做五、六担裝了，叫五、六個莊客挑着，先投石碣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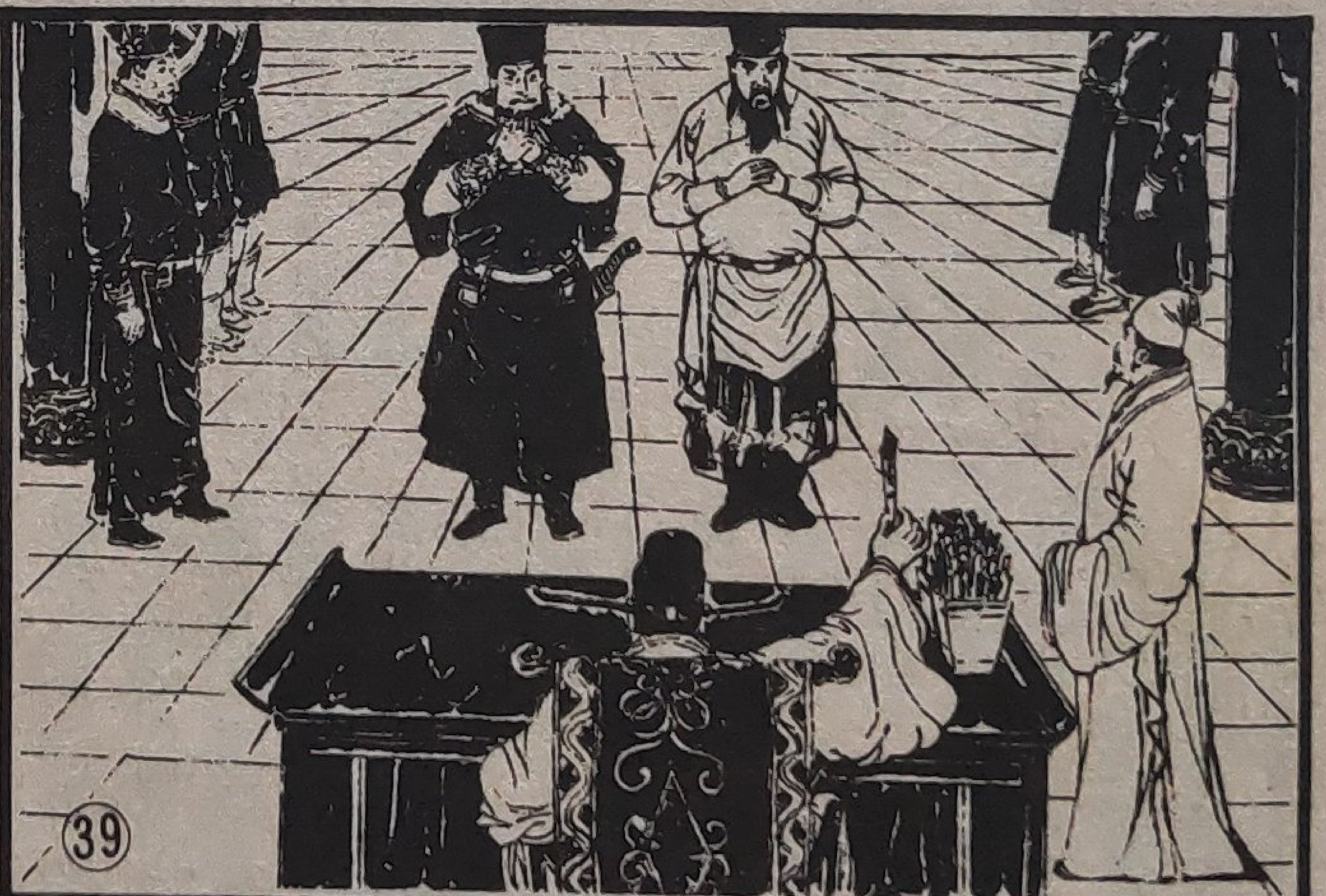
36　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收拾。莊客裏面，有不願跟去的，都給了些錢物，讓他們自投別處；有願意跟去的，就都急急並疊財物，打拴行李。



37　再說宋江飛馬回到縣裏，帶了何濤走進衙門，正值知縣時文彬升堂。宋江叫左右掛上迴避牌，何濤呈上公文。



38　時文彬拆開看了，大吃一驚，馬上要派人去捉。宋江恐晁蓋不及離庄去遠，故意說日間去捉會走了風聲，必須夜間去捉，方能一網打盡。



39　時文彬就把尉司和兩個巡捕——朱同、雷橫喚來，吩咐等天黑了，馬上出城到東溪村，包圍晁家莊，不讓走了一人。



40　朱同、雷橫和尉司領了命令，馬上點起馬步弓手和士兵一百餘人，等天色黑了，才帶了何濤和兩過虞侯，出東門到東溪村，在觀音庵 齊集。



41　朱同、雷橫二人，與晁蓋要好，都存心放走晁蓋，料知晁蓋必由後門逃走，就爭着去打後門。尉司決定叫朱同帶十個弓手，二十個士兵去後門截住; 自己和雷橫去打前門。



42　雷橫擁着尉司，把馬步弓手都擺在馬後，士兵擺在馬前，高舉火把，吶喊着向晁家莊奔去。他故意這樣大驚小怪，好讓晁蓋驚覺逃走。　（待續）

上文提要：

司馬洛在麥廣深家中竟發現各種形式的刀子，和加上麥廣深的體形與殘暴個性是足以將碧嘉殺死的，所以他就更加認定麥是兇手了，但麥在臨死前透露自己雖是職業殺手，但並無殺害過名叫碧嘉和李國彬的人。司馬洛遂展開偵查名叫瑪莎的高級交際花，經多方查察，司馬洛仍是未敢否定瑪莎不是兇手……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血雨（二）

殺錯了刀王　搭上交際花

＊　＊　＊

麥廣深的住處，防範得並不嚴密，司馬洛輕易地就翻過屋後的墻頭進去了。園中沒有人，也沒有狗。麥廣深是有一個女僕人，但已經在她的房間裏睡着了。

司馬洛繞到前面，來到了露台的前面。其中一度露台門根本就沒有下閂，只是隨便關着而已，司馬洛一扭，門就開了。

司馬洛走了進去，一點也不匆忙地在廳中巡視了一遍，由於他知道他有兩個鐘頭時間。

司馬洛的搜索，從樓下伸展到樓上。麥廣深的睡房是在樓上的，司馬洛踏進去，首先令他觸目的，就是一邊墻壁上掛的東西。那墻壁的上面是嵌了一片有洞的木板，每隔兩吋就有一個洞，這些洞之中可以插進一隻直角形的銅鈎，銅鈎上可以掛東西的。

在這些銅鈎的上面，就掛滿了鋒利的利刀，多數是兩隻銅鈎之間就托着一把利刀的，各式各樣的刀子，有古有今，有彈簧刀、也有切肉刀、飛刀，每一把都是磨得極其鋒利的，每一把都可能是殺死碧嘉的武器。

司馬洛體內的熱血沸騰起來，拳頭握得極緊。現在，他簡直是完全肯定了。他的拳頭，在柜子一擊，砰！那柜子一整隻都震動了起來。

司馬洛咬着牙，壓低着聲音問着：「爲什麼？爲什麼？」

沒有人回答他。

司馬洛又說：「我會殺死你的！我會殺死你的！一如你殺死碧嘉！」

＊　＊　＊

麥廣深回到家裏來的時候，天已差不多亮了。他和菲菲究竟談得如何不知道，但菲菲一定對他落足了甜言蜜語，因此他回來的時候，是正在開心地吹着口哨。他一面解着領帶，一面吹着口哨，走進他的睡房。

在黑暗中，他並沒有亮燈，只是熟習地走進浴室，開了熱水龍頭，放一缸洗澡水。當水放着的時候，他就走到那隻飛刀架的前面，取下了一把飛刀，轉身一擲。那把飛刀直飛到房間的裏面去，刺中了床邊那張招貼畫。那是一張裸女的畫，畫中是一個與真人一樣大的裸女，而刀子剛好刺中了她的兩乳之間，在那裏微微地顫動着。那張畫上，原來已經有了好些刀痕，顯然麥廣深是常常玩這個把戲的。

麥廣深看着那把刀子，面有得色地吃吃笑着。接着，他忽然霍地轉身去，看看那刀架。他這一架刀子是他心愛的玩物，因此，他對於刀架上的情形是十分之熟悉的，他一眼望去，就看出來了，架子上是少了一把刀子的。他摸摸那個空了的位置，臉容就變得猙獰起來了。

「阿雲！」他大聲叫起來，也許要質問他那個女僕人了。

「不是阿雲拿的，」司馬洛的聲音冷冷地說着：「是我。」說着時，對着房間那風景大窗前面，那張旋轉大皮椅轉了過來。那椅子上就坐着司馬洛。司馬洛的手上就拿着一把彈簧刀。

麥廣深從架子上抓起了一把六吋長的

刀子，對着司馬洛，低聲咆哮道：「你是誰？」

「你也許不認識我，」司馬洛冷冷地說：「但，欠債是要還的！」

麥廣深顯然對自己的本領相當有信心，他只是驚異，但是並不害怕。他冷冷地瞪着司馬洛：「我欠你什麼？」

「一條命！」司馬洛說。

麥廣深定住了一陣，然後問：「你是什麼人，警探嗎？」

「不！」

「那你快點滾出去，」麥廣深說：「這裏是私家地方，雖然你是喝醉了，我也一樣可以把你殺死而無罪的。」

「我並不是喝醉酒，」司馬洛說着，把那把彈簧刀在拇指上揩一揩：「我只是在奇怪，你是用那一把刀子殺她的？」

麥廣深只是瞪着司馬洛，而司馬洛仍然是慢條斯理的。他的手指在那刀鋒上揩抹着，又說：「你把刀子洗得那麼乾淨，驗也驗不出來了！」

麥廣深凝視了司馬洛好一會，然後慢慢地說：「那你想怎樣呢，朋友？抓我上警局，還是要把我殺掉？」

「我要殺死你！」司馬洛說：「但，在殺死你之前，我要你告訴我，為什麼你要殺死她？」

「你有槍嗎？」麥廣深問。

「沒有，」司馬洛搖着頭，舉一舉手上那把刀子：「但是用這個我就可以殺死你了！」

「那很好，」麥廣深說：「在你死之前殺死我吧！因為，如果你沒有殺死我的本事，我是不會回答你的什麼問題的。」

司馬洛站了起來，舉着手中那把刀子：「我很樂意殺死你，小子，不過，你卻得答應我一件事，那就是，不要死得那麼快，不然我就沒有機會問你。」

麥廣深那把六吋長的刀子對着前面，另外，他的另一隻手又從架子上取下了一把飛刀，他說：「我也很樂意殺死一個咀巴太大的混蛋！」

司馬洛慢慢地把上裝脫了下來，這間房間很寬大，除了床、梳粧枱和沙發之外，地毯上還餘下不少空位，可以作他們的競技場的。

在司馬洛脫下上裝的時候，麥廣深忽然就很快地動了。他的手一揮，那把飛刀直飛出去，寒光閃閃的，刺向司馬洛的胸部。司馬洛只是一矮身子，那把刀子便在他的頭頂上掠過了，卻刺在那風景大窗的那片大玻璃。

「乒乓」那塊大玻璃竟然給他那把勁力的匕首撞破了一個大洞。

「怎麼樣？」司馬洛冷冷地說：「除了暗算人之外，你沒有別的技倆嗎？」

「你這——」麥廣深好像一隻憤怒的貓一般露出牙齒，咆哮着。司馬洛的諷刺，顯然給了他強烈的被侮辱感。他一跳而前，手中的刀子就向司馬洛低低地刺過去。

他的身手夠快，也並不鹵莽，而且姿勢美妙，看得出他是一個高手。但是，一個一流高手，對付司馬洛是不夠的，司馬洛是一個超一流的高手，他不但天生有着比普通人快捷的身手，而且，他對用刀之術，也有過湛深的經驗和研究。經驗是他多年來實際地打出來的，研究則的資料由S組所供給。S組在他加入的時候曾給了他為期三個月的訓練。

後來，在有空的時候，司馬洛也常常去找S組之中那些教授們一起切磋及觀摩。因此，對於用刀之道，他可以說是滾瓜爛熟的。

麥廣深這一刀自以為快，但司馬洛的動作，比他還要快。

司馬洛的刀子一揮，就向麥廣深的手腕削下去。嘶！在麥廣深縮手之前，他的衣袖已給削了一個缺口，皮肉幸而沒有傷，但是衣袖破了。

麥廣深吃驚地跳後。司馬洛那把刀子遞在前面，刀尖指着麥廣深的面部，輕鬆地微笑着：「告訴你吧，麥老兄，在貼身搏鬥的時候，沒有比彈簧刀更好的武器了，所以意大利人的刀鬥是世界一流的。為什麼你不換一把彈簧刀？」

麥廣深的臉醜惡地扭曲着：「我仍然可以殺死你！」

司馬洛看準了麥廣深的來勢，輕輕一挪就閃開，把彈簧刀一揮。麥廣深只是覺得眼前刀光一閃，來不及看清楚，臉上忽然多了一個傷口。

「你還是從實招來吧！」司馬洛冷冷地說：「我想你少受一些不必要的痛苦。」

麥廣深現在是又驚又怒，他手中那把六吋長的刀子，瘋狂地揮舞着，向司馬洛的臉上亂刺過去。司馬洛的閃避是迅速而從容的，他輕輕地跳躍着，轉動着身子，使到麥廣深的每一刀都是僅僅在他的臉前一吋的地方掠過。

似乎刺中了，但是差一點，每一刺都是只差一點，但是卻沒有刺中，這使麥廣深恨得牙癢癢的。而在幾招之間，司馬洛已經摸清了虛實，知道麥廣深並非他的對手。不錯，麥廣深是個高手，但是，他卻有一個頗大的缺點，那就是，他的動作是太過輕浮了，也許因為很少碰到過真正的對手吧，他所碰到的，都是可以欺負的對手，沒有什麼抵抗力的。

現在，碰到了一個強勁的對手，他便手足無措了。

如果要的話，司馬洛是可以很快就把他殺死的，但是，司馬洛不要他那麼快死，司馬洛先要給他充份的折磨——由於他殺死了碧嘉。

「你就是用這刀弄死她的，是不是？」司馬洛咬着牙：「她拚命抵抗，但是沒有用，因為你的手上有一把刀子。就像現在，你拚命抵抗也沒有用，由於你用刀的造詣及不上我。！」

現在，麥廣深卻是已經變得連生氣也不能了，他驚慌得滿頭大汗，他正在為着自己的性命而担心。而且，他也開始改變戰略了，他改為使用那些險招，不顧一切地，不計防守了，只求能擊中敵人，就是同歸於盡，也在所不計的。這使司馬洛的困難增加一些了，由於司馬洛是並沒有興趣和他同歸於盡的。

司馬洛一咬牙，在麥廣深那瘋狂的攻勢逼得他好幾次之後，他就決定給予麥廣深以重創了。麥廣深再向他刺過來的時候，司馬洛一側身，讓刀子在他的腋下經過，然後他的刀子便刺過去。麥廣深的刀子

沒有刺中什麼，但是司馬洛的刀子卻刺中了他。

司馬洛的刀子刺中了麥廣深的兩條肋骨中間，不過並不是刺進入內臟，而是斜斜地插着。

麥廣深好像殺猪一般大叫一聲，差點把司馬洛的刀子也扭斷了。跟着，他的手中的刀子也舉起，向司馬洛當頭刺下。

司馬洛冒了一額冷汗，他的刀子一時被麥廣深的兩根肋骨夾緊了，拔不回來，於是他只好放棄了刀子，一手伸上去，托着麥廣深持刀的手腕，另一隻手的手肘就向麥廣深的胸腹撞過去。

這一下的撞力是極猛烈的，麥廣深差點就雙脚離地飛了起來。他跟蹌地倒退着，退向那破裂了的風景窗。上半身從那破洞出去了，但下半身沒有出去。

於是他就這樣擱在那裏，不能出也不能入，起碼有三片尖長的碎玻璃刺進了他的體內。

好像一隻蒼蠅給蜘蛛網捕捉住了似的。

血沿着那玻璃流下來，好像打翻了一桶油漆似的。

麥廣深仍然活着，並未死去。但是，他似乎離死期不遠。他的背上正中刺進了一塊長長的玻璃，頸側也給一片尖利的玻璃割破了。

司馬洛如果可以動手的話，他是會把麥廣深救回來的，因爲他還有許多話要問麥廣深。但是現在沒有人能救麥廣深了。如果一動他，他就會死得更快。醫生來也沒有用的，起碼要半個鐘頭才能把他從那玻璃上「解」下來，而那時，麥廣深是一定已經流血過多而死掉了。

司馬洛跳到他的面前，瞪着他，低聲地說：「現在告訴我，爲什麼？爲什麼你要殺她？」

麥廣深冷冷地微笑：「你不會得到答案的，小子，但是，可以告訴你的一點就是，我並沒有浪費她，在殺死她之前，我把她盡情享受過——」

「李國彬怎會替你這樣一個人隱瞞的？」司馬洛現在簡直是大聲吼叫起來了。

麥廣深的眉頭一皺：「什麼李國彬？我不認識這樣一個人！」

這時，司馬洛的身體，忽然通過了一陣恐懼的冷顫，他難以自制地一按麥廣深的手臂，麥廣深的咀巴痛苦地一張，吐出了一口血。

「你剛才說什麼？」司馬洛問：「享受她？什麼享受她？」

「你不是一個孩子吧？」麥廣深不屑地：「我說享受她，就是在床上享受她！」

「你在說謊！」司馬洛的臉鄙夷地扭曲着：「驗屍官剖驗過她，她的體內並沒有——她在死時並沒有和男人做過愛！」

「你在跟我開玩笑，」麥廣深說：「我和她做了四次。一次也許驗不出來，但四次——我不是乾的！我和她做了四次，然後才把她推下懸崖。」

「推下——什麼？」

「懸崖！」麥廣深說：「你不是在崖下找到她的嗎？」

司馬洛抖得更厲害了。

「我們在說的究竟是誰？」司馬洛問。

「林珍珍！」麥廣深說：「還有誰？」

司馬洛的腦袋中忽然閃過了許多回憶的片段。那些零零碎碎的，不重要的回憶片段，但是湊起來，就成爲一個相當完整的畫面了。不錯，林珍珍這個名字他是聽過的，不久以前有一段新聞就是關於林珍珍的，一個三流女明星，被人發覺跌死在崖下。剖驗之後查出她在死前和男人做過愛。

「你殺的是林珍珍！」司馬洛簡直是半發狂地叫：「那麼碧嘉呢？」

「什麼碧嘉？我沒有聽過這名字。」

「但林珍珍——爲什麼要殺死她？」

「這是我的職業，」麥廣深苦笑：「你給我三萬元，我也可以替你殺一個。」

接着抬起一邊眉毛：「別告訴我，你是找錯了人！」

「如果你沒有殺死碧嘉，」司馬洛咬緊牙齒，忍着心中的驚奇：「那我就是找錯人了！」

「好美妙的誤會！」麥廣深苦笑。

「你說謊！」司馬洛搖着他：「你說謊！你一定殺死了碧嘉。」

「到了這個地步，我何必還要騙你？」麥廣深吃吃笑着：「反正我是死定的了！」

他繼續笑，笑到噴出了血來。

司馬洛凝視着他，一時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殺錯了麥廣深，雖然他也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但是，他殺錯了！

司馬洛看着麥廣深。麥廣深的眼睛雖然仍然睜大着，但是已經漸漸失去光彩了。

很顯然，生命正在很快離他而去，而司馬洛也是毫無辦法幫他的。麥廣深在死前說了最後一句話，他說：「這眞滑稽，你找錯了人！」

然後他就死掉了！

大約十分鐘之後，他那個女傭人忽然心血來潮，從床上坐了起來，出了她的房間，跑上樓上去。她也不知道爲了什麼，總覺得情形有點不對勁的。她跑進了麥廣深的房間。用不着開燈，就趁着窗外的月光，看到了掛在那裏的那個恐怖血人。

她尖聲大叫起來，一時，膝蓋一軟就在地上跪了下來。她是想跑的，但是跑不動。她在那裏跪了差不多五分鐘，才爬起身來，跑下樓下去，拿起電話，打了三個九字。

「眞有趣，」老莫吃吃笑着：「你變成了一個殺人犯了，你殺錯了人。」

司馬洛掏出手帕來抹着額上的汗。他說：「媽的，別開玩笑！實驗室的報告怎麼樣了？」

「這個麥廣深是一個職業殺手，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老莫說：「他倒眞本事，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我們對他的行兇竟然是一無所知的。」

「他也可能殺死了碧嘉呀！」

「但他並沒有，」老莫說：「他那些刀子上，差不多每一把都有血，無論他怎樣小心打抹，都不能完全抹乾淨的。但是，其中最新的血漬，和碧嘉的血型却是不同的。不，他並沒有殺死碧嘉的。人他是殺過不少，但其中並沒有包括碧嘉！」

司馬洛用手帕抹一下額上的汗：「那

眞是豈有此理的巧合。他竟有一部紅色的野馬。」

「現在不能再有巧合了，」老莫說：「第一部野馬的主人不是，那麼第二部就一定是了！」

「那個女人？」司馬洛皺着眉頭：「我不相信！」

「女人也會殺人的，」老莫說：「你以前也碰過不少女殺手，是不是？」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

老莫微笑：「而且，這還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司馬洛斜着眼睛看着他：「你怎知道！」

老莫從抽屜中取出一張照片，丟在桌上：「我在你去工作的時候也做了一些工作；不過，不會打草驚蛇的！」

司馬洛把那張照片拿起來，那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的半身照片。一個美麗的女人，是永遠都能吸引他的興趣的。「她是誰？」

「一個相當出名的女人！」老莫說：「她的英文名字叫瑪莎，中文名字是沈麗珍。中文名字似乎平凡一點，所以她喜歡人家叫她瑪莎！」

「瑪莎是幹什麼的？」

「可以說，和你那位菲菲小姐差不多，」老莫說：「不過她並不是在什麼酒吧工作，她是自己經營的。」

「一個交際花？」

「對了，」老莫說：「而且是一個高級的交際花，你要和她上床，你要很有錢才行！而且還要她眞的喜歡你，但當然，以你司馬洛的一表人才，那是例外的！你和什麼女人上床都不必用錢的。」

「別開玩笑！」司馬洛一點也不覺得好笑：「你還查出了什麼？」

「沒有什麼，她並不在我們的記錄上的，」老莫說：「如果她是一個殺手，那她也像麥廣深一樣，保密得很好的了。」

「她實在不像一個兇手。」司馬洛端詳着那張照片。

「你自己去找答案吧，」老莫說：「你說留給你去查的！她的地址就在照片的背面。」

司馬洛看那張照片後面的地址，把它記在心中，然後把照片交還給老莫，離開了。

* * *

瑪莎果然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當司馬洛看到她的眞人時，就更有這感覺，由於她皮膚的白晰和嬌嫩，不是照片能夠顯現出來的。

司馬洛第一次看見她是在一個中式的宴會上。中式宴會不比西式的派對，中式宴會的交際中心是集中在主人的身上的，客人與客人之間比較難結識，除非是主人介紹，而主人介紹的情形，亦是很少發生。

司馬洛雖然佔了瑪莎身邊的位置，這樣還是沒有機會，由於瑪莎的身邊是有一個男人坐着的。那是一個老甲魚形的人物，那種有錢但是沒有了青春和體力的那種男人。這個男人，也很明顯地是瑪莎的標準客戶。

瑪莎在這情形之下，自然不會和男人隨便兜搭；但是，這情形却並不能阻止司馬洛把她看清楚。

而且司馬洛還有機會聽到她講話。

司馬洛聽到她的聲音是很溫柔的，談吐也很得體。怎樣也看不出，她是一個殺人兇手。事實上，他覺得，她還是一個相當可愛的女人——那種工於心計的時候會很精明，任性起來也會很任性的女人，還要看她的對手是誰了。如果她的對手是她不喜歡的男人，那她就會很精明，只會在他身上搾取金錢；但如果是一個她所喜歡的男人，那就完全不同了。

換句話說，她是一個標準的交際花人才。

不過，她也並不是沒有注意到司馬洛。偶然，她也會斜眼一瞥。司馬洛在外貌上就已經佔了不少便宜。他有着媲美電影明星的外表，看起來，他就像是一個花花公子。他對女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如果是在別種場合，和她結交一定不難。

爲了給她一個更深刻的印象，在席散之後，司馬洛並且故意駕着他那部漂亮的跑車，在老甲魚的面前掠過。老甲魚那一部是黑色閃閃亮的大汽車，由司機駕駛的，很有派頭；但是，司馬洛的車子也是一樣有派頭的，而且他相信，這是瑪莎會更加欣賞的派頭。

下一次，司馬洛却是在一個西式的宴會裏見到她。那是一個西式的派對，而參加者有不少外國人和作風比較新的人物。她雖然也是和一個男人同來的，但在這種場合裏，司馬洛却大有機會和她結交了。

當她和兩個女人站在一起談話的時候，她向侍者揮揮手，欲要一杯鷄尾酒。司馬洛立即從侍者的盤子裏拿了一杯酒，帶過去給她。

司馬洛微笑說：「我是特級侍者！」

她笑了起來：「怎麼，你這侍者，我好像見過！」

「我的記憶比你更好，」司馬洛說：「我們不是曾經在嘉年華夜總會坐在一起的嗎？」

「而且你那部漂亮的跑車還在我的車前面經過，」瑪莎說：「那部車子眞好看，是租來的，還是借來的呢？」

「是偷來的，」司馬洛說：「我是一個賊。」

「你還沒有給警察捉到？」她問。

「永遠不會！」司馬洛說：「但是，我們還是談談你那部車吧！那位長者，是你的祖父還是父親？我絕對不相信他是你的丈夫。」

她笑得連腰也伸不直了：「好吧，我相信你那部車子不是租來的，但是你也不要侮辱我了！」

「講和的條件，就是和我跳一隻舞！」司馬洛說。

於是她把那杯酒放下了，他們跳舞，而且一連跳了兩隻音樂。和瑪莎一起來的那個男人，似乎完全忘記了瑪莎的存在，正在和另外一些人談得很起勁。

大概是正在談生意了。有些男人談起生意來是什麼都忘記了。

「你的男朋友眞是有眼無珠，」司馬洛說：「放着這樣一件寶貝也不理，却顧着

跟男人們談話，難道他是同性戀的嗎？」

「我猜是吧！」瑪莎說：「但這和我是沒有關係的！」

司馬洛微笑：「我很高興他的行動與你無關；我看，這個人根本沒有把你放在眼內，我猜，你就是現在溜走了，他也不會知道的。」

瑪莎咭咭地笑了起來：「和誰一起溜呢？」

「和我！」司馬洛說。

「和你一起溜走，又有什麼好處呢？」瑪莎問。

「沒有什麼好處的，」司馬洛說：「我只是一個窮人，我的車子是偷來的！」

「你是窮人，世界上就沒有人算有錢了。」瑪莎說。

她的眼睛轉動着，好像正在考慮什麼似的。

司馬洛說：「怎麼了？我們走不走？」

「好吧！」瑪莎毅然地說：「我們走吧！」

「我們分先後走呢，還是一齊踏出門口？」司馬洛問。

瑪莎又轉頭向週圍環視了一遍，有點遲疑着：「我有很多朋友在這裏，但，管他們死掉！我們走吧！」

她和司馬洛舞到了門口，就這樣走了出去。有兩個女人張大咀巴看着她，似乎要出來制止，但是他們已經走了。

他們上了司馬洛的車子，司馬洛開動了，駛出了主人那座住宅的大花園。

瑪莎說：「我們到那裏去呢？」

司馬洛說：「我們可以去喝酒、游泳或者再去跳舞。」

「游泳？」瑪莎又笑了起來：「這是一個好主意！我們今晚，一定要做一點比較特別的，有意義的事情！」

「値得記念的一夜？」

「不是那麼羅曼蒂克的理由，」瑪莎說：「我是因爲，我爲你付了很大很大的代價逃出來的。」

「爲什麼？」

「那個男人以後一定不會再來找我了，」瑪莎說：「這會使我在經濟上蒙受相當大的損失。」

「你究竟是幹什麼的？」司馬洛問。

瑪莎沉默了一下：「你還是不要問我吧，我不問你，你也不要問我。謀生總是醜惡的，我們眞的要做朋友，就做眞正的朋友好了。」

司馬洛點頭：「你眞有意思！但，游泳是値得做的事嗎？」

「穿衣服游泳就不是特別的事情了，」瑪莎說：「你有胆量裸泳嗎？」

「我以爲只有我需要問你這個問題的。」司馬洛說。

「天氣好的晚上，又有月亮，游裸泳是最理想的了。」瑪莎說。

司馬洛忽然把油門踏下去，車子沿着平直的公路，如電光石火似的向前直射。

瑪莎發出了一聲低低的尖叫：「開快點！我喜歡快！」

司馬洛把油門再踏下去一點，開得更快了。瑪莎的手放在他的腿上，當車子開得再快，她的手就在司馬洛的腿上移動，當車子開得更快時，她的手就在司馬洛的腿上捏得更緊。

「快點！」她還是在叫。

司馬洛再踏下一點油門，速度計的指針跳到了一五〇的數字上。車子兩旁的景物簡直變得模糊不清了。在這樣的速度之中，一切都是繫於幾分之一秒之間。譬如，反應動作遲幾分之一秒，車子就會轉不了彎而撞掉了。

司馬洛把車子直駛到了海邊，在沙灘上停了下來。天上月光正好，照得沙灘一片白閃閃的。

瑪莎首先開門跳了下車，就站在沙灘中央，把衣服脫了下來。一件不留，全部脫下來。

司馬洛只是呆呆地坐在車中看着。她有一具很美麗的身體，不過，更使得他神往的就是，她使他想起了另一個女人，一個他對她印象很深的女人。司馬洛記得，這是在不久以前，他就曾經和那個女人一起裸泳，情景幾乎是一樣的。雖然他和瑪莎還是剛剛結識，但是他已經從瑪莎的身上察覺到一種與那個女人完全相同的性格。他覺得這兩個女人的性格是很相近的，那就是對目前這個社會，有一種反抗性，以前那個女人，甘於做一個高級應召女郎也不去做那些所謂正當職業。現在這個女人，看來也是一樣的。

「怎麼了？」瑪莎忽然用手掩着身上的三個重要之點：「司馬洛，你只是坐在那裏看，那是不公平的！」

司馬洛微笑，也下了車，站在月光之下，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瑪莎走近他，側着頭，好像欣賞一件藝術品般看着他。

當司馬洛的最後一件衣服也脫下來之後，瑪莎抬起了一邊眉毛說：「噢！原來你已經準備好了！」

他是一個男人，他的反應是正常的。

「如果我沒有準備，」司馬洛吃吃笑着：「那我這個男人也沒有什麼用處了。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麼大胆的女人。」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獸性，這種獸性不是常常有機會發洩的。」

這句話司馬洛是同意不過的了，他一向蔑視一般人口中所謂的「道德」。

那些人滿口仁義道德，然而心裏所想的，卻是完全相反的。舊的東西，幾乎每一樣都給人推翻了；人類登陸月球，就連有關月亮的傳說也全部加以推翻了，但是，只是「道德」兩個字卻和一二千年前幾乎完全一樣，每一個人都受着這兩個字的抑壓，卻很少人有胆量公開加以推翻。

「來！我們做野獸去！」他開始伸出手。

他們兩個人拉着手跑向水邊，腳踏在水上，濺起了水花，再跑了幾步，就失去了平衡而仆進了水中。於是他們不再跑了，只是向海中心游出去，一直游到了離岸很遠，才停了下來。

司馬洛向她伸出手去，她卻好像一條魚一般避開了。她咭咭地笑着：「和你比賽游回岸上吧！誰先到的就在上面。」

「在那處上面？」司馬洛不明所指。

「你不眞是那麼天眞吧？」她說：「我們要做的事情，總要有一個人在上面的，不能兩個人都在下面。」

「哦，那樣，我是注定要在上面了。」司馬洛微笑。

「別豪氣，要比賽過才能知道！」瑪莎說着叫道：「一……二……三！」

叫完了「三」，她便動身向岸邊游回去。

司馬洛輕鬆地跟在她的後面，但是漸漸，他就發覺，要跟上她卻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她游得很快，眞的像一條魚一樣。要趕過她，會是一件相當吃力的事。司馬洛相信他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他並沒有做。他覺得趕過她並不是一件聰明的事，在現時的情形之下，做任何吃力的事，都是不聰明的事。他的氣力，還要留回在後一會兒有更好的用途呢！

於是司馬洛始終都留在她的後面大約半個身位，到了後來，當她踏上了沙灘時，他已經落後了三個身位了。

他一直都在留力。

她跳上了沙灘，便向樹林跑過去，在樹林的邊緣停了下來，跪在地上。司馬洛也在她的身邊跪了下來，擁着她吻。

他們一身都是水，但是，當彼此的手都在對方的身上動着時，他們身上的熱力就很快使水份蒸發了。他們的身上很快就變成乾爽。

後來，又有些地方則由乾而濕。

司馬洛身上的熱力給她撩動到了最高峯的時候，他就推她，要使她躺下來。但她總是硬着身子，不讓他推倒。

「你怎麼了？」司馬洛有點不耐煩：「你喜歡坐着來嗎？」

「我們約好了的嘛！」瑪莎說：「是我先上岸的！」

「噢，對了，」司馬洛說：「我只是忘記了！我是勇於承認失敗的！」於是他在地上躺了下來。

瑪莎似乎認爲刺激得他不夠，又開始吻他了。她吻得很徹底，舌頭好似蛇般。

他難禁地發出呻吟聲。

但是當司馬洛難耐地要坐起來時，她又把他按倒。她總是說：「躺着，你答應過我的！」

他只好躺着，接受她的擺佈。不過一方面，他的手也在她身上動着。就像他們現在還是進行着一種競賽，看看誰的忍耐力先行崩潰。

他的手動得和她的咀巴一樣的有技巧。

她也忍不住了。

一陣無比的溫暖和舒適把他包圍，然後把他完全吞沒。她的乳房是嬌小的，如果用軟尺去量度，胸圍大概不會超過卅五吋。

她的呼吸開始急促起來了，但這不是乏力的表示，而是表示當時的感受愈升愈高，到達了難耐的程度，愈來愈接近爆發點了。

在喘息之間，她說：「你知道嗎，我一直都想這樣做，我一直都希望我由被壓逼者變成壓逼者！」

「你現在成爲壓逼者了，」司馬洛說：「你有什麼感覺呢？」

「覺得很好，好極了……」她喘着說，忽然就在他的胸膛上緊緊地伏了下來。

他感到了她的內部在收縮和抖顫，然後，在十幾秒鐘之後，她就沉沉地嘆了一口氣，整個散渙了似的，一動也不動了。只是她散渙了而已。他卻仍然維持着他的男性雄風。

高潮之後仍然得到可靠的充實，這是能給予女人以難忘的甜美的。很久很久，她又好像蚯蚓一般，蠕蠕而動了。

「還想做壓逼者？」司馬洛微笑。

她長嘆一聲：「不，我看，女人的確是天生被壓的動物，我現在就想被壓逼了！做壓逼者，似乎太吃力一點！」

「那很好！」司馬洛說着把她一推。這一次，她可沒有那麼强硬了，她很柔順地在沙上躺了下來。被壓逼者倒轉過來成了壓逼者。

她的反應是熱烈的，斷續的呻吟聲從她的喉嚨間發出來。

接着，瑪莎的身體痛苦地抽搐起來。她哀求般地說：「不要！不……停一停！」

司馬洛停了下來，關心地問：「怎麼了？」

「沙！」瑪莎說：「我看，我們得到水裏去泡一泡。」

司馬洛微笑，明白了。當他們的姿勢一改再改時，身上就沾了不少細沙，連重要的部份，也難免給細沙侵入了。那些柔嫩的部份在動起來的時候受到了細沙的磨擦，就帶來了痛苦。

他慢慢地退出去。

他們在水中游了一個圈，再上來。司馬洛拉着她的手，領着他跑向車子。

「我們到車上去吧！」他說。

「我還不想回家！」瑪莎立即出抗議：「我——」

「沒有人說要回家。」司馬洛說。

「但是你的車子那麼窄。」瑪莎說。

「不一定很窄的！」司馬洛微笑：「我有一點小意外給你看看。」

司馬洛的小意外，自然就是那會活動的座椅背了。

他一按鈕，座位下面的機器發出「噓噓」的聲音，然後前座的靠背就向後、靠平，與後座接合，成爲了一張床一樣。

「這一次，保證不會有沙了！」司馬洛說。

果然，這一次進行得十分之圓滑和順利，一點困難都沒有。

他們在車中睡了三個鐘頭，瑪莎一直像一隻小貓似的，依戀地偎在他的懷中。

後來，她的眼睛張開了，手在他的胸膛上撫着。不過，這並不是需索的撫摸，而是帶有感激成份的，友善的動作——感激他賜予她歡樂。

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他幾乎不願意讓打火機熄掉，在火光中欣賞着她。這還是他第一次在較充足的光線之下，欣賞她的美麗身體。

「什麼時候可以再見你？」他問。

「爲什麼這樣說呢？」瑪莎是皺起了眉頭看着他。

「我以爲，人的獸性不是單單發作一次就夠的。」司馬洛微笑。

「我的意思是，」瑪莎說：「我們還不曾分開，爲什麼要談再見？」

「但我們需要睡覺，」司馬洛說：「總不能夠就睡在這裏的！」

「回家去睡吧，」瑪莎說：「到我的家裏去。我睡過你的車子，你就睡我的家吧！明天一早，我還需要你。」

司馬洛微笑：「這是一個好主意！」

「那麼，」瑪莎說：「我們穿衣服吧！」

他們穿好了衣服，司馬洛開車去瑪莎的家去。在那月夜的公路上，他開得極快，快到超過自己慣常所容許的速度，而瑪莎感到十分之興奮。

「你開車開得好極了，」瑪莎說：「我從沒見過有人開得這麼好的！」

「你會開車嗎？」司馬洛問。

「當然會，」瑪莎說：「而且我也有一部車。」

「一部福士？」

「一部野馬！」瑪莎說。

* * *

他們到了瑪莎的家時，所見的第一件東西，就是停在屋子旁邊的那部野馬跑車。屋子的旁邊搭着一座平頂篷，那車子就停在篷下。

看見這部車子，司馬洛的心就一陣發緊，因爲，這部車子，就是屬於那個殺人兇手的了。那個兇手首先殺死了碧嘉，然後又開着這部車子去殺死了李國彬。

羅曼蒂克氣氛忽然被驅散了。

瑪莎帶領司馬洛到了那部車子的前面，讓他欣賞，也藉機炫耀似的。

「這部車子，我可以開得很快！」她的手好像撫一位情人般在車身上撫着。

司馬洛卻是看着她，她真的完全不像是一個兇手，眞難以想像她會是一個殺人的人。但這個世界，事物多數是似是而非的，外表醜惡，裏面美麗，裏面醜惡，外表美麗，但是亦有裏外都美，裏外都醜的。瑪莎不像一個兇手，正如麥廣深像極一個兇手，事實已經證明了，麥廣深並非司馬洛所要找尋的兇手。

那麼，剩下來就只有瑪莎了。

她一定是的！

司馬洛卻希望她不是。

接着他的視線接觸到了屋旁的一團陰影。那團陰影裏有兩點圓圓的東西在閃爍着，那是一雙眼睛。

司馬洛皺起了眉頭。

「哦，那是阿安！」瑪莎說：「阿安，出來！」

那雙眼睛的主人出來了。是一個瘦長的青年人，臉上有很多暗瘡，頭髮是枯黃的，兩隻眼睛裏，眼珠的位置並不對稱，右眼的眼珠是斜向右的。另一個特徵就是手臂特別長，比普通人都長。手指也是特別長的。

身上一件圓領汗衫，一條緊身的牛仔褲。咀巴傻氣地半張開着，眼睛打量着司馬洛。

「阿安是替我管理車子的，」瑪莎說：「他抹得很乾淨，把機件保養得很好。但是阿安，怎麼還不睡覺？」

「我已經睡過了，」阿安說：「我現在是剛剛起床！」

「噢，對了！」瑪莎笑了起來：「時間也不早了！阿安，這是司馬洛先生！」

阿安對司馬洛深深地一鞠躬。司馬洛馬上就知道，這人的智力一定有點問題，現代已經沒有人這樣鞠躬了。

阿安對司馬洛伸出一隻瘦長的手，傻氣地笑着。司馬洛和他一握，發覺阿安這隻手是柔軟而溫暖的。

「司馬洛先生，你有什麼有關車子的事情，你找我好了，我一定爲你辦妥！」

「唔，我會記着的，」司馬洛微笑：「有機會我一定找你！」

「我們進去吧！」瑪莎一扯司馬洛的衣袖。

他們進入了屋內。那間屋子不大，由於只有瑪莎一個人居住而已。她還聘有一個女傭人，這個女傭人和阿安都是住在花園中一間獨立的屋子，瑪莎關上了門之後，她在屋中就是獨立的了。

司馬洛跟着她進入了一座佈置精緻的廳中，然後再進入了睡房。那睡房裏有一張很大的床，那床上是足夠三個人睡的。

瑪莎馬上就動手脫下衣服，一面說：「我們得洗一個澡，身上鹽粉太多了！」

司馬洛卻看着那張床微笑：「你要這樣大一張床幹什麼？」

「我常常做噩夢，」瑪莎說：「在夢中會打滾，如果沒有一張大床，那我就要滾到床下去了。一個人睡覺，噩夢是特別多的！」

司馬洛點點頭：「我有時也有同樣的現象。」

「不過，」瑪莎說：「我今晚是不會做噩夢了。」

她已經把衣服脫光了，現在又走過去替司馬洛解開衣鈕。

「如果你要人陪你睡，這應該不是難事！」司馬洛說：「只要一開口，保證有一百幾十人來應徵！」

「但是，」瑪莎說：「一千人之中卻未必會有一個是我滿意的。」

「這是一個問題！」司馬洛點頭：「這個問題，男人反而比較容易解決。女人選擇得比較嚴！」

「有時，」瑪莎說：「我也眞希望我是一個男人。來，我們去洗澡！」

他們進入了浴室裏，瑪莎把司馬洛推進浴缸中。剛才她殷勤地爲他脫衣服，現在則殷勤地爲他洗澡。她就當自己是一個女孩子，而司馬洛就是一隻洋娃娃。

洗好了之後，她又替他把身子抹乾，把他一推，說：「你去睡，我自己洗！」

「我不特別累，」司馬洛說：「有吃的東西嗎？」

「你可以出去叫阿安叫醒女傭替你弄一些。」瑪莎說。

「最好不要驚動女傭人，」司馬洛說：「有什麼可以自己弄的食物嗎？」

「凍肉和麵飽吧，」瑪莎說：「廚房的冰箱和櫃子裏有。」

「我自己去弄好了！」司馬洛點頭。他穿上了一條褲子，走出了房。他走進廚房，找到了凍肉和麵飽，弄了一客三文治，就開始在屋中巡視一遍。其實，他主要還是看清楚這個地方，而不是要吃東西的。

他也不知道他要找尋的是什麼，所以他只是東翻一翻，西找一找的。他是要找一些證據。既然瑪莎可能是那個兇手，那她的屋中，是應該有點蛛絲螞跡可尋的。

司馬洛在瑪莎家中的每一個房間都觀察過了，但是沒有什麼可疑跡象。瑪莎的

家中並沒有像麥廣深的家中一般，有一批刀子被收藏着。如果她是殺人的兇手，那她的武器卻不知道收藏在何處了。

司馬洛是一個專家，他搜索的本領是很高强的。不過半小時，他已經把屋子的每一個可搜的地方都搜得很徹底了。

他發覺，這屋子裏並沒有什麼秘密。

如果還有什麼秘密的話，那麼，這些秘密一定就是在瑪莎的睡房裏了。他又回到瑪莎的房間裏去。

瑪莎已經洗澡出來了，她並沒有穿上衣服，只是赤裸地躺在床上，睡着了。司馬洛在房中走來走去，檢視着房中的每一件小擺設，而另一方面，他就趁機會搜索那些可以搜索的地方。當然不能夠翻箱倒篋，他只是作無聊狀地檢視那些東西而已。

瑪莎在床上轉了一個側，發出一聲呻吟：「來睡覺吧，司馬洛你不累嗎？」

「來了，」司馬洛說：「你要不要一點吃的？」

「不……」瑪莎含糊地應着，她顯然是睡意已濃了。

司馬洛只好走到床邊去。當他經過窗簾的前面時，他停了一停。

現在外面的天空已經有點微亮，他通過窗簾縫望出去，依稀可以見到園中的景物。他看見外面花園一角落裏，一棵小樹的樹椏上就坐了一個人。他知道這個人就是阿安。他看不到阿安的臉上有什麼表情，但是他可以看到阿安正在咬指甲。而他的臉正朝着這窗口。

司馬洛有了一種不寒而慄之感。他覺得，瑪莎這個人也許是太過大意了，她是不應該把這樣一個男人留在身邊的。這個人雖然很明顯地智力並不高，但是，他到底是一個男人，而一個男人見到了一個美麗的女人，是自然地會產生慾望的。

司馬洛把窗簾也拉攏了，然後才躺到床上去，讓自己入睡。

瑪莎說過，早上又會需要他，果然沒有錯，當接近中午的時候，司馬洛又被她的吻所擾醒了。經過幾個鐘頭的休息之後，司馬洛的體力也恢復了，他用不着她怎樣的挑逗，就主動地向她進攻。

他很快就給了她滿足。

她下了床，洗了一個澡，穿上衣服，坐在梳粧枱前梳頭髮。

「你要出去了？」司馬洛問。

「是的，」她說：「約了一個人一起吃午飯！但是我一會兒會吩咐傭人給你弄飯的！」

司馬洛微笑：「我可以回家去的！」

「不，不要回家，」她以有勁的手勢梳着她的頭髮：「回頭我還得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商量什麼？」

「我在想知道你能不能在這裏逗留一個星期。」她凝視着他。

「那我變成什麼了？」

「沒有變成什麼，」瑪莎說：「我只是覺得，我們是發揮獸性的最佳對手，如果一星期之後仍不厭倦，我們還可以繼續下去。」

「不准我出外嗎？」

「我的要求是你晚上回來，」瑪莎說：「沒有其他條件。吃的用的都不用你破費，但如果你覺得不好意思，你也可以負担一半的。小數目，沒有什麼所謂。」

「這是很可愛的特別優待，」司馬洛說：「我實在難以拒絕。」

「我下午回來時你會在嗎？」她認眞地問。

「我今天不出去好了，」司馬洛說：「今天晚上我們再一起出去，怎麼樣？」

瑪莎匆匆地化好了粧，便出去了。這是值得諒解的，她不能爲了和司馬洛一起，便不去謀生的。

司馬洛是很高興她外出的，因爲，當她走了之後，他就可以徹底地搜她的房間了。他也果然這樣做了，但是，並沒有什麼發現。她的房間裏，有的只是女人的房中應有的東西，但是並沒有什麼秘密。

司馬洛困惑地皺着眉頭，不知應該怎辦，不錯，情形指出，她的確是那個兇手了。

但是，他怎樣加以證明呢？在未有證據之前，他是不能夠對付她的。麥廣深那一次已經做錯，這一次不能再錯了。

司馬洛放棄了搜索，走到窗前。現在，窗簾是拉開了一部份的。司馬洛望出去又看見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阿安。

阿安這一次不是在樹椏上了，他只是坐在一塊大石上，臉又是朝着窗口這邊，現在司馬洛看得見阿安的表情了。他的表情是很古怪的，好像想笑，但又不是笑，帶點嘲諷的意味，也好像有一點恨意。

司馬洛又感到一陣毛骨悚然。這個阿安，似乎一天到晚都在監視着瑪莎的窗口，瑪莎怎能睡得安樂？

他穿好了衣服，走到花園去。當他走到園中時，阿安卻已不在那裏了，於是司馬洛只好在園中兜着匝子。也許，園中會有些什麼秘密吧？

後來，他繞到了那間車房去，瑪莎的車子已經開出去了。那部刺眼的紅色野馬跑車。現在停在車房中的衹是司馬洛開來的那部漂亮跑車。

那車子的頭蓋已經掀開了，阿安就在車頭的前面彎着身，正在弄那機器。

司馬洛走到他的面前，皺着眉頭。他很担心阿安會把他的車子弄壞了。

阿安發覺司馬洛來了，就抬起頭來，對司馬洛微笑。

「這部車子眞好！」阿安說，「比小姐那一部更好，更漂亮！」

「但人卻是你的小姐更漂亮！」司馬洛說。

「對了，」阿安點着頭：「小姐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司馬洛的腦筋在狡猾地轉動着。也許，他是可以從這個頭腦簡單的人的身上取得一點資料的。

「你的小姐是對你很好的！」司馬洛說。

阿安聳聳肩：「也不見得，她……她……」他做着手勢：「她總是不大注意我的！」

司馬洛微笑：「也不見得，她對我就提過你！」

「她說什麼？」阿安那呆滯的目光，馬上就靈活地閃動了一下。（未完．二）

上文提要：

柳花花與獨孤美在財神賭坊贏了十多萬銀兩，遂又相偕上茶館品茗，兩人自是開心不已，能和柳花花一起更是喜上眉梢，忽接有人投信相約兩人在南門屠宰場見面，兩人依時到達，險些遭到陷阱殺害，憑柳花花行走江湖的豐富經驗，精湛高超的劍法武功，戳敗了奸人的謀害騙局，原來想暗算柳花花與獨孤美的人，就是殺害姬重生的冷星堡總管高昇……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柳花花與獨孤美

一笑泯恩仇　重登聽雨樓

＊　＊　＊

柳花花皺眉，他不喜歡文酸酸的人，更不喜歡吹嘘客套，所以他仰首喝了一杯酒，單刀直入問道：「你找我什麼事？」

天寬次嵐輕啜了一口，慢條斯理道：「大少，不瞞你說，我是為了那些忍者的事。」

「這個我已經知道。」柳花花淡淡道：「刺殺姬重生那二十五名忍者，以及潛入飛鷹堡的三名忍者都是假的，只有那個狙擊我的才是真的。」

「果然你已經知道。」天寬次嵐緩緩道：「我就是為這件事專程來找大少，希望你解釋給司馬堡主知道，否則他和冷星堡聯合起來圍剿我們，只怕我們吃不消。」

他頓一頓，微笑道：「我原本還真担心大少您誤會我們倭奴人跟姬堡主事件有關。」

柳花花淺淺一笑：「這件事，本來就跟你倭奴人有關。」

天寬次嵐臉色大變，驚聲道：「大少，既然知道那些忍者是假的，為何還說我們和那事件有關？」

柳花花撇了一下唇角，冷冷道：「我問你，為何你在姬重生那事件發生的第二天，便派人來殺我？」

天寬次嵐很快回復鎮定，他緩緩道：「我只是想讓你知道前面二十多個的忍者都是假的。」

柳花花也把聲音放緩：「我是說，從東南海邊到這裡，快則十天八天，慢則半個月，為何你在第二天就派殺手來找我？」

天寬次嵐張著咀說不出話來。

獨孤美嫣然一笑：「天寬先生，這個問題證明你早就在中原，你為什麼會提早來到？難道你早已知道這件事情會發生？」

天寬次嵐臉色猛又是一變，他啊啊了兩聲，歎了一口氣道：「我怎麼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他端著酒杯，放在唇邊慢慢啜著，他彷彿在想什麼，半晌才又道：「柳大少，我可以不可以不回答你那個問題？」

柳花花淡淡一笑：「你自然可以不回答，我從來不勉强任何人說話。」

「但是，天寬先生，」獨孤美接著道：「你要知道，如果不解釋那個問題，只怕你也洗不清那些假忍者的問題，你說是不是？」

柳花花接口道：「江湖中已經在揣測這件事是不是你們倭奴人幹的，否則當天怎會有那麼多忍者出現？」

天寬次嵐急道：「大少，你明知道那是寃枉！」

柳花花冷冷道：「你既然被寃枉，為何不把你知道的說出來？」

天寬次嵐歎了一口氣，緩緩道：「其實我知道的也不多。」

獨孤美含笑道：「你至少知道那些武士刀是怎麼來的，那種刀只有你們倭奴人才用，一把兩把自然不算甚麼，但一下子出現了卅把之多，你作何解釋？」

「是的，」天寬次嵐點頭說：「我就是要從那些武士刀說起，大概在一個多月以前，突然有人跟我借刀，隔不了幾天，便

聽說冷星堡主要訪問飛鷹堡：本來借刀我就覺得奇怪，而冷星堡主訪問飛鷹堡更是奇怪的事，我不禁把他聯想起來，我以為冷星堡會以這次訪問為名，而暗中派出假扮忍者刺殺飛鷹堡主，所以我就提前來到中原。」

獨孤美有些疑惑：「你為何認為冷星堡訪問飛鷹堡是件奇怪的事？」

天寬次嵐緩緩道：「因為姬重生是一位非常高傲而又自滿的人，照理說，冷星堡的歷史與冷星堡主的年齡也都要比飛鷹堡的歷史和飛鷹堡主的年齡要長，兩堡互訪，理應由司馬如虹先訪姬重生才對，貴國一向講究禮儀，所謂長幼有序，對不對？」

柳花花與獨孤美點點頭。

天寬次嵐接着說：「而姬重生這麼孤傲的人竟願意先訪問司馬如虹，難道不是件奇怪的事嗎？」

柳花花頷首道：「你是個很細心的人。」

天寬次嵐含笑道：「柳公子過獎。」

獨孤美眨著眸珠子問：「你為何這麼瞭解姬重生？」

天寬次嵐沉聲道：「妳大概不會忘記，幾年前冷星堡姬重生及十六鐵衞、二百名冷星堡戰士，打得我們抬不起頭來，差點全軍覆沒。」

「這件事我自然記得。」獨孤美搖搖頭：「但是我不明白，這件事和你瞭解姬重生有什麼關係？」

柳花花笑著說：「妳如果知道瞭解敵人是一件重要的事，妳就會明白了。」

獨孤美明白了。

在江湖上，瞭解敵人比瞭解朋友還重要，因為敵人隨時隨地會要你的命，怎能不瞭解他？

柳花花張口道：「但是事情並非如你所思的，結果那些武士刀並非是用來殺司馬如虹，而是殺姬重生。」

天寬次嵐搖搖頭：「這件事情就把我搞糊塗了。」

獨孤美問：「借刀的人是誰？」

天寬次嵐默然無語。

「天寬先生，」柳花花微微一笑，「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

天寬次嵐吃驚道：「你怎麼知道？」

他停了一下，似乎不信，問道：「誰？」

柳花花微笑著，一字一字道：「東南劍派。」

天寬次嵐啊了一聲，當場呆住。

柳花花忽然從懷中取出了一疊畫像，攤在桌上，兩眼注視著天寬次嵐臉上的表情，緩緩說道：「這些就是那廿八名假忍者的畫像，你可認得？」

天寬次嵐湊臉細瞧，竟也說不出話來。

良久，他才歎了一聲道：「既然你都知道，我什麼都不用說了。」

說著，他大步離去。

走到房門的時候，他忽然轉身說道：「花花大少，如果我還有你這種敵人，你猜我會怎麼樣？」

柳花花微笑著，沒有說話。

獨孤美却笑道：「自然是殺了他。敵人被殺了就不再有敵人了，不是嗎？」

「不是，」天寬次嵐搖搖頭：「獨孤姑娘，如果敵人殺不了，妳怎麼辦？」

獨孤美怔住，她很快又笑著道：「化敵為友？」

「聰明的辦法，只有聰明的人才想得出來；獨孤姑娘，妳是個聰明的人。」

天寬次嵐大笑著，人已走出門外。

* * *

二更天。

有星，星疏；有月，月細。

路上，無人，有車。

柳花花躺在坐墊上，兩手枕著頭，眼睛閉著。

獨孤美則把雙脚平放在坐墊上，上半身靠著車廂，兩隻眼睛盯著柳花花瞧；彷彿柳花花臉上眞長出花來的，她看了很久才忽然開口：「花花柳，難道那件事情是東南劍派做的？」

「妳說呢？」他懶懶的應了一聲。

「我懷疑，」獨孤美說：「江湖中誰都知道東南劍派是最靠攏冷星堡的，尤其是冷星堡幫他把倭奴人打垮之後，東南劍派對冷星堡可說是言聽計從，怎麼可能去刺殺姬重生？」

她自己喃喃的說了說，又接著道：「可是，刀是他們借的，而且那些假忍者也的東南劍派的人，這又怎樣解釋？花花柳，我被搞迷糊了。」

柳花花沒有接腔，連眼睛都沒張開來。

獨孤美不禁有氣，捏了一塊碎銀子在手上，往他頭上就丟去。

叭一聲，正好掉進他嘴裡。

柳花花好像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嘴巴動了兩動，竟然吞下肚子裡去！

獨孤美嚇呆了，驚聲叫道：「喂，那玩意可吃不得，快吐出來！」

她正叫著，却見那塊銀子眞被他吐了出來。

她哇哇大叫。

因為那塊銀子竟然吐到她咀裡去！

獨孤美把銀子吐在掌中，氣得兩眼發白，大叫道：「你這個死花花，就會作弄我獨孤美。」

柳花花大笑著坐起身子，「奇怪，東西可是妳丟過來的，而且也是妳叫我吐出來的，怎說我作弄妳？」

獨孤美鼓著兩頰：「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柳花花笑得更大聲：「妳的口氣，怎麼也跟他們一樣了？」

獨孤美自己也笑起來。

她停住笑：「說眞的，東南劍派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柳花花搖搖頭，瞪著她說：「我正在想，妳却偏偏來吵我，我怎麼想得出？」

「我還以為你知道了哩。」獨孤美朝他做了個鬼臉，接著說：「但是，你為什麼知道刀是東南劍派借的？」

「妳眞笨，」柳花花嗤了一聲：「刀借來是幹什麼用的？」

獨孤美也嗤聲道：「自然是殺人，難道你沒聽說過借刀殺人這句話？」

「知道就好，」柳花花笑道：「妳肯不

肯把刀借人殺人？」

「不肯，」獨孤美搖了一下頭，「誰也不會肯，因爲借刀的人殺了人之後，被借刀的人可就要倒霉了。」

「既然如此，」柳花花問道：「天寬次嵐爲什麼肯把刀借人？」

獨孤美那雙水汪汪的眸子轉了轉：「因爲他沒有辦法，他不能拒絕。」

「那些人他不能拒絕？」柳花花問。

「朋友，」獨孤美說：「尤其是很好的朋友，通常都無法拒絕的。」

柳花花搖搖頭。

「不對？」獨孤美問，她又補了一句：「如果我跟你借刀，你也不借？」

「借，自然借；」柳花花笑著說：「我不但借妳刀，連人都借給妳。」

獨孤美瞪了瞪他，以爲他沒正經；忽又恍然道：「不錯，既然好朋友知道你要去殺人，他如果肯借你刀，也一定肯把人借給你，幫著你把那個人殺了，眞正的好朋友，連命也肯借，何況借刀？」

柳花花點頭道：「天寬次嵐只肯借刀而不肯借人，可見向他借刀的人不是他的好朋友。」

獨孤美忽然歎了一口氣，道：「所以你猜到借刀的人是東南劍派，因爲東南劍派是他最大的敵人。」

「不錯，」柳花花一臉肅穆：「通常如果有一個比你更强的敵人跟你借東西，往往比拒絕好朋友還難於拒絕。」

「拒絕朋友，了不起得罪朋友；」獨孤美仍歎息著：「但是，如果拒絕敵人，往往就會招敵人的報復與攻擊；所以聰明的人，是決不輕易觸怒比你更强的敵人。」

「所以，」柳花花笑著說：「天寬次嵐始終不願意說出借刀的人，而且也不肯指認那些假忍者，是因爲不願觸怒東南劍派。」

「他也決不願意得罪你或是飛鷹堡，所以他老遠跑來中原向你解釋假忍者的問題。」獨孤美笑著說：「但是他却忽略了時間問題，露了一個大破綻，讓我們知道了借刀的事情。」

停了一停，獨孤美接著說：「到現在，我一想起你說出東南劍派時，他那副嚇得說不出話來的樣子，我忍不住就想笑。」

柳花花忽然不說話，又躺了下去，眼睛又閉了下來。

他在沉思。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花花柳。」獨孤美轉著眸子，「冷星堡那邊怎樣解釋？難道天寬次嵐不怕冷星堡？」

「他最怕的，大概就是冷星堡了，他自然應該向冷星堡解釋假忍者問題。」柳花花喃喃說著：「但是我想他不會這樣做。」

「爲什麼？」獨孤美問。

「妳如果瞭解武林中的規矩，妳就明白爲什麼了。」柳花花說：「拿姬重生這件事來說，人死在飛鷹堡，一切責任就該由飛鷹堡來承担，追查兇手的責任也歸於飛鷹堡。如果飛鷹堡在相當時間內查不出兇手，司馬如虹除了一死謝罪之外，大概沒有其他的辦法；除非他願意受盡武林中人的恥笑，苟且偷生。」

獨孤美點點頭：「司馬老鬼無論如何不是個苟且偷生的人。」

柳花花仍睡著說：「所以這件事情，死的雖然是姬重生，實際上策劃這計劃的人，正是對著司馬老鬼而來，如果那人單單要殺姬重生的話，他爲何偏偏選在飛鷹堡，而不是別的地方下手？」

獨孤美不禁低頭思索，她喃喃道：「如果東南劍派要害司馬老鬼的話，這或許能令人相信，但是他們決不可能害死姬重生的……眞令人想不通。」

獨孤美想不通，只好向柳花花瞧去。

柳花花却一臉困惑之色，他好像也想不通。

可是他們兩人都沒有再想下去。

因爲馬車已經停下來。

獨孤美下車之後，定睛一看，她差點叫出聲來！

她趕緊揪住柳花花，把身子緊緊的挨靠著他，花容失色的叫道：「花花柳，這種地方，也是你常來的嗎？」

柳花花笑道：「這種地方，只怕誰也不喜歡來；但是，却是每個人都一定會來。」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是人們不想去，但又不能不去，其中之一便是墳場。

柳花花帶獨孤美上墳場幹甚麼？

獨孤美沒有問。

她已經嚇呆了。

她從沒上過墳場，尤其是三更半夜。

四野一片漆黑，墳堆遍佈，墓碑林立，敗棺滿地，野狗四竄；遠外隱約鬼火咻咻，淒厲而恐怖的狗嚎聲，益發增添了幾分鬼氣森森。

獨孤美不喜歡這個地方，絕對不喜歡。她已毛骨悚然，一陣涼意自她脚心直冒至頭頂，她抽了一口氣，正想開口，突然一團黑影向她竄來，她忍不住驚叫著抱住柳花花，定睛一看，却不過是條野貓。

柳花花摟著她大笑。

獨孤美用力捏了一下他的手，「花花柳，我警告你，如果你是在開玩笑，你應該知道，我決不欣賞你這種玩笑。」

柳花花哎唷了一聲，揉著被她捏痛的手，「妳準是虧心事做得多了，否則妳怎麼怕得連話都說不清了，心中無鬼，天下那裡去不得？」

獨孤美瞪了瞪他，「天下這麼大，那裡不好去，却偏偏要到這種地方來？」

柳花花也瞪了瞪她：「妳還眞以爲我喜歡來這裡？」

說著，拉著獨孤美向墳丘下一間矮房子走去。

房子很矮，也小，茅草頂，泥磚牆，木扇門；柳花花上前擂門出聲。

獨孤美不敢作聲，緊著脚步，一步也不離開他。

不多時，屋裡亮起光，走出一名駝背老頭；他看起來年紀老大了，垂胸的幾撮鬍子已花白；他把手上的燈提得老高，以致柳花花和獨孤美可以看到他那張滿佈皺紋的臉上，除了惺忪睡意之外，自然還有一臉的不高興。

「花花柳，他好像很不高興？」獨孤美低聲說。

「任何人在三更半夜被叫起來，只怕

誰也高興不起來。」柳花花低聲應著。

這時候，駝背老人已慢慢的走到籬笆上的門邊，他的聲音沙啞而蒼老，還間雜著幾聲咳嗽：「誰啊！大半夜了，怎麼還來上墳？」

「打擾，老伯。」門呀的一聲打開之後，柳花花遞上一錠亮澄澄的銀子，恭謹道：「這點小意思，孝敬您老人爲買酒吃。」

駝背老頭沒有伸手接銀子，提著燈，瞇著眼，打量了柳花花和獨孤美好半响，才咳著聲道：「你們是什麼人？爲何三更半夜送我銀子？老夫活了七八十歲，從來也沒見過這麼好的事。」

天底下自然沒人會憑白送錢給人，柳花微笑著說：「在下柳花花，她叫獨孤美，我們有點事想麻煩您老人家。」

「的有事麻煩我？」駝背老頭問了一聲，老實不客氣的把銀子揣入懷中，問道：「什麼事？」

柳花花道：「你一定聽過司徒靜這位老先生？」

駝背老頭點頭道：「自然聽說過，誰都知道他是城裡有名的太醫。」

「還有一位，」柳花花接著說：「陸雪夫，陸先生。」

「這更不用說，」駝背老頭沙啞的笑起來：「他曾經的大內的御醫，誰人不知道他？」

他停了一下，皺起快要落光的禿眉：「這兩位都是有名的人物，你爲何要老遠的跑來問我！只要你在城裡隨便抓個人問也會明白；再說，這兩個人好像不久前都死了，你問這個作甚麼？」

柳花花微微一笑，「就因爲他們都死了，我才問你；這墓地週圍幾里只有你一戶人家，你一定清楚他們的墓地在那裏。」

「自然清楚，」駝背老頭咳著聲說道：「我就是靠這片墓地過活的，誰家人死了，只要葬在這裡，我一定知道他們的墓地在那裏。」

柳花花問：「司徒靜與陸雪夫是否就葬在這裡？」

駝背老頭點點頭：「不錯。」

柳花花接著說：「我就是要麻煩你帶我去上香。」

「花花柳，你莫非發神經了？三更半夜上墳拜香，豈非是見鬼？」這句話，獨孤美沒說出來，只在心裡罵著；一想到要上墳岡，她不禁頭皮欲炸，却是無可奈何；因爲她知道，柳花花再無聊也不會開這種玩笑，他一定是想幹什麼。

駝背老頭奇怪的望着柳花花：「現在？」

「是的，現在。」柳花花又遞了一錠銀子給他。

駝背老頭收了，轉身走進屋裡。

「你究竟想幹什麼？」獨孤美忍不住問：「難道你想盜墓？」

「再過一陣子，妳自然會知道。」柳花花只應了一聲。

駝背老頭轉出來的時候，手裡多了一盞燈、一束香、一疊紙錢；他把多出的燈遞給柳花花，掩好門扉，說了一聲跟我來，便朝墳岡走去。

柳花花左手提燈，右手攙著獨孤美，亦步亦趨的跟了上去。

駝背老頭年紀大，自然也就走得慢；獨孤美雖然緊挨著柳花花，仍冒了一身汗，尤其是剛剛她踩過一堆白骨之後，嚇得她用兩隻手去抱住柳花花的腰。

儘管如此，她仍是感覺四週鬼聲咻咻、鬼氣逼人；特別是墳岡上一陣輕煙濃霧襲來，更讓她覺得鬼影幢幢……

終於，她忍不住開口道：「花花柳，你會不會說故事？」

「會。」柳花花點點頭，笑著問：「妳以爲聽故事就能使胆子大一點？」

「自然是，」獨孤美說：「這種地方，這個時候，如果能聽故事，自然就會忘記怕了。」

「妳要我說什麼故事？」

「什麼都可以。」

「好。」柳花花突然把聲音降低下來：「話說辛大娘受了羞辱之後，便上吊自殺，一縷芳魂化做厲鬼……」

獨孤美早已伸手掩住了他的嘴巴，氣道：「你這是什麼故事？」

柳花花捏住她的手，笑說：「鬼故事。」

獨孤美哼了一聲：「我不聽這種故事。」

柳花花一臉正經：「妳不是說什麼故事都可以嗎？」

獨孤美歎了一聲：「你除了會欺負我獨孤美之外，你還會做什麼？」

柳花花忽然說：「我也不知道我還會做什麼，不過我可以告許妳，想欺負妳的人好像不只我一個。」

獨孤美不懂他的意思，正想問，却發現前頭的駝背老頭不見了。

「他，他怎麼不見了？」獨孤美驚聲問著。

柳花花把燈舉過頭頂，却見駝背老頭倒在前面不遠處的墳堆裡。

他呻吟著，臉上一副痛苦狀。

燈打在地上熄了，一束香、一束紙錢也散了一地。

他滑倒了。

此地顯然不久前曾下過小雨，原本就鬆軟的泥土路有點濘；這樣的道路自然容易令人滑跤。

人跌倒不是稀奇的事，世界上有誰不曾跌倒過？

但是，一個七老八十的老頭子跌跤可就不是好玩的事了。

誰都知道，老人家骨頭硬，無論如何是經不起一跌的。

獨孤美已緊張的催促著：「花花柳，你快快扶他起來。」

柳花花上前把他扶坐起來：「老伯，還可以吧？」

「不礙事，」駝背老頭喘著氣：「人老了就沒用，連路都走不好。」

獨孤美蹲下身子：「路有點滑，誰都不免會滑跤的，老伯，您沒事吧？」

「沒事，沒事，」駝背老頭朝她笑笑，說著便要站起來。

可是他好像摔得不輕，一下子好不過來，只見他剛站好身子，却又踉蹌的跌坐下去……

柳花花連忙探手去扶他。

他的手剛要碰到他的臂膀時，却見駝背老頭另外一隻手多了一把尖刀！

那支尖刀約莫半尺長，在燈光的映照之下竟不反光，通身漆黑，一看就知道淬有劇毒！

要命的是，那把尖刀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刺向柳花花的心窩！

誰也想不到會這樣。

獨孤美更是想不到。她已經驚呆了。

可是柳花花却沒有驚，也沒有呆。

他連閃都沒有閃，他那支原本伸出去要扶駝背老人的手也沒有縮回來，反而以更快的速度抓住了他的手臂！

「哎唷！」

獨孤美聽得一聲慘叫。

她以為是柳花花的。

可惜不是，那聲慘叫千眞萬確從駝背老人口中喊出。

他痛得閉下了眼，手中那把尖刀也掉落地下。

柳花花鬆開了手，駝背老頭捂著臂膀跌坐墳堆上。

他那滿佈皺紋的額頭沁出了豆大的汗珠。

顯然柳花花那探手一抓令他吃不消。他全身發抖，連聲音都發抖：「柳，柳花花，你好像早知道我要殺你？」

「不知道，」柳花花面無表情：「不過我知道你不是駝子。」

駝背老人的臉色變得慘白：「你如何看得出我的駝背是假的？」

獨孤美也覺得奇怪，她忍不住細細瞧了瞧駝背老人，還是看不出那裡有假。

柳花花微微一笑：「一個駝子，自然是彎着腰走路，一個彎腰走路的駝子，他所留下的脚印，必然是前深後淺，而你留下的脚印却是與一般人一樣，所以你這個駝子是假的。」

駝背老人彷彿不明白：「為什麼駝子走路的脚印是前深後淺？」

獨孤美歎了一聲：「因為駝子的重心在前面，所以脚印是前深後淺；你雖然裝得很像，但一時之間却沒有辦法改變你走路的姿勢，所留下的脚印，却無法做到和眞的駝子一樣。」

駝背老人搖搖頭，聲音充滿了苦澀：「有誰會注意到這個地方？」

獨孤美又歎了一聲：「大概只有他吧。」

柳花花冷冷道：「誰要你來殺我？」

駝背老人苦笑道：「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其實我用不著問你，」柳花花冷笑一聲：「我只要除去你臉上的易容，還怕不知道你是誰派來的嗎？」

他話一說完，忽然臉色大變！

因為他已經聽到一股强勁的破空之聲傳來。

獨孤美也聽到，而且還看到一個小黑點正如電光石火般的朝她射來！

她想躲，可是她知道，憑自己這點武功，決難躲過那暗器……

柳花花手上那盞燈已被他甩出去，他整個人也已撲向獨孤美！

乒一聲，燈碎，燈滅。

獨孤美被柳花花撲倒在墳丘上。

一個人影急射而來。

一道銀光寒芒掠過。

血，噴得好高好高。

駝背老頭已倒了下去。

柳花花想追時，早就不見那人影。那人的身形好快，快得像道閃電。

柳花花不禁怔怔出神。

獨孤美拍著裙上的泥屑，那張臉已被嚇得滿面蒼白：「柳花花，你沒事吧。」

柳花花連忙把她攬在懷裡，口中說道：「沒事了。」

獨孤美驚魂甫定，眸角忽然瞥見那駝背老頭，她驚叫了一聲，整個人昏在柳花花懷裡。

駝背老人的頭已不見。

無頭屍首蜷臥在血泊中。

在微弱的月光照耀下，只怕誰見了都要昏倒。

所以獨孤美昏倒一點也不奇怪。

* * *

獨孤美睜開眼睛的時候，發現自己睡在四海客棧。

房間裡只有她一個人。

柳花花呢？

他一定也還在睡，他是個懶鬼。

獨孤美穿上鞋，披上衣，對著鏡子梳理髮絲，而且還化了粧，這才去開門。

門一開，她猛地吃了一驚！

門口正站著一個人。

「要死了，你就會裝神弄鬼嚇人。」

門口站著的正是柳花花，獨孤美忍不住罵著，一拳就朝他打去。

柳花花一閃，人已進了屋裡。他提起桌上的茶壺，倒了杯冷茶，笑著道：「妳這人眞沒道理，我本來正想敲門，妳正好來開門，誰嚇妳來了？」

獨孤美接過他手中的茶，白了他一眼：「天下有這麼巧的事？」

柳花花把四面窗子打開，口中一面說：「世界上本就很多巧事，否則怎會有無巧不成書這句話？」

一陣柔風吹來，獨孤美覺得精神很好；她望了望窗外天色，奇怪道：「我好像睡了很久，天怎麼還沒亮？」

柳花花伸了一個腰，他也好像剛睡不久：「天不過剛黑，那有這麼快天亮？」

獨孤美怔住，趕緊跑到窗口，探頭望了望，果然見夜幕剛臨，一片華燈初上景色，不楚失聲叫道：「天，我竟睡了一整天？」

「妳才知道。」柳花花笑著說：「我一直以為我是個最懶的人，原來還有人比我更懶。」

獨孤美紅了一下臉，正想搶白他一頓，却見他朝門口走去，不禁叫道：「花花柳，你上那兒去？」

「吃飯，世界上還有甚麼比吃飯更重要的？」柳花花咀裡應著：「我到樓下等妳，妳去沖個涼，如果妳洗太久的話，我就一個人把菜全吃光，剩下骨頭讓妳獨孤美吃。」

「你敢？」獨孤美說話的時候，柳花花已走出門外。

* * *

獨孤美洗個澡，果然用不了多少時間；可是她化粧、更衣却足足花了半個時

辰。

有人說，一個女人如果不注重衣著、不注意修飾，那麼這個女人必然不是個美麗的女人。

難道，美麗的女人都是靠裝飾起來的？

好像是的。

因爲當獨孤美走下樓梯的時候，她發現幾乎所有的人都把眼光投向她。

她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感。

可是，她心中又覺得好氣。

因爲有一個人沒有看她。

那就是柳花花。

他只是低著頭吃飯。

獨孤美爲他斟上一杯酒，含笑道：「花花柳，你不覺得蘇掌櫃爲我選的衣服很美嗎？」

柳花花喝了一口酒，歎氣道：「衣服雖美，只可惜穿在妳身上太浪費了。」

獨孤美氣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柳花花笑著接道：「因爲美麗的衣服只適合穿在不美的人身上，才能顯得出衣服的美；如果穿在美的人身上就無法顯出衣服的美了，那不是浪費是甚麼？」

獨孤美搖搖頭，輕嘆了一聲：「你這個迷湯，只怕能迷死全天下的女人。」

柳花花放下筷子：「但是，我現在却快被一個謎迷死了。」

「甚麼謎？」獨孤美也放下了筷子。

柳花花說：「剛才分舵主來過，他剛接到了飛鷹堡的飛鴿傳書。」

「書上怎麼說？」獨孤美問。

「要我們別離開這裡。」

「爲甚麼？」

「因爲司馬老鬼他們要來。」

「他們要來？」

獨孤美唸了一聲，忽又道：「他們來幹嘛？總不會要我獨孤美回去吧？」

柳花花笑了起來：「如果是這樣，那眞是謝天謝地。」

獨孤美嘛起了咀，轉過頭去。

「不對，」她又轉過頭來，望著柳花花：「他們這個時候來，而且又是事先飛鴿傳書，一定有很重要的事。」

她頓了一下問：「你知不知道甚麼事，花花柳？」

柳花花瞪了她一眼：「我如果知道，那就不是謎了。」

獨孤美斟了杯酒給他，自己也喝了一杯：「他們來了不就知道甚麼事了？」

「說的是，」柳花花點點頭，「但是我們如果能解開幾點疑問，大概就可以知道是甚麼事了。」

「甚麼疑問？」獨孤美說了一聲，忽然眸子一轉：「我倒是有疑問想問你，昨夜你幹嘛上墳地去？差點沒把我的胆都嚇破了。」

獨孤美不由得想起駝背老人那無頭的慘狀，心有餘悸的拍了拍胸口。

柳花花笑著說：「妳不問，我也正想說與妳聽。」

他啜了一口酒，才又緩緩說道：「司徒靜與陸雪夫是城裡的兩大名醫，沒幾天前，兩人在同一天被人殺了；被殺的原因，據說是夜晚在暗巷遇劫身死。當然，搶劫殺人，在這個年頭來說，就好像母鷄下蛋一樣，是一件極爲稀鬆平常的事；他們兩人並不是江湖中人，所以這件事，並沒有引起江湖上的注意，知道的人很少。」

獨孤美挾了一塊辣子鷄丁：「既然江湖中知道的人很少，爲甚麼你偏偏知道？」

「我本來也不知道，誰會去注意這種事？」柳花花說：「是阿旺告訴我的。」

「阿旺？」獨孤美問道：「誰是阿旺？」

柳花花微笑道：「就是慈悲劍客夏無情。」

「是他？」獨孤美奇怪道：「他爲甚麼叫做阿旺？難道他不做夏無情？」

「阿旺就是夏無情，夏無情就是阿旺；」柳花花說：「只不過阿旺是個農夫，夏無情是個劍客。」

獨孤美搖搖頭：「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妳會明白的。」柳花花微微一笑：「農夫是優閒的、與世無爭的，所以農夫有朋友；劍客是緊張的，無時無刻在刀劍上舐血，他也許殺人，也許被人殺，所以劍客沒有朋友。」

「劍客眞是沒有朋友嗎？」獨孤美不瞭解。

「只要是人，都會有朋友；劍客是人，自然也有朋友。」柳花花接著說：「如果一個劍客同時又是農夫的話，他就不能有朋友，我是說，不能有江湖上的朋友。」

獨孤美低頭沉思了一下，「爲甚麼？」

柳花花緩緩道：「因爲那會破壞他農夫的生活，破壞他的寧靜。」

獨孤美似懂非懂的哦了一聲，忍不住又問：「既然是個劍客，爲何還在做農夫？劍客與農夫，誰都知道那是兩種極端不同的身份。」

柳花花歎了一聲：「只因爲他老婆喜歡過田園生活，所以他做農夫；但是他又醉心於劍術，所以他做劍客。」

「他眞聰明。」獨孤美恍然大悟：「魚與熊掌，他竟兩者同時兼得。」

獨孤美接著一歎，又說：「怪不得他在江湖上沒有朋友，而且也沒有敵人，因爲敵人更可能破壞他的平靜生活。」

柳花花點頭道：「所以，他是個劍慈悲、人無情的奇特劍客。劍慈悲，自然沒有敵人；人無情，自然也就沒有朋友，不是嗎？」

獨孤美點點頭。她忽又問：「既然他不願交江湖朋友中人做朋友，他爲何要告訴你這些？難道你不是江湖中人？而且，他怎麼又會知道司徒靜與陸雪夫被殺的事？」

柳花花道：「因爲司徒靜就是他的老丈人。」

「司徒靜是他的岳父？」獨孤美恍然，「怪不得他知道這件事了，可是他爲甚麼要告訴你？」

「因爲他覺得死因可疑。」柳花花說。

「你不是說遇劫身死的嗎？」獨孤美問。

柳花花沉聲說：「妳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問題？爲何司徒靜與陸雪夫在同一天遇劫？而且歹徒爲何偏偏去搶劫兩個名醫？這兩個名醫只懂醫術，並不懂武功，歹徒劫財並不難，爲何一定要殺死他們？」

獨孤美轉著眸子：「同一天兩個名醫遇劫身死，難免令人奇怪，但是你不是說天下巧合的事很多嗎？這也許是件無巧不巧的事，至於歹徒殺死他們，難道不能說他們殺人滅口，或是心狠手辣？這樣的人本來就不少，不是嗎？」

「是的。」柳花花點了一下頭，喝了一口酒，才又說：「問題是，他們兩人那一天中午剛剛從冷星堡才回到家，晚上出街便被殺了。」

「冷星堡主？」獨孤美睜大著眼睛：「他們上冷星堡幹甚麼？」

「妳眞笨，」柳花花瞪了她一眼：「妳以爲他們上冷星堡幹甚麼？他們是名醫，自然是去看病啦。」

獨孤美笑起來：「我自然知道他們是去看病，我是說看誰的病？」

柳花花也笑起來：「妳以爲會是誰？」

「自然是冷星堡裡極爲重要的人物，否則怎麼會同時請兩位名醫去看病？」獨孤美說。

「不錯，」柳花花點點頭：「是冷星堡主姬重生。」

獨孤美點點頭：「誰都會生病，生病就要看醫生，這件事好像不奇怪。」

「這當然不奇怪，」柳花花說：「但是夏無情却覺得奇怪，因爲他發現那劍傷的創口，並不像一般的劫匪，而是出自名家劍法。」

「他的懷疑是有理由的，他是個名劍客，自然看得出殺人者的劍法高低。」獨孤美說著，想了一下又說：「這好像也不奇怪，劍法好的人，就不會當劫匪嗎？難道你沒聽說過一毛錢逼死英雄漢？」

「妳這句話自然有道理。」柳花花點點頭：「但是，如果說兩個人都是被同一個人殺死的話，那是不是件奇怪的事？」

獨孤美沉思了一下，「這就有古怪了。司徒靜和陸雪夫是不是同一個人殺的？」

「夏無情沒有說，他是在陸雪夫下葬以後，才知道他也在同一天被殺身死，所以他並沒有看到他身上的傷口。」柳花花說。

獨孤美終於明白：「所以，你昨夜上墳去是想開棺看他們屍體上的劍創？」

柳花花點點頭。

獨孤美抽了一口氣，趕緊喝了一口酒。

柳花花笑著說：「我眞不應該，我應該事先跟妳說清楚，妳就不會被嚇倒了，我想不到妳胆子這麼小。」

「不，不，」獨孤美連忙說：「人難免有第一次，我獨孤美胆子大得很，下回那怕你帶我去見閻王，我也不怕。」

柳花花笑起來：「我眞不懂，妳爲甚麼不跟他們在飛鷹堡呆著，偏要纏着我，說不定眞會去見閻王哪。」

獨孤美忽然緊緊的注視著他，緩緩道：「我喜歡跟你在一起。」

柳花花低下頭啗著湯喝，彷彿沒聽見她說甚麼，一連喝了兩口，才抬起頭說：「妳知不知道後來我爲甚麼沒有開棺驗屍了？」

獨孤美低聲道：「那準是因爲我被嚇昏的緣故。」

柳花花搖了一下頭說：「不是。我開棺的目的，是想証實司徒靜與陸雪夫的死因是否眞有問題，既然那裡早有人埋伏等著殺我，自然說明了他們的死因可疑，我何必再去掘墳開棺？」

獨孤美輕點著頭，略微沉思，啓口說：「照這樣看來，他們的確死得古怪……他們被殺的時間，是從冷星堡回來那天，而且也正是冷星堡主訪問飛鷹堡的前幾天……」

頓了一頓，她緩緩又道：「花花柳，你的意思是說，他們是被冷星堡殺死的？」

* * *

「不是我一個人這樣想，」柳花花啜著酒，「要不然夏無情怎會把這件事告訴我？而且他還在姬重生訪問司馬如虹那天清早，刺了司馬如虹一劍，目的就是警告他，要他小心。」

「如果眞是這樣，」獨孤美一面想、一面說：「司徒靜與陸雪夫既非武林中人，冷星堡殺他們絕不是仇殺；也決不是財殺，誰都知道冷星堡的基業決不輸給飛鷹堡，犯不著打劫殺人；至於情殺，那更不可能，司徒靜與陸雪夫都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

她微微一停，瞇著眼道：「只有一個可能，他們被殺是因爲他們知道了他們不應該知道的事。」

柳花花歎了一聲：「有時候，一個人知道太多事情並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知道了不應知道的秘密，往往會招來殺身之禍。」

「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殺人滅口更殘忍的事了。」獨孤美也歎了一聲，接著說：「他們究竟知道了甚麼秘密？」

「他們是大夫，」柳花花說：「一個大夫，最能知道別人甚麼秘密？」

「病情，」獨孤美的眸子好亮：「任何大夫都瞭解自己病人的病情。」

柳花花的眼睛也好亮：「他是去看姬重生的病，自然知道姬重生的病情。」

獨孤美蛾眉微蹙：「姬重生爲甚麼怕人家知道他的病？」

柳花花微笑著說：「怕人家知道的病，就叫做不可告人之病；姬重生怕司徒靜與陸雪夫把他的病告訴人家，所以把他們兩個人都殺了。」

「有一點疑問，」獨孤美眨眨眸子：「姬重生如果得了不可告人之病，必然不只一次請司徒靜與陸雪夫去替他治病，他們一定早就知道了姬重生生的是甚麼病，難道他們不會告訴他們的家人嗎？」

「我想過這個問題。」柳花花微微一笑：「妳的意思是說，冷星堡既然殺人滅口，爲何不殺他們全家，對不對？」

「是的，」獨孤美點點頭：「萬一他們的家人知道了姬重生的病情，豈非也會洩露出去？」

「妳這個問題問得眞好，」柳花花含笑說：「但是妳有沒想到另一個問題，？如果兩個名醫的家裡同時被趕盡殺絕，妳想那會產生怎樣的一個結果？」

「那個結果，」獨孤美溜轉著黑眼珠：「一定弄得滿城風雨，只怕全天下人都注意這條無人道的滅門血案；這樣一來，冷

星堡非但滅不了口，反而更招人惹目了。」

「不錯。」柳花花說：「這就是他們聰明的地方。」

「可是，」獨孤美說：「問題並沒有解決，如果他們家人把秘密洩露出來，冷星堡豈非功虧一簣？」

柳花花微笑著：「任何行業，都有它的規矩，也有它的道德，就是所謂行業道德；比如一個殺手，他決不會告訴妳他的僱主是誰，大夫也一樣，他決不會洩露病人的病情；像司徒靜與陸雪夫這樣的名醫，難道不懂得行業規矩與行業道德？」

獨孤美點點頭：「不錯，姬重生也一定會誡告他們不可洩露，甚至可能派人監視他們，這樣的事，對冷星堡來說是非常容易做到的，是不是？」

「妳眞聰明，」柳花花笑著說：「我就喜歡跟聰明的人在一起。」

獨孤美瞪了他一眼，內心卻很開心：「但是，他們為何又殺了司徒靜與陸雪夫？既然他們是有行業道德的名醫，殺了他們豈非多此一舉？」

柳花花歎了一聲：「這就是江湖中人的手段了，妳慢慢會發現，一個人在江湖上打滾得越久，必然也就越發小心謹慎，因為這樣的人也必然能活得更久。」

獨孤美點點頭，也歎了一聲：「最小心謹慎的方法，就是使司徒靜與陸雪夫永遠不會透露秘密；妳說是麼？」

柳花花微笑點頭。

「我想，下面這個問題，大概是最重要的問題了。」獨孤美緩緩啓口說：「姬重生究竟生什麼病？」

柳花花捏著酒杯，望著杯中的酒，出神了好一會才說：「什麼病我們不知道，不過有一點我們可以確定，那病必然是……」

「重病！」柳花花話沒完，獨孤美已搶著接口。

＊　＊　＊

司馬如虹來了。

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也來了。在姬重生這件事沒有告一個段落以前，他們是不會離開司馬如虹的，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好朋友，實際上他們也以少林與武當的掌門身份監督司馬如虹查緝兇手的情形，他們必須向冷星堡負責，畢竟他們是被武林推崇的超然幫派。

他們來的目的頗令人意外。

冷星堡新堡主邀請他們前往「紅葉山莊」見面。

姬劍飛正值父喪守孝期間，他為何約見他們？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柳花花沒有說什麼，他只是喝酒。

夜正長得很，離天亮還好長時間。

他們都是夜貓子，通宵喝酒是慣常的事。

獨孤美睡了一整天，顯得相當興奮，她笑著說：「聽說姬劍飛是個很令女人心儀的美男子，明天就能一覩他風采，眞是令人快樂的事。」

司馬如虹大笑：「獨孤美，原來妳喜歡看美男子。」

獨孤美淡淡一笑：「男人喜歡看美女，為什麼女人不能喜歡看美男？」

柳花花大笑。

司馬如虹的笑聲更大，他拍著如蒲扇的手掌：「妳以為這樣我們就會上妳的當？無論如何，明兒一早，我們四個上紅葉山莊，妳回飛鷹堡。」

獨孤美瞪著他：「為什麼？」

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卻開懷大笑。

疤面道長笑聲未歇：「老鬼，你輸了。」

吃虧和尚笑得更得意：「別忘記，一百株山茶花，一百株菊花。」

柳花花笑了起來：「你們打賭？」

疤面道長大笑：「我們賭獨孤美一定會說那句話。」

吃虧和尚咧著咀：「我為少林寺贏得一百株茶花，牛鼻子則贏了一百株菊花。」

獨孤美掩唇嬌笑。

司馬如虹翻著兩眼直吹氣。

他搖頭、苦笑、歎氣：「既然女大不中留，為何世上的父母卻偏偏這麼疼惜女兒？」

＊　＊　＊

城南郊外。

山明水秀。

樣式古樸，氣勢却不俗的紅葉山莊便坐落在這裡。

冷星堡總共有八個別莊，而姬劍飛最喜歡的便是紅葉山莊。

每年的秋天，他一定會在這裡住上一段日子。

因為一到秋天，這裡的楓葉便把滿山染得一片紅。

紅得令人心顫，紅得令人神馳。

現在是春天，楓葉不紅。

姬劍飛卻已經來到這裡。

他一個人靜靜的坐在「觀楓樓」上。

他坐了很久，一動也不動。

他經常這樣。

他認為沈思對一個人的成熟與氣質是有幫助的。

他是一個成熟的男人，也是一個有氣質的男人。

這樣的一個男人，通常都是很令女人喜歡的。

他在想什麼？

他現在已是萬人矚目的冷星堡主。

像他這樣的人，想的事情一定不是小事情。

他忽然站起來。

因為有人走進來。

司馬如虹、吃虧和尚、疤面道長、獨孤美、柳花花。

「守孝期間，恕我不能遠迎各位。」姬劍飛欠著身子，「也恕我不能在冷星堡接待各位。」

大家坐定之後，他朝獨孤美露出一個微笑：「我們是第一次見面？」

獨孤美甜甜一笑，「我叫獨孤美。」

姬劍飛掃了大家一眼，目光停在司馬如虹身上：「各位一定明白我的來意？」

吃虧和尚緩緩開口：「自然是為了殺害令尊兇手之事。」

「兇手已經查到了？」姬劍飛說。

「是的。」司馬如虹的聲音很冷。

姬劍飛望著他，微笑。

獨孤美發現他微笑的樣子好帥。

疤面道長輕啜著茶，他的聲音也很冷淡：「你為什麼不問是誰？」

姬劍飛仍然微笑著不說話，他把目光投向柳花花。

柳花花也望著他，咀角也噙著一縷微笑。

獨孤美發現他的微笑更瀟洒，她喜歡看他這種模樣，她經常忍不住心神飄動。

大家突然靜默著。

室內的氣氛好怪。

最後，還是柳花花打破了沉默。他輕輕歎息著，那歎息，有讚賞，也有幾分譏嘲：「這的確是樁偉大的計劃，如果你們不殺司徒靜與陸雪夫，只怕這件計劃到現在還是無人能破。」

姬劍飛始終微笑著：「司徒靜與陸雪夫是一定要殺的，唯一最可惜的，是殺不了你；如果殺了你，這件計劃就眞是天衣無縫了。」

柳花花點點頭，語音很平靜：「你已花了一千兩黃金，請了世界上最高級的殺手一劍千金歐陽一諾來殺我，你已經盡了力，至少你花了一千兩黃金。」

姬劍飛微笑起來：「如果能殺得了你，只怕十個一千兩黃金也值得。」

獨孤美忽然想起白則七曾將柳花花以一萬兩黃金「賣」給她，忍不住笑著說：「你果然是個識貨之人。」

柳花花也忍不住笑起來，他瞪了瞪獨孤美，已望著姬劍飛說：「不只如此，你還特地派了東南劍派的幫主『千面劍客』伍百容，化裝成駝子埋伏在墓地等我自投羅網，只可惜他也殺不了我。」

姬劍飛點點頭，他彷彿有些得意：「我就知道，我雖然割下他的腦袋，怕你認出他來，但是我還是算準你一定會想出他是誰，因為你已經知道那些假忍者是東南劍派的人喬裝的，自然你會聯想到千面劍客伍百容，我幸好沒有低估你。」

「你不是個驕傲的人，你大概是世界上最小心的人。」柳花花歎息著：「從一開始，你就沒有低估過我，你甚至是高估我，所以這件計劃，你不惜犧牲整個東南劍派，目的是想讓我走入岐路，讓我辨不出方向，讓我把矛頭針對倭奴人、針對東南劍派……」

他頓了一頓，凝視著姬劍飛，吐了一口氣道：「你這一手是高明的，幾乎使我掉入你的陷阱。」

姬劍飛輕輕一歎，他歎息的樣子絕不輸給柳花花：「我雖然這麼小心，這麼謹慎的策劃這件自認為天衣無縫的偉大計劃，想不到只有幾天功夫而已，却叫你柳花花輕輕擊破。」

柳花花淡淡一笑，「因為你少算了一點。」

姬劍飛凝眸：「那一點？」

「她，」柳花花望向獨孤美：「如果沒有她，我或許能破了你的計劃，但是決不會這麼快。」

姬劍飛深深的凝視著獨孤美，然後歎息著望向柳花花：「你總是有這麼好的運氣，這一點誰也算不到的。」

柳花花微微一笑：「我的運氣不只於此，我如果不知道司徒靜與陸雪夫之死有問題，我想，誰也不知道令尊已染上了不治之病。」

姬劍飛露出苦笑：「這一點我也算不到，誰知道司徒靜是慈悲劍客的老丈人呢？我如果知道，就不會派千面劍客去下手，我隨便派個普通的脚色去做這件事，就不會令慈悲劍客起疑了。」

司馬如虹冷笑：「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

姬劍飛朝他微笑：「是的，世界上的確有很多事情是令人想不到的。」

吃虧和尚歎了一口氣，臉上表情嚴肅：「怪不得令尊願意率先訪問飛鷹堡，原來他早已得到絕症，自知來日不多。」

疤面道長輕撫著臉上的疤痕：「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咀裡事先裝好毒藥，然後在飛鷹堡自殺，目的想藉此打擊飛鷹堡。」

獨孤美輕啓紅唇：「因為誰也想不到他會自殺，誰都認為是他是被殺的，至少那天的假忍者在半路狙殺，而且又潛入飛鷹堡，大家都確定有人要殺令尊。」

姬劍飛含笑自若，他看起來非常瀟洒的接著說：「先父是偉大的，這個計劃只有他才想得出，他所以這樣做，是想完成他一生中最大的心願……」

他頓了一頓，望著司馬如虹一字一字接著：「那就是打倒你司馬如虹！」

「他幾乎已經打倒了我，」司馬如虹歎了一口氣：「如果我們不能識破他的計劃，我自然準死無疑。」

「不錯，只要你們查不出他的死因，你決無臉活下去，因為他人是死在你飛鷹堡，無論如何你要負責的。」姬劍飛緩緩說著，他臉上的微笑始終沒有消失：「你如果想起死諸葛亮嚇退司馬懿這段故事，你就知道這件事並不是他第一個想出來。」

柳花花歎口氣：「只怕諸葛亮不如你爹，因為他只是能嚇退人，而你爹却能整死人呢。」

姬劍飛歎氣：「問題是，諸葛亮成功了，我爹却失敗了。」

獨孤美微笑說：「成功失敗不能論英雄，無論如何你爹是個英雄。」

「謝謝妳，我爹如果地下有知，一定會感激妳的讚美，他生前是個極為孤傲而又有自信的人。」姬劍飛朝獨孤美含笑說著，微微頓了頓，接著說：「但是，這件事如果傳出去，只怕我爹成不了英雄。」

「他不但成不了英雄，」柳花花接著他的話道：「而且一定變成狗熊。」

姬劍飛微微一笑：「我同意你的看法，他這種手段，只怕全武林都會恥笑他。」

大家沉寂下來。

姬劍飛說的是實話，只要把這個眞相公佈出來，姬重生生前的一世英名一定就此斷送。

甚至，對整個冷星堡來說，也是一件沈重的打擊，至少他的名望、形象一定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壞。

這是一件嚴重的事。

可是，姬劍飛却始終一副鎮定而又從容的模樣。

為什麼？

柳花花疑惑的望著他。

「有一點，」柳花花的聲音很沈：「你為什麼知道我要上墳開棺，而事先埋伏千面劍客？而且，你好像已經知道我們已查出眞相？你約我們來，就是要告訴我們你已經知道了？」

姬劍飛淡淡一笑：「因為從你一進入聽雨樓，你的一切行踪言行便掌握在我手裡。」

柳花花呆住。

白霜霜出賣了他？

不可能，她是他最喜歡的女人，她怎麼會出賣他？

可是，世界上女人出賣男人的事並不是新鮮事；只怕天天都會發生，就像母雞下蛋一樣，那不是奇怪的事。

柳花花低下頭，心中一陣苦澀。

畢竟被自己所喜歡的人出賣，不是一件好受的事。

姬劍飛望著他，臉上漾著得意的笑容。

獨孤美也望著他，忽然冷冷說道：「是小蘭。」

柳花花抬起頭。

姬劍飛臉上的笑容不見。

大家都望著獨孤美。

她為什麼知道？

她露出一笑，緩緩說：「我不知道小蘭和你有什麼關係，不過我知道她決不是個普通的女人。聽雨樓中能清楚柳花花行踪的人，除了白霜霜之外，只有小蘭了。」

姬劍飛的微笑有些疑惑：「妳為什麼不會想到是白霜霜呢？」

「我想過，」獨孤美說：「如果你清楚白霜霜對柳花花的感情，你就知道她一定不會出賣他。」

姬劍飛點點頭：「妳為何這麼清楚她對他的感情？」

獨孤美很認眞的說：「一個女人，尤其是我，對於感情之事非常敏感，而且也非常執著，所以我能感覺出白霜霜對他的感情，她是一個肯為感情而犧牲一切的人。」

姬劍飛定定的注視著她，忽然輕歎了一聲：「我雖然現在才認識妳，可是我已經强烈感覺到，妳是一個很特殊的女人。」

獨孤美笑笑，她忽然發覺柳花花目不轉睛的望著自己，當她把目光投向他時，他却低下頭喝茶。

柳花花放下茶杯，「所以，你知道我會上八太子山，你早就在那裏偷聽我和慈悲劍客的話，你也一定知道我要天下第一偸去調查開心劍客以及……」

說到這，柳花花忽然住口不語，他的臉上現出了驚異之色。

他忽然發覺，姬劍飛眞是一個可怕的人。

室內共有六個人，除了姬劍飛之外，其他的人臉色都沈了下來。

司馬如虹覺得喉嚨有些乾澀：「那兩個酒杯的事，你一定也知道了。」

姬劍飛朝他微一笑：「這兩個酒杯，是我做夢都想不到的事。」

他的臉色也忽然沈下來：「兩個酒杯，代表著兩個醜聞：一個是你飛鷹堡司馬如虹的醜聞，一個是我冷星堡姬劍飛的醜聞。」

不錯，司馬其煙為了挽救他與梅姬的感情，為了憎恨司馬如虹對他的忽視，他不惜試圖毒殺姬重生，這實際上也等於毒殺司馬如虹！

雖然他並沒有成功，雖然他知道他錯了，可是他已經做了這件事。

這是一件醜聞！

高昇為了奪權，不惜恩逼開心劍客，佈下毒殺姬重生的計劃。

雖然他也沒有成功，但却也是一件醜聞。

姬劍飛突然像換了另外一個人似的，他的微笑不見，他的聲音好冷：「這兩個醜聞，雖然同樣醜，但是如果傳出去，好像你的面子要比我更掛不住；因為司馬其煙是你的親生兒子，而高昇雖然是我的總管，畢竟他是個外人，大不了我落個用人不當；你呢？養子不孝？」

司馬如虹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紅，他吐了一口氣，冷冷瞪著姬劍飛：「不錯，無疑我的醜聞比你的還要醜，但是，你別忘了，你父親那一手，是不是更大的醜聞？」

「是的，我沒有忘，」姬劍飛點點頭：「只怕我這一生也不會忘記。」

柳花花捏著雕花瓷杯，望著杯中的茶出神了好一會，忽然歎了一口氣：「我早就料到，你既然約我們來，你一定是胸有成竹了。」

姬劍飛朝他微微一笑：「這件事，如果你是我，你會如何處理？」

柳花花冷冷的注視著他：「我雖然不是你，但是我知道你是一定會這麼做；第一，如果我們把令尊的死因眞相公佈出去，你必定堅決否認，而且藉此推給司馬其煙，然後反臉生仇，全力與飛鷹堡決一死戰。」

「第二呢？」姬劍飛微笑著問。

柳花花淡淡道：「第二就是我們不公佈眞相，你也不公佈司馬其煙那件醜聞，大家一如往常，和平相處。」

吃虧和尚驚聲道：「這樣司馬堡主豈非背上黑鍋了，姬重生堡主那件事如何向武林交待？」

疤面道長冷笑道：「如果是這樣，只怕飛鷹堡首先大動干戈了，怎能和平相處？」

「事情當然不是這樣。」柳花花緩緩說：「姬劍飛，姬堡主自然會安排一個令飛鷹堡滿意的步驟。」

「什麼步驟？」獨孤美不懂。

司馬如虹疑惑的望著柳花花。

姬劍飛深沈的注視著柳花花，好半晌才歎了一口氣，緩緩道：「先父生前常對我說，他一生中有兩件事是他最大的遺憾，一件就是他不能擊垮飛鷹堡；另外一件就是……」他頓了一頓，緩緩接著口道：「他不能和柳花花結為知交。」

柳花花淡淡一笑：「他太抬舉我了。」

姬劍飛一臉肅穆：「他一再警告我，如果我殺不了你，就一定不能與你為敵……」

司馬如虹打斷他的話：「不錯，他是一個可愛的朋友，也是一個可怕的敵人。」

姬劍飛朝他一笑：「你能交到這樣的朋友，這一點我爹不如你。」

「你想安排什麼步驟？」疤面道長問。

姬劍飛沒有回話，他忽然擊掌兩聲。掌聲落下，一個勁衣大漢恭謹的捧著一個木盒子進來；他小心翼翼把盒子放在桌上，朝姬劍飛以及衆人行了一禮，便疾行退下。

姬劍飛緩緩掀開木盒子。

獨孤美閉下兩眼，差點嘔吐出來！因爲木盒子裡盛的是人頭。

兩顆死狀恐怖的人頭。

獨孤美認得那人頭，正是開心劍客蔣斯文與高昇。

但是她從沒有見過只有腦袋而沒有身體的人頭。

她不期然又起想駝背老頭，他却是只有身體而沒有人頭。

爲什麼這麼恐怖的事都讓她碰上了？

她的胃一陣翻滾，她想嘔吐……

當柳花花握住她的手時，她很快又睜開了眼。

她已經跟他「保証」過，她什麼都不怕。

她顯得很勇敢的望向木盒子。

還好，姬劍飛已把盒子蓋上。

獨孤美暗暗吐了一口氣，忍不住問道：「這兩顆人頭就是你的步驟？」

姬劍飛點點頭：「不錯。」

吃虧和尚詫異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姬劍飛緩緩道：「高昇原來是啞巴殺手的主腦人物，多年前被不足劍客皇甫霏挫敗之後，便投到本堡來，受到先父的賞識，而擢爲總管……」

「你既知道他是啞巴殺手的頭領，爲何還重用他？」疤面道長打斷他的話說：「難道你不知道用了這種人，對貴堡的聲譽會有影响？」

「先前我們並不知道。」姬劍飛淡淡說道：「我不過是前天夜裡和柳公子同時知道。」

柳花花歎息了一聲：「這麼說，天下第一偷是因爲你向他們示警才被捉的？然後藉他們的手來殺我？」

「不錯，」姬劍飛微笑道：「那天在棺材舖裡，我就在院牆外。」

柳花花搖搖頭：「你是個可怕的敵人。」

姬劍飛盯著他緩緩道：「但是我已經決定不再做你的敵人，只要你同意我用這兩顆人頭來解決。」

獨孤美搖搖頭：「我不懂你說什麼。」

柳花花撇了撇咀：「他的意思，這兩個人就是殺姬重生的兇手。」

司馬如虹睜大了眼：「你要他們頂罪？」

姬劍飛淺淺一笑：「自然須得你的同意。」

獨孤美叫起來：「這不是歪曲事實，欺騙武林嗎？」

柳花花捏轉著手中的茶杯，沒有開腔。

司馬如虹靠著椅背，臉上沒有表情。

吃虧和尚正襟危坐。

疤面道長低垂兩眉。

姬劍飛端著茶杯，輕輕啜著……

室內突然安靜下來。

祇聽得窗外的風聲、鳥語聲，還有蟲鳴聲……

獨孤美整個人站起來，她的聲音因爲過份的激動而顯得有些走調：「這個世界難道沒有正義？沒有公理？」

她幾乎是用吼叫的：「你們爲什麼都不回答我？」

誰能回答她？

世界上有沒有正義？

世界上有沒有公理？

誰能回答她？

只怕誰也不能回答。

至少屋子裡的人都沒有回答。

獨孤美頹然的坐下來。她掃視著衆人，最後，把眼光停在柳花花臉上。她的聲音已經平靜下來，但是却很冷，冷得像冰：「柳花花，你告訴我，你爲什麼不說話？」

柳花花歎了一聲，放下茶杯，溫和的注視著獨孤美：「十年前，當我只有十七八歲的時候，我認爲世界上每個角落都充滿著公理，充滿著正義；現在……」

「現在怎麼樣？」獨孤美冷冷打斷他的話。

柳花花苦笑，苦笑裡有著很多無奈與譏嘲：「現在仍有正義公理，只是和我十年前所想的正義公理不一樣。」

獨孤美的眉宇撇上了一片迷惘，聲音也緩了下來：「爲什麼？」

柳花花的咀突然撇下了一個冷酷的譏誚：「因爲世界上根本就沒有正義公理，我的意思是說，沒有我們想的那一種正義公理，有的只是假的正義公理。」

獨孤美呆住。

世界上眞的沒有正義公理？

所有的正義公理都是假的？

眞的嗎？

獨孤美突然想起一句話：強權就是公理！

她覺得好沮喪。

她覺得自己滿腔熱血忽然冷下來。

她好疲倦，原來世界上並沒有正義公理。

可是爲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多人天天高喊正義公理呢？

難道那也是假的嗎？

什麼才是眞的？

她迷惑了。

「獨孤美，」司馬如虹握住她的手，他的語音很眞摯：「也許，再過一些年，妳就會明白了。」

他頓了一頓，眼中充滿著懇切：「或許，那個醜聞令我難堪尷尬，但那決不是我妥協的主要原因。」

獨孤美問：「什麼才是你妥協的主要原因呢？」

「和平。」吃虧和尚一臉正色道：「只有和平才是眞的，其他一切都是假。」

「我不明白。」獨孤美搖搖頭。

「妳會明白的，」疤面道長沈聲道：「如果我們堅持所謂正義公理，妳知道要

死多少人？

「你們怕死？」獨孤美冷笑。

「他們不會死；」姬劍飛微笑著說：「在上位的人永遠是最後死的，他們爲什麼要怕死？死，永遠是最低下的人，打先鋒，站前綫的人最先死。」

獨孤美似乎有點明白。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飛鷹堡雖不一定打得過冷星堡，但也不一定會輸；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只要這兩堡動起干戈來，必然是血流成河，橫屍遍野。無論誰勝誰敗，或是兩敗俱傷，肯定要連累很多無辜的人戰死沙場，妳一定知道什麼叫一將功成萬骨枯吧？」

是的，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是何其殘忍的事？

世上有多少人假藉正義公理之名，而發動了慘酷的戰爭，這值得嗎？

獨孤美歎息。

她明白了。

姬劍飛望著她微笑說：「我這個方案，對兩方都有利的。兇手已查出，司馬堡主已無責任，而且也不用担心司馬其煙那個醜聞會傳出；而我這一方，不但可保持先父名譽之完整，而且亦可藉此懲治叛徒。但是，高昇的背叛，無論如何是冷星堡的一個醜聞，這個醜聞，對冷星堡來說，或多或少是個傷害。」

獨孤美點點頭，緩緩道：「最重要的是，這件事到此爲止，不要再傷及無辜。」

她頓了一下，幽幽道：「彷彿只有和平才是最眞實的，如果大動干戈，縱然有天大的正義公理，恐怕也是不切實際的。」

吃虧和尚沉聲道：「戰爭，是非常手段，是下策，非萬不得已不言戰；只有聰明的人，才知道防止戰爭是上策。」

姬劍飛如釋重負，他長吐一口氣：「我知道你們一定會接受我的建議，因爲你們都是聰明人。」

司馬如虹望著他微笑道：「姬重生生了你這麼一個好兒子，這點我不如他。」

姬劍飛大笑。

一笑泯恩仇。

* * *

當姬劍飛送他們到門口的時候，柳花花回身問：「小蘭是你早已佈好的一著棋嗎？」

「不是，」姬劍飛搖搖頭：「她原本是我的情人，只因爲兩人個性不合，分手好多年，我並不知道她投到白霜霜旗下。」

獨孤美停下脚步：「這麼說來，她對你一直沒有忘情，否則她怎麼會幫你？」

她停了一下，問：「她會回到你身邊嗎？」

姬劍飛微笑道：「我想，她應該已經在路上。」

「如果你願意，」獨孤美緩緩說：「你跟她說我會經常想念她。」

「我一定跟她說。」姬劍飛一臉誠摰：「她一定很希望妳到冷星堡去看她。」

「我會的。」獨孤美嬌俏說：「我也想看你。」

姬劍飛大笑。

「柳花花，」他一臉嫉妒之色：「爲什麼你身邊的女人也跟你一樣與衆不同？」

* * *

昨天晚上大家都睡得晚，今天又起得特別早，所以都在車上睡了。

祇有獨孤美沒有睡。

她不習慣在車上睡覺。

她望著窗外，靜靜的欣賞著沿途的景色。

「花花柳，」她突然推醒身邊的柳花花：「你起來，我有話跟你說。」

柳花花嗯哼著，一臉不情願：「人家睡得正好，妳又幹嘛啦？」

「我想，」獨孤美說：「你應該到聽雨樓去。」

柳花花坐起來：「爲什麼？」

獨孤美淡淡道：「白霜霜身邊沒有了小蘭，心裡難免會難過，你難道不應該去看她？」

柳花花深沉的注視她。

獨孤美瞪了他一眼：「你幹嘛這樣看我？」

柳花花歎息了一聲：「妳不是個自私的女人。」

「我本來是，」獨孤美望著窗外，「只因爲小蘭曾輸給我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柳花花問。

「她說，」獨孤美轉頭望著他，「男人最討厭的就是自私的女人。」

柳花花看著她，看了很久，才緩緩開口：「妳已經是一個眞正的女人了。」

柳花花說著便開了車門跳下去。

獨孤美沒有動，她的咀角含著微笑，但是眼角也滑下了一顆晶瑩的淚珠……

「獨孤美，妳呢？」柳花花忽然又跳上車來：「難道妳忘了妳是我的總管？」

獨孤美連忙擦去淚水，她握住柳花花的手，已經走到車門……

「小子！」司馬如虹突然醒過來，口中大叫著：「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獨孤美嚇了一跳，不禁轉身問道：「什麼事？」

司馬如虹翻著眼說：「那天潛入飛鷹堡一連點了八個人穴道的是誰？」

「爲什麼你問的問題越來越蠢？」柳花花瞪著他：「除了你那寶貝兒子之外，誰還能在那麼嚴密的戒備下混進來？他這樣做爲的就是想混淆我們的追查方向，怎麼連這個都想不通？」

「如此說來，」司馬如虹喃喃道：「我那寶貝兒子還眞不笨。」

他倒下去又睡。

「我又發現了一個問題，」吃虧和尚忽然坐起來：「如果只有你們兩人去聽雨樓，對我吃虧和尚來說，是不是件頂吃虧的事？」

「那當然，」疤面道長睜開眼：「他們去了，有桃紅酒喝，你和尚不去，只好喝東南西北風，怎麼不吃虧？」

「既然吃虧和尚不肯吃虧，我司馬老鬼更是吃不得。」司馬如虹跳起來，探出腦袋瓜兒，朝十二金鷹大叫道：「改道聽雨樓。」

柳花花苦笑。

獨孤美倚著他，掩唇嬌笑。

（本段完，全文未完，請看續集「快樂的毒藥」。）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殭屍先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時威將九叔捉回衙內，連同任老爺的屍體一齊吩咐將墨斗、硫磺粉、硃砂、黃紙、糯米都拿來，從瓦面偷進去，二人正在準備法事防止殭屍出動，還未搞好，任老爺的屍體已坐起來和秋生打個照面，站起撲過來，秋生急閃開，忙將符咒貼在屍體面上，任老爺立即停止動作，外面武時威衝入來，除去殭屍面上的符咒，二人被殭屍追逐，幸得九叔解救，九叔又趕去任府對付老殭屍，見文才施法術反被老殭屍捅傷右臂，怕文才中屍毒變殭屍，連忙和秋生對他施救，尚未脫險……

糯米治屍毒　邪陰滅陽火

隣鎮的情形秋生並不熟悉，但要找米舖也是容易事，這一次，他準備了一根扁担。

才一進門，老闆與兩個伙記便迎上前來。

「啊，這位客官，面生得很呢？」老闆皮笑肉不笑的。

「我是隣鎮來的。」

「來買糯米啊？」老闆立即猜到。

「你怎麽知道。」

「那邊已經有很多人到這裏買糯米來了。」

秋生有些担心的。「你不是要告訴我已經賣光了。」

「放心，我這兒存貨充足，」老闆往糯米桶上撈一把糯米。「就是貴一些，但也不是貴很多，不過一倍的價錢。」

「你這是坐地起價了。」

「難得有這個機會呢，」老闆笑笑。

「這裏也只是我一間米舖。」

秋生想一想。「這也好，不用到處跑，我本來是要買一百斤的，現在五十斤好了。」

「五十斤？」老闆一怔，秋生要的數量實在他意料之外。

「要純正的，別滲進雜米粘米。」秋生鄭重的。

「糯米就是糯米，粘米就是粘米，我雖然老一些，還分得開。」老闆左右手往兩個米桶抄一把。「喏，左邊桶的是粘米，右邊桶的是糯米。」

秋生左右一望。「對。」

老闆接向伙記吩咐：「阿發阿財，拿兩個大蔴布袋來，」一頓轉向秋生。「布袋是送的。」

「這才是。」

老闆等布袋拿到來，一把抓起兜子。「喏」」我親自動手，你放心了。」

「辛苦了！」

「一斤，兩斤，」老闆一面量着，看見秋生轉頭他望，立即將粘米混進去。

阿發阿財看見脫口一聲，說道：「老



闆——」

「糯米價錢高啊！」老闆一眨眼睛，阿發阿財那裏還敢說話。

秋生買的五十斤糯米中於是混進了二十斤粘米。

× × ×

挑着兩袋五十斤糯米，秋生當然辛苦，也總算是五十斤，否則一百斤挑下來，那還有命。

入夜他才回到鎮上，走在街道上東搖西擺的，不住喘氣。

小玉這時候又在他身後出現，看着他，微笑點頭。

在小玉的眼中，秋生巳因爲太疲倦，頭頂雙肩的陽火巳沒有他第一次找上秋生的時候那麽凌厲，陽火飄搖着隨着秋生浮動的脚步不住地晃動。

小玉抬頭又看見怡紅院晾出來的褻衣褲，一探手，竹竿脫出，衣褲又漫天飛舞起來。

秋生同時感覺一陣寒風，打一個冷顫，抬頭望去，只見衣褲飛來，挑着糯米一閃再避。

小玉立時抓起一條褲子凌空向秋生罩落，秋生這一次再也閃避不及，一個頭被罩在底褲內，立時連打了三個寒噤。

小玉跟着手抓其餘的內褲罩到，秋生巳失去視覺，根本閃避不開，扁担糯米不由落地，雙手連忙將罩在頭上的褻衣褲拉開。小玉的眼中巳看見一股烟霧從罩在秋生頭上的褲洞冒出來。

到秋生將褲都拉下，陽火巳熄滅，只見三縷輕烟在飄舞，小玉鬼計得逞，不由開心的笑了。

怡紅院樓上的窗戶這時候又打開，鴇婆馬大娘探頭出來，一見大嚷：「秋生，又是你！」

秋生抬頭望去，不知如何是好，馬大娘接一句：「明天我一定跟你姑姑說。」

「是風吹——」

「那兒來的風。」馬大娘這也是實話，大街上方才吹的也只是鬼風。

秋生執起扁担，挑起兩袋糯米。「我挑着這麽重的東西，那兒來的手？」

「放下不是有了，喏，拿担子來挑竹竿啊。」

「是風吹，吹下來就是風吹下來。」

「那來的風，那來的風？」馬大娘左手一招，右手一招的。

話口未完，突然狂風大作，滿地衣褲飛舞起來，馬大娘不由一呆。

秋生立時一句：「喏，你這是要風得風了。」

「你這個小鬼還說風凉話，還不帮忙替我執回那些衣褲？」

「難了。」秋生轉身便要走。

馬大娘還要說什麽，那邊小玉巳在秋生身旁出現，再招手，狂風再起，兩扇窗戶突然掩上，撞在馬大娘面上，不由馬大娘大叫。

秋生看着大笑，說道：「這叫做惡有惡報。」

馬大娘馬上推開窗戶道：「你這個小鬼——」

她看不見小玉，否則那還有這個胆子，小玉見她還是要罵秋生，把手又一揮，

窻戶再關上，又撞在馬大娘面上。

秋生那裏知道是女鬼作怪，一笑再大笑，快步前行。

× × ×

義莊在郊外，還有一段路，行着行着秋生來到了一間破屋的附近，便聽到了一陣凄凉的哭聲。

他左望右望，看不見有人，想想還是搖頭。「還是當作聽不到算了，好心不一定有好報的。」

「做做好心吧。」一個聲音接傳來。

秋生循聲望去，便看見小玉瑟縮地立在破屋外，看見她，人漂亮又年輕，秋生才吁一口氣，道：「是年輕的，就是鬼也放心。」

小玉即時問：「你害怕什麽？」

秋生不覺行前幾步，一看地下，小玉却立在月光的陰影中，他唯有再看小玉的臉。

小玉的臉色蒼白，但看來仍然漂亮。

「那有這麽漂亮的鬼？」秋生心裏嘟喃，口裏還是馬上問道：「你到底是人是鬼？」

小玉歎一口氣。「我是餓了幾天，面色才這麽難看。」

「怎會這樣的，你不懂得燒飯。」

「沒有米怎樣燒？」

「那就去買便是，你不像這麽懶散的人。」

「沒有錢怎樣買。」小玉顯得更可憐的。

「沒有錢怎麽不問你爹爹拿？」秋生有時就是這樣，笨得可以。

「他死了。」小玉眼淚突然流下來。

「別哭別哭——」

小玉抬手抹眼淚。

「那你娘呢？」

「她——」小玉又哭出來。

「不會又死了吧？」

小玉哭得更凄凉，秋生立時心頭大亂，連聲：「對不起，我不是有意提起你的傷心事的。」

小玉哭着突然搖搖欲墜，秋生看着連忙上前以担子扶着，小玉乘機靠在秋生身上。

秋生只顧得安慰她，沒有動心，又是一句說道：「不死也死了，不要傷心難過了。」

小玉搖頭：「我是肚子餓，脚軟站不穩。」

「你眞的幾天沒有吃飯？」

「是眞的——」

「進去再說，別在這兒吹風。」秋生推着小玉往破屋走，小玉偎依着他，嘴角綻出了笑意。

× × ×

破屋內一燈如豆，看來執拾得也很乾淨，秋生將兩袋米放下，笑笑。「別的我沒有，米倒是多得很。」

他背着小玉一面解開米袋一面說：「脫下衣服吧。」

到他將米袋搖幾下，轉過身來，不由目定口呆。

小玉衣衫巳盡脫在地上，全身赤裸。

「你……你幹什麽？」秋生咽喉也快要乾了。

「又是你叫我脫下來的。」小玉羞人答答的。「我看你也不像是壞人，將身子交給你了。」

秋生啼笑皆非。「我……我是叫你脫下面衫包着米吧。」

「你不是……」

「我像是這種乘人之危的人？」秋生偏開臉，忍不住又轉同來。「還不穿同衣服。」

他心裏其實是不想的，但到底是一個好人，連隨又轉過身子。

後面一陣衣衫聲响，秋生眼珠子滾動，頭搖搖，幾次要轉同去，到底忍下來。

他到底是年青人，又從未見過女人的身體，何況小玉的身裁那麽動人。

小玉終於一聲：「成了。」

秋生鬆口氣，緩緩轉過身子，小玉果然巳經穿着整齊。

「你怎麽不留着面衫？」

小玉有些可憐。「我只得一件衫。」

「衫也不多一件啊，那你別脫了，你家裏在那兒？」

「就是這兒！」

「這種地方也可以住？」

「不住怎樣？」

「唉——」秋生歎口氣。「眞是可憐，隨便拿東西來載些米吧。」

小玉應聲走進去，秋生不由望着她窈窕的背影，到她轉進厨房不見了才放眼四望，也就在他背向大門同時，小玉在門外彷彿帶着一條黑布的飄過。

門外立時漆黑一片，秋生同轉身來，總算發覺，有些奇怪，要往外面看看，一道閃電巳劃過，跟着就是雷聲「隆隆」。

「糟糕。」他省起了文才。

「什麽事？」小玉的聲音。

秋生同頭，小玉巳捧着一個破瓦缽上來。

「行雷閃電呢。」

話口未完，暴雨巳落下，秋生又是一呆。「還下這麽大的雨啊。」

小玉神態語聲有些曖昧。「我都不害怕。」

「我害怕啊。」

「你害怕什麽？」

「不能夠上路。」秋生是心裏話。

小玉有些失望，秋生接過瓦缽，將糯米倒進去，小玉看着勸說。「雨這麽大，你還是留在這兒暫避一下。」

「我淋雨倒是不要緊，只是担心兩袋糯米，濕了不能用再去買那便要命了。」

「我去燒飯。」小玉接一句。

「說起來我也有些餓了。」秋生搓一搓肚子。

小玉一笑，捧着瓦缽走進去，秋生目光跟着，搖擅頭。「眞是迷人。」突然又用力的再搖搖頭。「不成，我不能够乘人之危，我不是文才那種人，唉，文才這小子也不知走了什麽運。」

他又想起婷婷替文才洗抹傷口，伏在文才懷中哭。

再呆了一會，他轉身又行到門前，探手要一試雨勢，即時一聲霹靂，一道閃電打下，不由他一驚縮手，急跳同來。

× × ×

義莊內文才仍然在不停的手舞足蹈，

動作已經緩下來，婷婷坐在桌旁已經有些累，以手支着頭。

九叔却還是精神奕奕的，手提着籐條在轉來轉去。「那個秋生，到現在還不回來。」

「有心靠害啊。」文才衝口而出。

「你變了殭屍對他有什麽好處？」

「最低限度——」文才偷眼一看婷婷，不覺停下手脚。

九叔藤條馬上打下。「快動——」

文才連忙跳動，婷婷看着，忍不住一聲：「九叔，他很累的了。」

九叔歎息。「我也知道他辛苦，但現在讓他停下來休息，他便是到此爲止，完了。」

文才接一句：「不會吧——」

「那試試好了。」九叔冷笑。

文才那敢試，動得更快，九叔轉顧婷婷。「你去歇歇吧，明天還有很多事要打點的。」

「那你呢？」婷婷關心地問。

「文才這個小子不看着便偷懶，怎也要等到秋生回來，煮糯米粥文才吃了才放心。」九叔抬頭往窗外望。「這個時候了，秋生這個小鬼也不知在攪什麽鬼。」

窗外是一片清朗，夜空中星光月色。

× × ×

破屋外這時候還是行雷閃電，雨勢也越來越大。

秋生團團亂轉，鼻子突然嗅到了飯香。「好香，越嗅肚子便越餓。」

小玉的聲音即時傳來。「你也吃一些吧。」

秋生回頭，小玉已捧着一碗糯米燒成的迷魂糕走至。

「你呢！」

「吃過了。」小玉有些難爲情的。「我肚子太餓，急不及待先吃了。」

「不要緊。」秋生一看小玉。「飯吃過面色也好多了。」

「謝謝你。」小玉將迷魂糕送上。

那其實還是糯米飯，但經過小玉的鬼手段，便燒得色香味俱全。

秋生拿起一塊一嗅，一聲：「好——」忍不住一口咬下去，一口再一口。

小玉看着心花怒放，秋生吃着無意抬頭看一眼，在他的眼中，小玉的面色更紅潤，更嫵媚，迷魂糕到底起作用了。

他越看小玉便越漂亮。

「吃啊吃啊——」小玉連聲勸誘，她的語聲在秋生聽來也變得越來越迷人。

他開始出現色迷迷的反應。

小玉也就在這時再將衣服脫下，秋生看着目定口呆，不覺將迷魂糕放下。

衣衫盡脫，小玉迷人的胴體又出現秋生眼前，秋生手中碗不覺掉下，色授魂與的站起來。

小玉也就擁着衣衫迎向秋生，秋生也不覺張開手來，兩人相擁在一起，那襲衣衫也正好將他們裹在當中。

× × ×

天終於大亮。

文才仍然在不停的動，只是越來越慢，手轉着突然不由自主的一下伸直，他立即發覺，馬上抽回來再轉。

九叔到底已支持不住，手拿籐條坐在一旁，一個腦袋一墜一墜的，偶然省覺，一看文才轉動得慢有停下來之勢馬上籐條鞭去。

文才不用他籐條鞭到已繼續轉動。

又過了一會，九叔更累，手中籐條轉動着突然一下子抽在桌面上。

這完全是無意識的動作，文才却給他嚇一跳，慌忙急動。

九叔沒有抬頭，反而墜得更低，婷婷就在這時候由房間出來，玉手一掠秀髮，一聲：「早啊——」

文才精神一振，「早啊——」

九叔亦驚醒，看看婷婷，說道：「這麼早？」

「九叔，你歇歇，我看着文才可以了，」婷婷走到九叔身旁。

九叔也實在支持不住，將籐條交給婷婷。「千萬不要讓他停下來，一停下來便狼狽的打。」

文才馬上一聲：「輕輕力好了。」

他說着手脚停下，婷婷隨即籐條打下去，力道倒也不少，只打得文才叫起來，「輕一點不可以？」

婷婷有些歉疚的。「九叔吩咐，也全是爲你設想，還不快動。」

文才苦着臉手無足蹈，九叔左看右看。「秋生呢，還未回來？」

婷婷尚未回答，秋生的語聲已傳來，「我回來了。」

語氣衰弱，秋生樣子也是沒精打采的，脚步浮動，東倒西側地走進來，將兩袋糯米放下，險些一跤摔在地上。

九叔婷婷左右上前，看着九叔不由面露驚訝之色。

秋生面色有些青白，眼圈却淡淡的一個黑圈，到九叔繞着他轉動起來，他立時有意無意的避開九叔的目光。

九叔轉動着突然伸手往秋生頭上一敲，秋生閃避不開，一痛大叫，轉頭面對着九叔：「師父——」

婷婷即時說：「九叔，他挑着兩袋糯米走了一夜，很辛苦的了。」

「是……是啊師父。」秋生吃吃地。

九叔目光轉向婷婷。「你拿瓦罉載些糯米去煲粥。」

婷婷接問：「還放些什麽進來。」

文才立即接上口：「鴨腎，鹹蛋，瘦肉，臘味……」

「什麽也不要放，」九叔冷截：「燒這三道符下去便成。」隨即拿起桌上準備好的三道黃符往油燈燒着，再往婷婷捧着的瓦罉邊一轉，放進罉內。

秋生看着不由失笑，笑聲沙啞，九叔回頭一看秋生。「還不拆開米袋？」

秋生連忙手震震的解開繩子，婷婷掏了兩把糯米放進罉內，往厨房走去。

秋生也沒有理會她，打一個呵欠，九叔即時又繞着秋生轉動起來，他只顧打量秋生，並沒有檢查那兩袋糯米，不知道糯米中混着粘米。

秋生給九叔看得混身不自在，一陣倦意襲來，忍不着又打一個呵欠。

九叔即時問：「很累啊？」

「有些。」

「隣鎭的糯米也賣光了。」

「不是。」

「回姑姑店子躲懶？」

「沒有啊。」

「那怎麼現在才回來。」

「半途行雷閃電，風大雨大……」

文才停下手脚，截口道：「你這是騙鬼，我整夜沒有睡覺，還不清楚，那來的大風大雨。」

九叔籐條打去：「說什麽，快動！」

文才連忙轉動手脚，九叔目光回到秋生面上：「那你跑到那兒去躲避。」

「她家裏，她很可憐的，無父無母，家裏又窮，幾天沒有米燒飯了。」

文才又插口：「你不是將糯米送給她吧！」

「不過幾斤。」

文才叫起來：「你不知道那些糯米是拿來救命的。」

秋生回一句：「是你的命才要緊。」

「秋生，一場師兄弟。」文才大叫。

文才聳聳肩膊，九叔籐條已打來，又忙轉動，九叔接問：「秋生，之後呢？」

「吃飯——」

「之後呢？」

秋生吃吃地：「有些累，不知不覺睡着了。」

「睡到天亮？」

「是啊——」秋生打着呵欠在桌旁坐下來。

「那現在怎麼這樣累？」

「沒有啊。」秋生一個頭往下墜。

九叔籐條打在桌上，「你老老實實的告訴師父，你跟那東西做過什麼？」

「吃飯，睡覺。」

「怎樣睡覺？」

秋生沒有回答，一頭栽在桌上，九叔一把將秋生的頭拿起來：「說——」

秋生睡眼惺忪的：「師父，你給一些自由我成不成？」

「師父是担心你又遇上那種東西。」

秋生一驚而起，隨即又搖頭：「不會的，你也說常人身上有三把陽火，她若是那種東西，如何近得了。」

「這也是，」九叔有些疑惑，喃喃着又問：「那路上是否還有什麽事發生。」

秋生沒有回答，已沉沉睡去，九叔推一把，沒有反應，正要拿籐條打下去，武時威已帶着一羣捕快走進來。

「九叔，什麽事這樣生氣？」武時威陪着一臉笑容。

九叔籐條指着秋生道：「就是這個小鬼。」

武時威立時推波助瀾的：「那不要客氣，狠狠的打好了，這種家庭式體罰，我是絕不會阻止過問的。」

九叔反而將籐條放下。「你來幹什麽，又要拿我去坐牢？」

武時威連忙搖手。「那天完全是誤會，今天我來找你老人家……」

「叫九叔可以了。」

「是要請九叔你老人家帮忙去找那條殭屍，早日解決他，也好向縣太爺交待一聲。」

「你們去不就成了。」

「九叔你老人家大人有大量。」

「對啊。」

「那天是我們無知——」

「現在明白了。」

「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他被墨斗繩縛着上半身，暫時是兇不起來的。」九叔抓着秋生的辮子，又將秋生的頭提起來，看看又放下。

武時威看着奇怪。「秋生到底出了什麽事？」

「還未能够肯定。」

武時威看文才一眼。「是不是被文才抓傷？」

文才大叫：「你當我是什麽東西？」

武時威立即向文才走去。「正要看清楚。」

文才面一偏，雙手一伸。「看，我面色正常，指甲沒有長，頭洒糯米，脚踏糯米，一會吃過婷婷燒的糯米粥，屍毒盡除，便還我本來。」

武時威連忙問：「婷婷呢？」

文才大叫：「你別去騷擾她，還是去想辦法看如何可以連升十八級，做一品將軍。」

武時威不由喃喃着。「解決了那條殭屍，最低限度可以連升三級。」

文才一聽連隨又大叫：「師父，你千萬不要帮助他解決那條殭屍。」

九叔一怔，老氣橫秋的。「師父是這種自私的人？」

武時威大喜。「對，一定要為大家設想。」

「為你吧。」文才沒好聲氣的。

「多事。」九叔籐條揮去。「還呆着，動！」

文才只好手舞足蹈，武時威一看又問九叔。「你老人家也可以動身了。」

九叔搖頭。「你看我，現在已經够忙的了，放心吧，那條殭屍被墨斗繩縛着，光天化日，沒有作為的，放心去把他找出來。」

「到那兒去找？」

「當然是躲在陰暗的地方。」

「九叔。」武時威仍然不死心。

「無謂多說話了，浪費時間，快去找吧。」九叔揮手。

武時威無可奈何的帶着那羣捕快立即離開。

×　×　×

離開義莊，武時威便下令到處搜索，為了升官發財，這一次他倒是很賣力，不忙向手下歎息一番：「做頭兒可眞不容易，身手要好不在話下，還要頭腦靈活，縣太爺面前要低聲下氣，九叔面前也一樣要低聲。」

一個手下接一句道：「眞是難為頭兒了。」

武時威大大的歎一口氣。「還有，有事發生了又要身先士卒。」

另一個捕快即時有所發現。「頭兒，那邊有一個大山洞。」

「看看——」武時威走到山洞前面。

那個山洞外面倒掛着樹籐，裏頭陰陰森森的，一片黑暗，深不見底。

「看來也够陰森的。」武時威吁一口氣。

「說不定那條殭屍就藏在裏頭。」

「不無可能，還不進去看看。」武時威手一揮。

衆捕快不進反退，武時威回頭一看，道：「你們在幹什麽？阿炳上！阿成，你也上！」

兩個捕快齊應一聲，看看武時威。「頭兒，我們不成的。」

另一個捕快接一句：「頭兒，還是你進去好了，你身手敏捷，發生什麽事，也可以應付得來。」

武時威轉望其他捕快，一個個都是有意無意避開他的目光，他搖搖頭，揮手：「大家跟我進去。」

旁邊一個捕快立時一聲：「人多手脚亂呢？」

另一個緊接一句：「頭兒不是說過身先士卒的。」

「這——」武時威一怔。

一個捕快隨即問：「不是頭兒也害怕吧？」

「廢話，」武時威顧盼一眼。「你們這麽胆小，等在外面好了。」

衆捕快齊聲大呼。「頭兒了不起。」

武時威只好硬着頭皮闖進山洞去。

× × ×

山洞的地上不少水坑，洞頂不停有水滴下來，陽光從樹籐縫隙中透進，光影紛亂。

武時威一路走進去，雙脚巳經在發抖，左望望，右望望，準備一有異動，立即開溜。

一隻棲息在洞中的雀鳥「噗」地驚呼，嚇了武時威一跳，驚魂甫定，又聽到聲响，急忙轉身，循聲望去，一面倒退向一個陰暗的角落。

一隻老鼠從發出聲响的地方鑽出來，又鑽回去。

武時威鬆一口氣，不知道殭屍就藏在他背後的一塊大石後。

水珠不住的滴在縛在他身上的墨斗繩上，墨斗溶化，他也顯然有所發現，手伸出，緩緩抓向武時威的後腦。

武時威正好橫移一步，也正好進入陽光中，殭屍的手觸及陽光，立時觸電也似彈回。

武時威也不知是否有所感覺，霍地回頭，屍手却巳不在，一滴水珠同時滴進他後腦衣領內，他一驚跳起，左右望一眼，最後也吃不消，舉步往外走。

× × ×

出到洞外，武時威巳恢復鎮定，回刀入鞘，一拍衣袖，倒是瀟洒得很。

衆捕快圍上前來，道：「頭兒，怎樣了？」

「你們還有没有更笨的，當然不在這個山洞了。」

「巳經搜遍了。」

「有懷疑你們可以再進去搜索。」

一個捕快陪着笑搖手。「頭兒搜過了，還會出錯的，那用得着再搜查？」

武時威也不再多說，把手一揮，帶着衆捕快離開。

× × ×

夜幕又低垂。

義莊內九叔捧着一個特大的八卦鏡在拭擦着，鏡面巳經擦得閃亮。他看看八卦鏡，又看看秋生，搖搖頭，悶哼一聲。

秋生仍然在睡覺，有如死了的，他與小玉連番糾纒，事實巳筋疲力盡。

桌上還放着桃木劍、黃符、硃砂筆硯，九叔巳經準備妥當的了。

看見秋生没有反應，他轉望文才，文才正在婷婷監視下吃着糯米粥，怪模怪樣的。

這個人平日饞嘴，現在要吃這種什麽配料也没有的糯米粥，當然不是味兒，何況一個時辰一次，實在不厭也不成。

婷婷監視他吃下最後一口才將碗拿走，信口問一句：「怎樣了？」

「飽得很。」

「我是問你是否覺得好多了？」

文才搖搖頭。「我巳經没有感覺的了，你問師父吧。」

九叔轉動着八卦鏡，隨口應：「吃多十次八次便完全没事的了。」

婷婷轉身載粥，一面問：「要是還不成。」

「那即是這條方子没用。」

「要是那樣怎麽辦？」婷婷問，没有在意文才雙手在動着突然一下伸直。

文才雙手伸直忙又縮回，在婷婷身後張頭探腦，十指不由自主的伸直，一派要叉向婷婷脖子的姿態。

九叔也没有在意，一面擦着八卦鏡一面應：「拿墨斗繩彈在他身上，把他綑起來，一把火燒掉。」

文才雙手更接近婷婷，聽得說一驚，婷婷即時拿粥回頭。「你聽到了？」

文才慌忙縮手。「太殘忍吧。」

九叔冷笑。「那時候對你仁慈便是對其他人殘忍。」

「我是你的徒弟。」

「大義滅親，一樣不留情。」九叔說得正氣凜然。

文才歎一口氣，「我現在才發覺你没有多少人性。」

「還說！」婷婷輕喝一聲。「快吃掉這碗糯米粥。」

文才接過碗。「幸虧我巳經好得七七八八。」也是無意，他突然發覺雙手的指甲巳長了很多。

他不由一呆，却没有叫出來，偷眼一看，婷婷巳走近九叔。

「怎會這樣的。」他沉吟着探頭一看地上的糯米，伸脚踩去，一踏再移開，糯米被他踏過的赫然巳變成淡黑色。

他大驚，偷眼看九叔，正好看見九叔在擦桃木劍，擦罷有斬人的姿勢，打一個冷顫，忙以脚將變了的糯米撥開。

婷婷來到九叔身旁。「九叔，要不要我帮手？」

九叔反問：「你如何懂得帮我？」

婷婷接問：「秋生他眞的……」

話說到一半，秋生巳醒轉，聽一些不聽一些，打着呵欠問：「什麽事？」

「醒來了？」九叔冷笑。

秋生揉眼四望。「怎麽天黑了，我睡了這麽久了。」

「不過一天。」九叔又冷笑一聲。

「糟，我整天没有回去，姑姑一定很生氣。」秋生跳起來。

「你還記得有姑姑？」

「師父，有什麽要我帮忙的？」秋生接問。

（未完・六）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向愛穿男裝的花滿樓到來進見，狄飛虹等人基於覃小蝶三人脚下仍鎖着鐵板之事，對她頗不友善，但花滿樓此行乃是奉其雙親之命到來與他們談判，交換條件是要狄飛虹辭去官職及要黃蜂谷退出江湖。到時魔教更加可以爲所欲爲了，狄飛虹當然不會答得，況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遂反要花滿樓寫信回去取鑰匙來交換她……野和尚魔僧零落到來，獲知各人的煩惱，願助其一臂之力，野和尚突然計上心頭，傳授軟骨功幫助她們除去脚上的鐵板，歷時一月，終收其效，未幾，野和尚正欲離去，但却遭衆人反對……

兒子被擄　急煞娘親

羅蘭道：「你後來見到到位隱居的奇士了？」

野和尚道：「見到了，如果不是她，我那裏還有命在。」

羅蘭道：「哦。」

野和尚道：「敢情這座美麗的山谷，竟是令人聞名喪膽的萬毒谷，其中那些奇花異卉，全都帶有劇毒，只要走進山谷，聞了那些毒花毒草的氣味就會中毒。」

羅蘭道：「你中了毒，却有人救了你？」

野和尚道：「是的，她就是萬毒谷的谷主，也是毒神的妹妹玉羅刹。」

羅蘭道：「你的意思，是要咱們去找玉羅刹？」

野和尚道：「這是我的想法，因爲玉羅刹心地良善，用毒之能更甚乃兄，除了她，只怕無人能够破解毒神所用之毒。」

羅蘭道：「那好，咱們就走一趟越城嶺吧。」

野和尚道：「對不起，小姑奶奶，妳不能去。」

羅蘭一怔道：「我爲什麽不能去？」

野和尚道：「萬毒谷遍地是毒，沒有人能够進去，更沒有人能够活着離開，如今普天之下，不畏劇毒的只有一個，但不是妳小姑奶奶。」



羅蘭道：「你是說只有我大哥一個人能去？」

野和尚道：「不錯，除了狄大人，沒有人能走進萬毒谷。」

狄飛虹眉峯一皺道：「我願意去萬毒谷，爲武林同道盡一點心力，但以身負重任，勢將無法離開。」

覃小蝶道：「大哥：天慾教並非一般帮派可比，他們倡亂江湖，志在天下，如若不消滅這個魔教，國內固然不得安寧，邊塞也會戰亂不斷，我看萬毒谷你非去不可。」

羅蘭道：「我倒有一個主意，只是不知道是否可行。」

狄飛虹道：「妳說說看。」

羅蘭道：「胡人兩度入侵，都受到嚴重的挫敗，他們已經元氣大傷，短期內將無力侵犯邊境，有白多年坐鎭太原，節制邊關，必然可以無事，我想大哥如果調回潼關，行動就可以自由了。」

覃小蝶道：「這辦法不錯，只是……」

羅蘭道：「當然要我親自去跟爹說，我想他老人家會答允的。」

狄飛虹道：「妹子，那就辛苦妳了。」

兩天之後，羅蘭帶着她的兒子狄璇，丫頭祝京娘，六兒，以及親兵八名，由參將冷戰率領，出太原直奔潼關。

他們這一行人，每人都有一身極好的武功，對一般情況應該可以應付，但狄飛虹仍然放心不下，另由野和尚，唐婉儀帶着三十名黃蜂弟子隨後保護。

三個月後，朝旨下來了，狄飛虹調洛陽將軍，山西總督由白多年昇任。

洛陽將軍是這個「九朝都會」的最高行政軍事首長，他都什麽可以管，也可以什麽都不管，因爲將軍之下，還有許多分層負責的衙門。

而且洛陽將軍是受羅候爺管轄，此後狄飛虹的行動，就不會受到拘束了。

這天晚餐之後，狄飛虹與覃小蝶在房中閒聊，金帶五婢在一旁侍候。

覃小蝶向狄飛虹瞥了一眼道：「大哥：公事都忙完了麽？」

狄飛虹道：「都忙完了，我們現在是無官一身輕，如果妳有興趣，明天咱們到處玩玩。」

覃小蝶道：「要玩還是到洛陽去玩吧，此時天寒地凍，草木凋零，有什麽好玩。」

狄飛虹道：「這倒也是。」

覃小蝶道：「大哥：咱們什麽時候去洛陽？」

狄飛虹道：「多年蘭君夫婦要我開春再走，妹子，妳的意思呢？」

覃小蝶道：「你現在是洛陽將軍，已經不是山西總督了，職務旣已移交，責任另有歸宿，蘭君夫婦留咱們是客套，但咱們不宜久留。」

狄飛虹道：「說的是，這樣吧，明天我派人通知多年，咱們五天之內離開太原。」

覃小蝶道：「就是這麽决定，侍書，妳先知會幾位班頭一下，好叫他們好作準備。」

侍書道：「是。」

覃小蝶道：「大哥：花滿樓還在咱們這裏，留她無用，不如放了她吧。」

狄飛虹道：「好，展娟，花姑娘的穴道有沒有替她解開？」

展娟道：「沒有。」

狄飛虹道：「解開她的穴道，讓她走吧。」

展娟道：「那不是便宜她了，至少也該要她說出魔教總壇所在。」

覃小蝶道：「她不會說的，還是放她去吧。」

第五天，狄飛虹一行終於離開了太原，白多年竹蘭君夫婦一直送到十里長亭才殷殷道別。

他們先到潼關，拜見羅侯爺，並與羅蘭母子團聚，然後走馬洛陽，就任將軍新職。

在狄飛虹來說，應該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洛陽花。」但他視功名如敝屣，視富貴如浮雲，如非得着羅侯爺，他早就辭職退隱了。

來洛陽，他只帶兩位妻子，及五衛五婢，其餘黃蜂弟子均遣回黃蜂谷去了。

待爆竹除歲，桃符更新，渡過殘年之後，狄飛虹便策騎南下，經兩湖，奔向廣西的越城嶺。

他原想隻身前往的，但覃羅二夫人堅欲隨行，只得帶着她們，另外加上野和尚、拂琴，及祝京娘等三人。

這天他們到達岳陽，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午餐之後，羅蘭提議道：「大哥：咱們今天不走了，到洞庭湖作半日之遊，你看可好？」

狄飛虹道：「當然好，咱們整天僕僕風塵，也應該讓精神輕鬆一下。」

於是他們僱了一艘專供遊湖的樓船，放舟中流，向湖心欸乃而去。

八百里洞庭烟雲縹緲，風光如畫，他們男女六人，全都陶醉在這無邊的景色之中。

忽然幾聲嘹亮的鷹鳴，三隻神鷹由雲端俯衝而下，一起停止在船蓬之上。

這三隻神鷹，有兩隻是拂琴祝京娘帶來的，他們在空中盤旋，隨着船隻前進，現在多了一隻，必然是傳書來的。

拂琴掠上船蓬，摘下神鷹腿上的銅管，遞給狄飛虹道：「不知是那裏出了事，大人請瞧。」

狄飛虹取出銅管裏面的便箋，目光落在紙上，竟然面色一變。

羅蘭急道：「大哥，出了什麽事？」

狄飛虹怒道：「璇兒竟被花滿樓所擄去……」

羅蘭取過便箋一瞧，不由雙目盡赤，煞溢眉宇，同時大聲叱喝道：「回船，咱們回洛陽。」

狄飛虹道：「不要着急，咱們不知道花滿樓在那裏，回去又有何用？」

羅蘭道：「不，我要回去，璇兒如果有個三長兩短，我也不想活了。」

狄飛虹道：「蘭妹：妳放心，璇兒不會有事的。」

羅蘭道：「你怎麽知道他不會有事？兒子是我生的，我可沒有你那份閒情。」

狄飛虹道：「別這麽說，蘭妹，不錯，兒子是妳生的，可也是我唯一的骨肉，我只是分析事理，怎能說是閒情！」

羅蘭道：「那你說，你怎能斷定璇兒不會有事？」

狄飛虹道：「妳沒有瞧到信上怎麽寫的，璇兒的奶娘是不是一起被擄？」

羅蘭道：「不錯，這跟璇兒的安危有何關係？」

狄飛虹道：「當然有，妳想想，花滿樓如果不顧璇兒的死活，她將奶娘擄去作什麽？」

羅蘭點點頭道：「這倒也是，不過我還是放心不下，船家，快點把船靠岸，我要趕回洛陽。」

船隻靠岸之後，羅蘭帶着祝京娘匆匆就道，母子連心，現在她什麽也都顧不得了。

覃小蝶嘆口氣道：「大哥：咱們一起回洛陽吧，否則蘭妹子會怨你的。」

狄飛虹道：「看來只好如此了。」翻身躍上馬背，緊隨羅蘭的身後馳去。

他們匆匆趕回洛陽，立即招集六兒司棋等有關之人查問，結果毫無發現，只知道璇兒及奶娘失踪，以及花滿樓留下的一封書信。

六兒將留函呈交羅蘭，上面的言辭十分簡單，只說她喜歡璇兒，所以將他抱走而已。

狄飛虹嚴令洛陽城防部隊，及六扇門中捕頭捕快全城搜索，並馳函隣近州縣，繪影圖形，緝捕女盜花滿樓。

一個月過去了，這般人全都交了白卷，花滿樓芳踪杳杳，好像在世上消失了一般。

最悲痛的自然是羅蘭了，一個初爲人母的女子，怎禁得愛子被人所刦，好在此時發覺她又懷了身孕，總算減輕了一點哀傷。

她睁着一對無奈的盤神，瞪着狄飛虹道：「大哥，怎麽辦？璇兒還那麽小。」

狄飛虹道：「咱們除了全力搜尋花滿樓，另外只有一個法子。」

羅蘭道：「什麽法子？」

狄飛虹道：「花滿樓不是天慾教主的女兒麽？只要找到這個魔教，還怕找不回咱們的兒子？」

羅蘭道：「天慾教的總壇究竟設在何處，到現在咱們還不知道，我們到那兒去找？」

覃小蝶道：「不要急，蘭妹子，找天慾教及花滿樓之事，除了官方的人手，我已請魔僧雩落投身法湖，並令冷艷芳率領所屬弟子全力偵查，我想天慾教遲早會被咱們找到的。」

羅蘭道：「多謝妳，姐姐，只是天慾教的毒神使毒之能，天下無雙……」

覃小蝶道：「所以萬毒谷之行勢難避免。」

羅蘭道：「好，咱們明天上道。」

狄飛虹道：「妳不要去萬毒谷了，蘭妹子。」

羅蘭詫道：「爲什麽？爲什麽不要我去？」

狄飛虹道：「有兩點理由，一是要妳坐鎮洛陽，指揮搜救璇兒的事宜，二是爲了妳肚子裏的小兒子，我要妳住在將軍府裏安安穩穩的生他下來。」

羅蘭櫻唇一噘道：「我懷着璇兒還不是跟着你闖蕩江湖，出生入死，怎麽，現在就不行了？」

狄飛虹道：「行，但搜救璇兒之事，總得是一個負責之人。」

羅蘭道：「交給冷戰吧，我想花滿樓如此狡詐，短期內不會有眉目的，就算有事也可以用飛鷹傳書連絡，所以我沒有留在洛陽的必要。」

覃小蝶道：「大哥：讓蘭妹子一起去吧，否則她不會放心的。」

狄飛虹道：「好吧。」

於是，他們原班人馬，只是少了一個野和尚，在次日破曉時份，便聯騎向廣西奔去。

這回途中並無躭擱，順利的找到了萬毒谷。

林木蔭森，奇花遍地，由谷口向裏瞧着，的確是一個美麗的山谷。

狄飛虹打量一陣道：「眞令人不敢相信，這麽美麗的所在，竟是一個死亡的陷阱！」

覃小蝶道：「大哥，這山谷看似美麗，但陰森森的，充滿邪惡之氣，待會進去，你可得當心一點。」

狄飛虹道：「我會留心的。」語音一落，就放步向谷內奔去。

羅蘭忽然大叫一聲道：「大哥，等等我。」

她想隨後追趕狄飛虹，但被覃小蝶一把拉着，道：「使不得，蘭妹子，谷裏遍地是毒，妳怎能輕身涉險。」

羅蘭道：「大哥一個人進去，我不放心。」

這位侯門千金，當眞是情深似海，愛比金石，她關心狄飛虹時常會忘了自己，此等罕見的情操，怎能不叫人感動。

其實覃小蝶喜愛狄飛虹之深，並不比羅蘭稍有遜色，她們的分別只是一個明快，一個含蓄而已。

明快是奔放，含蓄是理智，這就是她們的不同之處，也是覃小蝶拉着羅蘭的原因。

「蘭妹子：大哥百毒不侵，而且功力蓋世，咱們不必替他担心，如果妳也進去，那倒要他替你担心了。」

「這話怎麽說？」

「谷裏遍佈奇毒，妳一進去，必然會造成兩種後果，一是大哥發現妳中了毒，爲救妳而躭誤去找玉羅利，二是因爲妳的拖累，陷大哥於險境，妹子，此事非同兒戲，妳千萬不要衝動。」

羅蘭嘆口氣道：「那……咱們應該怎麽辦？」

覃小蝶道：「只有在谷中等候大哥了，走，咱們到那邊樹蔭底下歇歇。」

× × ×

萬毒谷遍地皆毒，但草翠花嬌，風光如畫，人行其中，如同置身百花園中，有美不勝收的感覺。

狄飛虹幾乎忘了他來萬毒谷的目的，一路只管分花拂柳，目迷五色的欣賞，誰知一聲嬌叱，忽然由身前不遠之處傳來，道：「站住。」

他舉目一望，見身前兩丈之外，並排立着四名紅衣綠裙，懷抱長劍的少女，以他一身超凡絕俗的功力，自然早巳知道前面有人，讓谷裏的人找他，豈不比他去找人省事？

他上前幾步，雙拳一抱道：「在下偶經此地，發現貴谷景色優美，不由信步走了進來，這是無心之失，尚祈原諒。」

這四名少女年齡均在二六七歲之間，她們全是一臉詫異之色，兩眼瞪着狄飛虹，驚愕的向他瞧看着。

良久，其中一名少女道：「你是怎麽進來的？」

「在下走進來的。」

「廢話我當然知道你是走進來的，我是說你有沒有感到那兒不舒服？」

「多承姑娘關心，在下除了腹中感到有點……」

「你腹中不舒服，八成頭腦也有點暈眩，是嗎？」

「不，在下頭腦清醒得很，只是腹中有點飢餓。」

「什麽，你只是感到飢餓？」

「是啊，在下爲了貪戀景色，已有大半天未進飲食了，姑娘這裏如果方便，在下願意花點銀子。」

四名少女交頭接耳的商議了一陣，仍由原先說話的那名少女道：「你在這兒等着，千萬不能亂跑，咱們去稟報谷主，看能不能留你吃飯。」

狄飛虹道：「好的，姑娘請。」

這四名少女立即展動身形向谷中奔去，片刻之後，回來一名少女，道：「谷主有請。」

狄飛虹道：「多謝姑娘。」

他隨着這名少女來到一幢房屋之前，一股琴聲正悠揚的傳了出來。

狄飛虹頗諳音律，因爲他的兩位妻子都是箇中高手，因而聞聲停步，閉目欣賞起來。

那是一首古樂府「桃源行」：「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

琴音優美，指法流暢，彈奏者的素養很高，似乎不在羅蘭之下。

他奏的是桃源行，聞弦歌而知雅意，當然是將萬毒谷喻爲桃源，狄飛虹比作問津的漁人了，及彈到「峽裏許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琴音忽止，一名頭梳雙辮，一身翠綠的小姑娘跟着出現，她先向狄飛虹打量一眼，再揮手叫那名帶路的少女退去，這才身形一轉，道：「請跟我來。」

狄飛虹踏進大門，便聞到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這而香味與外面的大爲不同，似乎是一種提神醒腦的作用。

他隨着小姑娘到達一間暖閣之外，小姑娘神定身形，向暖閣稟報道：「小姐：闖谷的帶到了。」

裏面傳出一股嬌音道：「進來。」

小姑娘推開閣門，狄飛虹便舉步跨了進去，及運目一瞥，敢情這是一間起居室，但四壁都是書架，藏書之豐，使得狄飛虹大感意外。

（未完．四十）

上文提要： 為挫敗黑衣教併吞武林各派的陰謀，金贊廷建議四莊人丁要統一聯合抗禦，並公推春申君莊主為盟首四莊總令主，劃一指揮調度各莊人丁行動，而黑衣教副教主晏天機迅速派人送信而至，定期三日為限，要招降與聘用陳春華莊主為黑衣教副總護法，正是……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可飛·圖

新月刀

邪教軟硬兼施　四莊集體中毒

祁連雙兇雖然不欲旁人稱他們「雙兇」；但此時因春申君在祁連雙兇上面加了「大名鼎鼎」四字，一時還摸不清他的意思。

公孫乾道：「你可是答應了？」

春申君道：「可惜陳某是個不識時務的人，要陳某接受黑衣教副總護法之職，那也是一件好事，陳某豈會不答應？只不知黑衣教主肯不肯放棄橫掃武林，消滅各大門派的陰謀？如果他肯改弦易轍，以天下為己任，從此棄邪歸正，為江湖伸張正義，為武林謀求福祉，歸附他的，又何止陳某一人而已？」

公孫乾臉色漸漸沉了下來，冷然道：「你說了這許多話，那是不肯屈就了？」

春申君朗笑一聲道：「二位奉教主之命，是來脅迫陳某的了？可惜陳某不是威武所能屈服的人，貴教主說什麼陳某不肯依附貴教，就要把在下拏下，在下倒是不信二位如何把在下拏下？在下若是如此容易就可以拏下，也就不用當這個抵抗黑衣教的總令主了。」

他說話之時，大天井左、右、前三面，已經出現了三十六名武士，這是四莊莊丁混合編成的勁旅，有劍手、棍手、藤牌手、弓弩手，遠遠的把兩人圍在中間。

任雲秋也一手按劍，站在春申君身側，嚴防着祁連雙兇突起發難。

春申君話聲甫落，祁連雙兇還沒開口，突聽有人大喝一聲，奔了出來，那正是九環金刀鄧榮，他手提九環金刀，雙目圓睜，朝春申君一拱手道：「屬下無能，竟讓他們闖入白雲觀來，總令主請允許屬下把他們拏下了。」

他也要把兩人拏下！

公孫坤聽得大怒，尖喝道：「你是何人，敢在老夫兄弟面前口發狂言，大概不知道老夫兄弟是誰了？」

鄧榮仰首大笑道：「鄧某闖蕩江湖數十年，豈會連無惡不作的祁連雙兇都不認識，只是鄧某從未把爾等兩人放在眼裏罷了。」

說到這裏，一揮手道：「你們還不把這兩個擅闖白雲觀的人給我拏下了？」

他自己並不出手，却叫手下去把祁連雙兇拏下，那正是表示他還不屑和他們二人動手！

那三十六名武夫轟應一聲，由藤牌手在前，劍、棍手居中，弩箭手在後，從三個方向朝祁連雙兇逼近攏去。

九名弓箭手逼近到一丈左右，便自停住，拉開九張强弓，搭上利鏃，對準了祁連雙兇，九名藤牌手在前、九名棍手和九名劍手在後，却逼近過去，到了五尺左右，正待出手。

祁連雙兇老大公孫乾沉喝道：「且住，春申君，你自己不敢上來，却教他們武功平平的人前來送死。」

鄧榮喝道：「他們是不是送死，你們兩個試上一試，就知道了。」

喝聲未完，二十七名武士口中叱喝一聲，九支熟銅棍起處，宛如九道黑龍，蓋頭壓頂般攻了過去，九支長劍寒光一閃，分刺中盤，九名藤牌手突然一縱身跌撲下去，藤牌護身，身子急滾，施展地趟刀、九柄朴刀從藤牌中伸出，專砍雙脚。



使棍的使的是少林寺「小夜叉棍法」，使劍的使的是「遊龍劍法」，最難應付的是他們使的棍法、劍法，每一個人各使各的，九個人使出不同招式的棍法，九個人使出不同招式的劍法。

利那之間棍影、劍光，圍着兩人集中攻到，九個使地趟刀的武士也在此時滾到了兩人腳下，擧刀就砍。

這下祁連雙兇上、中、下三路，全被封死，全在對方攻擊之中，這要是換上兩個武功稍弱的人，一招之下，立時會顧此失彼，非死即傷。

祁連雙兇一身修爲，何等精湛，但三十六名莊丁這一發動攻勢，兩人不禁爲之一愣，像這般綿密的聯手攻勢，他們成名數十年，倒也是頭一次遇上。

他們雖然並沒有被逼得手忙脚亂，却也深感應付不易，兩人不約而同的雙袖一揮，身形陡地往上拔起。

遇上這種陣仗，與其硬拚，自然不如往上拔起的省事；但怎知兩人這一往上拔起，早在人家計算之中，九名弓箭手一聲不作，九支長箭嘶然出手，望兩個騰身拔起的「活靶」射去。

這九人射出的長箭，也並不一致，有高有低，參差不齊，而且手法熟練，第一支堪堪射出，第二、第三支又相繼射到。

一般弓箭手只是奉命射箭，射出來的只是亂箭而已，以多爲勝，總有幾支射中敵人的，並不精擅射入取穴。弓箭埔的弓箭手個個久經訓練，可以各自單獨行動，並不依仗人多箭多，他們射出去的每一支箭，都是取穴奇準，箭無虛發。

祁連雙兇騰身拔起，一支支利鏃就像飛蝗一般密集射到。

在這同時，伏地翻滾的九名藤牌手中發出一個吆喝，猛地一躍而起，身子往上拔起，手中朴刀更不饒人，一下使出「擧火燒天」，九道刀光急疾朝上捲起。

使棍的武士配合得更好，他們待得使刀武士身形將落之時，立刻相繼縱起，手中熟銅棍本有六尺來長，再加每人躍起都有兩丈來高，隨手向上劃過一朶朶笆斗大的棍花，衝天直上。

等使棍武士即將下落，使劍武士又跟着縱起，九支長劍「迎雲捧日」，劍光燭天！

這一段話，說來費時，其實只是此落彼起，互相銜接，目的在於不讓縱身拔起的敵人有下落的機會。

因爲九名弓箭手還在一支支的射出長箭，漫天都是帶着嘶嘶的勁箭，參差不齊的朝雙兇射出。

祁連雙兇眞沒想到會在陰溝裏翻船，兩人剛剛拔起，一支支長箭儘朝身上要害射到，同時脚下也湧起一片刀光，追襲而上。兩人只得大袖揮動，把射來的長箭震飛出去，然後不約而同的再一吸氣，身形又朝上提起了數尺。

但人終究不能和飛鳥一樣，越飛越高，老在空中盤旋，可以躭上很久，人就是人，輕功再高，也非落下來不可。

但他們脚底下刀光落下，棍影又隨着湧上，一時之間，只得覷準湧上來的棍影，身形落下之時，脚尖在棍頭上一點，雙袖連揮，阻擋射來長劍，倏地橫飛開去。

饒是他們功力深厚，公孫乾大袖被一支箭射穿了個洞，公孫坤半長不短的麻布長衫下襬，也被箭射穿，兩人一下飛落到兩丈開外。

春申君眼看四莊莊丁聯手攻敵，却有這般連綿不斷的攻勢，威力極强，心中不禁暗暗讚道：「想來是這幾天鄢榮訓練他們的成績了。」

祁連雙兇出道以來，從未有過像今晚這樣，栽在一輩武功並不高强的莊丁手下，心頭自是怒極！

公孫乾厲笑一聲道：「春申君，强將手下果然不弱，那就莫怪老夫兄弟要開殺戒了！」

話聲甫落，兩道人影快如鬼魅，朝莊丁們直欺過來。

鄢榮早就料定他們有此一着，方才要三十六名武士圍攻他們，只是挫挫雙兇的銳氣而已，他自然知道僅憑這三十六名武士，絕非祁連雙兇的對手，因此在雙兇橫飛開去的同時，已經撮口發出一聲低嘯，知會大家後退，等祁連雙兇返身撲來，三十六名武士業已分三個方向，退了下去。

只聽鄢榮洪笑一聲，手腕振處，金刀上九個金環發出一陣耶耶大響，舉步迎出，洪聲道：「二位有興趣，當由鄢某奉陪。」

公孫乾怒聲道：「你是何人？老夫要春申君下來。」

鄢榮大笑道：「春申君是咱們的總令主，只有你們教主才配跟他叫陣，鄢某是這裏總指揮，和二位在黑衣教的地位並不低，由鄢某來跟你們較量，大概不會辱沒了二位的身份吧？」

任雲秋怕鄢榮一人不是祁連雙兇的對手，跟着走出，說道：「他們兩個人，兄弟也湊上一份，和鄢老哥聯個手吧！」

一面朝祁連雙兇笑了笑道：「在下任雲秋，是武林同道聯合抵抗黑衣邪教同盟的副總護法，和二位的身份也差不多吧？」

祁連雙兇早已被激得怒火迸頂，但他們一向自恃身份，不好先出手，公孫坤喝道：「小子，你兵刃呢？」

任雲秋大笑一聲，右手在腰際一按，但聽一聲細長的龍吟，青光陡現，手中已經多了一柄細長軟劍，隨手一抖，就掙得筆直，橫劍當胸，凜然道：「二位的兵刃呢？」

公孫乾仰首向天發出一聲長笑，說道：「小子，你何不回去問問你師父，老夫兄弟幾時用過兵刃來了？」

任雲秋冷傲一笑道：「江湖上不用兵刃的人，也多得很，這有什麼值得狂傲的？」

鄢榮已經不耐的道：「咱們可以動手了吧？」

公孫乾道：「老夫就等着你出手。」

鄢榮口中應了聲：「好！」九環金刀呼的朝前推出。

任雲秋也不待慢，身形一側，長劍陡地朝公孫坤刺去。

公孫乾避開鄢榮的刀勢，右掌隨出，橫掃敵腰。

公孫坤身形矮小，看到任雲秋一劍刺來，居然一側身，貼着劍身疾欺進去，右掌直立如刀，隨着他人欺進，手掌不劈不動，正好切到任雲秋前胸。

任雲秋早已運起了「九陽神功」，左手朝前格出，雙腕交叉相交，把他右手蕩了開去。

那知公孫坤右手向右蕩開，左手又隨着橫劈過來。

任雲秋長劍已被他摒諸門外，這一掌看來無法抵擋，但任雲秋根本沒有封架，身子一晃，便已到了公孫坤的右側，身法奇快無比。

那知公孫坤被蕩出的右手突然五指如鈎，朝任雲秋握劍右腕抓去，他生似知道任雲秋會向身右閃出的一般，右手張開五指，就像等着的一般！

任雲秋吃了一驚，自己「九轉身法」，他如何會知道的？匆忙之間，身形一晃，又閃了出去，同時右手一翻，軟劍反削他右手。

交手兩招，才知道祁連雙兇果然盛名不虛，自己出道以來，雖然前幾天傷在晏天機的掌下，那是自己功力不如人家深厚；但這回遇上的公孫坤，可說是首次遇上的頭號强敵了，一時那敢疏忽，立即施展「九轉分身法」，和「九疑劍法」和對方展開搶攻。

這時九環金刀鄢榮也和公孫乾展開了激戰。

鄢榮的九環金刀，純走剛猛路數，呼呼呼一路砍殺過去，黑夜之中劃起一道道的金光，煞是凌厲。

公孫乾雙掌開闔，他掌上果然也眞有高深造詣，任你鄢榮刀光如雪，一路急攻，他有時揮掌，有時揮袖，手掌也好，衣袖也好，使將開來就和兵刃毫無不同，九環金刀縱然鋒利，鄢榮却佔不到半點上風。

公孫坤同樣使的是雙掌，挪移騰躍之際，雙掌忽上忽下，忽抓忽拍，使的好像是小巧功力；但你如果把他看作小巧功夫，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公孫坤一身功力，不在乃兄之下，你看他縱躍騰挪，出手快捷，其實他每一記掌上都凝聚了極重的力道，若非任雲秋早已運起「九陽神功」，手中長劍只怕早就被他震飛了。

但見兩人東閃西閃，同樣快速，好像是你避我，我避你，有時又是你在找我，我在找你，完全像在捉迷藏一般。任雲秋「九轉分身法」愈使愈快，漸漸像是由一個人分作兩個，兩個變成四個，人影在晃動之間，就愈變愈多。

公孫坤絲毫不曾讓步，他閃來閃去的身形，也隨着晃出幻影來。

這一來，就像有四、五個任雲秋和四、五個公孫坤在互相搶攻。

任雲秋手中軟劍，削鐵如泥，你來我往，廻旋轉身，從未相交過一招。

春申君站在階上，看得眼花撩亂，暗暗驚嘆！

因為他們打得精彩百出，大家差不多都把目光投注到任雲秋和公孫坤身上，沒人去注意九環金刀鄢榮那一隊的戰況了。

就在此時，突聽公孫乾發出一喝之威，恍如春雷一般，震得大家耳中嗡嗡作響，急忙舉目去看，但見九環金刀被他一掌

震飛出去。

公孫乾飛起左脚，踢了他一個觔斗，呵呵大笑道：「抵抗黑衣敎的總指揮原來也不過如此！」

倏地跨上一步，右掌正待劈落。

春申君、沈同、謝公愚、金贊廷等人看得吃一大驚，此時再待出手救援，已是萬萬不及！

謝公愚抬手打出五支袖箭，有如一簇梅花，急襲過去。

公孫乾嘿了一聲，劈去的右掌絲毫不變，左手衣袖一揮，就把五支袖箭一起捲飛出去。

突然間，只聽大殿屋簷上有人喝道：「公孫乾，接招！」

一道刀光劃空激射，一個人影附在那道刀光之後，像飛鳥般撲將過去，直朝公孫乾當頭劈落！

這下大家都大出意料之外，萬沒料到大殿屋簷上還另外躲得有人。

公孫乾來不及再去傷鄺榮，揮出一掌，發出一股强勁的掌風朝來人迎空擊去。

鄺榮也及時一躍而起，拾起九環刀，退後了幾步，凝足目力看去，這及時出手救了自己的不知是誰。

公孫乾一掌劈出，人已朝橫裏跨出一步，喝道：「什麼人？」

那人瀉落地上，笑道：「你管我是什麼人！」手中單刀隨着話聲劈了過去。

這下大家都清楚了，來人是一個手持長刀的蒙面青衣人。

春申君心中一動，暗道：「此人不知是救自己的蒙面人，還是救雲秋的那一個？但不管是誰，此人當然是友非敵了。」

遊龍沈同低聲道：「春華兄，此人面蒙黑布，可能就是救任老弟的那一位了。」

春申君點點頭，只聽公孫乾沉喝道：「小子找死！」

呼呼兩掌直劈過去。這回他動了眞火，掌勢出手，疾若奔雷，掌風呼嘯，銳利如斧，當眞有裂石開碑之威。

蒙面人冷笑一聲，也不閃避，手中長刀起處，朝兩道掌風中劈去。此人身法怪異，居然逆風而進，一道刀光直奔公孫乾前胸。

公孫乾劈出的掌風，竟似留着一條縫隙，正好容他側身而進，絲毫擋不住他欺進的刀光人影，心頭大駭之下，右手急忙又迎着劈出一掌，人却向左竄出。

蒙面人直劈過去的刀光，迎着公孫乾第三記劈出的掌風，但聽「嗤」的一聲，一團强勁無倫的掌風，竟似裁紙一般，被他從中剖開，往兩旁分開，他依然刀光人後，直逼過去。

公孫乾成名數十年，從未遇這等怪事，自己劈出去的掌風，竟會被刀光剖開，身形向左閃出，左手又是一掌橫掃過去。

那蒙面人身形輕旋，避開他一掌，乘勢右手一揚，長刀同樣橫掃過去。

兩人對拆了三招，蒙面人竟然也還攻了三招，出手之快，刀法凌厲狠辣，實是武林所罕見。

公孫乾連發了三掌，也被接連逼退了三步，心中大感驚駭，暗暗忖道：「這是什麼刀法？」

只得打起精神，全力發掌，雙手大開大闔，一記又一記的劈擊出去。

蒙面人刀勢有時沉猛，有時輕飄飄的，但只要刀光劈出，公孫乾的掌風就擋不住，直劈的掌風，會被刀光從中剖開，橫掃的掌風，又會被刀光從中截斷，總之他掌風縱然淩厲，却似遇上了剋星，逼得他連連後退不迭。

任雲秋力敵公孫坤，把一柄軟劍使得劍光縷縷，繚繞全身。

公孫坤眼看自己一個毛頭小伙子都久戰不下，尤其對方手中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使他掌勢受到束縛，有時不得不中途變招，未能盡情發揮，心頭既驚又怒，雙掌自然更加緊迫。

任雲秋也和他激戰過一陣，覺得對方雖是自己從未遇見過的勁敵，但已展開「九疑劍法」，對方掌風雖然勁猛，也無法傷到自己，時間稍久，就思索着如何破敵。

這時他正好連發三劍，把公孫坤逼得向右閃出，任雲秋那肯錯過機會，身形突然左旋，左手一記「牛背橫笛」，朝公孫坤肩頭拍去。

公孫坤是何等人物，你左手發掌，豈能瞞得過他？口中尖笑一聲，身子倏地轉了過來，右手一立，迎擊過來。

任雲秋一上場，就懾於對方盛名，一直不敢和他硬接，這回是他自己先發的掌勢，公孫坤反應奇快，出手也快速無比，一時無暇收回，只得運起全力，和對方硬接了一掌。

雙掌迅快交接，但聽「蓬」的一聲，掌心和掌心接實，公孫坤突然大叫一聲，一個觔斗往後翻了出去，似是受創極重！

但這一掌也把任雲秋震得脚下浮動，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三步，心頭大感驚奇，抬目看去，只見公孫坤右手緊撫着左臂，一條左臂像是被廢了一般，正在運功按摩，忖道：「對方掌力强勁，遠勝自己，怎會受創的呢？」

如論功力，公孫坤數十年修爲，自然勝過任雲秋甚多；但他練的是旁門功夫，任雲秋練的是玄門「九陽神功」，在本質上就受到了剋制，是以雙掌一接，任雲秋功力不如對方，被震退了三步。公孫坤的掌力却被「九陽神功」所剋，一條左臂幾乎全廢。

說他幾乎全廢，是並未眞的被廢，只是一時受制而已，這是因爲任雲秋的「九陽神功」火候尙淺，否則不但是一條左臂，全身的功力都會廢去呢！

公孫乾正被蒙面人的長刀，一記又一記的把自己的掌風破去，如今又看老二左臂受創，眼看今晚之局，如不再見機退走，只怕眞是要把一世盛名毀於這裏了。

心念這一動，立即一提眞氣，身如行雲，一下退出去一丈開外，喝道：「老二，咱們走。」雙足一頓，當先拔起。

公孫坤也跟着縱身掠起，兩道人影宛如流星一般，來得快，去得更快，轉瞬就在牆頭消失。

任雲秋目送兩人遠去，轉身朝蒙面人拱手道：「多蒙兄台相助，還請到廳上一敘。」

蒙面人眨着一雙明亮的眼睛，說道：「不用了。」

任雲秋望着他道：「兄台……」

他剛說出「兄台」二字，蒙面人突然縱身掠起，一道黑影，去勢如箭，眨眼就已失去了蹤影。

春申君也在此時迎下階來，眼看蒙面人走得很快，不禁微微一怔：「他走得這麼快！」

任雲秋道：「小侄邀他入內一叙，他却不顧而去。」

春申君點點頭道：「大概他得到消息，祁連雙兇夤夜前來，才跟着來的，方才擲下屋瓦示警的自然也是他了，今晚若不是他趕來相助，當眞沒有人敵得住公孫乾呢！」

任雲秋道：「小侄奇怪的是他一再出手相助，自然是咱們的朋友了，怎麼不肯留下來和咱們相見呢？」

春申君目望遠處，徐徐說道：「也許還不到時機……」

回到廳上，鄧榮感慨的道：「兄弟使了一輩子刀，自以為在這柄刀上，下過幾十年苦功，那知還會敗在人家一雙肉掌之下。」

春申君大笑道：「鄧兄今晚遇上的是江湖上難得遇上的祁連雙兇，老實說，今晚要不是有那位蒙面俠士出手相助，咱們這裏，除了雲秋，只怕沒有第二個人能是他們的對手呢！」

鄧榮道：「屬下因此而覺得幾十年苦功白費了，剛才那位蒙面俠士，使的也是一柄刀，而且據屬下觀察，此人年歲不會太大，同樣使刀，兄弟就和人家差得太遠了。」

春申君含笑道：「鄧兄也不要妄自菲薄，以鄧兄的造詣，江湖上又有多少人能是你的對手？哦！對了！鄧兄在短短幾天內，把四莊莊丁訓練得進退有序，互相配合，各自發揮所長，方才還把祁連雙兇困在裏面，狼狽不堪，鄧兄也足以自豪了。」

這話聽得鄧榮大為高興，呵呵一笑道：「總令主誇獎，這是四莊莊丁平日訓練有素，個個身手不弱，屬下只是予以適當調配罷了。」

春申君道：「鄧兄，咱們都是一見如故，以道義結合的朋友，此次大家要兄弟擔任總令主，也只是為了可以統一號令，鄧兄一口一聲屬下，兄弟聽了不但不安於心，也極是彆扭，鄧兄以後千萬不可如此，最好還是弟兄相稱。」

鄧榮還待再說，謝公愚含笑說道：「鄧兄，春華兄是個性子爽直的人，咱們以道義結合，協力抵抗黑衣教，可不是什麼組織，鄧兄還是依春華兄的好。」

鄧榮拱手道：「總令主吩咐，兄弟自當遵命，這是讓黑衣教知道咱們也是一個龐大組織，可以唬唬他們。」

金贊廷道：「鄧兄說得有理，咱們就是要讓他們知道咱們的實力。」

遊龍沈同忽在此時口中哦了一聲，說道：「春華兄，兄弟想到一件事。」

春申君道：「沈兄想到了什麼？」

沈同道：「今晚這位神龍見首的蒙面人——」

金贊廷問道：「沈兄可是看出他的來歷了？」

沈同點頭道：「兄弟料的大概也八九不離十了。」

金贊廷道：「你說他是什麼人？」

沈同道：「就是取去新月刀的那位姑娘！」

金贊廷一愣道：「會是她？」

春申君頷首道：「有此可能，不然何以要蒙着臉呢？再說，祁連雙兇今晚前來，不是黑衣教裏面的人，也不會得到消息。」

沈同道：「還有，據兄弟猜想，這位姑娘先前只是趕來給咱們報警的，後來大概看出祁連雙兇武功了得，怕任老弟接不下來，才出手相助的。」

金贊廷大笑道：「好哇，任老弟，這位姑娘對你一往情深呢！」

任雲秋俊臉一紅，說道：「金大叔休得取笑，這位葉姑娘看了黑衣教種種惡迹，自然暗中幫咱們了。」

春申君道：「今晚時間已經不早，大家都可以去休息了，據兄弟看，祁連雙兇這一敗走，三日之後，他們不來則已，再來，只怕還有一場苦戰，咱們趁這三日時光，正好養精蓄銳，好好休息一番。」

* * *

第一天，春申君和沈同、金贊廷、謝公愚、陳康和、陸浩川、陸大娘、任雲秋等人，由鄧榮陪同，巡視了前山（南路謝雨奎）、左翼（東路謝雨亭）右翼（西路陳少華）、後山（北路江翠烟）四處的明哨暗崗，由躍龍莊的劍手和羅漢莊的棍手擔任明哨，由弓箭手和藤牌手擔任暗崗，配合山勢地形，用作掩護，互相支援，部署得宜。

每一路另有四莊混合編組的巡邏班，每次巡邏，雖然每一路都已劃分了區域，但四路互相銜接，形成一道堅強的防線。

春申君等人看得大為讚賞，認為黑衣教縱或大批來犯，也很難越雷池一步。

黑石頭陳康和聳聳肩膀，笑道：「看了鄧兄這番部署，眞是良將之才！」

鄧榮兄笑了笑道：「說來慚愧，兄弟昔年確實帶過兵，只是功名富貴，非我輩中人所營求，所以還是落拓江湖，我行我素。」

春申君大笑道：「好個功名富貴，非我輩中人所營求，鄧兄這句話，就顯出英雄本色來了。」

第一天就這樣的平靜過去。

第二天，大家都起身得較遲，每個人都感到十分好睡，起身之後，也依然頭昏腦脹，神倦心煩。

第三進大殿，臨時改為大家議事的大廳，但今天每個人都有着說不出的闌珊。

謝公愚自己感到心頭煩躁，好像中了暑一般，目前不過元月下旬，那會中暑？運功檢查，也查不出什麼異處來，此時眼看在座的人，都是這般模樣，心頭不禁暗暗一驚，說道：「春華兄，你可是覺得那裏不對麼？」

春申君道：「兄弟今天起來，一直頭昏腦脹，胸口煩躁……」

金贊廷沒待他說完，就搶着道：「沒錯，兄弟也是這樣，我還當昨晚沒睡好覺

，原來春華兄也是這樣。」

沈同矍然道：「這就不對了，兄弟也感到頭昏腦脹，好像宿酒未醒，如果大家都是如此，莫非咱們着了人家的道不成？」

陸浩川道：「這有可能，愚夫婦一朝起來，也是頭昏腦脹，心神不寧……」

謝公愚憤怒的道：「這麼說，咱們果然着了黑衣教的道，這批匪徒，手段當眞卑鄙已極。」

金贊廷道：「公愚兄是說咱們集體中了毒？」

謝公愚道：「奇怪的是兄弟剛才運氣檢查，却是絲毫沒有中毒現象。」

任雲秋道：「表叔，諸位大叔，小侄一點感覺也沒有。」

春申君含笑道：「你沒有中毒，那是最好了，大家都中了毒，那可不堪設想……哦，雲秋，你要陳福到各處去看看，四路防守的莊丁，是不是也有這等現象？」

任雲秋答應一聲，迅速舉步走出。

春申君道：「諸位再仔細運氣檢查看看，咱們究竟是不是中了毒？」話一說完，自己立刻即閉目緩緩運起氣來。大家也各自坐下，運氣檢查全身。

陸浩川夫婦首先運氣完畢，陸浩川看了看老伴一眼，問道：「妳覺得如何？」

陸大娘微微搖頭道：「一點也查不出來，只是胸口似乎越來越煩了。」

陸浩川點點頭。

這時大家也差不多檢查完畢。

金贊廷攢着眉道：「這眞是怪事，兄弟這一運氣，什麼也沒查出來，心頭却泛泛想吐。」

謝公愚臉色凝重，說道：「這正是中毒之徵。」

正說之間，任雲秋、陳福一同急步走入。

春申君看到陳福臉色有異，就抬目問道：「陳福，四莊弟兄，可有什麼不對？」

陳福道：「啓稟莊主，四莊弟兄好像都中了毒，大家都說心頭煩倦，作嘔欲吐，却又吐不出什麼來。」

春申君憤然道：「咱們果然都中了毒，這……」

任雲秋道：「表叔，小侄身邊有家師的解迷化毒丹，專解天下奇毒，先給這裏的人服下試試，如果有效，再分給大家……」

說到這裏，想起師父給自己的一瓶解毒丹，最多也不過百粒左右，全體中毒的人數，却在四百以上，粥少僧多，又如何分配呢？

春申君點頭道：「好，你先讓大家服了，我看這毒來得蹊蹺，何以在座之人，沒有一個能檢查出來？」

任雲秋道：「是啊，如果是黑衣教的毒，小侄怎會一點也沒事的呢？」

一面取出藥瓶，傾其藥丸，分給了在座諸人，大家接過藥丸，立即吞了下去。

謝公愚看了任雲秋一眼，笑道：「黑衣教派人下毒，不會對你老弟有什麼偏愛，因爲咱們這許多人集體中毒，當然不會一個個的下，必然是咱們食用的水源中下了毒，只有任老弟一個沒有中毒，只有一種解釋，你服過某種藥物，是有解毒作用的，是以劇毒對你並不發生作用。」

金贊廷道：「黑衣教匪類當眞其心可誅，晏天機和咱們約定了三天期限，他却在三天前派人暗中下毒，三天之後，咱們一個個毒發昏迷，他們只要用一根長繩，就可以把咱們一起串着押走了，春華兄，咱們何不在劇毒未發之前，盡起咱們人手，和他們一拚？」

春申君搖搖道：「一來咱們不知道黑衣教匪徒的巢穴，縱然知道，也不過是晏天機率領的一部份人，就是全部給咱們消滅了，對黑衣教也不過損失一支人馬而已，並非嚴重的損失，而咱們這一戰之後說不定剩下的只是沒有中毒的雲秋一個了，這個怎麼算也是划不來的。」

金贊廷道：「那麼咱們就這麼坐着等待毒發麼？」

春申君：「雲秋尊師是一位天壤奇人，他配製的解迷化毒丹十分靈異，兄弟方才運氣，覺得咱們中的毒似是不重，應該可以化解的了。」

陸浩川道：「春華兄，兄弟覺得有一件事，似乎不合道理，方才兄弟也運氣檢查了，正如春華兄所說，咱們身中之毒，並不嚴重，只是黑衣教既然派人前來下毒，自然要把咱們這些人置之死地而後快，因此，他們不下毒則已，既要下毒，就是最厲害的毒了，何以咱們中的毒只是輕微的毒呢？這一點兄弟方才想了很久，實在想不出答案來，不知諸位老哥可有高見？」

金贊廷道：「那是黑衣教故意給咱們看個顏色，要咱們知道他們的厲害。」

沈同道：「只給咱們看點顏色，何必如此大費手脚？」

謝公愚服藥之後，一直沒有開口，這時接口道：「黑衣教下的毒，並不輕微，咱們目前雖然不覺如何，那是毒性未發，隱藏在內，咱們無法預知罷了。」

金贊廷道：「何以見得？」

謝公愚道：「任老弟這解迷化毒丹，出自九疑前輩，能解天下奇毒，上次咱們中了黑衣教的迷神藥物，一服即解，可見此藥十分靈異；但這回服下解毒丹，對咱們體內奇毒，似乎一無用處，連心煩神躁，都絲毫不曾稍解，可見咱們所中的之毒，看似輕微，實則厲害非凡，這種奇毒，來勢極緩，只怕不到發作之時，誰也無法預料。」

陸浩川點頭道：「公愚兄這話說得極有道理，毒性發作緩慢的毒藥，一經發作，就會無藥可救。」

金贊廷道：「這麼說，咱們就無藥可救了。」

陸浩川道：「那也不然，用毒一道就像武功各有派別一般，某人用的毒，就只有某人能解，咱們若能找到這用毒之人，就可以取到解藥了。」

任雲秋道：「表叔，小侄這就去找下毒之人。」

春申君沉吟道：「黑衣教的行蹤不定，前天雖在臨川寺，現在未必還在那裏，就算他們還在臨川寺，目前他們爲了全力攻我，必然高手雲集，你一個深入虎穴，表叔如何放心？」

任雲秋道：「表叔只管放心，小侄只要不和他們硬拚，隨機應變絕不會有什麼危險。」

春申君過了半晌才抬目道：「我想你不如去找鳳副教主，求她設法，倒反而容易些。」

任雲秋點頭道：「好，小侄那就去找鳳姨。」

金贊廷道：「鳳簫女肯給咱們想辦法麼？」

春申君含笑道：「雲秋去找她，也許她肯暗中相助，雲秋腰間那柄秋霜軟劍，還是鳳簫女送給他的呢！」

謝公愚早就猜到救春申君和任雲秋的兩個蒙面人，很可能是鳳簫女和新月刀的女子（他們還不知道她叫葉菁菁）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聞得點頭道：「我看鳳簫女深明大義，既然任老弟和她很熟，能得她相助，定可取到解藥的了。」

金贊廷大笑道：「任老弟，還是你有辦法，事不宜遲，那就快些去吧！」

任雲秋道：「表叔，諸位大叔，小侄那就走了。」

春申君叮囑道：「雲秋，你可得小心。」

任雲秋道：「小侄省得。」轉身飄然往外行去。

他心急白雲觀數百人身中奇毒，出了白雲觀，就一路奔行，但心裏却是一片空白，不知道要到那裏去找鳳姨，心想：「最好能在路上遇到一兩個黑衣教的人，就可以問到鳳姨的消息了。」

午牌時光，趕到長沙，心想：「自己倒不如上酒樓去看看，也許可以碰上黑衣教的人，也不一定。」當下就找到大街上一家酒樓，走了上去。

堂倌連忙迎着道：「相公請這邊坐。」

領到一張空桌，任雲秋坐下之後，堂倌放好杯筷，送上一盞茶來。

任雲秋隨便點了幾樣酒菜，一面舉目打量，這時正當晌午，樓上差不多已有八成座頭，但食客們大半都是商賈中人，別說黑衣教的人一個不見，就是走江湖的武林中人也沒見一個，心中不禁暗暗攢眉，看來要想找一個黑衣教的人，竟是如此困難，這該如何是好？

正好堂倌送上酒菜，忽聞鄰桌有人低聲說道：「兩位副教主都到了長沙，那一定又有什麼舉動了。」

任雲秋耳朵何等敏銳，聽到「兩位副教主」這幾個字鑽進耳朵，急忙從堂倌側身廻目看去，那鄰桌坐着的是兩個商賈打扮的人。

只聽到另一個壓低聲音的道：「據說各大門派聯合公推了一個總令主，率領了數百個各大門派的弟子，要和咱們作對，教主聽到這個消息，自然極爲震怒，責成二位副教主務必把這夥人一網打盡，副總管派咱們出來，扮成各行各業的人，分頭踩盤，是爲了要踩探這兩天可有各大門派的人陸續趕來？所以咱們要注意的就是身上帶傢伙的武林人物，秦管事還吩咐過，對方的人，可能也會喬裝成各行各業的人，但只要隨身帶着長布囊的人，都要注意。」

任雲秋不動聲色，只要稍加留意，就可聽到他們的談話，因此堂倌退走之後，他就看也沒看他們一眼，只是自顧自斟着一杯酒，慢慢的吃着。

只聽先前那人道：「王兄，你看咱們左首桌上那個小子，是不是點子？」

另一個回頭瞥了任雲秋一眼，低聲道：「人家只是一個讀書相公，你招子看到那裏去了？不過靠抱柱右首那一個，倒有些像會家子，你看，他身邊長板櫈上，不是擱着一個長形的青布囊麼？」

先前那人目光朝抱柱右首那張桌上投去，說道：「沒錯，這小子年紀極輕，帶着刀劍，準是那一個門派初出道的小子了。」

任雲秋聽他們說，忍不住朝抱柱右首看去，果見一個身穿藍長袍的年輕人，獨自據坐一席，他右首一張長櫈上，果然放着一個長形的青布囊，但他面向樓外而坐。看到的只是一個背影，只要看他背後一條辮子，梳得又光又亮，舉止斯文，就可料想得到年紀一定不大！

只聽先前一個道：「這還用說？咱們只要跟住他，看他在那裏落脚，可能他還有同伴，跟到地頭，你就趕回去報訊，總管說過，各大門派派來的人，決不能讓他們上嶽麓山去。」

不多一回，那藍衫青年已經吃畢，從懷中掏出一錠碎銀，朝桌上一放，一手提起長形包裹，起身下樓。

鄰桌兩個商賈人也匆匆的付過酒帳，跟了過去。

任雲秋自然不肯放過這一機會，立即會帳下樓，目光一注，只見兩個商賈人遠遠的尾隨着藍衫青年下去，當下也就遠遠的尾隨着兩個商賈人身後，一路跟了下去。

藍衫青年始終連頭也沒回一下，他只是在大街上閒逛，從橫街轉入直街，一路東逛西逛，不是在這家店舖徘徊，就是在那個店家門口逡巡不去。

後面兩個商賈人跟着他亦步亦趨，大有不耐之狀。

任雲秋看得暗暗好笑，心中忖道：「大概他已發現兩個商賈人在盯着他，才故意作弄他們的了。」

這樣東逛西逛的足足逛了快半個時辰之久，藍衫青年蕭灑的甩甩衣袖，灑開大步朝長街急急行去。

他這一加快脚步，商賈人也趕快急起直追，只見前面的藍衫青年忽然身形一閃，朝一條巷衖奔了進去，等到兩個商賈人趕到巷口，已經沒了藍衫青年的蹤影。

兩個商賈人心頭一急，其中一個低喝一聲：「快追。」

兩個人一前一後急匆匆朝巷衖中追了進去。

兩個商賈人一直追到巷底，這條巷子竟是死巷，到了盡頭，再也無路可通。

走在前面的一個脚下一停，說道：「王兄，這是一條死巷，點子會到那裏去了呢？」

後面一個道：「這條巷子，總共只有四、五人家，這小子一定是在這幾家人家中憩脚了。」

後面一個笑道：「這不是更好麼，這

幾家人家中，一定有一家和幾個大門派有關，說不定咱們瞎捉老鼠，碰個正着，還是大功一件呢！」

前面一個聞言大笑道：「王兄說得是，咱們大功一件……」

話聲甫落，突聽身後有人問道：「二位可是找人麼？」

兩個商賈人聞言回過身去，只見說話的正是自己兩人要找的藍衫青年，臉含微笑，負手而立。

兩人方自一怔，正待抬手去撤傢伙！

只聽最後一家兩扇大門呀然開啓，響起一陣輕快的腳步聲和衣袂之聲，生似有不少人奔掠而出。

接着只聽一個粗壯聲音喝道：「瞎了眼睛的東西，竟敢到這裏來踩盤，還不跪下來就縛，難道要老子動手不成？」

兩個商賈人聽出這人口氣不對，急忙轉身看去。

這一瞬工夫，那座大宅院大門敞開，遠望進去，裏面大天井中，站着兩排數十名手持鋼刀的勁裝大漢，好像站班一樣！

不，自己兩人身後，就有七、八個手持鋼刀的漢子，已在四周圍了起來。

兩個商賈人看得臉色大變，後面一個道：「諸位是誤會，小的兩人是生意人……」

藍衫青年微微抬了下手，說道：「把他們帶進去，好好的問問他們。」

兩個商賈人眼看雙拳難敵四手，好漢不吃眼前虧，連連陪笑道：「小的自己進去。」

八個大漢那理他這一套，取出麻繩先把兩人雙手反剪着縛個結實，才押着走入大門。一等進入大門，八個漢子就再也不和他們客氣了，立即有人喝道：「說，是甚麼人支使你們到這裏踩盤來的？」

口中雖在問話，却不容他們分說，八個人就如狼似虎，一撲而上，四個對付一個，拳打脚踢，狠狠的出手「修理」。

沒有幾下，兩個商賈人就被打翻在地，像殺豬般叫了起來。

藍衫青年背負着手，等八人狠狠揍了兩人一頓，才一擺手道：「夠了，放他們去吧！」

那為首漢子給他們鬆了綁，喝道：「沒長眼睛的狗腿子，咱們公子叫你們滾，今天能留着一條狗命出去，這是公子的恩典，還不快向公子叩頭，謝他不殺之恩？」

那兩個商賈人挨了這一頓，已是遍體鱗傷，但又不敢不謝，依言爬起，一拐一拐的走到藍衫青年面前，跪下叩了兩個頭，口中說道：「多謝公子不殺之恩。」

藍衫青年哼道：「你們下次還敢盯本公子麼？」

兩人伏在地上齊聲道：「小的再也不敢了。」

藍衫青年喝道：「給我快滾。」

兩個商賈人趕緊爬起，忍着一身傷痛，一拐一拐的沒命朝巷外走去。

藍衫青年看着他們狼狽情形，忍俊不禁，嘴角上漾起微微的笑容，忽然拱拱手道：「兄台已經來了半天，怎不下來一見，請到裏面敘話。」

任雲秋被他一口叫穿，只得縱身躍落，抱抱拳笑道：「兄台見邀，敢不遵命？」

他已看出這座大莊院中，有數十名勁裝大漢，又不是黑衣教一夥，自然存心接納，一面說道：「在下還未請教兄台貴姓大名，如何稱呼？」

藍衫青年抬手肅客，含笑道：「此地不是談話之處，兄台請到裏面奉茶，再行細叙不遲。」

任雲秋看他這麼說了，只得和他一同跨進大門。藍衫青年引着他一直來到左首一間小客廳落坐。

任雲秋望着他又待請教姓名。

藍衫青年沒待他開口，就笑了笑道：「睽違不久，任兄連小弟都不認得了嗎？」

任雲秋聽得不由一怔，說道：「兄台原來早就認識兄弟，只是兄弟怎會想不起來了呢？」

藍衫青年輕笑道：「那是因為任兄貴人多忘事吧？」

任雲秋抱抱拳，惶然道：「兄弟該死，不知在那裏和兄台見過面，實在想不起來了。」

藍衫青年咭的笑出聲來，說道：「不用急，兄弟戴了面具，任兄自然認不出來了。」

口中說着，人已背了過去，伸手揭下一張面具，倏地轉過身來，嬌笑道：「任兄現在總該認識了吧？」

任雲秋目光一注，不由大喜過望，情不自禁的一把握住了她的纖手，搖晃着道：「原來是妳，在下正是找妳來的。」

原來藍衫青年却是葉菁菁喬裝的，他一時喜極忘形，也渾忘男女有別，好像遇上了多年好友，握住她柔荑不放。

葉菁菁粉臉驟然一紅，但手却由他握着，並沒縮回去，只是眨眨眼睛，問道：「你是找我來的，有事麼？」

「自然有事。」任雲秋道：「我不知到那裏去找鳳姨和妳才好，眞是急死人了……」

說到這裏，才發現自己還握住了她玉手，俊臉不禁一紅，忙道：「葉姑娘，對不起，在下看到妳，一時太高興了。」

葉菁菁口中「嗯」了一聲，才輕輕縮回手去，臉上紅暈未褪，嫣然一笑，說道：「你到底有甚麼事呢？」

任雲秋道：「表叔他們全中了毒……」

葉菁菁吃驚道：「春申君他們都中毒！事態如果不嚴重，任兄不會找來的了，是甚麼人下的毒呢？」

任雲秋道：「不知道，四百多人同時中了毒。」

葉菁菁看着他道：「你好像沒有中毒？」

任雲秋道：「就只有在下一人沒有中毒。」

葉菁菁問道：「劇毒都發作了？」

「沒有。」任雲秋道：「大家都感到心煩欲嘔，但尚未發作，最奇怪的是每個人運氣檢查的結果，却一點也檢查不出來，服了家師的解毒丹，也並不見效，表叔因明天和晏天機有約，萬一到時奇毒突然發作，就不堪設想，所以要在下來找鳳姨的……」

葉菁菁披披嘴道：「原來你不是來找我的，口中倒說得好聽！」

任雲秋道：「找鳳姨，自然也找妳了。」

葉菁菁道：「我們本來已經去了岳陽，奉了教主之命，兼程趕來的，可能就是要鳳姨協助晏天機來對付春申君的，方才鳳姨接獲晏天機的邀請，趕去會商，大概也是為了明日之事了。」

任雲秋道：「鳳姨不知要甚麼時候才回來？」

葉菁菁道：「晏天機一行就住在城裏不遠，最遲晚餐時光，總可以回來了。」

任雲秋想到前晚擲瓦片示警，和自己聯手對付祁連雙兇的大概就是她了，這就試探着道：「葉姑娘，眞該謝謝妳，前天晚上若是沒有妳相助，祁連雙兇的老大，眞還沒有人對付得了呢！」

葉菁菁一雙清澈的眼睛一注，問道：「你怎麼看出來的？」

任雲秋心中暗笑：「這不是承認了麼？」

一面含笑道：「在下本來只是猜想而已，但妳今天也穿着男裝，在下看妳身材，和前晚的蒙面人一般無二，就證實是妳了。」

葉菁菁粉臉微微一紅，說道：「不是我，是你看錯人了。」

任雲秋朝她笑了笑道：「好、好、不是妳，前晚那個蒙面人，大概是我的妹子了……」

葉菁菁雙頰驟然紅了起來，嬌嗔道：「你……我不和你說了。」

任雲秋笑道：「葉姑娘是生在下的氣了麼？」

葉菁菁故意沉下了臉，說道：「是啊，你說話油腔滑調的，我自然要生你的氣了。」

任雲秋朝她作了個長揖道：「在下給姑娘賠禮就是了。」

葉菁菁抿抿嘴，嗤的笑出聲來，說道：「誰要你賠禮了？」

只聽有人接口道：「誰在給妳賠禮了？」

那是鳳簫女的聲音。

葉菁菁白了任雲秋一眼，低聲道：「都是你。」

任雲秋聽到鳳簫女的聲音，不覺大喜，急忙叫道：「鳳姨，是小侄。」

鳳簫女含笑走入，點頭道：「是雲秋，你一定甚麼地方開罪葉丫頭了，這禮是該賠的了。」

葉菁菁給她說得滿臉緋紅，不依道：「鳳姨，妳取笑我，我不來啦！」

鳳簫女訝然笑道：「我是要雲秋給妳賠禮，幾時取笑妳來了？」

一面含笑道：「雲秋，你是打聽消息來的了？這次教主似是動了眞怒，不但把我從岳陽調來，還增派了不少好手，星夜趕來，你來得正好，趕快回去，替我轉告春申君，這回黑衣教出動的人手，雖非全部精銳，差不多也調集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高手，你們最好暫時避一避，天下武林各大門派都在裝聾作啞，沒一點動靜，你們以有限的人力，單獨負起抗拒黑衣教的重任，吃虧不是太大了麼？抗拒黑衣教，應該是長期作戰，各大門派都應出力，不是我批評你們，僅憑區區一點人手，就在嶽麓山大張旗鼓，這是不智之舉。」

任雲秋道：「鳳姨說是極是，只是……」

葉菁菁沒待他說下去，就搶着道：「鳳姨，任少俠來找妳，是因為春申君他們全體都中了毒……」

鳳簫女驚奇的道：「會有這等事，方才我怎麼沒聽晏天機提起？」

一面急着問道：「春申君他們中的是甚麼毒？」

葉菁菁道：「這毒很奇怪，四百多個人精神倦怠，心煩欲嘔，但運功檢查，又檢查不出甚麼來，服了任少俠師父的解毒丹，也毫不生效，所以春申君要他來找鳳姨的了。」

鳳簫女聽得神色為之一變，冷冷哼了一聲，才道：「好個晏天機，他果然瞞着鳳姨！」

葉菁菁道：「晏天機甚麼事情瞞着鳳姨了？」

鳳簫女沒有作答，目注任雲秋問道：「你沒有中毒？」

任雲秋道：「是，只有小侄一人沒有中毒。」

鳳簫女又道：「你是九疑老神仙的門下，鳳姨問你一件事，你要據實回答。」

任雲秋道：「鳳姨問甚麼，小侄自然會據實說的了。」

「好。」鳳簫女道：「尊師教你練的是甚麼功夫？」

這是別人師門之秘，江湖上很少人會提出這個問題來問的。

任雲秋點頭道：「小侄練的是『九陽神功』。」

鳳簫女點頭道：「這就對了，『九陽神功』是先天純陽之氣，練成之後，諸邪不侵，難怪只有你一個人沒有中毒了。」

葉菁菁道：「鳳姨，你好像已經知道下毒的人是誰了？」

鳳簫女一張粉臉霎時籠罩了一層嚴霜，怒哼一聲道：「春申君他們中的根本不是毒。」

葉菁菁道：「那怎麼會像是中了毒的呢？」

鳳簫女冷笑一聲道：「他們中的是蠱！」

任雲秋身軀一震，吃驚道：「蠱？」

鳳簫女道：「如果是毒，運氣檢查，怎會毫無徵兆？何況令師九疑神仙的解毒丹，能解天下奇毒，怎會毫不見效？只有中了蠱的人，在未發作之前是無法檢查得出來的，再說神智昏倦，胸煩欲嘔，正是中蠱的現象。」

她看了任雲秋一眼，又道：「這許多人只有你一人沒有中毒，那倒並不是沒在你身上使蠱，而是你練的『九陽神功』，乃是先天純陽之氣，比之玄門『三陽玄功』、『離火神功』一類功夫，還要上乘，你中蠱之後，只要一經運功，就把體內的毒蠱，全燒死了，自然再也感覺不到中毒了。」

葉菁菁道：「我們教中有人會使蠱嗎？」

鳳簫女道：「教主羅致了天下旁門左道奇才異能之士，此事全由總堂負責，是教中的極大機密，除了教主和皮總管，沒有第三個人知道，下蠱一道，普天下只有

普金花一人稱尊，號稱天蠱娘娘，她在苗疆統治蠱毒，權勢比皇帝還大，教主網羅各種人物，自然不會放過這樣的人，但普金花是不會到中原來的，來的人，可能只是她的門下徒弟而已……」

她重重哼了一聲，才接着道：「晏天機這老賊居然連我也瞞得好緊，一點也沒透露口風，我還是聽但無忌說出來的，教主調來的人手中，有三個人前天到的，他們沒有和晏天機住在一起，由但無忌在谷山設立了一處招待所，我只知道三人中有祁連雙兇，另一個人很神秘，沒人知道他是誰，我先前覺得奇怪，但如今想來，此人可能是普金花的門下了，前晚祁連雙兇夜探嶽麓山，把春申君等人都吸引住了，他自可潛入白雲觀下蠱了。」

葉菁菁道：「那怎麼辦呢？」

鳳簫女笑了笑道：「只怕找不到主兒，沒有着落，既然有了主兒，還怕沒着落麼？」

葉菁菁心中暗道：「鳳姨怎麼去跟他要解藥呢？」

任雲秋問道：「鳳姨，谷山……」

鳳簫女沒待他說下去，就笑了笑道：「你不用着急，一切鳳姨自有安排。」

任雲秋道：「多謝鳳姨。」

鳳簫女格的笑道：「鳳姨是爲了要你謝麼？」

任雲秋臉上一紅，說道：「是，小侄不敢言謝。」

鳳簫女站起身道：「好了，你們兩個聊吧，我還有事去。」

葉菁菁跟着站起道：「鳳姨，有甚麼要交代我做的麼？」

鳳簫女含笑道：「別的事沒有，却有一件事鳳姨要交代妳做的。」

葉菁菁道：「甚麼事呢？」

鳳簫女道：「雲秋一個人坐着，不是很無聊麼？這裏，妳是半個主人，我交代妳的事，就是陪他聊聊。」隨着話聲已經走了進去。

葉菁菁粉臉一紅，看了任雲秋一眼，恰巧任雲秋的目光也朝她看來，四目相投，她心裏感到一陣羞澀，暗道：「鳳姨一定知道自己的心事了，不然，她不會……」

她本是嬌縱任性的女孩子，這回却兩頰紅暈，只是低着頭，一言不發。她沒有說，他也不敢開口，兩人只是默默的坐着。

過了一回，任雲秋好像過了許多時候一般，也不知偷偷的瞧了她多少回，他心中一直在思索着該和她說些甚麼才好？

終於他開口了：「葉姑娘，妳甚麼時候認識鳳姨的？」

葉菁菁這才抬目道：「我很小就認識鳳姨了，她和我師父是很要好的姐妹。」

任雲秋道：「對了，姑娘的尊師是誰？我還不知道呢？妳可以告訴我嗎？」

葉菁菁道：「我師父是出家人，自稱獨臂老尼……從前人稱獨臂魔女，她老人家可不是魔教的人，人家稱她魔女，是因爲她老人家使的刀，像魔刀一般，從沒有人在她老人家刀下，走出一刀的……」

任雲秋道：「所以江湖上稱她天下第一刀？」

（未完・十六）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小魚吃大魚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黃山姥姥將賀天雄、林清風、上官婉倩的三角戀愛始末對小魚兒道來，小鳳知道母親是婉倩，爹爹到底是天雄還是清風，便同去竹林庵問婉倩，經過小魚兒、阿呆的激將法，婉倩說出是林清風，賀天雄只是用迷藥施强暴，自己當時已懷孕，林清風抵賴不認，拂袖而去。至於賀天雄爲什麼要認小鳳是自己生的，因懷孕和施暴的時間很接近所致，或另有貪圖，從中破壞師弟妹的婚事亦有可能。小鳳既知道生身父親不是人魔，心裏稍慰，三小爲找解藥，只得再找人魔索取，路遇歹命夫人紀香雲、冷寒燕共訴心事，另三個怪莊主等候襲擊三小……

小魚幫作餌　誘捕三大盜

一字先生還是說出剛才的那一個字：

「快！」

狂夫辛幸聲急語快的道：「苦兒，你聽到沒有，用計用騙都可以，設法纏住他，不要叫他往這邊來，這個老古董返老還童，喜怒無常，他如果一攪局，準會壞事的。」

「是，爹！」

辛苦躬身一諾，拔腿就走。

狂夫辛幸一刻也不敢躭誤，彈身上了樹。

就在這個時候，樹上的人已經聽到歌聲。

還是那首老歌，小兒郎，小兒郎，小兒郎不簡單……

歌聲越唱越近，不一會便見到人影，一點不假，正是鳳兒、阿呆、小魚兒。

三人來勢不慢，轉眼就到了橋頭，鳳兒道：「這個地方蠻不錯的，歇一會兒再走吧？」

阿呆道：「姑奶奶，肚子都餓扁啦，大腸告小腸，先到鎮上去塞飽肚子要緊，其他的事都免談。」

小魚兒同感餓腸轆轆，便說：「人是鐵，飯是鋼，鳳兒，大家都餓啦，就依阿呆——」

「吧」字未出，異事陡坐，狂夫辛幸舞着一對大鐵錘電擊而下。

醉鬼白雲則拿酒缸當武器，酒缸在下，雙掌在上，頭下脚上的猛推猛拋，有如高山滾石，獅子滾綉球。

懶蟲丁一更妙更絕，床舖也可以當兵器來用，整張床從樹上罩下來，一字先生就趴在上面推波助浪，欲將三小壓扁，甚至壓成肉餅。

醉鬼、狂夫、懶蟲三人担任主攻，白鶯、白鶴則爲助攻，二女一左一右，分別飛向石橋兩端，準備捕漏網之魚，打喪家之犬。

事出突然，事先亦無警語，用的完全是偷襲突擊的打法，三位莊主又都是頂尖兒的人物，三小處境大險，危在旦夕，當

他們警覺有異時，敵人已兵臨頭頂。

好個鳳兒，阿呆、小魚兒，置之死地而後生，眼看逃無可逃，避無可避，只好訴諸一拚。

砰！先是小魚兒托住了醉鬼白雲的大酒缸，雙方互較暗力，猛銳難當，酒缸承受不起，震得四分五裂，酒雨激射如箭，小魚兒一個踉蹌，倒退了七八步！要不是來被欄杆阻住，八成會掉進河裏去。

火星迸射，震聲如雷，阿呆的太極棍撞上了狂夫辛幸的大鐵錘，得神器之助，阿呆得以死裏逃生，反將辛幸的大鐵錘砸成了爛柿子，阿呆亦被反震之力震退到小魚兒身邊去。

鳳兒的處境最糟也最滑稽，整個嬌軀完全被懶蟲丁一壓倒在床下，所幸，床下有脚，鳳兒毫髮未傷。

「殺！」

「殺！」

二人同時喊殺，同時出招，一字先生欲藉自己龐大的軀體壓垮床舖，將鳳兒壓扁，孰料，鳳兒先發制人，烏劍已搶先一步穿床而過。

正中懶蟲腰眼，入內三寸。

「媽！」

這個節骨眼上，痛得他眼淚直流，仍然不肯多說一個字，一字先生迂得可以，簡直已經走火入魔。

驚叫聲中，連人帶床站起來，鳳兒早已原式不變，疾飄八尺，猛一個「鯉魚打挺」，卓立橋頭。

「納命來！」

「納命來！」

兩聲嬌叱，兩條人影，白鷺白鶴趁鳳兒立足未穩時，二人早已從橋的兩頭閃電攻到。

「媽的，不要命的臭丫頭，你們大概不想活啦！」

「媽的，自吃自喝，小心阿呆先生白嫖白玩！」

小魚兒和阿呆動作飛快，白鷺白鶴姐妹的招式尚未遞滿，已被二人截住，劈哩拍啦，舉手投足之間，便已將他們姐妹逼退。

一場突來的橫禍，就此暫時告一段落。

阿呆首先發難，破口大罵道：「不要臉，不要臉，你們都是名門正派的一莊之主，一向自鳴清高，居然也幹起偷襲暗算的混帳事來，還想不想在江湖上混？也不怕笑掉天下英雄的大門牙？」

狂夫辛幸怒容滿面的道：「臭小子，你這是惡人先告狀，是你們混帳在前，休怪你家辛爺爺採取最殘酷的手段。」

小魚兒道：「老匹夫，你到底想怎麽辦？」

狂夫辛幸道：「要你們血濺橋頭，暴屍荒野！」

醉鬼白雲謅了一句七言歪詩：「暴屍荒野無人埋！」

白鷺喜用五言：「或者狗來啃！」

懶蟲丁一還是老規矩，只用一個字：「善！」

阿呆冷哼了一聲，道：「哼，善你的頭，再神經兮兮的當心我阿呆先生把你閹掉。」

小魚兒一本正經的道：「各位，有一句話本帮主願說在前面，過往的一切，都是千面人魔的主意，我們只是奉命行事，現在小魚帮已經跟老魔劃清界綫拆夥啦，諸位如心有不甘，可以找千面人魔去算帳，本帮早已改邪歸正，從善如流，願與武林各派和平共存。」

阿呆道：「放下屠刀！」

鳳兒道：「立地成佛！」

阿呆道：「不是敵人！」

鳳兒道：「便是朋友！」

狂夫辛幸怒氣沖天的道：「放屁，你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心狠手辣，無惡不作，就算是折了夥，分了家，千面人魔的帳固然非討不可，你們的這一份也無法一筆勾銷，不將爾等千刀萬剮，難洩老夫心頭之恨！」

醉鬼白雲隨聲附和道：「此恨綿綿無絕期！」

白鷺道：「仇深深似海！」

白鶴道：「恨高高如山！」

一字先生先瞪着眼睛說：「然！」

狂夫辛幸繼又說道：「況且，你們三個小雜種，於放火燒掉辛爺爺的天下無敵莊大門時，曾口出狂言，不僅是奉千面人魔之命前去找麻煩，同時也是爲小魚帮向老夫挑戰，言猶在耳，竟敢翻臉不認帳，眞是無恥之尤！」

小魚兒聲宏氣壯的道：「不錯，本帮主是說過這樣的話，且已將你們打得鼻歪臉腫，一個個落荒而逃，算是已經挑戰成功。」

阿呆道：「你們算是什麽？連領袖武林的葫蘆谷主都打垮啦，換句說話，小魚帮已取得整個武林的領導權，是你們的頂頭上司。」

鳳兒亦道：「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小魚帮領袖武林的事已成定局，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從今以後，小魚帮願與各派和睦相處，重新開始。」

狂夫辛幸大怒道：「荒唐！荒唐！憑你們三個乳臭未乾的娃兒也想領袖武林，老夫絕不接受。」

醉鬼白雲道：「不服不服我不服！」

白鷺道：「人同此心也！」

白鶴道：「心同此理也！」

一字先生很難得說了兩個字：「然！然！」

却將小魚兒給惹火了，勃然大怒道：「你們到底想幹什麽？」

狂夫辛幸與白雲、丁一互換一道眼神道：「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只要武林莊沒有死絕死光，就不允許小魚帮立足江湖！」

話已說絕，雙方各不相讓，鳳兒、阿呆、小魚兒怒溢眉梢，恨滿心頭，決心一戰。

「媽的，打垮他們！」

「媽的，宰了他們！」

「送他們回姥姥家！」

三莊五人的動作飛快，早將三小團團圍起來，動上了手，狂夫辛幸急不擇言的道：「操你媽，不知天高地厚的雛兒，老子今天要喝你們的血。」

阿呆是罵人專家，立即以眼還眼：「幹你娘，不知死活的老頭，阿呆先生今天

要吃你的肉！」

一場惡戰，各展所能，正自難分難解間，突聞有一個熟悉的聲音大聲叱喝道：「阿呆哥哥，小弟弟我也要吃人肉，喝人血！」

餘音未落，人已飛掠而到，不問青紅皂白，也不顧三七二十一，橫衝直闖，逢人就打，立與三莊五人幹上了。

此人身手不凡，技深若海，勢如破竹，當者披靡，不到十個回合，便將三莊五人打潰打散。

這時候，大家才看清楚來人的模樣兒，髮白如銀，頭上用紅絲綫綁着一個朝天辮，天生的一張娃兒臉，身穿五顏六色的彩衣，這種裝扮，等於註冊商標，除了太極老祖，武林中不會再有第二人。

辛幸在太極老祖的面前那裏還敢狂肆，望了隨後趕到，一臉無奈的兒子一眼，道：「老前輩——」

僅僅叫了一聲「老前輩」，就被太極老祖打斷了，道：「老什麽老，不老也會被你這個混蛋叫老，在下今年才年方八歲而已。」

狂夫辛幸哭笑不得的道：「應該是一百零八歲吧？」

太極老祖怒道：「混蛋王八蛋，那壺不響你提那壺，那個討人厭的整數已經冷凍起來了，不算。」

醉鬼白雲道：「三個娃兒太可惡，前輩且作壁上觀。」

太極老祖瞪眼道：「混帳，你酸什麽酸，在下平生最恨裝模作樣的人，趕快滾到一邊滾去。」

白雲碰了一鼻子的灰，怎奈太極老祖名頭太大，地位崇高，未敢反唇相譏，只有兀自生悶氣的份兒。

狂夫辛幸小心謹慎的道：「不知前輩跟這三個娃兒是什麽關係？」

太極老祖伸手搭在小魚肩上，道：「我們是朋友，好朋友，這位是我的小魚兒哥哥。」

狂夫辛幸苦笑一下，道：「小魚帮火燒懶人莊，大鬧千杯不醉莊，又燒了天下無敵莊的大門——」

太極老祖拍着手掌喊叫道：「燒得好，鬧得好，你們自命不凡，自以爲是，早該有人給你們一點顏色看看啦。」

「前輩，請勿管這件閑事。」

「我非管不可！」

「務請之思。」

「老子高興！」

「前輩——」

「別再嚕七八嗦，你爸還有悄悄話要跟三位小友說，滾！滾！滾！」

太極老祖返老還童，完全是小孩心性，一切全憑喜惡行事，率性而爲，根本不考慮是非曲直，話一落地，便即展開一輪猛攻，一口氣將三莊五人趕下石橋，趕上大路，趕得抱頭鼠竄，看不到人影時，方始心滿意足的停下來。

然後，目注三小，笑容可掬的道：「怎麽樣？爽不爽？棒不棒？」

小魚兒道：「爽！爽極啦！」

阿呆道：「棒！棒極啦！」

鳳兒道：「小弟弟神功蓋世，天下第一。」

太極老祖笑口大開的道：「我就喜歡你們這三張小嘴，乖巧伶俐，比蜜糖還要甜，即使受騙上當也舒坦！」

小魚兒道：「老弟說那兒的話，小魚帮乃名門正派，絕不幹騙人的勾當。」

太極老祖道：「哼，吹牛，小魚帮騙人的事可多着哩，可以車載斗量。」

小魚兒佯怒道：「老弟，你怎麽扯起小哥哥的後腿來啦。」

太極老祖道：「小弟說的是實話，難道不是？」

四目相對，二人隨即哈哈大笑起來。

鳳兒道：「你不是有悄悄話要說嘛，別盡說廢話，可曾將七殺兇神張忠救出大牢？」

太極老祖道：「我老人家正是要報告這件事。」

小魚兒道：「怎麽樣？」

「別提啦，跑到順德府，那個天殺的已不在大牢。」

「可是越獄而逃？」

「是被押解上京。」

「好啊，在路上截刦更方便。」

「我也是這樣想，但結果却撲了一場空。」

「怎麽啦？」

「他們已殺掉押解的捕快，溜之大吉了。」

「你說他們？」

「是呀，還有血手屠夫王化，浪裏白條游全河。」

「他們三個怎會湊在一起？」

「據說是要押到京裏去會審。」

「事情是在那裏發生的？」

「三名江洋大盜在保定府碰巧相遇，太原、順德、開封府三地的捕快於是便會合在一起，事情就發生在離開保定府後不久。」

「閣下未能適逢其盛？」

「媽的，一步之差，失之交臂。」

「可知他們的行踪？」

「他們結伴南竄，風聞已來到皖境之內。」

阿呆道：「這好，八方風雨會中州，準有熱鬧可看，千面人魔那個老王八一定不會有好日子過。」

鳳兒不懂，道：「此話怎講？」

阿呆道：「糟老頭奪走了他們的烏劍、玉鐲、太極棍，自然記恨在心，千里尋仇。」

鳳兒道：「阿呆，你錯了，我倒覺得王屠夫、張兇神他們有可能是衝着咱們來的。」

阿呆道：「何以見得？」

鳳兒道：「道理很簡單，他們對千面人魔所知有限，這筆帳十九會記到小魚帮的頭上來。」

阿呆一怔神，道：「慘啦，慘啦，又增加了三個頭號大敵人。」

但，一轉念間，隨又神氣活現的道：「哼，三條小毛蟲，手下敗將，怕什麽？最好是衝着咱們來，這樣說不定還可以再發一筆意外之財。」

小魚兒道：「阿呆，你餓不餓？」

阿呆道：「餓啊，快餓死啦。」

小魚兒道：「餓就別站在橋頭上瞎說

胡扯，快到鎮上去上館子，和太極老祖好好合計合計，分頭截殺，一網打盡，免得夜長夢多，禍延蒼生。」

阿呆立即付諸行動，箭也似的朝石橋鎮奔去。

太極老祖突發奇想：「小弟來也，追上你阿呆哥哥請客！」

動作好快速，彷似一溜青烟，發足猛追。

鳳兒和小魚兒相視微微一笑，結伴隨行。

× × ×

告別太極老祖，離開石橋鎮後，鳳兒、阿呆、小魚兒就感覺有人釘梢。

可是，不止一次四下搜尋，甚至用盡各種方法，却始終查不出釘梢的人是誰。

也沒有千面人魔的消息，好像泥牛入海，溶了，化了，飛了。

這種被人跟踪的感覺，一直持續了三天，直到渡過長江，抵達安慶，投宿在安慶最大的一家飯莊「天香樓」之後，才完全解除。

租了一個小跨院，一明兩暗，梳洗一番後，三小這才來到前面的飯廳。

正值晚膳時份，客人已不少，且上了八成的座，三小找了一個雅座，叫了酒菜，甫吃一半，忽然聽到隔壁談話的聲音似甚耳熟，阿呆略一遲疑，將分隔的屏風拉開一條縫，眇目一瞄，赫然發現是三名官差。

這三名官差可不是普通人物，而是太原府的捕頭神捕徐良、順德府的捕頭快刀周慶、以及開封府的捕頭鐵沙掌馬元度。

好像是久別重逢的老友，小魚兒興奮莫名的道：「啊，原來是三位捕頭大人，怪不得挺耳熟的，久違，久違。」

阿呆早將屏風移開，兩桌變成一桌，敬了三位捕頭一杯酒，開門見山的道：「到底是什麽風把三位大人吹到長江邊上來了？」

太原府的捕頭神捕徐良仰天一歎，道：「別提了，那三個魔頭業已脫逃。」

鳳兒道：「這事我們已有一個耳聞，三位大人可有什麽發現沒有？」

順德府的捕頭快刀周慶道：「我們一路往南追，但到現在爲止，仍沒有任何發現？」

小魚兒道：「旣然沒有綫索，爲什麽要往南邊追？」

開封府的捕頭鐵沙掌馬元度道：「這當然是有道理的。」

阿呆一楞，道：「有什麽道理？」

神捕徐良道：「他們三名大盜，曾不止一次揚言，若能出得牢籠，一定要將三位小友碎屍萬段。」

快刀周慶接着說：「因此，我們研判，他們必然會南來追殺三位小友，所以兼程趕到南方來。」

鳳兒點頭道：「嗯，周大人之言不差，從石橋鎮開始，我們就有草木皆兵的感覺，必是那三個老魔頭在暗中釘梢。」

鐵沙掌馬元度道：「那倒不是。」

小魚兒錯愕一下，道：「馬捕頭怎知不是？」

徐良笑道：「你們認爲釘梢的人正是我們三個。」

阿呆一頭霧水的道：「幹嘛要跟踪我們？」

周慶道：「還不是爲了將王屠夫他們逮捕歸案。」

鳳兒嬌聲道：「如此一來，小魚帮豈不變成了誘捕人犯的餌。」

馬元度道：「正是這樣，老魔欲尋貴帮報仇，只要釘牢三位，就不難將逃犯逮捕。」

小魚兒道：「本帮可否下手抓人？」

徐良道：「當然可以，他們惡性重大，人人得而抓之。」

阿呆道：「有沒有獎金？」

周慶道：「有啊，重要罪犯，朝廷一向懸有賞格。」

「多少？」

「每名二萬兩。」

「還是老價錢，沒有漲價？」

「好像沒有。」

「哼，小氣！」

馬元度拍一下胸脯道：「二帮主，只要小魚帮能擒得住這三名江洋大盜，我馬元度一定向朝廷爭取提高賞格。」

阿呆視錢如命，打破砂鍋問到底：「提高多少？」

「最少每名加一萬兩。」

「最好是加一倍。」

「馬某當盡力而爲。」

「有勞啦。」

鳳兒心細，問道：「是一定要生擒活捉？還是不論死活？」

神捕徐良道：「不論死活！」

鳳兒道：「有沒有獎牌？」

快刀周慶道：「如能將這三名欽命要犯緝捕歸案，甚至更進一步將鐵膽魔星雷天豹也逮到，我們一定奏請皇上，給三位一人頒一面御賜金牌。」

小魚兒喜不自勝的道：「哇啦！皇上頒賜金牌，好風光啊！」

鳳兒接道：「好神氣啊！」

阿呆道：「足以光宗耀祖！」

鐵沙掌馬元度笑笑，道：「請三位帮主慢慢用，我們想先走一步。」

小魚兒道：「何必這麽急，吃飽再走嘛。」

徐良道：「我們此來，原也是暗中窺伺，不意被二帮主識破，再不走若落在那三個江洋堅盜眼裏，必然會前功盡棄。」

三人已離桌而起，鳳兒問道：「不知三位大人投宿何處？」

周慶道：「暫住驛館。」

阿呆道：「好地方，白吃白喝，白住白睡。」

馬元度當然明白阿呆的意思，道：「小魚帮現在是捕狼的餌，不便住進驛館，不過，我們會知會天香樓，同樣免費招待。」

阿呆難爲情的道：「這樣不太好意思啦。」

三位捕頭揮揮手，同道：「那裏，應該的，應該的，再見。」

鳳兒、阿呆、小魚兒起身相送，齊道：「客氣啦，客氣啦，不送，不送！」

× × ×

天上無雲，有月。

地上無聲，有風。

夜，已經很深很深。

也很靜，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店家、夥計、客人，俱已進入甜蜜的夢鄉。

驀然，有三條人影，闖進三小所在的小跨院。

脚步好輕，輕得幾乎聽不到任何的聲音。

速度也好慢，躡手躡足，小心翼翼。

每一個人的手裏，還提着一個水桶。

藉着皎潔的月光，三人的面貌清楚可辨。

左邊的是血手屠夫王化。

中間的是七殺兇神張忠。

浪裏白條游全河在右邊。

這三個兇神惡煞的大盜，果然咬上了小魚帮。

跨院一明兩暗，共有兩間上房，鳳兒住一間，阿呆和小魚兒共處一室。

血手屠夫王化潛行至鳳兒窗外，舔破窗紙，向內一望，對身後的張忠噤聲道：「小娃兒睡得跟死豬一樣。」

七殺兇神張忠陰笑一下，行至浪裏白條身旁，游全河剛好看完屋內的情況，噤聲道：「他們睡得很沉，與死人無異。」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不敢掉以輕心，王屠夫、游全河各拿出一支吹筒來，猛往裏面吹迷魂烟。

一忽兒，室內便烟霧瀰漫，迷迷濛濛的伸手不見五指。

三個魔頭這才感到滿意，退後一步，提起水桶，小心謹慎的往門窗木柱上澆。

說巧眞巧，正當此刻，淅淅瀝瀝，外面也下起雨來，屋簷上的水，淋了三人一身。

好重的油味，顯然這三個老小子施毒不算，還準備放火燒屋。

血手屠夫王化小聲道：「媽的個巴子，怎麽下起雨來了，水可滅火，可眞大大不妙。」

這一陣雨好邪門，來得快，去得也快，一霎時便過去了，七殺兇神張忠道：「老王，雨已停歇，可以放火啦。」

浪裏白條游全河道：「老子始終懷疑，憑咱們三個人的本事，用得到放火，乾脆破門而入，一刀一個多乾脆。」

王化道：「這三個小雜種不是省油的燈，凡事都是小心爲妙，不要打沒有把握的仗。」

七殺兇神張忠道：「不知道後面有沒有門窗？」

王化道：「早已查過，沒有，就算燒不死衝出來，也逃不出咱們的手掌心。」

計劃十分週密，可謂萬無一失。

游全河道：「那就放火吧，還等什麽啊！」

王化打燃火熠子，還沒來得及往窗紙上去，突然轟的一聲，自己的身上反而燒起來了。

張忠吃了一驚，道：「究竟是怎麽攪的？」

游全河道：「可能是老王不小心，將油澆到自己身上咯。」

血手屠夫王化一面拍打身上的火苗，一面臭罵道：「老子操你們親娘祖奶奶，說什麽風凉話，還不快來帮忙救火。」

二人互望一眼，跨步而上。

轟！眞是怪事，游全河的身上也着火了。

轟！又是一聲，張忠亦馬上被大火波及。

火勢來得好兇好快，一發不可收拾，剎那之間，大火便蔓延到全身。

顯而易見，他們的身上都澆了油。

油從那裏來的？

必然與那一場「雨」有關。

可是，天上怎麽會下油呢？

莫非……？

莫非……？

大火燃眉，火燒屁股，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去再思考，忙不迭的倒在地上打起滾來。

一般而言，身上着火，在地上打滾是個好法子。

然而，怪事天天有，今天却特別多，火勢非但未熄，反而越滾越大。

不用問，地上也有油。

是天上下的，屋頂上流的。

好在這三人都是武林高手，身手敏捷，動作奇快，一見苗頭不對，馬上滾離現場，滾到花圃裏去了。

在土中，花木之間一陣急速翻滾，總算將大火給全部撲滅。

但，三個人早已面目全非，衣服被燒得破破爛爛，鬍子頭髮全燒光了，焦頭爛額，令人慘不忍睹。

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

更像是三個道道地地的非州大黑人。

七殺兇神張忠氣得渾身發抖，罵不絕口：「我操他祖宗八代，這是那個王八羔子幹的？」

身後冒出來三個人，一字排開，依次是鳳兒、阿呆、小魚兒。

小魚兒道：「是我，小魚帮的首席帮主，專吃大魚的小魚兒。」

阿呆道：「是我，小魚帮的二帮主，你們的寃家對頭阿呆先生。」

鳳兒道：「是我，小魚帮的三帮主，你們的尅星死敵鳳兒姑娘。」

血手屠夫王化大發雷霆道：「魔崽子，你們不是在床上睡覺嗎？」

阿呆道：「笨啊！丢臉，虧你們還是老江湖，睡在床上的只是三個假人。」

浪裏白條游全河驚叫一聲，道：「這麽說來，這一切都是你們在暗中攪鬼？」

小兒魚道：「你說對了，是本帮在導演，還有劇本呢。」

鳳兒道：「自然是被本帮移花接木掉了包。」

七殺兇神張忠道：「媽的，明明是三桶油，怎會變成水，天上又怎麽會下起油來？」

王屠夫一臉疑惑的道：「你家王爺爺自信行事謹慎，是在什麽地方被你們釘上的？」

小魚兒道：「告訴你們也沒有關係，早在你們三個老混蛋，第一次潛來天香樓偵察地形時，便被本帮抓住了小辮子。」

張兇神道：「又在那裏以水換油？」

阿呆道：「那就是在你們買油的油行裏。」

游全河道：「這樣也好，咱們正可面

對面把話說清楚，也可以面對面把帳算清楚。」

阿呆道：「有屁快放，有帳快算。」

王化沉聲道：「記得你們曾經說過，是奉千面人魔之命，出手搶奪烏劍、玉鐲、太極棍？」

小魚兒道：「事實的確如此，絕無虛假。」

鳳兒補充道：「而且，本帮願意洩漏一個秘密，千面人魔就是賀天雄，黃山老人的大弟子，早已背叛神仙谷。」

王化、張忠、游全河聞言倒抽了一口氣，異口同聲的道：「原來是他！」

小魚兒追問道：「怎麽？你們曾有勾搭？」

游全河道：「沒有，我們跟他素無往來。」

張忠怒道：「小子，姓賀的如今在那裏？」

鳳兒道：「我們也正在找他。」

阿呆道：「放心，如有消息，小魚帮保證公開，絕不隱瞞。」

王化楞然一愣，道：「怪事，你們的態度好像已有所轉變！」

小魚兒道：「坦白說，我們已經鬧翻了。」

阿呆道：「換言之，上帝的歸上帝，撒旦的歸撒旦，小魚帮與千面人魔已經毫無瓜葛，所有的新賒舊欠，一切的恩恩怨怨，一概與本帮無關，你們去找姓賀的去算。」

鳳兒道：「但有一個先决條件，三位必須保住性命，活過今天。」

血手屠夫王化殺豬也似的聲音吼叫道：「作夢，你們倒推得乾淨，告訴你們，那個魔鬼固然必死無疑，你們三個兔崽子也休想活命。」

七殺兇神張忠如夜梟悲鳴道：「納命來！」

游全河着咬牙齒說：「拿烏劍、玉鐲、太極棍來！」

三個人語氣相通，行動一致，言猶未盡時，已虎撲而上，發招搶攻，一個個如瘋似狂，如狼似虎，兇神惡煞一般，好像已将自身的生命置之度外，决心要置三小於死地而後已。

三小是何等人物，當然不會被他們唬住。

「媽的，打就打，誰怕誰呀！」

「媽的，逮活的，拿去賣錢！」

「死的也可以，照樣賣銀子。」

嘶喊聲中，六個人早已鬥在一起，但見黑影旋飛，但聞風聲呼嘯，慘烈的分不出誰是誰，也看不出攻守進退的頭緒來。

猛可間，從大門之外射進來三個人，正是神捕徐良、快刀周慶、和鐵沙掌馬元度。

三人不愧爲是箇中高手，一現身便採取包抄的態勢，狼行虎步而進，周慶舞動一下手中的鋼刀，開口發話道：「你們被捕了！」

徐良一個大跨步，就要動手抓人，阿呆邊打邊說道：「徐捕頭，三位一邊歇着吧，本帮負責抓人。」

馬元度道：「多一個人帮忙豈不更省力。」

阿呆坦白得可以：「不會分獎金？」

周慶道：「不會，獎金仍然是小魚帮的。」

阿呆道：「那就請吧！」

有人接口道：「阿呆哥哥，小弟也算一份，張兇神的這一條命我是要定啦，誰要是跟我爭，我就操他親娘祖奶奶。」

太極老祖話到人到，根本不理會別人的意見如何，逕直向七殺兇神張忠衝過去，口中不乾不淨的道：「姓張的小子，你這個殺千刀的，我老人家今天要把你撕成碎片，來涮鍋子吃——」

話說一半，場中的情況已變，王化、張忠、游全河眼見大事不妙，三十六計，走爲上策，眉來眼去，心通意合，乍然雙臂一抖，已竄上房去。

神捕徐良道：「追！」

太極老祖道：「老子要吃涮鍋子！」

阿呆道：「到手的銀子，不能讓它飛掉！」

大家的想法不盡相同，行動却絕對一致，咬着尾巴上了房。

糟糕！三魔去勢如風，已先一步瀉落在客棧後面的一個晒穀場上。

「不要跑，阿呆先生請你們喝尿！」情急之下，阿呆舉起太極棍，射出一逢「梅花毒針」。

眞是太巧了，沒有射中王化、張忠、游全河，却被第一個追到晒穀場的快刀周慶碰上，驚叫了半聲，便一個元寶翻身栽倒了。

神捕徐良道：「糟啦！糟啦！」

阿呆道：「失禮！失禮！」

馬元度算：「這怎麽辦？」

阿呆道：「不碍事，在他頭上撒一泡尿就沒事啦。」

王化、張忠、游全河精得像猴子一樣，此刻已越牆而逃，且是逃向三個不同的方向。

太極老祖道：「七殺兇神張小子是我老人家的。」

小魚兒道：「小魚帮負責追王屠夫。」

別無選擇，徐良和馬元度，救醒周慶後，只好去追捕浪裏白條游全河。

× × ×

追啊追，追離天香楼，追過大街，追過小巷，追到安慶城外去。

結果，再也沒見到王屠夫、張兇神、游全河的一影半踪。

却見左側山邊，一條羊腸小徑上，有一個人影正在朝這邊飛奔而來。

完全是江湖經驗的反射，鳳兒、阿呆、小魚兒各找有利的地形，以最快的速度躲起來。

相隔僅片刻工夫，來人已奔至眼前。是個女的，且還是熟人，乃賽珍珠是也。

「站住！」

小魚兒一躍而出，擋在她前面，以審問罪犯的口氣道：「妳打從那兒來？」

賽珍珠先是一驚，待看清楚三小面貌後又是一楞，花容色變道：「小魚兒，你怎麽啦？吃錯藥啦，像是審訊罪犯，怎麽可以這樣對待珍珠姐？」

小魚兒冷厲的聲音道：「問什麽妳就

答什麼！別嚕嗦，免得惹火了本帮主，大家不好看。」

阿呆就站在賽珍珠的左前方，道：「惹火了我們，保證會換人！」

鳳兒道：「甚至於還會殺人！」

三小鐵面無情，毫無轉圜的餘地，賽珍珠心頭一震，戰戰兢兢道：「從前面漁村裏來。」

小魚兒道：「住那兒去？」

「安慶。」

「幹嘛？」

「找人。」

「找誰？」

「丁寧。」

「姓丁的也在安慶？」

「我們約好在城裏見。」

不待小魚兒再開口，賽珍珠便又扳起臉孔道：「小魚兒，你變了啦，變得太可怕啦，跟瘋子一樣，怎麼可以這樣對待珍珠姐。」

阿呆籠着一臉的寒霜，吐字如刀：「少說廢話，我問妳，妳站在那一邊？」

賽珍珠不明究裏，道：「什麼站在那一邊？」

小魚兒道：「別裝傻，我們跟糟老頭鬧翻臉的事，妳曾親眼目睹。」

「這是事實。」

「那就請表明態度，是站在小魚帮這一邊，還是繼續跟姓賀的狼狽爲奸？」

賽珍珠忽然堆下一張笑臉來，嬌笑道：「嗨，原來是爲了這個，我道是你們吃錯藥，發了瘋，或是得了失心症，丁哥和你們通力合作的事，早就告訴我啦，我當然是站在你們這一邊。」

阿呆道：「這話可當眞？」

「騙你不是人。」

「我還是不信。」

「這是爲何？」

「妳跟糟老頭的關係太密切，肌膚相接，登堂入室，顚龍倒鳳，翻雲覆雨，常聽人家說，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

「唉！阿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珍珠姐完全是被逼的，僅僅是他發洩獸慾的工具而已，只有仇恨，那裏會有感情，我的愛人只有一個，是丁哥。」

阿呆暗道：「戴綠帽子專家，可悲啊，可憐啊。」

小魚兒不肯輕易置信，因爲這是生死交關的大事，未敢掉以輕心，冷聲道：「爲了表示妳的誠意，希望妳能獻出一樣東西來。」

賽珍珠道：「什麼東西？」

小魚兒道：「解毒藥！」

賽珍珠大驚道：「小魚兒，你不是嚇唬珍珠姐吧，將解毒藥給了你們，我只有死路一條。」

阿呆道：「妳可以找糟老頭去要，甚至於可以偷，憑你們的親密關係，相信妳可以辦得到，死不了的。」

賽珍珠道：「可是——」

小魚兒截口道：「沒有可是！」

賽珍珠道：「這！——」

小魚兒又截口道：「也沒有這！只有答應，或者不答應！」

鳳兒解釋道：「答應就是朋友，我們還是好姐妹。」

阿呆寒臉道：「不答應就是敵人，小魚帮要妳死！」

爲了活命，只有從命，賽珍珠猶豫一下，乖乖的取出半瓶解藥來，交給阿呆。

阿呆將解藥收好，道：「我知道妳會答應的，知道你會站在我們這一邊，也知道妳神通廣大，曾弄到解藥，珍珠姐，謝謝啦。」

小魚兒重複着阿呆的話道：「珍珠姐，謝謝啦，知道那個魔鬼的去處嗎？」

賽珍珠道：「不清楚。」

「你們是在那裏分手的？」

「在葫蘆谷後山被歹命夫人衝散後，就沒有見面。」

「這一陣子，丁哥和珍珠姐你們二人在做些什麼？」

「找千面人魔。」

「既然是以老魔爲敵，還找他作甚麼？」

「找他要解藥呀，沒有解藥，如何活命？」

「哦，妳與丁哥又甚麼爲何各奔東西？」

「目的一樣，分開來找或許希望會大些。」

「妳失望了？」

「希望丁哥能有收獲。」

「你們約好在那裏見面？」

「安慶城內，關帝廟前。」

「不見不散？」

「是不見不散！」

「好，咱們走！」

「走！」

×　×　×

三更已過。

更深露重。

丁寧果然仍孤零零的，獨自一人站立在關帝廟前。

小魚兒大步向前，一照面就沒有好臉色，語氣亦頗不善，道：「丁哥，有一件事我們很不滿意，你必須先解釋清楚。」

丁寧望了賽珍珠一眼，二人互換了一道眼神，笑道：「小魚兒，你是指那一件事？」

小魚兒道：「在葫蘆谷後山，我們本有制伏糟老頭的機會，你爲什麼不採取行動？」

丁寧略作沉吟，正容道：「我道是什麽大不了的事，原來是爲了這個，以當時的情勢而論，我們並沒有絕對的致勝把握，故而未敢輕率行事。」

衡諸當時狀況，倒也言之有理，阿呆的眼神忽然死盯着賽珍珠，道：「我想起來啦。」

鳳兒錯愕一下，道：「阿呆，你想起甚麽？」

阿呆對賽珍珠道：「妳的態度跟丁哥不大一樣，非但罵咱們不該對老魔無禮，還曾有夥同丁哥，欲助那個老混蛋一臂力的企圖，這一點妳如何自圓其說？」

賽珍珠振振有詞的道：「阿呆呀，你誤會了，那只是虛張聲勢，旨在博取千面人魔的信任，好待時機成熟時，突然發難，一戰成功。」

這話自亦在情理之中，阿呆嘻嘻笑道

：「好像蠻有道理的，這樣說起來，我們強取珍珠姐的解毒藥，覺得怪不好意思的，要不要再分一點給你們？」

丁寧道：「不必啦，我這裏還有一點，可以分而食之，你們人多，又已與老魔斷絕關係，就留在身邊吧。」

小魚兒道：「丁哥可曾打聽出糟老頭的下落來？」

丁寧道：「有消息。」

鳳兒精神一振，道：「那老魔頭在那兒？」

丁寧道：「正在黑道第十三分舵內療傷。」

小魚兒急急追問道：「知道確實地點嗎？」

「離此並不太遠，就是虎頭山的『猛虎寨』嘛。」

「這消息可確實？」

「絕對正確。」

「知道他的去處就好辦，今夜咱們得好好研究，看如何來收拾這個老匹夫。」

「小魚兒，我與珍珠，雖然痴長你們幾歲，但膽識武功自信不及三位，你們說怎麽辦就怎麽辦好了，但有一點，丁某必須事先聲明。」

「怎麽？」

「明天，我和珍珠有事，不能與三位同行。」

「有什麽事？」

「往別處看一個朋友。」

「今夜你們住那裏？」

「這麽晚啦，客棧早已關門，我看只有在此露宿。」

阿呆逗趣道：「露宿鴛鴦多難看，也有傷風化，乾脆跟我們到『天香樓』去擠一擠吧。」

賽珍珠道：「方便嗎？」

阿呆道：「方便是很方便，只是兩位可能會受點委屈。」

「受什麽委屈？」

「因爲只有兩個房間，你們必須分房而眠。」

「這有什麽關係，在野人山時，珍珠姐就是與鳳兒同榻而眠。」

小魚兒神秘兮兮的道：「現在情形不同，今宵一刻値千金。」

賽珍珠却坦然的道：「別開珍珠姐的玩笑，我們來日方長。」

丁寧的手搭在了賽珍珠的肩膀上，笑道：「是嘛，來日方長，不在乎這一夜半夜。」

他們不在乎，事情於是敲定，五個人當即奔向天香樓。

×　×　×

翌日大清早，丁寧，賽珍珠如言雙雙先行離去。

日上三竿時，鳳兒，阿呆，小魚兒才踏上往虎頭山的路。

三小江湖閱歷已深，對丁寧，賽珍珠未敢推心置腹，昨夜所談，俱屬空泛之詞，此刻才談及對付千面人魔的實際方略。

阿呆道：「小魚兒，時間緊迫，快說說看，如何來進攻虎頭山，是硬闖？還是偷襲？」

小魚兒胸有成竹道：「我想用計。」

「用計，用什麽計？」

「用美人計。」

「我們手上也沒有可供賀天雄『屠殺』的美人，怎麽用？」

「有，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

「你是說鳳兒？哦，我明白啦，可是要讓小鳳去認爹，當間諜，做內應，然後再裏迎外合，將猛虎寨夷爲平地，殺一個鷄犬不留？」

「不完全對，小鳳認爹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先設法取得解藥方子，然後再及其他。」

阿呆打了一下自己的後腦勺，道：「對極啦，對極啦，沒有解藥方子，咱們得永遠活在死亡的陰影下。」

鳳兒憂心如焚的道：「我成嗎？」

小魚兒猛給她打氣，道：「成，妳有演戲的天才，是天生的大明星。」

「我怕騙不了千面人魔。」

「一定可以騙得他團團轉，是他自己親口說的，妳是他親生的女兒，雖然神仙谷之行，證實此事非眞，但姓賀的並不知箇中曲折，林清鳳也不肯承認妳是他的親骨肉，這樣更加加強了你們的父女關係，可謂萬無一失。」

「我還是怕。」

「怕什麽？」

「身在虎穴，孤立無援，一旦露出馬脚，就會命喪黃泉。」

「在順德府，妳的表現可圈可點。」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那時候是你和阿呆陪我去的，面對的只是關在牢籠裏的張兒神，而此刻——」

「放心，我們也會去。」

「這怎麽成，有你們去，戲根本沒有辦法演下去。」

「明的不成，用暗的，反正不會讓妳孤軍作戰就是啦。」

鳳兒聽小魚兒如此一說，這才放下心來，三人將細微末節好好的商討一番，待到達虎頭山附近時，小鳳便獨自離去。

×　×　×

一隻兇猛的老虎橫臥在大地上。不，應該說是一座很像是老虎的山橫臥在大地上。

老虎的頭，面對着一條河，河與山之間，僅有一條可容一輛馬車通行的隘路，地勢險峻，偏偏又是商旅必經之地，莫怪「猛虎寨」會成爲綠林中最富足的一個舵。

黃昏時份，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鳳兒。此刻的鳳兒顯得怪怪的，衣裳不整，全身都是污垢塵埃，還有幾處包紮着的傷痕，甚是狼狽，也甚是疲憊。

在隘路口上觀望一下，鳳兒便跌跌撞撞的向內行去。

驀然，人影閃動，袂聲貫耳，從路旁叢樹之中，一下子冒出來四個人。

一個個獐頭鼠目，天生的兇惡相，一看就曉得絕非善類，每人皆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鬼頭刀，另一隻手上則拿着一面彷若引魂旛子似的旗招，上面還寫着有字，正好湊成一首打油詩：

此路是我開
此樹是我栽
要想從此過
留下買路財

（未完・十五）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仇海騰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水淹祝家莊，岳家宇和宋象乾正在了解祝家莊是否是環莊院，發覺附近窮人住的茅草屋屋樑支架的東西都是用金鑄造的，七零八落的冲散在地上，二人正在猜疑，突然來了血珠叟想用『心血來潮』邪功對二人施襲，宋象乾被擊傷，忽然又來了墨弓大郎和鬼吹燈兩魔將血珠魔叟擊傷趕走，假意為宋象乾療傷，冒充銀弓小二郎，宋象乾示意岳家宇出手向他們襲擊，雖然趕走兩魔，但茅屋的大漢出現，岳家宇力將圍攻大漢全部擊斃，自己力竭暈倒，醒來發現三條桅船將所有黃金鑄成的兵器等物搬走，十天後，二人又去苗人居住區找勾漏三殘……

蠻荒較技　巧遇恩人

無疑地，那頭上蒙着紅布的女人，必是這土司夫婦的女兒，正準備把土司職位傳於她。

以土司夫婦二人為首，走到石像之前，土司夫婦端起石桌上的椰子瓢，將劣酒傾在石像之前地上，然後跪了下去。

此刻那蒙頭女人以及老玀玀也都跟着跪下，連叩三個响頭，只有二十個手持大鏢槍及刀刃的武士沒有跪下，却舉起手中的兵刃，作致敬之狀。

大禮告成，土司夫婦和老玀玀退下來，坐在岳家宇等人前面正中石桌之旁，老玀玀居左，「勾漏三殘」向岳、宋及曹典等人點頭示意，按序坐在土司夫婦右邊。

二十個武士，分站在兩旁及土司夫婦身後，只有那個頭蒙紅布的女人，仍然卓立在場中。

遠遠望去，那女人的身段極為婀娜，兩手也很白嫩，穿着布質漢裝，紅布紮在脖子上。

只見那男士土司站了起來，首先說了一陣玀玀話，四周二十個武士神色激動，躍躍欲試。

接着土司又說着漢語道：「本土司來此將近二十載，承族人厚待及擁護，當上任土司棄世後，即榮登本族之土司，近因敝女已經長成歸來，武功也頗有根基，及決定以世襲之規定，將職位傳於她……」

四周歡呼雷動，「勾齊漏三殘」也一齊鼓掌表示擁護。

土司續道：「本土司還要趁機宣佈一件大事，敝女巳及嫁齡，決定以比武方式，選一佳婿，與她共掌土司大權，凡是在場之人，不分族別，只要年紀在三十以下者，能將敝女頭上紅巾取下，看到她的本來面目，即以敝女相許，刻日完婚，絕不食言……」

四週又是一陣鼓吵，土司兩手按了一下，鼓吵立即平息下來，續道：「但按本族的規定，正式比武較技，格殺無論，希望參加者量力而為，不可逞氣血之勇！」

語畢，抱拳入座，四週鼓聲再趨低沉

，所有的月光，都落在土司左右前後的武士身上。

這些武士身形高大，孔武有力，兵刄沉重，武功也有相當造詣。

偌大山谷之中，死寂無聲，落針可聞，因爲四周鼓聲突然停止。

突見土司身後一個武士低吼一聲，向場中奔去，手持沉重的苗刀，奔到那女人面前約五步之地，單膝跪地，不知說了幾句什麽話？然後站起來作勢欲撲。

四周鼓聲乍起，由緩而急，那蒙頭的女人仍然卓立未動，對於那高大的玀玀武士作勢欲撲，似乎毫不在意。

武士緩緩移動，俟機出手，他彎着身子仍比那女人高出一頭。

「唰」地一聲，武士斜砍一刀，那女人輕輕一閃，巨刀劈在地上，土石橫飛，但那女人閃避時身法輕靈，連衣角也未動到一下。

岳家宇暗暗點頭，想不到蠻荒之中，仍有這等高絕的輕功，此女已是如此了得，土司夫婦的身手自不待言。

武士一刀落空，左右跳動，那女人仍是好整以暇。

「唰唰唰」一連三刀，力大勁猛，刀光閃閃，那女人身法如行雲流水，博得四周一陣歡呼，連土司夫婦左邊的老玀玀也大聲歡呼。

武士被激怒了，嗓中發出低吼之聲，巨刀橫掃，欺身硬上，伸出蒲扇大手，向那女人前胸抓去。

那女人的身子飛上五尺來高，大刀「嗖」地一聲自鞋底下掃過，武士刀，抓皆空，不須變招，掄刀向上戳去。

這一式十分陰毒，也極快速，那女人身懸半空，力道用老，要想閃過這一戳之勢，必須向左右橫移一二尺才行。

那知她不慌不忙，身子突然放平，橫臥空中，伸手抓住武士的右腕一抖。

偌大的身子，竟離地而起，越過土司夫婦頭頂，落在十餘丈之外。「蓬」然大震，摔得四脚朝天。

這一手乾净俐落，快得不可思議，岳家宇心頭大震，這等功夫，即使在中原，也找不到幾個。

那武士半天才爬起來，那女人的身子在空中翻了個身，落在一丈之外，身不顫，氣不促，令人心折不已。

老玀玀叫着跳着，似乎十分愉快，也極爲欽佩，土司夫婦相視了一眼，面含微笑。

四周歡呼之聲雷動，半晌才停，這工夫，土司右邊一個身軀最高的武士，手持巨大的鏢槍，來勢兇猛，向那女人當胸就是一槍。

那女人伸手一撥，鏢槍戳空，那武士向前一栽，左手的巨盾，橫掃而至，風聲「呼呼」，力道極猛。

那女人這次不再閃避，伸手向那巨盾上一按：「嘩啦啦」一聲，被震得粉碎，竹屑洒落地上。

但那武士力道極大，身子微微一晃，巨槍又戳向那女人的小腹，堪堪戳中，那女人出手逾電，抓住了鏢槍頭向身後一拉，武士收勢不住，向前栽了一步，尚未站穩，那女人又向前一送。

「卜嗤」一聲，鏢槍尾部戳入武士腹中，由背後穿透，半聲慘嗥之後，頹然倒地。

那女人也同時鬆了手，那根鏢槍仍插在武士腹中。微微顫動不已。

岳家宇悚然一震，旣佩服她的身手，也不屑她歹毒。因爲她可以擊敗對方，而不必殺死他。

這次四周的歡呼之聲更加熱烈，那老玀玀竟拍手大叫，表示內心的感佩。

岳家宇看了宋象乾一眼，低聲道：「野蠻民族，化外之人畢竟差勁。」

這時「粉蝶太子」曹典突然站起來，向場中走去，岳家宇冷哼了一聲，低聲道：「這淫賊大概是色迷心竅，剛才那女人的身手，他巳經見識過，竟敢挺身自取其辱！」

只聞跛子冷冷地道：「命兒八尺，難求一丈，他要找死，却怪不了別人……」

這工夫曹典巳站在那女人面前，約三步之地，哈哈大笑道：「姑娘國色天香，却蒙着紅布，豈不大煞風景，在下不才，願爲姑娘取下蓋頭，一瞻紅顏……」說着，微微躬身，作施禮之狀。

那知他突然出手，疾抓那女人的腰部，那女人向左一閃，曹典身子一挫，猛掃一腿，趁勢彈起身形，幾乎與那女人同時掠起一丈來高。

他似乎成竹在胸，身懸半空，猛切那女人的左腰，那女人似也不敢輕敵，柳腰一扭，堪堪讓過，但曹典突然一直腰，伸手向她頭上抓去。

岳家宇暗自哼了一聲，冷冷地道：「好滑的招式……」

那女人似乎吃了一驚，但她的輕功有獨到之處，抖臂偏頭，身子橫移半步，右肋一拐，「蓬」地一聲碰在那淫賊左腋之下。

曹典乃是一個淫徒，酒色過度，雖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却因體力不繼，慢了一步，這腋下有個攢心穴，與心脈相通，輕傷血迷心竅，重則死亡，乃是卅六大死穴之一。

這一肘雖未撞中攢心穴，却因相距太近，悶哼一聲，身子失去自制，「叭噠」一聲，昏了過去。

四周又是一陣歡呼，只聞土司哂然道：「看來中原武學，也不過爾爾……」

岳家宇見曹典吃了大虧，本就感覺十分痛快，也極佩服這女子的反應及靈巧的身法，但土司如此輕視中原武學，却使他大爲不服。

他看了宋象乾一眼，見他聳聳肩苦笑了一下，心道：「這等藐視中原武學的話，『勾漏三殘』竟聽若未聞，故作痴呆，看來這三人也是浪得虛名之輩……」

想到這裏，不禁重重地哼了一聲。

跛子側頭看他一眼，冷冷地道：「你小子不服，只管出手，你若是連她也勝不了，咱們的印證就可以免了！」

岳家宇冷冷笑道：「晚輩無意攀龍附鳳，只是以爲中原武學不俗，被人輕視而已！」

跛子哂然道：「依老夫看來，你還是藏拙的好。」

「爲什麽？」岳家宇冷冷地道：「難

道前輩的武功不是來自中原？」

跛子淡然道：「當然是學自中原，但中原武學精深博大，你我所學的，不過是一點皮毛而已。」

岳家宇沉聲道：「這位姑娘所施之武功，顯然也來自中原，前輩如何解釋？」

跛子冷笑道：「她的武功極雜，有中原的輕功和內功，也有苗猺及玀玀的搏擊之法，若說她未學中原武功，那是違心之論，若說她的所學全是中原武功，也非持平之論！」

岳家宇站起來沉聲道：「晚輩願以微末之技，當衆獻醜，但却鄭重聲明，絕無攀龍附鳳之意。」

他認爲這等婚姻大事，絕不可勉強，立即大步走向場中。

這時場中的姑娘突然震顫了一下，不知是被岳家宇的儀表風度所懾，抑是被他的大無畏精神所動，嬌軀微微顫動。

岳家宇大步走到那姑娘身前，抱拳朗聲道：「在下不避獻醜之譏，旨在印證武功，絕無邀寵之意，特此聲明……」

那姑娘沙啞着聲音，冷冷地道：「本族的法規，由土司一手訂定，小女子不便置詞。」

岳家宇肅然道：「在下已表明心意，諒土司不會強人所難，姑娘準備了。」

那姑娘冷冷地說道：「少俠在未動手之先，必須要弄清楚這件事，以免事後反悔！」

岳家宇立即轉身，抱拳對土司夫婦，道：「在下旨在較技，並無入幕之心，還請土司亮察！」

土司夫婦同聲道：「本人創始法規，已歷十餘載，一向言出法隨，少俠若想更改，分明對本族大爲不敬。」

岳家宇不由一窒，大爲尷尬，心想：「我此番出頭，旨在叫他們知道中原武學絕不遜人，並無他意，而且頗有信心。設若贏了她，豈不是要實踐諾言？」

想來想去，不能動手，却又不便虎頭蛇尾回到原處。一時之間，眞是手足無措，窘態畢露。

這時宋象乾突然站起來，掠到場中，合什道：「敝友既無入幕之意，姑娘也不必強人所難，就讓小僧代他出手如何？」

那姑娘冷冷地道：「武林中人，講的是言出必踐，尊駕虎頭蛇尾，首鼠兩端，未免……」

岳家宇不由微怒，沉聲道：「依姑娘之見又當如何？」

那姑娘哂然道：「旣然亮了相，就必須出手試試看，不然的話，難免使人有臨陣生怯的看法！」

「笑話！」岳家宇冷笑道：「姑娘的身手固然了得，但在下旣敢挺身而出，並未放在心上！」

那姑娘冷聲道：「那很好！口說無憑，待會露兩手讓大家看看，自有公論！」

宋象乾沉聲道：「姑娘看招……」欺身運掌，罡風乍起，已在四個不同方位上劈出十一掌。

那姑娘冷冷地道：「這才像中原的掌法，只是火候差點！」

宋象乾也是少年氣盛，微哼一聲，不遺餘力，絕學盡出。而對方也不像剛才那樣輕鬆。兩個身形在場中疾飛驟降，翻騰騰挪，以快打快，以奇制奇。使場中數百高手，無不肅然動容。

尤其是岳家宇，此刻一瞬不瞬地望着二人，心中狐疑不定。感覺這姑娘的招式，似很眼熟。

「勾漏三殘」中的跛子和聾子，不由也連連點頭。土司夫婦也悚然動容。除了兩人的掌勁「呼呼」生風外，谷中落針可聞。

大約七八十招過去，宋象乾力戰不下，即使一點點上風也佔不到。而且隱隱感到對方似乎未出全力。

岳家宇越看越心驚，深信宋象乾非但無法取下對方的頭罩，能立於不敗之地，也難能可貴了。

宋象乾本來抱着一種奇妙的心理，想解岳家宇之圍，他若勝了對方，不受對方法規限制。因爲他是出家之人。對方絕不會強迫一個和尚娶媳婦。

豈知他現在知道辦不到，因爲勝不了對方，岳家宇非出手不可。況且，岳家宇爲人十分剛直，義哥受辱，他不顧一切也要找回面子。

宋象乾已不再抱太大的希望，不求有功，但求自保，小心出招，攻少守多。

那姑娘却完全相反，步步進逼，招式越來越凌厲，幾乎不讓他喘一口氣。

只聞跛子肅然道：「此子有此身手，也算是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了……」

土司夫人道：「可惜他是個出家之人，不然的話……」

這時，那姑娘突然嬌叱一聲，眨眼工夫，以五個不同角度，切拍二十一掌，一氣呵成，令人眼花撩亂。只聞「拍」地一聲，宋象乾左肩被拍一掌，踉蹌退了五大步。

這時曹典已醒，站了起來冷冷地道：「我還以爲比我高明呢？原來也不過如此！」

一時之間，歡呼聲和掌聲搖山撼岳，震人耳膜，良久始停。宋象乾歉然地看了岳家宇一眼，沉聲道：「家宇，可惜我心餘力絀，未能爲你……」

岳家宇肅然道：「大哥！你不必自責，技高一着壓死人！我們不能不佩服人家的功夫，好在咱們只是隨便玩玩，並無入幕邀寵之心。」

說着，招呼宋象乾，就要回座。

「慢着！」那姑娘冷峻地道：「隨便玩玩？你未免太藐視本族的法規了，你若不出手，就是本族的公敵，而且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懦夫！」

岳家宇驀然止步，勃然大怒，道：「妳眞以爲本人怕妳麽？」

那姑娘哂然道：「若不予證明，難免令人譏笑你不敢出手！」

岳家宇正要出手，只聞宋象乾低聲道：「你若堅不要她，就該忍下這口氣，趕緊回到座位上！」

岳家宇一想也對，忍下一口氣，可免很多麻煩，立即哼了一聲，回頭向座位處走去。

「哈……」那姑娘突然大笑一陣，輕蔑地道：「中原武學雖然不差，却都是一些軟骨動物……」

岳家宇大步走近，厲聲說道：「出口傷人，中原人物不値一哂！本人有個做人的原則：無事躲事，有事不怕事！妳出手吧！」

那姑娘哂然道：「這才像個男子漢，本姑娘讓你先出手！」

岳家宇也不再客氣，提足「一元罡」五招絕學第一式立告出手。

罡風呼嘯，砂飛石走，兩臂一張一合，兩道奇渾暗勁交叉湧向那姑娘。

那姑娘立還顏色，四道掌勁擊在一起，蓬然大震，連石桌上的烤肉也跳起老高，那姑娘身子一顫，退了一步。

岳家宇有了信心，第二式又告出手，三丈方圓之內，地殼震動，罡風勁烈。石屑飛濺，着體如割。

「蓬」地一聲，那姑娘又被震退了一步。

此刻所有之人，都緊張得屏息凝神，只有土司夫婦連連拍手，喜形於色，使那老獼獼大爲不解。

第三招剛剛施出，那姑娘似感難以化解，只得疾閃三步。

那知岳家宇已經成竹在胸，也知道她不敢接這一招，有如附骨之蛆，緊跟而上，一式「危巢覆卵」，疾抓姑娘的頭巾。

那姑娘驚呼一聲，急忙偏頭，却已不及，「唰」地一聲，紅巾應手而露，露出了本來面目。

岳家宇手持紅巾，哈哈大笑一陣，道：「中原武學精深博大，無涯無際，在下所學者，不過是一點皮毛而已，以在下微末之技，而能承讓略佔上風，貴族的武學，實在令人不敢領教……」

他丢下了頭巾，回頭大步向座位處走去。

突然，他隱隱發現那姑娘的面孔極熟，只因剛才抓下她的頭巾時，她的臉略偏，未看清楚，取下以後，又因心情激動，也未太注意。

此刻他突然回過頭來一看，不由驚呼一聲，楞在當地，吶吶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原來此女正是殘害萬紫琴逃之夭夭的白琬。她此刻一臉狠毒之色，獰視着岳家宇。

岳家宇向土司夫婦望去，只見他們笑容滿面，連連向他頷首，並且示意他向白琬賠禮。

岳家宇沉聲道：「在下剛才已聲明過，比武目的在於印證，並無企求，還請土司原諒！」

只見土司微微一笑，道：「岳少俠你難道還不認識我們麽？」

岳家宇楞了一下，突得心頭大震，顫聲道：「莫非二位就是岳家宇的恩人吳明夫婦？」

土司夫婦眼圈一紅，連連點頭，同時垂下頭去擦着淚水。岳家宇突然熱血沸騰，悲喜交集，混身顫慄，淚下如雨，道：「恩公……晚輩終於找到你們了……」「卜」地一聲，跪在地上哀泣不已。

宋象乾淚如泉湧，「勾漏三殘」也淚光流轉，連那老獼獼也發出狼嗥似的哀號之聲。

一時之間，哭聲震野，動人肝胆，夜風嗚咽，冷月躲入雲層中，愁雲慘霧，罩着整個山谷。

× × ×

這土司夫婦，不必交待，讀者也知道必是忍痛犧牲了自己的女嬰，救了岳家宇一命的吳明夫婦。

這時吳明夫婦同時離開石桌，把岳家宇拉了起來，只見吳明的妻子顫聲道：「岳公子……讓老身仔細看看你……我們已經十餘年未見了……」

他們淚眼相望，除了母與子的深愛孺慕之外，還有一種至高無上的……敬仰和感佩。

岳家宇的記憶中，沒有母親的影子，眼前的慈愛面孔雖然陌生，却使他體會到母愛的偉大，以及母親懷抱的溫暖。

吳妻蕙芳在這刹那間，獲得了應得的報償，她不需要報答，也不需要感恩，只希望自己的犧牲，不會落空。

她感激冥冥中的主宰，也深信一切都有定數，她摟着岳家宇，淚水自抽搐的笑臉上流下，滴在岳家宇的頭上。

岳家宇看看一旁的吳明，也是老淚縱橫，悲喜交集。

岳家宇又投入他的懷抱，叫了一聲「義父」！

吳明撫摸着他的頭，喃喃地道：「孩子……老天爺是有眼睛的……昔年我們把你交與令師司馬龍……蕙芳終日以淚洗面……這是因爲觸景傷情，一看到你……就想起她那被殘害的女嬰……因此，司馬前輩不得不遣走我們……並傳了我們幾招武功……。」

岳家宇悲聲道：「義父……你們一離開武陵山就隱在此處麽？」

「不是……」吳明慨然，悲聲道：「那時龐起已被擁爲武林盟主……下令捉拿我倆，以便斬草除根！此令一出，雷厲風行……天地雖大……似也沒有我們立錐之地。」

岳家宇忿然道：「義父母不是會易容之術麽？」

吳明切齒道：「這種障眼法，早在龐起那賊子意料之中，派出大批的爪牙和眼綫，明察暗訪，終於在浙東一個小島上找到了我們！」

此刻「粉蝶太子」曹典一看大勢已去，且有殺身之禍，立即向谷外溜走。

那知「勾漏三殘」的跛子早已注意了他，沉喝一聲「拿下」！這一聲沉喝，聲音極大，連坐在他旁邊的聾子也聽到了，立即離座向曹典奔去。

曹典並不怕那些獼獼大漢，就怕「勾漏三殘」和岳、宋等人，乍聞後面有人追來，頭也不回鑽入去三匹獼獼大漢人叢之中。

但聾子身手了得，如影隨形，凌空而至，抓着他的衣領，掠了回來，點了穴道，摔在場中。

此刻吳明已把岳家宇的身世以獼獼語對那老獼獼說了，老獼獼也大爲激動，立即下令聚餐。

於是歡騰鼓舞之情洋溢，山谷中一片喧嘩，獼獼人一邊大啖獸肉，飲着烈酒，一邊跳着叫着。

吳明續道：「那次我倆發現小島也無

法藏身，只得乘船逃出小島，尚幸那些爪牙對該島陌生，待他們上了船，我們已駛出數里之外。」

他長嘆一聲，續道：「上岸之後，躲躲避避，曾數度遭遇龐起的爪牙，有一次遇上『笑面狼心』百里彥和『好好先生』上官玉，差點被他們的假慈悲所騙，尚幸司馬前輩所傳的幾招絕學，派上了用場，於千鈞一髮時逃出魔手……」

岳家宇切齒道：「從現在開始，我不會再放過那些魔鬼！」

吳明續道：「中原無法立足，只得落荒而走，來到勾漏山中，幸虧遇上了『勾漏三殘』，他們同情我倆的遭遇，也對令尊的俠行十分仰慕，乃於前任土司死後，向玀玀族人推轂，擁我夫婦為土司……」

他慨然續道：「過慣了江湖中的生活，一旦與這些憨直率直的人相處，深感今是而昨非，十餘年來相處，融洽無間，建立了威信，和一家人一樣。一月前跛子兄在鄂境發現琬兒，因見她極為酷肖愚夫婦，乃據實以告，把她帶回，她返谷之後，心灰意冷，經愚夫婦再三逼問，她才說出和你鬧翻之事！」

周蕙芳接道：「為父母的，當然偏袒女兒，雖知她過去的行為不檢，總希望你們能好好相處，親上加親！」

「琬兒……」吳明回頭大聲道：「還不過來見見你大哥？」

白琬以前所作所為，事後也十分後悔，她本想今生不再相見，沒想到神差鬼使，又在這裏遇上了。

她早就知道岳家宇來到此谷，也知道岳家宇被割下腿上的皮肉，為她補治面孔上的傷痕。

因此她對岳家宇更加感激，也更慚愧。其實這次比武擇婚的大典，完全是為了岳家宇而舉行的，「勾漏三殘」也知道。

然而，他們都不知道岳家宇對白琬的印象已經壞到極點，即使勉強撮合，雙方都要痛苦一生。

白琬低頭走過來，連看也不敢看他一眼。

周蕙芳拉着她的手，笑罵道：「傻丫頭，今後你們就是夫妻了，為什麼還要這樣……？」

岳家宇突然一震，肅然道：「義父母，晚輩既以這樣稱呼，而且比武之先也當衆表明心跡，不能出爾反爾……」

周蕙芳肅然道：「孩子，別太任性！你琬兒過去得罪了你，就叫她向你賠禮！你剛才不知道是她，所以才當衆聲明……」

岳家宇心道：「設若我知道是她，根本就不會下場動手！」

他為難地搓着手，一時之間，恩、仇、愛、恨糾纏混淆，莫適莫從，若嚴峻拒絕，恩人必定傷心；若不拒絕，終不能和討厭之人終生廝守。

他暗暗嘆了口氣，肅然道：「義母……這件事讓我再考慮考慮！」

白琬乃是自尊心極強的少女，見岳家宇推三阻四，立即大聲道：「世上不光是你這一個男人，我白琬也不一定非你不可！你有什麼了不起？」

說畢扭頭轉身，疾奔而去。

岳家宇歉然看了吳明夫婦，慨然道：「晚輩來此，竟為義父母帶來了煩惱，實非始料所及……」

吳明肅容道：「你也不必自疚，這等事本就不可勉強！若是無緣，在一起也是痛苦！走吧！我們回去再說！」

吳明吩咐一個玀玀大漢，扛起曹典，帶着岳、宋兩小，向谷披上走去，原來另一邊坡上的茂密樹林中，有數椽板屋，那正是吳明夫婦居住之所。

吳明夫婦雖然當了玀玀族的土司，漢族習俗及衣冠飲食，絲毫未改，這正是不忘本的表現。

他們所用的布匹及所食的米麵菜肉等物，都是玀玀在附近鎮甸集上以獵物換來，他們在此一住十餘年，從未為衣食担過心。

木屋中有個玀玀女人，為他們料理膳食，以及洗槳衣衫。已經漢化。

此刻，那玀玀女人早已把酒菜擺上，吳明夫婦居首，岳家宇、宋象乾左右相陪，其次是「勾漏三殘」。席間吳明夫婦自不免從頭述說十餘年逃亡之事，而岳家宇也把記事以來所經歷的一切從頭說起。

此刻，白琬却在隔壁小窗中窺視，本是一件水到渠成的美好姻緣，却因萬紫琴的出現，美夢成空。

一個女人一旦對某人傾心，再想把某人的影子自心頭抹去，根本不可能。況且岳家宇的英俊瀟洒，非比尋常，在她看來，世上再也找不到另一個人可以取代。

但她本是十分倔強的少女，數月前她曾百般遷就岳家宇，盡了最大努力，受了從未忍受的委曲，結果，仍是鬥不過萬紫琴。

淚水無休止的泛濫，胸衣濕了一大片，她知道，父母在岳家宇心目中，不啻神聖，而剛才父母親口提出，他尚且以「考慮」二字搪塞，可見此事早已告吹。

她的自尊心受到無比的創傷，自不免由愛成恨，抹去淚水，離開小窗，雙手抱胸滿屋蹀躞着。

蹀了一會，想不出報復之法，因為上次她本可以殺死萬紫琴，却因一時手軟，而以金佛上的奇特手法把她擊傷，放在五虎嶺山中一個石洞的石棺內，想試試岳家宇。她現在又深深後悔，這一念之仁，說不定萬紫琴命不該絕，又成全了他們。

這是白琬萬分不甘的事，但現在叫她暗算岳家宇，却又於心不忍。

她正在焦灼不知如何自處時，突然聞到「蟋蟀」的聲音，好像有東西在地上緩緩爬行。

她向門外探頭一看，不由吃了一驚，正要大聲申斥。

只見地上那人一臉焦灼，諂媚之色，而且連連搖手。

此人正是被點穴道的採花淫賊曹典，他被那玀玀大漢扛回來，摔在門外，這半天來已經自解了穴道，但因剛才被鞭子摔在場中，左腿骨奇痛，無法站起來。

況且這賊子也知道，就是腿骨未傷，此刻也未必能逃出此谷，他只想爬到十餘丈外的竹林中，然後再穿林而行，覓地隱身，再設法逃命。

此刻已被白琬發現，連忙搖手制止，同時心念電轉，已想出應付之策，因他早

已看出白琬和岳家宇之間交惡的情形。

曹典爬進門來，「咚咚咚」瞧白琬叩了三個響頭，低聲道：「白姑娘，我曹典死不足惜，只是爲姑娘萬分不甘……」

「爲我不甘？」

「是的！」曹典一臉肅然之色，道：「姑娘玉姿仙質，武功蓋世，那一樣配不上姓岳的——」

「惡賊！」白琬低聲冷冷地道：「你想挑撥離間，故意討好，想叫我放了你是不是？」

「不，不！」曹典焦急地搖搖手，低聲道：「姑娘千萬不可誤會！敝人以爲姑娘雖與岳家宇交惡，並非不可挽回，其實事在人爲，只要不灰心，世上沒有絕對不可能之事……」

這句話打動了白琬的心，因爲她仍是深愛着岳家宇，只要有辦法，她不惜花點腦筋全力以赴，再者，曹典說出這種話來，足見並非挑撥離間。

這賊子觀顏察色，知道這句話發生了效力，不由心喜，向前爬了一步，向白琬招招手。表示叫她靠近些，以免被隔壁之人聽到。

白琬對他仍具戒心，却不在乎他，立即伏下身子，冷冷地道：「有話快說！若想玩花樣，那是妄想！」

曹典正色道：「姑娘多疑了！不用說本人絕無此意，即使確有此意，豈是姑娘對手！況且本人早有改邪歸正之心，怎奈龐起對部下控制極嚴，一旦發現某人不穩，立下辣手，絕不留情……」

白琬點點頭道：「這個我知道，你快點說吧！」

大凡本領不高的邪道人物，其心機必有過人之處，以補身手之不足，反之，豈能在武林之中立足！

曹典就是這種人，他的武功本就不高，加之酒色過度，淘虛了身子，若憑武功想與同道一爭短長，那是不可能之事，所以此人的心機方面，既陰又毒。像「金陵毒鴞」阮如綿，和他已有十餘年夫妻之實，結果在「絕望之谷」中，仍是難逃毒手，而且死得極慘，竟被吮乾了鮮血！

曹典深知白琬身手了得，連宋象乾也不是敵手，三個曹典也是白搭，只得以計誘之。

他微微一笑，道：「岳家宇是一個正直無私，心地光明的俠士，像這一種人，必須以『義』賺之，而不可以『情』誘之，因爲姑娘與他之間，情感已生裂痕。」

這賊子雖知岳家宇和白琬之間，有極不愉快之事，却不知底細，但他深信白琬和岳家宇不能結合之原因，並非岳有成見，也不知萬紫琴橫刀奪愛，事實上萬紫琴認識岳家宇，尚在白琬之前。

因此，曹典認爲白琬必有極大的過錯，使岳家宇下了戒心，他現在要說動白琬，就必須使她心服口服。

「所以……」曹典知她已經上鈎，却不馬上收綫，像一個有經驗的垂釣者一樣，不慌不忙，必須等那魚兒吞到肚中。他搖頭晃腦地道：「姑娘也該知道『君子可以欺之以方』這句古話！這種手段雖嫌過份，但目的是爲了愛他，無可厚非！因此……」

白琬冷冷地道：「我沒工夫和你扯淡，你到底說不說？」

「說，說！」曹典肅然道：「我眞奇怪！白姑娘國色天香，論姿色和武功都遠在萬紫琴之上，而岳家宇……」

他慨然長嘆一聲，表示內心萬分惋惜和不平之意。這一手收到了預期的效果，白琬大感受用。

曹典偷偷掃她一眼，知道胃口已經吊足，可以談到正題了，他面色一冷，狠聲地說道：「姑娘以爲『勾漏三殘』是好人麽？」

白琬不由一怔，立即冷笑道：「他們和家父母相處十餘年，忠心耿耿，矢志非他，這還用問麽？」

「哼！」曹典輕蔑地道：「俗語說：『七巴五子不可交』！所謂『七巴』乃是指啞吧和結巴等，『五子』是指瞎子、聾子、跛子等等！凡是身有缺陷殘廢之人，都不可深交——」

白琬冷冷一哂，道：「說來說去，仍是轉彎抹角地離間家父母和『勾漏三殘』！恐怕你是白費心機了！」

曹典哂然一笑，道：「姑娘未免把我看得太幼稚了！設若本人沒有確實證據，證明『勾漏三殘』包藏禍心，豈能隨便出口！喏！」他站起來指指小窗，低聲道：「本人是否危言聳聽，馬上可以得到證明，請姑娘在暗中看着吧！」

白琬半信半疑，因爲她回到父母身邊，爲時極短，雖聽說「勾漏三殘」對父母極爲忠心，但未親眼看過。立即和曹典自小窗中望去。但她卻暗中提防着曹典，怕他出手偷襲。

× × ×

此刻岳家宇和宋象乾在吳明夫婦殷殷勸酒佈菜之下，都有幾分酒意，他們從未開懷暢飲，那是因爲敵人太多，不能不處處小心。但今天情形不同，此處的玀玀族，對吳明夫婦視若神聖，自然不會有惡意，況且「勾漏三殘」在一旁保護，當今武林中，不可能有恁高的人物敢來捋虎鬚。

瞎子這時持杯站了起來，說：「岳少俠，今天是你最高興的一天，瞎子雖然看不見你是什麽樣子，却知道令尊是一位英俊瀟洒之人，而且極爲豪爽，來，我敬你三杯酒！」

岳家宇站起來道：「前輩美意我心領了，晚輩實在不能多喝……」

吳明笑笑道：「喝了吧！他也是一份敬意，就是醉了，也不要緊，這裏就是你的家！」

岳家宇只得喝了，但聾子和跛子也相繼敬了三杯。其中兩杯雖由宋象乾代喝了，但岳家宇已有七八分醉意了。

窗外的曹典，向白琬神秘地一笑，低聲道：「他們的陰謀已經開始了！」

白琬心中一驚，低聲道：「莫非酒中有毒，他們要害死岳家宇？」

「不！他們那有這種胆量！他們只想醉倒他們，然後向你父母下手，再把岳家宇交予盟主！」曹典神秘地一笑道。

白琬駭然道：「難道『勾漏三殘』在此一住十餘年，另有企圖？」

曹典搖搖頭道：「當然不是！他們確

是眞正在此隱居，也希望終老於此，可是命運不允許他們如此，因爲盟主的背後之人需要他們！」

白琬吃驚地道：「你旣然知道，何不早說？」

曹典冷冷一笑，道：「姑娘該知道那主兒的手段，也該爲我想想，一旦我說出來，『勾漏三殘』必定殺我滅口……」

這工夫岳家宇俊面酡紅，醉態可掬。向「勾漏三殘」抱拳道：「三位前輩可能還不知道晚輩來此的目的，據雷士亮前輩說，只要晚輩能與前輩打成平手，就可以去找那盟主背後支持之人一較短長，當然，晚輩目前不可能有此功力……」

「勾漏三殘」跛子肅然道：「岳小俠不必自謙，學無先後，達者爲師，看你的氣度和眼神，即使不行，亦相去不遠了，我們何不趁此酒興印證一下？」

岳家宇大聲道：「三位前輩若能成全，晚輩自是十分感激……」

吳明夫婦也極爲贊成，同聲道：「雷士亮說得不錯，宇兒若能和三位扯成平手，在當今武林之中，已是屈指可數的了！就請印證一下，我夫婦也開開眼界！」

「勾漏三殘」離席走到院中，鼎足而站，岳家宇和宋象乾也緊跟着走出來，站在「勾漏三殘」中央。

白琬肅然道：「曹典，你是說『勾漏三殘』想在聯手之下制住岳家宇，以便獻與龐起？」

曹典微微點頭，道：「我還要補充一點，岳家宇早在那位神秘人物掌握之中，目前『勾漏三殘』主要目標，乃是妳的父母。」

白琬悚然一驚，冷峻地道：「有我和岳、宋二人以及父母聯手，『勾漏三殘』雖然了得，不信他們能得手！」

曹典肅然說道：「我只知道他們準備在印證時下手，至於如何下手，在下也不大清楚，姑娘說得不錯，有姑娘與岳、宋二人聯手，『勾漏三殘』就應付不了，所以連我也不太相信，不過他們確曾有此陰謀……」

吳明夫婦站在門口，宋象乾站在『勾漏三殘』包圍圈之外。而岳家宇則卓然而立，氣定神閑。

瞎子沉聲道：「岳少俠請準備了，爲了逼眞，我等三人將全力施爲，依我估計，你可以接下來……」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之言甚是，若不認眞，很難測出雙方的潛力，與捨命相搏時相差極大，所以晚輩情願負傷務請三位不必留情！」

「如此甚好！」瞎子沉聲道：「你先接我一掌……」

掌隨聲至，人瞎却不瞎，狂飆乍起，挾着風雷之聲，壓向岳家宇的左肩。同一時間，聾子在岳家宇的左側，身形躍起三尺來高，雙足一剪，右足猛踢岳家宇的藏血穴。

岳家宇已有七八分酒意，却並不影響功力，相反的，酒能壯胆，亦能活血，自能增加內力。甩肩仰頭、挫身、出掌，一氣呵成，反將身後跛子的一掌擋了回去。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白琬不由大爲心折，吳明也大聲叫好。只有曹典賊眼亂翻，正在打主意。

這工夫瞎子和聾子的掌、腿同時落空，叫聲「要得」。瞎子突然兩掌交錯，手背上青筋暴起，「嗖嗖嗖」力劈十三掌，像兩把大砍刀。

在此同時，跛子和聾子也以雷霆萬鈞之勢，推出七八掌。

岳家宇雖感壓力大得令人窒息，却仍是不懼，新習的幾招，以全力施出，身子在六道掌勁中穿掠，有時被那奇大的掌勁震得嗓中「咯咯」作響。

這三人合擊之勢，與衆不同，瞎子的掌力飄逸不定，忽剛忽柔，有時竟擊向他們自己人。但再反震回來，力道却大得驚人。

這是一種誘敵之計，對方見他襲向自己人，定抱僥倖心理，趁機施襲，如果這樣，必定上當。

但岳家宇心地光明，堂堂正正，他只想憑自己的功力按下對方三人二三十招，就可以開始擒賊擒王，絕不投機取巧。

況且「勾漏三殘」乃是吳明夫婦的護身符，傷了他們，也於心不忍，即使有此打算，也不易得手。

此刻白琬皺皺眉頭，道：「『勾漏三殘』並不見得高明呀！照目前情形看來，雙方都未全力以赴，即使捨命相搏，也不過是平手之局。」

突聞吳明沉聲道：「宇兒要注意了，三位馬上要施展絕技了！」

岳家宇運起「一元罡」，只見「勾漏三殘」同時收手，合什肅神，仍是鼎足之勢。

岳家宇雙掌護胸，絲毫不敢大意，因爲剛才雙方未分高下，對方仍有絕招，必是非同小可。

吳明肅然道：「他們三位的絕技，名爲『三陽開泰』，當今合擊之學，允爲獨步。」

岳家宇知道吳明的心意，暗示他不可輕心大意，他對吳明的「允爲獨步」那句話，雖有些不服，却仍是十分感激他的好意。

這時瞎子的眼睛突然變了，原是白多黑少，現在看來和平常人差不多，岳家宇不由駭然，心道：「莫非他是佯裝的？」

三聲長嘯，有如高崗虎嘯，絕壑龍吟，「勾漏三殘」同時左掌平胸翻出，右掌斜斜向上推出，「逢」地一聲，三道掌勁在岳家宇頭頂上空接實，合成一股奇大罡勁，向下壓來，同時另外三道罡風，向他的中盤排壓而來。

這六道奇勁，簡直不可抗拒，岳家宇從未受過這等壓力，好像全身骨節都要錯開，胸頭悶塞，有點窒息。

他身上的衣衫，被巨大狂飆吹刮着，像小船上的巨帆一樣，幾乎使他拿不穩樁步。

他爲了考驗自己的功力，早將危險置之度外，他必須盡一切努力和潛力，把這合擊之力接下來，不然的話，報仇之期，仍是遙遙無期。

在這需要關頭，他摒住呼吸，將「一元罡」提到頂點，然後施出新研招式最後一式。

雙方的無儔力道互接，有如平地焦雷

，山崩地裂，四個身子在壹聲大震之後，失去自制，在氣流漩渦中旋轉。除了砂石激射，蔽打着四周的牆壁和門窗，發出極大的聲響外，這方圓十餘丈的院中，已被罡流瀰漫，塵土暴濺，令人無法張目。

岳家宇的身子在空中旋轉一匝，神智仍清，心想雙方吃的苦頭一樣，就看誰能及早脫離罡氣漩渦，落地站穩，誰就算得勝。思忖間，再納一口眞氣，以「萬里飛虹」程九臯的絕世輕功，在氣流中抖臂定身，斜掠而下，站在黃塵滾滾的氣流中。

漩流仍然未停，傳來「卜卜」衣衫之聲，抬頭望去，岳家宇不由暗吃一驚，原來「勾漏三殘」也站在三丈之外，身上衣衫，被罡風撕得片片縷縷，像禾田中披着破布的稻草人。岳家宇低頭一看，差點失聲驚呼，原來他自己也是一樣，衣衫被撕得片片，像賣零碎綢子似的，迎風招展。

「宇兒……你成功了……你……沒有受傷吧？」

「沒有！」岳家宇暗運眞氣，只感覺胸頭有些悶漲，並未受傷，不由喜極而泣，與恩人抱在一起。他們有個共同的願望，那就是及早練成絕技，爲恩人及岳家四十一口報仇。

現在事實證明，岳家宇的功力已不在「勾漏三殘」之下，吳明顫聲道：「宇兒……剛才三位和你同時落地……證明雙方勢均力敵……」

瞎子長嘆一聲，道：「一個年僅弱冠的年輕人，能一擊擊敗我等三人合力一擊，實在出乎吾等意料……」

瞎子愴然續道：「凡是武林人都有好勝鬥強之心，不瞞吳大俠，吾等三人剛才全力施出「三陽開泰」絕技，「實有『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之心，說來萬分慚愧，一個人心中有了妒念，就極易鋌而走險，若非岳小俠身懷絕學，此刻恐怕……」

跛子頹然道：「十餘年來，吾等承吳大俠伉儷信任，不當外人看待，竟生惡念，差點鑄成大錯，請大俠賜罰！」

吳明肅然道：「那裏，那裏，動手之先，雙方都同意全力相搏，以期正確估量實力，怎這能怪三位。」

瞎子肅然道：「話雖如此，但吾等三人，剛才蓄意不善其心可誅，吳大俠若不加罪，吾人實無顏再住下去……」

就在此時，跛子突然微噫一聲，低聲道：「不好，她來了……」

衆人抬頭望去，只見一朵紅雲，越過板屋，自十餘丈外高空凌空冉冉而來，有如御風而行。

這女人看來三十許，雲鬢霧鬟，杏眼桃腮，一身紫色宮裝，兩袖兜風，活像嫦娥奔月。她落在院中，粉面上籠罩着寒霜，看了「勾漏三殘」一眼，然後望着岳家宇冷冷地道：「本仙子像你這等年齡，已有你這等功力，算不了什麼，你可願接我半招？」

「半招？」岳家宇對這女人的第一個印象本極良好，但聽對方狂傲的口氣則不由冷冷一哂，肅然道：「像在下這等年齡而有這等功力，確實算不了什麼，但仙子以半招武功挑戰却是非常了不起之事！」

那女人微微一怔，面色突然陰黯下來，令人寒意陡生。

此刻「勾漏三殘」突然面色大變，一齊向那女人肅然道：「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出言唐突，務請仙子原諒……」

岳家宇不以爲然，此人無禮在先，不可一世，即使是絕世高手，也不該出口諷刺。

只聞瞎子以傳音入密之術冷冷地道：「你小子若是活夠了，只管向她邀戰，你若能接下她一招，而能不死，我瞎子保證你可以報仇雪恨，而且能在武林中一舉成名。」

岳家宇先是忿怒，繼而雄心大起，心道：「『勾漏三殘』合擊之勢雖然霸道，畢竟是合三人之力，而且尚須以技巧配合，實是不足爲訓，聽他們的口氣，若能接下此婦一招，大概天下可以去得了。」

岳家宇向吳明夫婦及「勾漏三殘」抱拳道：「各位前輩關切之情，晚輩十分感激，旣然這位前輩以半招爲限，向晚輩挑戰，晚輩若是畏縮怯戰，尚有何顏再談報仇之事，因此，晚輩決以畢生所學，接這位前輩一招，成敗生死由晚輩自當，與人無尤……」

吳明大爲震駭，沉聲道：「宇兒，快向仙子賠禮，不是義父小覷於你，就是合吾等七人之力，恐怕……」

岳家宇大力搖頭，他絕不相信合吳明夫婦、「勾漏三殘」以及他和宋象乾等七人之力，仍接不下此婦一招！

他肅然道：「義父不必担心，晚輩絕非不知自量，暴虎憑河之人，只是感覺人類的潛能，其成就雖有高低，差別畢竟有限，晚輩願以十餘年苦學，抛磚引玉，以便進一步秤秤自己的斤両！」

「勾漏三殘」大驚失色，跛子厲聲道：「胡說，你連仙子半招也接不下來！」

岳家宇肅然道：「謝謝前輩關切之情，晚輩心意已決，請勿攔阻！」

他大步走近，距那婦人約三步左右，抱拳肅容道：「由幾位前輩惶恐之色看來，前輩武功之高，必是當世一絕，晚輩不不自量力，雖不免班門弄斧之譏，且有殺身之險，但晚輩想法又自不同，復仇大責，任重道遠，要印證武功，必須取法乎上，因此不遠千里，由中原來到勾漏山，不知仙子如何稱呼？」

那婦人似乎未聽他說些什麼？正自懷中取出一面古銅小鏡，只有杯口那麼大，攬鏡自照，搔首弄姿大有旁若無人之概。

這時他才看出，這婦人不但貌美如花，且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丰度，身段肥瘦適中，一雙玉手白嫩如葱，吹彈得破。

她欵擺着腰肢，左顧右盼，自鏡中端量着她自己的影子，好像在她的閨房中，旁邊根本沒有外人似的。

因此，她的態度毫無做作，一切動作都出乎自然，只是一張粉臉有些蒼白，一雙美眸不怒而威。

她照了足有半盞茶工夫，吳明夫婦和「勾漏三殘」都低着頭，似乎不敢賣褻仙顏，只有岳家宇一瞬不瞬地看着她。

只聞宋象乾以傳音之術，道：「義弟，你千萬不可大意，好像過去家師曾提起此女，外號『櫻花仙子』，名叫中村鈴子，據說是來自扶桑三島，武功詭異，高不可仰……」

這時那婦人收起古銅小鏡，這才對岳家宇上下打量一陣，嫣然一笑，道：「小朋友，你貴姓呀？」

岳家宇感覺她說話的聲音也與衆不同，尤其她那一口編貝似的牙齒，潔白整齊，嘴唇雖未塗寇丹，却紅如噀血，她那粉頸上好像擦有香粉，芬芳撲鼻。

「在下岳家宇，前輩大名是……」

「我叫中村鈴子，來自東瀛三島！」她似笑非笑地道：「你看我美不美？」

岳家宇心無邪念，再次上下打量一陣，肅然道：「中國古代有四大美人，那就是西施、王嬙、飛燕和玉環，到底如何美艷？後人不得而知，對她們的美麗，歷史雖有記載，但語焉不詳，依晚輩猜想，不過是稗官野史，小說家之流大肆渲染，乃成爲後世之典型，至於前輩你……」

「怎樣？」

「太美了，令人不敢正視！」

「難道一點瑕疵也沒有？」

「只有一點！」岳家宇肅然道：「那就是前輩眉宇間煞氣略重，使女性柔順嫻靜之美，受到破壞，十分可惜……」

「可惜？」她格格一笑道：「你倒是蠻有興趣嘛，如此說來你很喜歡我囉？」

岳家宇驀然一震，凝神望去，她那懾人的嬌靨上沒有一絲冶蕩之意，那一絲笑意，也只能以「百花齊綻」形容之，使人無法揣測她這句話的深意。

「這……」岳家宇吶吶地道：「若以『喜歡』二字，對前輩是一種唐突，也太不敬，總之，晚輩十分讚賞的！」

中村鈴子哂然一笑，又向「勾漏三殘」柔聲道：「你們三人看法如何？」

瞎子低頭肅然道：「本人目不能視，不便置評，但仙子姿容絕世，有口皆碑，是以……」

中村鈴子又對吳明夫婦道：「你們二位呢？」

吳明躬身道：「在下只知道仙子所到之處，羣芳失色，允爲一代嬌嬈，萬世典範……」

「格……」中村鈴子嬌笑一陣，道：「除了這位小朋友之外，你等都是阿諛諂媚之詞，並非發自肺腑！」

她轉過頭來，面色一肅，對岳家宇道：「小朋友你看他們五人那一個最醜？」

岳家宇不由一怔，這問題太陡然，難以捉摸她的用意，使岳家宇難以置答，因爲「勾漏三殘」都是醜陋之人，其中尤以跛子爲最。

這跛子天生奇醜，並非受跛腿影響，元寶頭、鬈髮、像小羔羊似的，禿眉、豬眼、鷹爪鼻、雙下巴，雙唇上下分飛，露出大板黃牙。

岳家宇不須第二眼，就可看出跛子最醜；然而，愛美是人類天性，這雖是事實，若當面說出來，却不免令人難堪。

就在他收回目光，正感難以回答之時，突然發現跛子一臉焦急之色，向他連連點頭暗示他不必爲難，就說他最醜好了。

岳家宇愕了一下，不知中村鈴子問他那個最醜，以及跛子叫他照實回答之意何在？他環視一匝，向吳明夫婦望去，只見他們面色肅然，毫無表情，聾子和瞎子則一臉驚駭之色。

岳家宇不由大感爲難，吶吶不忍出口，不知說出實話之後，會發生什麽後果？

只聞宋象乾肅然道：「義弟，你就照實說吧，好在一個人生得美與醜，與善惡無關。生得美的，如果說他醜，他自然不愉快；反之，生的醜的，如作違心之論而說他美，也是無情的諷刺；因此照你的看法，平心而論，不偏不倚，言能由衷就是了，實話實說，問心無愧也就行了……」

岳家宇肅然道：「以晚輩的看法跛前輩生得最醜，不知中村前輩看法如何？」

「好！」中村鈴子點點頭道：「這看法正合我意，現在你可以出手了！」

她面色一寒，冷冷地道：「你若以對付『勾漏三殘』那一招對付我，恐怕是自討苦吃，不要說一招，連半招也接不下，希望你把最拿手的招式施展出來，也許可免殺身之禍！」

吳明夫婦心頭一寒，同聲道：「仙子務請手下留情，此子身負奇仇，而且僅此一脈，他若不幸死去，岳家血仇……」

「哦？」中村鈴子微微一怔，道：「他是何人之後？」

吳明肅然道：「『八臂子都』岳家驥之後……」

「哈……」中村鈴子狂笑一陣，美眸中竟蘊有淚水，再次上下打量岳家宇一陣，冷冷地道：「無怪他極像岳家驥了，原來是他的後代……」

吳明夫婦不知她狂笑的原因，「勾漏三殘」也莫名其妙，至於兩小，更是茫然不知，只看出她聽到岳家驥的名字時，十分激動。

中村鈴子美目流傳硬是把淚水忍了回去，冷冷地道：「憑你的命運吧！假如你死了，也是咎由自取，與本姑娘無干！」

「那是自然！」岳家宇肅然道：「前輩請注意了！」

他心中暗暗盤算，他剛才曾說，若以對付「勾漏三殘」那一招對付她，連半招也接不下來，必須把最拿手的絕招施展開來，也許可免殺身之禍。

岳家宇不能再懷疑這女子的身手，不然的話，「勾漏三殘」絕不會如此低聲下氣。可是他剛才對付「勾漏三殘」已經全力以赴，同時所施的那一招，也是最厲害的一招，那裏還有拿手招術？

宋象乾深深瞭解他的心情，以傳音之術道：「義弟自管出手，萬一接不下來，我一定出手帮你！」

岳家宇面色一整，沉聲道：「請各位前輩及義兄退到三丈之外。」

宋象乾深深後悔，設若剛才不告訴他，到時候再俟機出手相助，事後他雖是不願，也不會太責怪他，可是現在他必須跟着退到三丈之外了。

岳家宇閉目凝思，近日所研的招式，實在沒有比那一招更霸道的，不由一橫心，睜開眼來道：「晚輩要出手了……」

他目光突然凝在遠方，跟着一個黑點逐漸接近，原來是一個身着白衣的文士，凌空飛落院中。

岳家宇不由心頭大震，他曾奉老叫化之命，冒充此人前往逍遙谷「黑暗別府」之中，與「鬼王」康八侍妾珮珮接近，取得至寶。事後他曾引咎自責，問心有愧，

因爲「鬼王」康八是一個不知廉恥的活王八，而珮珮對這位「聖手潘安」梅友竹，可以說是非他莫屬。

這件事雖被珮珮拆穿，但梅友竹尚不知情，此刻一見此人，果然不負「聖手潘安」之名，人品出衆，輕功又高，而且一臉正氣。

吳明夫婦並不認識梅友竹，但跛子和聾子都認識他，立即和梅友竹打招呼。

但中村鈴子却連眼皮也未擡一下，沉聲道：「小子，你還不動手？」

只聞梅友竹微微一笑道：「『櫻花仙子』國色天香，遐邇知名，梅某聽說仙子遠來蠻荒，乃摒擋一切趕來一瞻丰采！」

中村鈴子面色冷冰地不予理睬，岳家宇運足「一元罡」，兩臂大張，左臂向右臂下穿出，罡風呼嘯壓向中村鈴子前胸。

只聞梅友竹朗聲道：「這一招頗有威力，但以之對付仙子，仍嫌不足！」

這工夫中村鈴子突然伸出一雙玉臂，十指微曲，在無儔掌勁中連抓三次，岳家宇突感自己的掌勁，忽然倒壓而回，衣衫本已撕成布條，此刻已被反震罡風撕掉，滿天飛舞。而且盡了最大努力，仍然無法站穩，蹬蹬蹬向後退出。

他感覺胸骨奇痛如裂，若不向後退，胸骨將無法負荷奇大壓力而可能被壓扁。

宋象乾等人不由大驚，但又不便出手，就在這生死關頭，突聞梅友竹朗聲道：「仙子若以這一招對付岳家驥，岳家驥死而無憾！只可惜是對付他的後人，不禁令人扼腕！」

他雖是侃侃而言，語氣中仍是十分蒼涼，這工夫中村鈴子眉宇間煞氣驟歛，羅袖交揮，冷峻地道：「去吧！」

岳家宇的身子像斷了綫的風箏，「呼」地一聲，飛向一個小窗，「克察」一聲，連人帶窗，飛入屋中，恰巧被白琬接住，已經昏了過去。

「粉蝶太子」曹典，趁此機會溜之大吉，因爲白琬此刻已顧不得他，一顆芳心「卜卜」跳個不停。

吳明夫婦隨著宋象乾撲入屋中，乍見岳家宇只是昏了過去，並未受傷，不由同時吁了口氣，深信對方手下留情。

此刻中村鈴子看了梅友竹一眼，冷峻地道：「若非你姓梅的一句話，這小子絕對活不成，可是你不遠千里而來，本姑娘豈能使你空手而回！」

梅友竹微微一哂，立即又朗笑道：「此言有理！在下旣是千里而來，好歹也要接姑娘一招半式，不過在下有一句話必須說出來，這雖是有傷陰德，却是一份善意！絕非揭人隱私！」

中村鈴子冷笑道：「不管你說什麽？本姑娘不會饒你！」

梅友竹哂然一笑道：「奉勸姑娘今後切勿自稱『姑娘』，據梅某所知岳家驥昔年正爲此事而對妳疏遠，其實男女間之事已婚未婚並不足以影響雙方情感，而斤斤於此，而蒙蔽對方，後果則不難想像！」

「櫻花仙子」突然一震，嬌靨上昇起一層紅暈，冷冷地道：「你知道的事可眞不少！大概還有話未說出來呢！……」

梅友竹冷笑道：「別人不敢說，本人可敢說！你昔年因岳家驥冷落了妳，與另一女子結合，懷恨於心竟想殺死他僅有的後代，妳的心眞是毒如蛇蝎！其實昔年對岳家驥鍾情的女人何止妳一個人？設若她們都和妳一樣，岳家早就斷子斷孫了！」

梅友竹自知不是敵手，但仍然慷慨陳詞，夷然不懼，此刻岳家宇已經醒來，掙開白琬的懷抱，掠到院中。

「櫻花仙子」面色冷厲，煞氣懾人，厲聲道：「梅友竹你的話說完了沒有？」

梅友竹冷笑道：「當然沒有，梅某一生從未揭過別人的隱私，但今天又當別論！」他沉聲道：「妳的前夫是高麗國第一高手『金鷹』申榮基，雙雙來到中原，當妳見了岳家驥之後，突生出牆之念，申榮基忍無可忍，道出妳的見異思遷，妳竟惱羞成怒，以「櫻花爪」把他害死。這件事本極秘密，可是妳要知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那一夜恰巧有個偷兒在外面窺視……」

「櫻花仙子」陰聲道：「不錯，申榮基確是死在本姑娘手中，你梅友竹旣然揭開此秘，本姑娘絕不殺你，以免予人殺人滅口之實！但活罪難免……」

梅友竹哂然笑道：「梅某雖然是不學無術，尚不至如此無能！妳只管出手！」

岳家宇十分驚異，看來像這樣美麗高貴的女人，竟是一代毒物，而且與他的爹爹還有一段戀史，不由義憤塡膺，大步走到場中，向梅友竹抱拳道：「梅前輩，此婦旣能毒手弒夫，實爲武林敗類，人人得而誅之！不要對她講武林規矩，前輩若不見外，晚輩願和前輩聯手試試看！」

宋象乾一掠而至，抱拳肅然道：「晚輩也算上一個！」

「我也有一份！」白琬掠到岳家宇身旁，成包圍之勢，把「櫻花仙子」夾在當中。

梅友竹乃是當今武林有數高手，雖知不敵，也不能與幾個小輩聯手對付大敵，連連搖手道：「幾位小友盛意可感！只是本人此來，旨在秤秤此女的斤兩，成敗絕不計較，你們三位先退下去！」

岳家宇肅然道：「梅前輩何等身份？把這一陣讓與晚輩和義兄如何？」

梅友竹沉聲道：「此女非比尋常！豈可等閑視之！」

「櫻花仙子」冷笑道：「還是梅友竹有自知之明，你等若是不信，不妨四人聯手試試看！」

白琬自獲得金佛上的絕學之後，功力大增，近日又有進境，自不免心高氣傲，立即向岳、宋二人使一眼色，竟首先發難，向「櫻花仙子」拍出一掌。

岳家宇剛才嘗過苦頭，深信白琬也非敵手，立即提足「一元罡」，又拖出那一招絕學，而宋象乾也不敢怠慢，眨眼工夫劈出三掌。

這三人同時出手，其勢道絕不在「勾漏三殘」之下，「櫻花仙子」也不敢大意，身子一幻，紫影穿掠流瀉，十指如鈎，「櫻花爪」銳風生嘯，方圓一丈之內，四面八方都是爪影。

三小之中，以宋象乾的武功略差，但相差極微，三人全力施爲，絕招盡出，却仍然感覺爪影紛紛，防不勝防！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俞劍峯在一處大鎮集路遇娉婷仙子，從高老頭要向娉婷仙子討還公道的談話中，更確知武當無遺道長、點蒼千手劍客林老爺子、崑崙浮雲大師、天山鐵氏雙俠已死於非命……身懷鬼胎的紅袍老人勾結已受西天佛王聘爲護法國師的溫世達，合謀計算死對頭錢繼原，而俞劍峯想再打聽多一點虛實，因此……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白衣女子相助　關外覓掘參王

想到有趣之處不禁會心一笑，那小姑娘道：「你有空來找我聊天解悶，我便住在東街王家莊院中。」

俞劍峯滿口答應，見她那瘦小身形消失在街角，心中想道：「這小姑娘年紀雖幼，却是麗質天生，他年長大，必是個佳人。」

他心中想再探聽一點消息，便在市鎮上住下，想要再碰到那紅袍老人。

但住了兩天，却是毫無動靜，便動身往長安趕去，一出市鎮，疾步走了一會便到山區。

俞劍峯只覺山風拂面清爽異常，足下也不由放得輕快得多了。

他沿著小路走上來，這時山風一拂，忽然隱隱傳來一陣喘息之聲。

俞劍峯呆了一呆，側耳凝神又聽了一回，却是再無聲息。

這時地形已逐漸崎嶇難行，偏僻異常，本當決無人跡，但俞劍峯天性穩重深沉，身形輕輕一掠，閃入一堆叢木之後，隱隱在林木之中行動著。

走了五六丈，忽然又是一陣喘息之聲，這一次俞劍峯聽得清楚，再無半分懷疑，而且那喘息之聲甚爲低沉，俞劍峯聽在耳內，立刻想到是有什麼內家高手在運氣療傷。

心中一動，更加不敢大意，微微沉吟了一回，忽然吸了一口氣，身形倏然輕輕飄了起來，斜斜貼著草尖飛行了一段，又輕輕落下身來。

這一手輕身功夫委實已到了草木不驚的地步，他一落身形，閃目一望，心中陡然一震。

只見在左前方不遠處有五個人斜斜地盤坐在地上，那五個人個個身上布結累累，原來是五個乞丐。

俞劍峯只見那五個人坐在地上，各人右掌伸起放在另一個人背上，中間一人頭頂之上冒出一陣陣蒸氣，心中不由暗暗吃驚，忖道：「原來是乞丐幫的人物，這五人看來個個身懷極高的內功修爲，却不知如何一齊受了重傷……」

他心中連轉，却始終想不出一個理由來，只因他一看那五個乞丐療傷的架式便知功力甚深，要一口氣連傷這五人，在武林中可以說是少之又少。

這時那中間一丐突然劇烈喘息起來，似乎在與什麼互相爭抗費力，頭頂之上白霧陣陣加濃，過了一會，忽然他猛然一嘆，那白霧登時稀淡多了。

俞劍峯暗道：「看來他們內傷是相當沉重了，否則以這種『連燈大法』相療却是一再失效，不知是何人所幹。」

心中正在想念，忽然那居中的乞丐放下了放在另一個人背後的右手，嘆了一口氣道：「兄弟，這是無能爲力的了。」

其餘四乞丐也一齊嘆了口氣，默不作聲。

那居中一丐身着白色破衣，他微微仰頭向四下張望了一會，低聲道：「五弟，你說那訊兒會傳得到麼?」

那左邊的一個黃衣中年乞丐，面上神色一黯，嘆了一口氣道：「不瞞衆位哥哥，這次强敵乃是咱們一生所僅見，兄弟實是毫無把握，加之對方高深難測……」

那白衣乞丐點了點頭，嘆了口氣道：「難道……難道果然是丐幫氣數已盡麼？」

黃衣丐道：「大哥……」

他叫了一聲，却倏然又收住回來，那白衣丐回頭看了他一眼，嘆口氣道：「二弟最後拼著『逆心眞氣』，發出『天龍鎚』，那對方總算吃了點虧，咱們才能安全逃到這荒野，原以為自己可以治療，豈知……唉，方才咱們內力在連燈大法時互相連擊三次，却是不能貫通，如今咱們都是廢人，再過一個時辰，別說敵人尋來，就算那訊兒傳了出去，救援來了，咱們仍免不了難以痊癒之危。」

俞劍峯在一旁聽得暗暗吃驚，羣丐都是黯然不已，過了一會，那黃衣丐像是忍不住了，開口說道：「反正咱們是沒有希望了，我倒希望咱們的訊息沒有傳出去……」

那白衣丐望了他一眼，搖搖頭道：「五弟，我知道你的意思，唉，倘若救援的十八傑在路上也遇上了那老兒，丐幫的精華可眞是被一網打盡了！」

黃衣丐嘆了口氣道：「唉，那十八傑弟兄雖然合擊陣法堅强異常，但……但對方委實太强，除非……唉，除非幫主他老人家……」

白衣丐長嘆一口氣道：「幫主退隱多年，咱們幾人雖一心一意想振作丐幫雄風，今日却是一敗塗地，難道這眞是天意如此？」

說到激動之處，俞劍峯聽得心中一陣激盪，不住盤算忖道：「這丐幫乃是武林之中正義之幫，勢力浩大，不料竟然落此絕境，唉，我總不能見死不救，好歹得想個法子不可……」

他緊閉雙目，沉思對策，正沉默之間，突然一聲大吼道：「什麼人？」

俞劍峯嚇了一跳，睜開雙目一看，只見那白衣丐回過頭來對著左方一堆叢林吼了一聲，心中一定，知道並不是自己形跡被洩。

只見那左方叢林之中倏然一聲暴響，一連走出三個人來。

那三個人個個身上混身是血，只聽那白衣丐大吼一聲道：「十八傑，是……是你們……」

那當先一人喘息說道：「……咱們接着訊息時只有三人，立刻趕來，路上却是劫難重重……」

「還好你們只有三人，唉，天意如此，夫復何言！」

俞劍峯大吃一驚，忖道：「不好，分明是對方故意放過他們突圍，一路跟隨而至，借三人的指路找到這五個丐幫主腦，想那敵人已就在附近了……」

正思索間，叢林之間又是一陣聲響，一個黑衣老者輕輕跨了出來。

俞劍峯看了那老者一眼，心中一震，原來是他，這個老者原來是姓溫的老兒。

俞劍峯頓時呆在當地，這時那姓溫的老者仰天大笑一聲道：「臭叫化子，今日是你們的死期了。」

那五丐互相對望了一眼，滿臉悲憤之色，白衣丐喘了一口氣道：「老賊，你快動手吧！」

姓溫的老者冷冷一哼道：「你，大概是主腦吧，嘿嘿，老夫對你看不順眼，先將你雙腿雙臂，兩眼兩耳一起削去，看你如何……」

俞劍峯聽得心中一寒，那白衣丐大吼道：「老賊，你有種就先動手吧！」

老者仰天一聲大笑，那笑聲刺人耳膜，隱有金石鏗鏘，突然一聲冷笑聲響起，那冷笑夾在大笑聲中，竟然將大笑聲壓得失色不笑。

老者笑聲倏止，這時右方一株樹後走出一個老翁和一個少女來。

那五個乞丐一道目光怔怔地望著那突然出現的老翁，黃衣乞丐吶吶地叫道：「幫……幫主，眞是您老人家麼？」

俞劍峯在一旁心中也是一陣狂跳，只見那老者白髯飄飄，雙目之中神光奕奕，竟是那雲龍翁！

那姓溫的老者登時也呆住了，丐幫當年在武林之中聲勢之大，已穩居第一位，雲龍翁身為幫主，號令羣豪，動輒震動天下，名聲之盛，簡直如日中天，後來突然瓦解，宣佈退隱，往後這些日子來，丐幫雖偶有活動，却絕無雲龍翁的踪跡，僅由五大長老主持，此刻千鈞一髮之際，雲龍翁竟然出現，丐幫五長老都是萬分激動，幾乎話都說不出來。

雲龍翁向前跨了一步，只見他龍鍾的身軀倏然之間已飄近了半丈有餘，他冷然對姓溫的老者望了數眼，開口問道：「溫世達，老夫沒有記錯吧！」

那姓溫的呆了一呆，神色略略變動，他注視著雲龍翁，忽然冷笑道：「久聞丐幫分家，幫主早就退隱了，今日却無端端鑽出來一個幫主來啦。」

那白衣乞丐怒吼一聲道：「老賊，你口頭上乾淨一點。」

溫世達冷笑道：「看來你的四肢耳眼，暫時可以保留一刻了。」

雲龍翁低低哼了一聲道：「溫世達，這幾個老叫化子雖是素愛沾惹閒事，為武林中跑跑腿，說幾句公道話，對於那些邪門惡道的朋友，難免要有幾分得罪，只是，老夫若記得不錯，却從未惹上你西域姓溫的吧！」

溫世達冷哼了一聲道：「老幫主，你記錯了。」

雲龍翁雙眉一皺，他身邊的少女忽然插口道：「爺爺，這個老人好兇惡……」

溫世達回過頭來望了她一眼，只見她小小臉孔之上一片不恥之色，忍不住哼了一聲，却又不便回口反唇相譏。

俞劍峯在一旁聽了，心中暗暗好笑，默道：「這小女孩是雲龍翁的愛孫，那姓溫的被平白罵了一句，却是無可奈何。」

雲龍翁雙眉緊皺，似乎在思考什麼問題，却又不得其解，好一會才道：「老夫想不出什麼地方礙了溫家的大事。」

溫世達仰天一聲冷笑道：「老頭，你還在裝傻？」

雲龍翁冷哼了一聲，突然他回過頭來，望了那五個長老一眼，那白衣丐道：「幫主，咱們也不知是何原因，只見這姓溫的動手便打，咱們也懶得問他個明白……」

雲龍翁轉過身來，冷然道：「如此，請溫兄直言吧，到底是叫化們有什麼地方

沖犯了你大英雄，老夫也好準備幾句話向你交待個明白！」

俞劍峯聽他年紀雖大，口齒上却甚是犀利，那溫世達冷笑一聲，故意頓了一頓才道：「奉告大幫主，要想溫某放手此事，除非，嘿嘿，除非將那姓錢的小子交出來！」

雲龍翁聽到那姓錢的小子，面上神色倏然一變，霎時那龍鍾之態全去，取而代之的是雄風凜凜的氣慨，他忽然仰天長笑起來。

那笑聲持續了好久，雲龍翁停了下來，大聲說道：「原來是錢老弟，哈哈，溫氏兄弟吃了大虧，原來是錢老弟幹的，老夫倒不知道！」

溫世達怒吼一聲道：「姓錢的現在什麼地方！」

雲龍翁冷笑道：「錢老弟城府甚深，這等佳作都懶得吹噓，我說，若非今日溫兄你找上門來，咱們作夢也未想到堂堂溫氏昆仲竟會栽在錢老弟手中，而且是一敗塗地呢！」

溫世達面上神色連變，怒吼一聲道：「老頭，你廢話少說兩句，把姓溫的交出來，溫某人立刻上路，這幾個叫化子，溫某也懶得再動手了。」

雲龍翁冷笑一聲道：「你看看，錢老弟會在這當場麼？」

溫世達冷冷一哼道：「那麼你說他現在何處也是一樣！」

雲龍翁緩緩伸出右手，牽住站在身邊的孫女，慢慢將她送到身後數尺之外，然後一字一字說道：「溫世達，你忘記你在和誰說話了麼？」

溫世達冷笑道：「溫某在和老一輩的叫化頭兒說話。」

雲龍翁道：「你想想看，老夫已經出了面，還會讓你佔了便宜而去？」

溫世達仰天吸了口眞氣，一言不發，陡然之間，身形向後倒跨一步，猛地平平躍起。

只見他身形凌空向右方一連跨了三步，霎時那雲龍翁身上寬大的布袍好像灌足了氣，鼓足起來，頷下的白髯不住無風而動。

俞劍峯陡然心中一震，這時溫世達已踩到第三步上面。

說時遲，那時快，雲龍翁身形一矮，猛可雙掌平擊，一連虛空連擊一十二掌，那溫世達身形在空中忽上忽下，到第十二掌擊出，只聽得一聲悶哼，那溫世達身形倒飛而出，一掠一丈之外，足一點地，頭也不回飛奔而去，霎時身形便消失在叢木之間。

雲龍翁吐了一口眞氣，俞劍峯心中狂跳不已，這雲龍翁果然是天下聞名，十二連環奔雷神拳，那溫世達這等絕代高人也畢竟不敵。

一邊的衆人都被這下子驚呆了，好一會白衣丐才吶吶道：「幫主神威……」

雲龍翁緩緩走到孫女身邊，牽起她的手，口中却淡然說道：「咱們也該走了！」

他回過頭來望了那五個長老一眼，便和孫女一起走開了，衆丐互望了一眼，却是一言不發，他們知道雲龍翁的性格，緩緩扶著站起身來，也慢慢走了開去。

霎時山林邊走得一個不剩，俞劍峯這才自叢木間閃出身來。

俞劍峯見雲龍翁等人走得遠了，他又邁步往長安去，他路徑已熟，儘走捷徑，翻山越嶺，走到日暮，來到一處市鎭，才一入鎭，只見鎭中人羣洶湧，男女老幼三三、五五魚貫而行，俞劍峯心中好奇，便向一個老者打聽，那老者見他是外鄉人，便道：「小哥子，你且隨大夥兒去看熱鬧便得了！」

俞劍峯點點頭，果然跟在衆人之後，走不多遠，走到鎭中廣場，只見人山人海，將整個廣場都圍得滿了，待擠入人叢中，張目向中間一望，只見場中堆滿柴薪，柴堆上五花大綁綁著一名少婦。

他側耳聆聽，衆人竊竊私語：「這女子罪有應得，燒死她眞是太便宜了。」

「這種蕩婦，應該凌遲示衆。」

俞劍峯心中忖道：「原來是要燒焚這少婦，不知她犯了什麼滔天大罪。」

抬頭只見那少婦一臉從容之色，雖是人聲哄擾，衆口交責，却是彷若不聞，臉上一片平和，似乎已到另外一個世界，她眼睛微睜，嘴角不屑，好像是在可憐世人無知。

俞劍峯瞧著她那神色，不禁心念一動，這時人叢中走來一個道貌儼然的老者，衆人見他一來，登時間靜了。

那老者向衆人擺擺手道：「敝地不幸，出了這種醜事，今日燒死這淫婦，好教列位知道善惡報應不爽，絲毫苟且不得！」

衆人交口叫道：「徐員外，還有那姦夫狗賊，讓他們一齊到陰間去，再受閻王老爺千刀萬剮，油煱巨鼎折磨。」

那個徐員外道：「列位鄉親請放心，那廝諒來也難逃掉，縣裏的爺門已佈下天羅地網，好歹要捉住那廝伏法。」

他這樣一說，衆人無不拍手稱快，那「徐員外」喝了一聲道：「來人呀！」

人叢中走出兩名壯漢，每人手上一桶桐油，拔開塞子，向那少婦身上澆去，那少婦這時閉着眼睛，束手待斃，那「徐員外」喝道：「淫婦，妳快懺悔吧！今日如此處置妳，實在是看到妳家公子份上，不然，嘿嘿！」

那少婦驀然一睜眼，脆聲道：「我懺悔什麼？我又有什麼不對了？」

那徐員外喝道：「妳戀奸匪人，謀害親翁，還有理麼？」

那少婦尖聲道：「我喜歡余公子，難道不可以？姓李的一家男男女女沒有一個好人，眞是男盜女娼……」

她話還未說完，衆人大怒，一般婦女紛紛唾辱，那徐員外大喝一聲道：「放火！」

那兩名壯漢叱喝一聲，點燃了柴火，那木柴本就乾燥，加上桐油，登時劈劈拍拍，燒得極是旺盛。

那少婦又道：「算你們狠，欺侮我一個女子，大不了便是一死，却能怎地？」

衆人見她咀硬，紛紛叫罵，俞劍峯瞧著她那倔強的臉色，只覺眼前一黑，幾乎昏倒地下，他一定神，身子一竄，便待上前解救，忽然人叢大亂，匆匆趕來了十幾名大漢，每人抬著一雙大水缸，身手俐落

，片刻之間救火的救火，那熊熊火勢登時熄滅了。

衆人還沒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忽然一個俏生生的少女走了出來，她不慌不忙的用手一指身後道：「列位鄉親，請看這人是誰？」衆人定神一瞧，均是臉色大變，其中有些婦女更是尖叫道：「鬼！鬼！」

一時之間，秩序大亂，這時天色漸暗，四周陰風慘慘，「徐員外」也是面如死灰，顫聲叫道：「李大人，你……你……你……不是死了……死了……」

那少女身後的人道：「徐兄休慌，小弟眞是兩世爲人了！」

那「徐員外」揉揉眼睛，那「李」大人道：「多虧這位姑娘相救，列位鄉親高誼，容鄙人日後再謝，此時便請自便。」

他不慌不忙的說道，顯然是經歷過大場面，衆人如墜夢中，都不捨離去，要看個究竟。

那少女道：「這位李大人不是好生生活著麼，你們眞像鬼蒙著頭一般，寃枉人，設私刑，難道目無王法？」

她聲音又脆又嬌，衆人見她責罵，雖是心中不服，但見她年青貌美，這「李大人」又是死裏復生，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兪劍峯衝到抱持那少婦大漢身前，一把便搶過來，那大漢哼了一聲，一掌切到，兪劍峯情急之下，右手力道發到十分，卡察一聲，那大漢兩腕齊折。

那少女一驚，隨即笑吟吟地道：「喂，你的功夫很不錯呀，來，來，來，我來領教幾招。」

兪劍峯抬頭一看，心中狂跳道：「這姑娘便是上次匪人圍攻大師時見過的。」

那少女漫不經意一掌拍來，兪劍峯只覺眼前掌影飄忽，閃無可閃，當下無暇細想，放下手抱少婦，運起全力一擋，雙股掌風一交，那少女倒退半步笑道：「好強的掌力！」

也不再發動攻勢，兪劍峯心中更是吃驚忖道：「這少女漫不經意接我全力一招，而且未盡全力，分明是有意讓我，天下豈有如此高强女子？」

那少女凝目瞧了他幾眼，一揮手率領那羣大漢而走去，臨行又住，對那「李大人」道：「你再作孽，小心狗命。」

說罷匆匆走了，兪劍峯伏身抱起少婦，他舉目一望，四周都是卑夷的目光瞧著他兩人，在一時之間，他幾乎不能忍耐，要想殺人了。

這殺人念頭一起，臉色漸漸泛青，他大聲叫道：「閃開，統統替我閃開。」

衆人不理，兪劍峯憤怒到了極點，反而漸漸清醒，他心中不住地想：「便是殺我辱我一千次，也不能辱及她半句！」

轉念又忖道：「不立些威風，這般匹夫愚婦豈肯放我走路？」

當下瞧準地下一雙兒臂粗的木柴，拾起來大喝一聲，擲手直插下去，沒入土中無影無踪，北方黃土乾燥時堅逾鋼石，這一招果然鎮住衆人，只道是天神下凡了。

兪劍峯向重圍走去，衆人紛紛讓道，他一出人叢，飛快往郊外奔去，那少婦早已被適才濃烟薰得昏了過去。

兪劍峯將那少婦輕輕放在草地之上，推拿一番，那少婦悠然醒轉，兪劍峯大喜道：「大妹，你瞧是誰來了？」

那少婦茫然睜大眼睛，半晌呆然道：「你！你！是誰，這又是什麼地方？」

兪劍峯急道：「我是大哥呀！我是妳大哥呀！」

那少婦想了半晌搖頭道：「我不認識你！」

兪劍峯一怔道，他爲人心細無比，當下又細瞧了一遍，那少婦左額間有個銅錢大的傷痕，隱在髮鬢之間，雖是年代已久，但仍甚是清晰，可見當初傷口之深。

兪劍峯一見這傷痕，心中再無疑念，他凝視著那少婦，目光愈來愈是柔和，半晌道：「妳……妳姓兪是不是？」

那少婦茫然不說，兪劍峯溫和一笑道：「大妹，妳還記不記得，那年妳才五歲，園子裏的胡桃熟了，妳嚷著要吃，大哥答應做完事便替妳採，妳却等不及了，要自己去爬樹，結果一交摔下來，看，現在這傷疤還在，大妹，妳小時候眞頑皮！做哥哥的吃足了妳的苦頭……哈哈……」

他說著說著，只見那少婦仍是惑然不解，心中一陣悲涼，再也說不下去了。

那少婦搖頭道：「我都不曉得！」

兪劍峯和聲道：「大妹，咱們別心急，慢慢想也不遲。」

那少婦道：「喂，看來是你救了我，你定是認錯人了，那些人呢？你救我一定得罪了那些人，你……你後悔了吧！」

兪劍峯心中發酸，柔聲道：「妳放心，只要有大哥在，那些人不能傷妳半根毫毛！」

那少婦著急地道：「我不是你大妹，我一個人孤孤單單過日子，這世上沒有一個親人！」

兪劍峯知她記憶喪失，急切間也不能望她恢復過來，便道：「好，好，咱們做個朋友可不可以？」

那少婦沉吟不語，兪劍峯上前攙扶，那少婦忽然臉色一寒道：「別碰我，否則我便死給你看。」

兪劍峯一怔，忽然想到男女有別，那少婦鼻子一聳，冷冷地道：「你以爲救了我就可以討便宜，你以爲我是低三下四可讓人隨便的麼？」

兪劍峯見她一臉倔强的神色，雖是臉色蒼白弱不禁風，但冷冰冰地凜然不可侵犯，想到她適才連死都是處之泰然，那模樣和小時候不怕不賣帳的脾氣半點未改，想着想着，不由得癡了。

那少婦一整凌亂頭髮，邁步便走，兪劍峯道：「妳上那兒去？」

那少婦心中當他是挾恩妄爲小人，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關你什麼事？」

兪劍峯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了，妳是去找余公子，對不對？」

那少婦臉一紅道：「是又怎樣？」

兪劍峯靈機一動道：「如果是去找余公子，我倒曉得他在那兒。」

那少婦性子直爽回身急問：「他在那裏？」

兪劍峯故作神秘，一笑道：「余公子要區區前來解圍，他已經到關外去了。」

他信口開河亂說，倒想不到說中了，原來那余公子本籍正是關外，那少婦恨恨

地道：「他……回家幹麼？他怕死不敢留在關內？」

俞劍峯道：「這倒也不是，余公子知道在下儘可能解圍，是以先回關外，免得多生枝節。」

那少婦悻悻道：「他倒會安排，如果你今日來慢半步，我……我可就成一堆焦炭，哼！沒有一點男子漢氣概，做事畏頭畏尾的！」

她雖不滿余公子個人先行，但並未眞個發怒，目光中仍是流露出憐愛，俞劍峯道：「咱們廢話少說，這便啓程到關外去！」

那少婦睜大眼睛瞧著俞劍峯，那雙眼睛又大又黑，目中充滿了智慧，要瞧透俞劍峯心意，俞劍峯一熱，那熟悉的眼神，幾乎使他要掉下淚來了。

過了片刻，那少婦道：「好，咱們便去關外！如果你有半點狠子野心，大不了死在你面前！」

俞劍峯凜然道：「人生在世，以義為先，我和余公子是生死之交，妳怎麼老是要懷疑我？」

那少婦嫣然一笑道：「對不起！對不起！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俞……大哥，你別見怪！」

她那「俞大哥」是呼慣心上人的，這是恰巧俞劍峯姓「俞」，聲音相同，喊起來眞是情意纏綿，俞劍峯一震，心中喃喃地道：「我一定要將我生平唯一寶貝妹子治好，到關外老家去，慢慢地讓她回復記憶吧！」

俞劍峯買了一輛大車，和那少婦坐在其中，俞劍峯執鞭一聲叱喝，向關外遼東行去。

他一路上將那少婦照顧得無微不至，他自幼細心，什麼事都會做，那少婦見他言語之間極是親切，但舉動並沒半點輕浮，漸漸地也將戒心棄除，當他做哥哥一般。

行了廿多天，這日車子走到山海關，俞劍峯遠遠望著那雄壯的關隘，想到自己幾年前出關時的誓言：「不報親仇，再不返鄉。」

心中不禁恍然若失，那少婦興緻甚好，掀開車簾笑道：「俞大哥，這關隘氣勢雄壯，難怪關東多出英雄好漢。」

俞劍峯隨口應道：「妳那余公子恐怕是溫文爾雅的吧！」

心中却想道：「妳這豪爽的脾氣，如非是關外女兒，焉能如此？」

那少婦臉色殷紅，這一路上她和俞劍峯談笑已慣，並未吃窘，啐了一口道：「你知道什麼？你自己才是溫文爾雅。」

俞劍峯又問道：「難道他是又粗又黑的漢子了？」

那少婦搖頭道：「那倒也不是，喂，我問你咱們今天不要再趕路了吧！一進關便找店投宿如何？」

俞劍峯道：「要沒命趕路也是妳，生怕不能早日見妳余公子，此刻又怕行路得累了，風塵僕僕，見不得妳余公子，唉，這姑娘也眞難侍候了。」

那少婦嫣然一笑道：「我那說得過你？」她心中之事被俞劍峯一口說出來，不由心虛不再多說，俞劍峯鞭子一揚，馬車滑啦啦出了關。

俞劍峯回望來路，斜影淡淡洒在黃沙道上，已是黃昏時刻，當下將馬車趕到一家客棧，入店投宿。

他入房略一梳洗，陪著那少婦走到一家酒肆，叫了幾樣酒菜，正要舉杯開飲，忽然嗤的一聲，門外射來一物，他手一麻，酒杯砰然跌碎，他不動聲色，拾起地下一物，飛快看了一遍，心中連叫好險。

那少婦低問道：「什麼事？」

俞劍峯從懷中取出千年雄黃丸，放在殘酒上滾過，只見那紅勝烈火的雄黃丸，登時起了一層暗暗雲霧，他低聲對那少婦道：「酒中有毒！」

那少婦大驚，俞劍峯放目四周，不見可疑人來，當下忽然失聲道：「妹子，咱們忘了一件大事，快快，這飯是吃不成了。」

那少婦一怔，只見俞劍峯連施眼色，恍然大悟，也接口道：「正是，大哥，咱們快走！」

兩人慌忙付了酒飯之資，出門而去，那少婦道：「有人要害咱們？」

俞劍峯搖搖頭道：「我找不到可疑的人，難道……難道這酒肆主人認識我？這倒奇了。」

兩人走回客棧，一打開門，只見屋中擺著一桌酒席，當眞是豐盛已極。

俞劍峯沉吟坐下，那少婦極餓，見那滿桌珍饈，忍不住大喜問道：「大哥，是你定的麼？」

俞劍峯搖頭，叫個店小二問問，店小二道：「有一個爺台付了銀子，要小的在『東來順』訂了全桌酒席，說是給爺們接風的。」

俞劍峯揮揮手遣開店小二，他用雄黃珠試了無毒，便對那少婦道：「妳放心吃啦！不妨事的。」

那少婦白了他一眼道：「哼！難道你不餓了麼？」

俞劍峯微微一笑！兩人放懷大嚼，這一路上兩人急於趕路，往往都是餐風飲露，此時滿桌珍饈，那酒也是陳年白酒，吃得極是愜意。

那少婦不飲酒，只是吃菜，俞劍峯見她胃口極佳，心中甚喜，不禁臉露笑意，心中却想道：「管你施展什麼詭計，我俞劍峯難道見得少了？」

他喝得差不多了，忽然對那少婦道：「你今晚睡在我房中！」

那少婦臉色一變，將筷子一拋道：「你說什麼？」

俞劍峯緩緩地道：「咱們被人跟上了，萬事還是小心的好！」

那少婦哼聲道：「誰曉得你鬼心思，我一個大人還照顧不了自己？」

俞劍峯誠懇地道：「妳……妳還不放心？」

那少婦只是搖頭：「不行！不行！說什麼也不行！」

俞劍峯無奈，那少婦心道：「我雖知你是坦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居一室，余哥哥知道了，他會怎麼想？」

雖是口硬，但心中畢竟害怕，兩人吃得飽了，那少婦和俞劍峯聊天，挖空心思找出許多話題來，想要打發漫漫長夜。

又談了許久，已是半夜三更，那少婦漫不經意打開房門，又渡了回來，俞劍峯心中暗暗好笑，忖道：「妳生怕惹人嫌話，但這夜半和一個男子瞎聊，不也是有虧婦德？大妹！大妹！妳這眞是掩耳盜鈴，欲蓋彌彰了。」

但轉念她用心之苦，不禁大爲感動又想道：「這姓余是何許人，使我這無法無天的妹子如此癡心了，倒要見識見識。」

那少婦整天趕路，實是疲乏已極，這時和俞劍峯有一句沒一句亂聊，眼皮下垂，愈來愈重，最後實在支持不住，這才回到她自己房中，俞劍峯不敢大意，假寐床上，心中一片紊亂，他心中想道：「這百毒敎也眞厲害，我上次出手，這番只怕再難裝下去了，這行踪一露，麻煩可多著呢！」

想著想著，正要昏昏睡去，忽然窗外一陣彈指之聲，俞劍峯霍然坐起，一聲清脆的聲音道：「喂！有本事的隨我到東郊去較量較量！」

俞劍峯只覺那聲音好熟悉，當下低聲道：「你是誰？」

那窗外的人道：「哈哈！眞是貴人多忘事，你別擔心你那寶貝妹子，保她一覺睡到天明。」

俞劍峯輕輕推開窗子，身形疾若閃電一飄而出，只見窗外月色如水，不遠之處站著一個俏生生的姑娘。

那姑娘對他一笑道：「怎麼，有胆量跟我一行？」

俞劍峯沉聲怒道：「你對我妹子施了手脚？」

那姑娘笑吟吟地道：「我見她睏得緊，助她好好休息一宵，你這人眞是不知好歹，早知如此，讓你中了毒也罷了，何必要去找人得罪。」

俞劍峯一驚，藉著月色仔細一瞧，心中更是一驚，原來那女子正是兩次遇到，上次救活那「李大爺」，替大妹解圍的人，這時月光下，只見她全身似雪，別是一番雍容高華之態。

俞劍峯道：「姑娘跟踪在下，不知有何指教？」

那少年女子道：「呸，別不害臊啦，誰跟踪你啦！」

俞劍峯道：「多謝姑娘相救，此恩異日再報！」

那白衣女子道：「你也不必謝啦！我如早知道你有那萬毒尅星千年雄黃珠，那也不用多事啦！」

她每句話接尾都加一個「啦」，但因她聲音清脆好聽，更顯得溫柔悅耳，俞劍峯心中暗驚忖道：「這姑娘一直跟在我後面，我一舉一動都盡落她之目中，好在她並不存惡意，不然，豈不令人心寒？」

那白衣女子忽然神色詭異地道：「喂，你到底敢不敢去？」

俞劍峯道：「此刻夜半，在下……」

那白衣女子接口道：「告訴你，你那妹子不打緊，怎麼婆婆媽媽的，我知道有一個法子，可以治人遺忘之症？」

俞劍峯脫口道：「什麼法子？萬祈姑娘見告。」

白衣女子輕向俞劍峯招手，俞劍峯獨自沉吟，忽然鼻間一股香氣隨風而來，令人有說不出的好過，俞劍峯心中微一迷惑，口中道：「好，我便跟妳走一遭！」

那白衣女子身形一起，轉身便跑，俞劍峯不敢怠慢，緊緊跟在她身後，只覺那女子輕身功夫極佳，自己盡了全力，也不過一前一後，併肩而行。

跑了一盞茶時分，那白衣女子戛然而立，俞劍峯放目四看，來到一處郊野，脚下軟綿綿的儘是如茵草地，那白衣女子坐下，揮手叫俞劍峯也坐在草地之上。

俞劍峯道：「姑娘適才所說，有治遺忘症之方，小可請敎姑娘，如蒙見告，小可萬死不辭。」

那白衣女子哼了一聲道：「好一個萬死不辭，你有幾條命，什麼萬死不辭，簡直是胡說八道！」

俞劍峯有求於她，只有陪笑道：「是！姑娘罵得是！」

白衣女子嗤地一聲笑道：「我問你，你這麼喜歡你那妹子麼？」

俞劍峯黯然道：「小可這世人，只有這唯一親人。」

白衣女子道：「你又撒謊了，你認的武當那個姓顏的義弟呢？還有……還有……，華山那個小姑娘，不也比親人更親麼？」

俞劍峯大驚，幾乎合不攏口來，自己入關以來，所行所爲都在這姑娘目中，不知她到底有何路數，但此刻又萬萬得罪她不起，當下先順她再說：「姑娘都知道了？」

白衣女子得意道：「我偵騎四出，連你這個小小人物都查不清楚根源，還稱什麼……什麼……」

她說到此，忽然驚覺不再說下，歇了歇又道：「我問你，你怎麼和長白天池的人也鬥上了？」

俞劍峯搖頭道：「在下蒙在鼓裏，一點也不知道。」

白衣女子道：「你和百毒敎的人作對，那也不必說了，百毒敎用毒藥害人，我也是很不贊成，但如到關外，再和天池派爲敵，可要當心你的小腦袋。」

俞劍峯驀然眼前一亮，心中忖道：「上次跟隨這姑娘的大漢，是天池派的身手，看來這姑娘和天池派大有淵源。」

白衣女子見他不答話，只當他不服，便道：「你武功還過得去，但關外天池派何等威名，你要找死也只得由你，別在姑娘面前裝傻作癡。」

俞劍峯苦笑不語，白衣女子又道：「你治好你妹子，又在中原去鬼混麼？你口稱考試，那裏讀過半天書，眞是掛羊頭賣狗肉。」

俞劍峯見她老氣橫秋的教訓自己，又見她臉上稚氣猶存，不由想起義弟顏眞卿來，他看看天色不早，搓搓手想要求這姑娘告知藥方，但又不敢貿然出口，生怕惹惱了此人。

白衣女子見他不住望天色，她是玉雪聰明之人，心中不禁暗暗嘆口氣，忽然柔媚一笑道：「喂，你心中頂喜歡華山邵姑娘是不是？」

俞劍峯笑笑不語，白衣女子忽然發怒起來，她惡狠狠地道：「眞是天生賤骨頭，別人對你愈兇，你是愈服氣，對你好了

，你反而不知道。」

俞劍峯一怔，白衣女子道：「我知道你此時如坐針氈，只要騙到藥方，恨不得馬上便走，是不是？」

俞劍峯道：「和姑娘談天也很有趣，我怎會急於要走？」

那白衣女子湊近俞劍峯喜道：「你這是真心話？」

俞劍峯點點頭，白衣女子忽道：「便只騙我，我也喜歡聽。」

她柔聲說著，身子愈靠愈近，俞劍峯只覺香氣愈來愈濃，令人心曠神怡，他心中暗道：「這姑娘天生麗質，香噴噴的如花怒放，但鮮花那有此芬芳馥郁？」

竟想伸手去撫她頭上秀髮，但立刻驚覺忖道：「俞劍峯啊俞劍峯，老禪宗如何教你，這定力如此差，竟是心猿意馬起來？」

他長吁一口氣道：「姑娘，那藥方……藥方……」

白衣女子嘆口氣道：「你心裏只是惦念著藥方，好，告訴你吧，這藥方主藥是成形參王，還有天池烏心草，金蛇血，三味藥物用火焙煉一百日，那爐火控制極難，火候過猛過弱都是大失功效。」

俞劍峯牢牢記在心中，那白衣女子見他並未有起身之意，當下心中一喜，正要開口說幾句話，忽然心中一痛，只覺全身激動，控制不住叫道：「你要走便走，假惺惺作甚？」

俞劍峯奇道：「我假惺惺什麼了？」

白衣女子道：「你如念著我，怎麼連我名字也不問？你心中一定在笑，笑我不知羞恥的女子，是不是？」

俞劍峯忙道：「沒有啊！」

白衣女子繼續罵道：「你心裏罵我，當我不知道麼？你將來瞧到邵姑娘了，還不是和她一唱一合道：『嘿嘿！那姑娘真野！糾纏我真叫人胆寒！沒有家教的野丫頭，天下也有這種人！』接著便是哈哈大笑，哼，是不是？」

她一個連說帶做，就好像真的如此一般，說到後來，話中全是哭意，俞劍峯被她弄得呆住了，半句也插不進去。

這時月漸西垂，寒意極濃，那白衣女子衣衫單薄，耐寒不住，她激動之下全身發顫，俞劍峯輕輕脫下外衣，替她披在肩上。

良久，那白衣女子忽然柔聲道：「謝謝你啦！」

俞劍峯道：「天色不早，姑娘何不到在下所居客棧投宿？」

白衣女子道：「我自有地方住，我知道我剛才一定說了許多失禮的話，你……你別介意。」

俞劍峯道：「姑娘心腸熱，在下怎敢取笑？」

白衣女子道：「我自幼便有這種疑心病，發起來自己也控制不了，好啦，咱們來辦正事。」

俞劍峯道：「什麼？」

白衣女子緩緩道：「我約你來此，便是要你助我一臂之力，捕捉一條金蛇和藥。」

俞劍峯眼前一亮道：「什麼，妳說是金蛇，便是那三味主藥中的一種？」

白衣女子笑道：「算你運氣好，這金蛇是天地間第三毒蛇，我怕一個人制服不了，所以請你來，既有萬年雄黃珠，這蛇何足道哉？」

俞劍峯大喜，從懷中取出雄黃珠，正在此時，白衣女子忽然低聲道：「你看！你看！」

俞劍峯順她所指瞧去，只見身前不遠之處地面不住顫動，過了一會，那方圓數丈草地顏色愈變愈淺，綠草都成枯黃，地面開始龜裂，驀然砰的一聲泥土飛起，從地底竄出一道金光，白衣女子急呼道：「快投雄黃珠！」

俞劍峯右手中指食指一合一彈，嗤的一聲，雄黃珠脫手而出，正中那金蛇七寸要害。

這雄黃珠正是金蛇的尅星，當真是靈驗無比，那金蛇軟綿綿癱在地上。

白衣女子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網，一枚玉刀，就蛇首切開，將蛇血裝滿玉瓶，交給俞劍峯道：「這味藥總算已經得手，但那千年參王，却非到深山去碰，如果能得機緣，那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但不巧，有人窮一生之力，却也尋不到。」

俞劍峯點點頭，白衣女子又道：「你也該回去了，唉，你記得我也好，忘了我也好。」

她說完一轉身再不留戀，飛步而去，俞劍峯只覺一陣茫然，沒趣地趕回客棧，只聞隔室呼吸均勻，心中不由大是放心。

次晨兩人又上程，俞劍峯駕著那輛馬車，走了一天，又到一個市鎮。

這時天色逐漸向晚，道上行人也漸漸稀少起來，多數的人都準備著找一個地方歇脚了。

俞劍峯心中暗忖道：「前面那一處鎮集看來相當熱鬧，燈火密佈，炊煙四起，不如加快些到鎮上歇一夜再說。」

這幾日來他心情總是鬱鬱不樂，悶悶趕路，的確十分勞累，緩緩來到市鎮，抬頭望去，只見不遠處有一座酒樓，規模相當宏大。

那酒店並兼營客棧生意，俞劍峯要了兩個房屋，將那疲乏無比的妹子先安頓下來，一個人走到大廳，找了一處較偏的座頭坐下。

他獨自一人叫了幾樣菜，正待舉筷之時，突然門外一陣馬蹄奔跑之聲，接著馬嘶之聲響起，蹄聲全無，竟然是停在店口。

果然一連走進三人，俞劍峯隨意打量三人，心中不由暗暗喝了一聲采。

只因那三人身材好不魁梧，而且都生得方耳大臉，濃密眉毛，三人六隻眼中神光奕奕，雖都是一身粗布衣衫，但氣度好不威猛。

俞劍峯瞄了瞄三人脅下的衣包，但見那包中都是長長形狀，分明都是武林中人，隨身帶了兵刃。

那三人四下打量一下，也瞧見了俞劍峯，只見俞劍峯眉目清秀，毫不起眼，便沒有多注意。

三人找了一張小圓桌坐下，正好距俞劍峯坐身之處不遠，俞劍峯心中默忖道：「這三個人氣度不凡，多半是武林之中知名之士，不知有何要事，神色匆匆。」

想了一想，只因這三人是完全陌生，便也作罷，開始吃飯起來。

那三人坐下身來，個個却是默然不響，只是叫了三大壺酒，一人一口悶飲起來。

俞劍峯一頓飯吃得差不多了，這時忽然那三人之中有一人嘆了口氣道：「好久沒有喝過癮了。」

那一聲聲音雖不響亮，但中氣充足之極，俞劍峯心中不由暗暗吃了一驚。

只聽另一人道：「三弟，你可得忍住點，從此走大道往東北方向至少還要走個十幾天，到了野山區，咱們還得耗一陣呢！」

那「三弟」嗯了一聲，聲音忽然放低，俞劍峯心中一動，緩緩吸了一口氣，竟然展開「天聽」的內家高等功力，果然只覺耳畔一陣清越，那人的聲音傳來：「大哥，咱們這次決不可失手啊！」

那個被稱著「大哥」的道：「那是自然了，三弟，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那個「三弟」嗯了一聲道：「只是，大哥，那參王出土之際，你有否把握將之捉起——」

俞劍峯心中大震，只聽那「大哥」嘿了一聲，即不回答，倒是另一個一直未響起的聲音笑了笑，想來定是三人之中的「老二」了，只聽他道：「三弟，你別空擔心了，大哥卅多年幹的便是這一行，還會有錯麼？」

那「大哥」却吁了一口氣道：「這倒不是如此說，只因關係重大，我根本沒作失手的打算，此外，這消息若是還有別人探知，咱們又得費力了。」

那「三弟」道：「咱們這一路行來，好像並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人物？」

那「大哥」道：「但願如此！」

以後便是一些不打緊要的話了，俞劍峯緩緩將那一口眞氣吐了出來，他這功力到底仍未十分純熟，只覺雙耳膜中微微痛楚，不過心中却狂喜忖道：「原來這三位是要去採參王的，久聞野山人參是靈藥，聽三人的口氣，那參王可眞是至寶，若能夠到手，想來她的病必然藥到病除！」

他心中一陣高興，緩緩站起來走向房中，心中不住盤算，第二日清早便又繼續上路。

他這一陣上路趕得極快，沿大路往東北方向行去，好在大道只有一條，也不怕會弄錯了，只因他知道那三人行動比自己要快，自己有一輛馬車行之不易，是以打算先行一步，到了目的地，等那三人追上來了，再行跟踪去尋那參王，否則那三人一起程便超越了自己，到了目的地，人家早已得手下山了。

一路疾行，這樣一連趕了好些日子，俞劍峯雖覺疲累，但心中却好得多了。

路途越是向東北，氣候變化愈大，景色和中原完全是兩樣，只是俞劍峯有事在身，那有空閒去細細欣賞。

這一日已來到山區，一路上想那三個人還落在身後，始終沒有趕過頭去。

這一連的奔波，那馬兒早已疲憊不堪，俞劍峯望了望天色，又是傍晚時分，估計就算那三人來了，今夜也不至於動手。

但是遼東一帶那有中州繁華，尤其在山區之中，別說客店，就是人家都是寥寥無幾，俞劍峯沒法，只好將馬車牽到一處叢林之中。

山區之中風勢甚勁，俞劍峯四下尋找，總算在不遠之處找到了一個背風的山洞，洞中寬敞，並且十分乾燥，俞劍峯砍了些樹葉，將地上厚厚鋪了一層，將少婦抱至洞中，果然暖和得多了。

正在這時，突然一陣馬蹄聲急促傳來，俞劍峯心中吃了一驚，忖道：「什麼人這種時候在山野地區行馬，難道是那三人來了麼？」

他緩步出洞，這時明月已然升起，俞劍峯身形一輕，掠上一株小樹。

淡淡月色之下，只見山脚邊果然有三匹駿馬，正是那三個大漢。

俞劍峯心中暗道：「好險好險！」

他沒想到那三人趕到山區，竟然當天也不歇息，便立刻準備上山，差一點便錯過。

他再也無暇考慮，只對少婦說了一聲，要她在洞中等待，身形一輕，掠過幾枝株枝，這時那三人一起翻身下馬，在馬背上擊了一掌，三匹馬一齊嘶了一聲，放蹄跑遠了。

三人身形一掠，便向山上疾馳，俞劍峯心知這三人功力甚爲不弱，他爲人本就深沉、謹愼，遠遠地跟著，一路翻向山去。

這山終年人跡極爲稀少，開頭一段還有通路，爬了一盞茶時分，山道崎嶇，樹木雜草交錯橫生，那還有什麼山道小路？

那山勢愈來愈陡，俞劍峯一身輕功甚是高明，倒不覺得吃力，但見那三個大漢却也絲毫不感路勢難行，四個人身形起落間，不到一頓飯工友，已來到大山半中腰。

俞劍峯心知對方三人功力甚高，決不敢冒然逼近，這三人身形一停，連忙也跟著站下足步，找了一株大樹將身形隱起。

那三人站定足步，四下一陣張望，然後左右分開，分作三個方向行去，看來是找尋什麼的模樣。

俞劍峯懷疑那參王多半便在這附近了，他心中不由緊張起來。

只見那三人突然身形一齊低伏下來，用鼻子在地上不住地嗅著，雙手斜伸，陣陣內力逼得雜草都向四下斜歪下去。

這時明月上升，銀華四佈，俞劍峯可看得清楚，只見那三人面上都有緊張之色，而且似乎都甚爲吃力的模樣，俞劍峯不懂採參的手法，但却不料有如搜索敵人，如此緊張，心中不由暗暗納悶不已！

這時那三人身形逐漸由分而合，似乎是合圍的模樣，六隻手掌逼出的內勁，將雜草都逼得倒斜了，周圍方圓有如平地。

忽然三人的身形一齊停了下來，呼地一聲，三個人一齊伏在地上，這時他們互相間的距離已然不足三尺。

俞劍峯知道多半是最後的關頭要到來，他緩緩提了一口眞氣，身形輕移，已閃到二丈之內。

他行動時足下極爲留神，加之三人正緊張注意，是以不知不覺。

他來得近了，只見那爲三人所圈住的一塊平地上，土色果然與旁有異，這時那

三人更加緊張，整個人身緊貼在草地之上。

約莫過了半盞茶時分，忽然只見左方那個大漢緩緩伸出手來，在背上一探，摸出一件黑色物品。

只見那黑色物品烏溜溜之中却發出油然光澤，右方的一個大漢倏然直立身來，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噓」的一聲，一團黃色光澤跳出土面。

俞劍峯心中吃了一驚，定神看去，只見那團黃色光澤竟是一株矮及足脛，狀極似人的小參枝。

那站起來的大漢猛然退了一步，左右手一齊分開，似乎在推動功力，俞劍峯見那團黃色光澤左右跳動，却似脫不離原地，想來必是被那大漢用什麼方法給困制住了。

這種參藥長成人形，那至少須得千年，且能行動發光，俞劍峯雖不太懂，但想也想出其寶貴非凡了。

這時那右方的大漢身形貼著地面開始游動，手中那黑色袋狀之物斜斜舉起，似乎要想兜住那小人參。

俞劍峯定了定神，心知時間不多，猛然吸了一口眞氣，身形好比脫弦之箭疾射而出。

那三個大漢正在全神貫注，加之作夢也未料到有人埋伏在旁，才一驚覺，俞劍峯的身形已經掠至圈中。

俞劍峯眞氣一沉，身形在半空中美妙已極地一彎，右手探如閃電，已將那人參摸到手心之中。

他眞氣一轉，雙足斗然在空中一蕩，身形已自掠在三丈之外，耳畔倏然一聲大吼，驀然之間，他只覺手心之中一滑，閃目一瞥，只見掌中空空，那裏還有人參的踪跡？

他登時呆住了，突然背心一沉，知道對方已追到近身，顧不得再想，身形向前一伏，猛可一個旋身，只聽呼呼兩聲，三個人已前後將自己品字形圍住，心中不由暗驚對方身形之快。

那當面一個大漢滿面急怒之色，他指著俞劍峯，顫聲問道：「你……你……你是什麼人？」

俞劍峯呆了一呆道：「在下——在下姓俞！」

那大漢仰天大吼一聲，那一聲好不威猛，山谷之中四下回音又起，俞劍峯都覺心頭一沉，那大漢又道：「你……你爲什麼要下手搶奪？」

俞劍峯吶吶道：「在下……在下想要此藥去救一個朋友！」

那大漢雙目怔怔地注視着俞劍峯，仰天又喊了一聲道：「這……這是上天註定的麼？」

俞劍峯見他神色盡是悲急，忍不住道：「我……我也沒有得手啊！」

那大漢面色倏然一寒道：「你——這等天地至寶是你這種笨驢所能得手？參王除了人髮之外，一觸肉身，立即土遁，這一下子不知遁到那一個角落去了！」

俞劍峯呆在當地，眞不知說些什麼好，那迎面的大漢猛然狂笑起來！

「小子，你有本領跟踪大爺，想來是身手不凡了，咱們今日倒要瞧瞧，你到底有多少道行，敢從中出手，自尋死路！」

俞劍峯這時心情甚亂，但是聽了他這一句話，到立即沉着起來，他冷然一哼道：「天地靈物，那是沒有主兒的，各憑手段爭取，你要如何，劃下道來在下接著便是了。」

那大漢雙目之中泛出殺機，突然之間他左手一揚，右拳平擊而出。

只聽呼出一聲，那拳勢好不威猛，俞劍峯左足一滑，側過半身來，右拳一翻，一股內力應手而發。

兩股力道平空一擊，俞劍峯只覺手臂一重，猛吸一口氣，掌心再向外一吐，那大漢身形一晃，硬生生倒退一步！

身後兩個大漢一齊驚咦而出，那當面的大漢呆了一呆，倏然之間，身形疾冲而起。

俞劍峯吃了一驚，只覺身後衣袂破風之聲大作，分明是身後兩人也自騰空而起。

他是武術的內行，這等盤空速擊之式最爲兇猛，也最爲險惡，一出手之下，必然會分出勝負，而且會有一方傷亡。

那三個大漢倏然之間竟會展出這等招式，分明是要致自己於死地，這一剎那他也無暇多想，只覺大難臨頭，想都不想，身形倏然疾轉起來，在地上好比一個陀螺，雙掌一上一下，斜斜向天而擧。

說時遲那時快，那三人合擊之式已成一齊猛吼，疾衝而下，俞劍峯大吼一聲，左右雙掌一齊推出，却同時發出相反的力道。

俞劍峯只覺頂上有如千斤重擔，自己內力竭力吐出，猛然只覺雙手一輕，他大喝一聲不好，身形暴退，但還是稍遲一步，只覺左肩一麻「有井」穴道被點，整個半身都是一顫！

他蹌跟左跨三步，猛吸一口氣，那純陽內力一直沖過穴脈，登時便解開穴道。

他心中却是驚呆了一下，那蓋世無匹的壓力，及那變招下掠的招式，難道……難道這是……

「蒼鷹三式，蒼鷹三式！」

他心中默默暗呼，看來這又是天池的人了，俞劍峯只覺心中一種說不出的悽然，呆呆地望著三人，幾乎忘記了處身何境。

那三人似乎也爲他身手所驚，只是他們並不知他已衝開穴道，右面一個冷笑道：「閣下身法佳妙，在下佩服無比，只是左肩如不速自散內力，必將殘廢。」

俞劍峯默默不語，那大漢正待再說，忽然一聲長嘯破空而來，長嘯聲完，緊接著便是一陣哈哈怪笑之聲！

那三個大漢一齊神色一變，沉聲道：「好快的足程，竟然已追上來了！」

他話聲方落，人影一閃，一連走上四五個人來。

俞劍峯這時方才如夢初醒，他想起在山洞中的少婦，參王是不可能得手了，他望了望四周，身形陡然冲天而起，四下一齊驚吼，他一掠之下已在十丈之外了。

奔了一程，身後並無人追來，想必是對付那三個大漢，不暇追尋自己，他一路下山，跑到藏車山洞之處，一步跨入密林，那車兒馬兒都不見了。

俞劍峯心中一凉，一步閃入山洞之中，空空洞洞，那有人踪？

俞劍峯反身出洞放目四野，只見四周一片茫茫的沒有人跡，他著急之下倒冷靜起來，心中尋思道：「難道是百毒教搶走了我妹子？他們搶走大妹是逼我就範，還是要取我性命？」

想了半天，却得不到答案，忽然天空「呀」「呀」兩聲鳥叫，俞劍峯抬起頭來，只見兩隻烏鴉直墜下地，一動也不動，他心中好奇，走上前去，正要去拾烏鴉，忽然心中一凜，伸手折了一枝細枝，將兩頭烏鴉翻過身來，只見羽毛紛紛散落，草地上也是一片枯黃。

俞劍峯忖道：「聽聞百毒教殺人有三十六套大法，便是隨時隨刻注意，也難免着了道兒，如是一心要除我，那眞是防不勝防了。」

轉念又想道：「如果百毒教人對我身世不明，那麼要害死我的，不外是我身懷萬毒尅星雄黃珠，但如果知道我的身世，那便更要除掉我了。」

他靜心屛息細想，這多日子來，自己行藏並未暴露分毫，看來只有「懷璧其罪」。

正沉思間，忽見山腰旅旗一展，塵頭大起，但這山勢彎曲，只片刻功夫轉個彎便消失了踪跡，俞劍峯心中好奇，過了一會，那隊伍又從另一個彎轉之處露出來。

俞劍峯定神一瞧，心中狂跳不已，原來那隊伍最後，有一輛馬車，那馬車却與他一路趕來之車是相同，當下連忙沿途而下，但山勢蜿蜒，看起來只有數百尺高矮，但走起路來，却轉來轉去，好半天還沒有走到。

俞劍峯心中大急，他盤算再一到地勢稍緩之處，便奪路躍下，突然轟天一聲巨雷，震得整座山都顫動起來，亂石紛飛，山谷傳響久久不斷，俞劍峯瞧到一個落脚之處，雙手一揚，如一大頭飛鳥般下降，連忙往下翻，有時身子實在太疾，便在突起山石上緩一脚，十幾個起落，飄飄落在山腰路上。

他沿路走了幾十步，只見前面遠遠被一塊巨石擋路，那馬車正被巨石攔住去路，又被碎石擊中，整個車篷都倒塌下來。

俞劍峯心中發寒，他知大妹不會武功，這番能否逃得出來，實是渺茫，他長吸一口眞氣，飛竄過去，身子一落地，忽然數聲叱喝，幾樣兵器一齊砍刺而來，俞劍峯身子一側，在間不容髮之際夷然閃過，順手抓住一把長槍，抖了幾個槍花，卡察數聲，將敵人兵器都震飛了。

他定眼一瞧，只見前後左右站了十來個軍士，都是身高體健，心中大是不解，那些軍士見他本事如此高强，都驚得呆了。

俞劍峯向前掀開車門，衆軍士中首領喝叫道：「住手，快退，不然亂箭射死你。」

俞劍峯快眼瞧了一遍，心中大奇，原來那車中是個高鼻深目的夷人，頭頸低垂，早已氣息斷絶了。

俞劍峯沉聲問道：「這車子的小姑娘呢？」

那軍士首領搖搖頭，指著俞劍峯道：「你這誰，幹什麼的？」

俞劍峯叫喝道：「我問你，車中的小姑娘呢？」

他聲音發顫，心中緊張已極，兩目漸漸泛紅，那軍士頭領見他生得一表斯文，而且目睹他武功高强，倒也不敢怠慢，答道：「我們見這空車放在路旁，拉多斯大人又忽患腹瀉，體弱不能騎馬，便把這車子借來，哦，這車子是你的麼？」

俞劍峯心中一鬆，忖道：「看來我妹子已先被人搶走！」

當下便對那軍士首領道：「這山石崩倒，此路再難通行，各位只有回轉了。」

那首領搖頭道：「是人炸下這萬斤巨石，幸好砲隊走得快，不然大帥一番心血豈不白費了，喂！你是什麼人？怎麼不早不遲偏在這時候出現？」

他語意漸漸凌厲，俞劍峯知他心中起了疑念，當下忽然靈機一動道：「請問閣下可是松遼袁督帥麾下？

那軍士首領又打量俞劍峯一番，實在看不出他是壞人，當下點頭道：「正是！」

俞劍峯道：「又是有人要暗算大帥麼？」

那軍士首領道：「那倒也不是！朋友，前途已斷，那邊左麓有路小徑可行，咱們在此還有要事。」

俞劍峯道：「在下也有要事要趕路，既是大帥麾下，如有什麼事要小的帶信，小的倒願盡力。」

那軍士首領道：「什麼，你！你能越過這巨石？

俞劍峯點頭道：「在下可以試試。」

那軍士首領脫口道：「那麼千萬拜托閣下帶個信，便說拉大人傷重逝世了。」

俞劍峯點點頭，他看好落脚之處，足下一運勁，拔起三丈有餘，一點足之後又上拔了兩丈，飄上石頂，那軍士首領忽然想到，這軍事機密豈可讓一陌生不識之人知道，當下又急又惶恐，高聲叫道：「且慢！閣下且慢！」

俞劍峯知他心意，回頭正色道：「大帥在華夏長城，小可莫說是順路，便是千路迢迢，也該爲大帥盡力，咱們男子漢大丈夫，成天在刀尖槍尖上討生活，怎能信不過人？」

他氣勢磅礴的說著，又是居高臨下，山風動襟，眞如神仙中人，袁崇煥手下將士，本多齊魯健兒，性子都極直爽，此刻俞劍峯慷慨言詞，都不由感動得大聲叫好，那懷疑之心早就無了。

一揮手，越石而過，他施展輕功趕路，只見一路上車轍極深，分明是大隊極重之車經過，他心中暗自忖道：「那軍士說什麼砲隊，一定是袁大帥用來對抗清人的，滿清奸細想要破壞道途，阻其到達。」

他此番推測完全不錯，走了半頓飯時間，前面塵頭高揚，一片呼叱牲口之聲。

俞劍峯趕前而行，他閃過護送衆人，來到那領隊將軍面前，他開口便道：「小可受人之託前來帶信，拉大人已傷重喪命！」

那爲首將軍一驚，打量俞劍峯一眼道：「請教閣下大名？」

俞劍峯道：「小可受那路上軍士托囑，前來報知將軍。」

（未完・八）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褚天彪挾持紅孩兒李鵬翔要脅玉觀音李若薇，作爲人質交換龍驤，玉觀音不想將龍驤交出，又怕紅孩兒被殺，用自己作交換，褚天彪抓住玉觀音要脅龍驤就範，此時突然出現大宗師來救玉觀音，正在投鼠忌器，怕傷了自己的人。龍驤得羅刹夫人解除穴道，求她協助救玉觀音，羅刹夫人用移影換形手法將玉觀音救走，大宗師用迴旋勁將褚天彪捉住，然後二人會合，談論龍驤身世，和劍神目前練成的「馭劍術」，羅刹夫人談到往事，不勝惆悵希望龍驤、劍神父子相認，再練武功，自己收玉觀音爲徒，寄望年青一代，重振武林威風，消滅邪魔……

話分兩頭　訴說不休

大宗師替李鵬翔擦了擦臉上的淚水，道：「這半年，你跟着我，我答應傳你幾套可以打人而不被人抓到的功夫，你說可好？」

李鵬翔苦着臉道：「不好也好了！我還有什麽話說？」

李若柔聲道：「鵬弟，你可要好好的聽話，別惹公公生氣，不然姊姊回來了以後，可要不高興的……」

話末說完，羅刹夫人已笑道：「這孩子眞逗人喜愛，奴家若非無法分身，也眞捨不他呢！」她望了沉默中的龍驤一眼，道：「凌老，驤兒這孩子就交託給你了，你把他帶去給他父親，我想他一定會好好照顧他的……」

他深深的嘆了口氣，拉着李若薇的手，道：「各位，就此別過了！」

話聲一了，她已飛身掠起，帶着李若薇，有似兩隻天鶴樣的飛入空中，沒入黑暗裏……

大宗師仰首望着羅刹夫人携着李若薇飛身離去，長長一嘆，說道：「這些年來，她所費的苦心總算有了代價，看她的武功成就，再想一想老夫自己，眞要令人興嘆……」

凌飛在旁道：「大宗師說得不錯，看到她今日的成就，使得我們兄弟兩更要難過，好像這些年來，我們只是每日吃飯睡覺，就這般讓它白白的過去一般。」

大宗師瞥了他一眼，道：「你們還有什麽難過？只有老夫才覺得難過，想起當年她在崆峒……」他似是想起了什麽，說到這裏，話聲一停，側首望着龍驤，問道：「驤兒，她有沒對你說起當年之事？」

龍驤一方面在懷念着李若薇的離去，一方面也一直在忖思着羅刹夫人在林中所說的那些話。

是以，他根本就沒有覺察到大宗師在說些什麽，等他從沉思中醒來，發現每一個人都看着他時，他方始明白自己已經失態了。

他躬身抱拳，道：「大宗師有什麽指

示？」

大宗師皺眉道：「你怎麼啦？」

龍驤尷尬地道：「在下……」

大宗師哦了一聲，笑道：「敢請你是在想若薇想得出神，難怪你都聽不到老夫說的話了。」

龍驤見他這麼說，也就不加否認，表示已經默認了。

大宗師說道：「你的福氣不錯，有那麼一個好父親，又有這麼個好母親，替你設想得那麼週到，還安排了這麼一個的妻室……」

他的話聲被龍驤驚噢打斷，他不悅地問道：「你又有什麼毛病？」

龍驤問道：「大宗師，你說她……她是我母親？」

大宗師詫異地道：「怎麼，她……沒有跟你提起？」

龍驤搖了搖頭，心中慌亂無比，只覺一切的一切在刹那間似乎都變了，變得超出他的想像之外。

他曾聽起鄭叔叔說過當年劍神袁承達被各派逼着跳下金頂絕崖之事，也知道劍神是爲了崆峒紅雲道長指控姦污了他的妹妹而被逼喝下毒酒，躍身跳下金頂……

他心想道：「難道羅刹夫人便是崆峒紅雲道長的妹妹，我也就是……」

他的臉上起了一陣痙攣，想到這裏，不敢再繼續想下去了，喃喃道：「不！不會是的。」

大宗師如何曉得他的心裏在想些什麼？他詫異地問道：「你說什麼不會的？」

龍驤痛苦地道：「不！我不會相信的，絕不會相信的。」

大宗師微有怒意，道：「你不相信什麼？」

龍驤道：「老前輩，她旣是金蜈天尊的妻子，又怎會是……」

大宗師聽他說到這裏，才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了，他嘆了口氣道：「他們當年的那一段緣份，老夫只能說是孽緣，可是那也僅是被環境所逼，由於紅雲雜毛一個人在中間弄鬼所致，與他們兩人都無關係！」他凝目望着龍驤，道：「你身爲他們的兒子，在曉得這件事後，不但不該看輕他們，更該敬重他們才對，因爲他們的確很偉大，很了不起……」

龍驤此時心中熱血沸騰，汹湧澎湃，無法抑制。

他想不到自己原先是一個有名的銀衫劍客，出身武林世家，有一個顯赫的身世，陡然之間，竟然這一切都不見了，換來的他僅僅不過是個私生子罷了。

雖然他的父親曾有劍神之號，被稱爲天下第一高手，可是他的母親……

這種身世，使得他幾乎變瘋了。

他怎樣都不會想到自己竟是個私生子，母親竟然改嫁給天下第一邪魔金蜈天尊，並且還有臉來找尋自己，還替自己安排終身大事……

他的眼中射出淩厲的目光，嘴唇不住顫抖，想到這裏，不敢再想下去。

大宗師一見他的神態有異，問道：「驤兒，你到底怎麼啦？」

龍驤突然大聲吼道：「不是眞的，她不是我的母親！」

大宗師愕了一下，叱道：「你說些什麼？」

龍驤兩眼瞪得老大，一個字一個字的從縫裏迸出來，道：「她不是我的母親，我母親已經去世了！」

大宗師勃然變色，叱道：「你胡說八道些什麼？」

龍驤冷笑，道：「我不是在胡說八道，我在說實話，她不是我母親！劍神袁承達也不是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是神龍龍雲鶴。」

大宗師楞愕無比，喝道：「龍驤，你瘋了？」

龍驤突然狂笑道：「我瘋了！我是瘋了，我當然瘋了！」

大宗師已有百齡之高，他從十幾歲出來闖盪江湖，到現在已有八十年之久，對於世事閱歷，看到的自然不少。

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只是爲龍驤的失態而生氣，等他弄清楚龍驤失態的原因時，他不由心中浮起一絲憐憫之情。輕輕嘆了口氣，他緩聲道：「龍驤！你的心裏不要太急，要抑制一下自己的情緒。」

龍驤苦笑道：「我……我怎能抑制得了？我……」

大宗師走上前去，拍了拍龍驤的背，道：「孩子！老夫也爲你的立場而難過，但是你也要替你父親想想……」

龍驤咬了咬牙，道：「家父在峨嵋，他的人很好。」

大宗師皺眉，凝視道：「你這個孩子怎麼啦？老夫這麼說，你都不相信，莫非你……」

龍驤冷冷道：「在下已經成年了，什麼事情，在下自己可以決定，請你不必多費心事！」

他說完了這句話，轉身便走。大宗師飛身攔住他的去路，怒聲道：「你要作什麼？」

龍驤忍住了眼中淚水的流下，道：「在下要靜靜的想一想！」

大宗師倒底是個洞澈人生，看到龍驤這等傷心欲絕的模樣，心知他的確已到了無法抑制的地步了。他緩聲道：「好吧！你靜靜的想一想，或許你便會了解他們的苦衷，而去諒解他們……」

龍驤沉聲道：「我絕不會諒解他們的！我恨他們，也恨我自己。」

大宗師怒道：「龍驤！你身爲他們的獨子，怎可說出這等話來？」

他在說話之時，右掌揮起，便待往龍驤臉上摑去，可是當他看到龍驤挺着胸揚着臉，等待着他揮掌一摑時，他揮起的手掌又不忍落下。

他嘆了口氣，把手垂下，道：「老夫該如何對你解說，你方能改變心意？」

龍驤咬緊下唇，沉聲道：「也許我這一輩子都不會改變心意了！」

大宗師凝目張望龍驤，好一會方始使胸中的怒意抑制下來。

他拉着龍驤的手，道：「龍驤！你坐下來，老夫要將當年的那一段事情詳細的告訴你，當你聽了以後，你便會明白你的父母親都是偉大的。」

他的話聲一頓，肅然道：「老夫自幼傲岸，這一生之中可說從未佩服過任何人

，唯獨對於令尊，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撇開武學上的成就不談，他的毅力，他的胸襟，以及他堅忍不拔的精神，在在都是老夫望塵莫及的。」

龍驤心中稍爲好受一點，吸了口氣道：「在下並不是對家父不滿，只是因爲這件事來得太過突然，突然使我忍受不了，其實，他老人家若眞是我的父親，在下應該感到光榮……」

「你能這麽想就好了！」大宗師道：「令尊所受的苦楚與煎熬雖多，其實說將起來，比起令堂所受的苦難相差更遠，這是老夫所以更爲敬重令堂的原因。」

龍驤默然無語，忖道：「如果羅刹夫人眞是我的母親，她這麽做，不但對不起父親，也使得我難以做人，她又有何值得欽佩的地方。」

大宗師注視着他的神色，似乎明白他心中所想的，搖了搖頭，道：「龍驤，你不該對令堂有所不滿，她的堅貞處，絕非從表面上所能看得出的。」

他拉着龍驤坐了下來，凌飛和谷青兩人則帶着李鵬翔一起，也席地而坐，只有那筋絡被打了個結的褚天彪最是痛苦了，被擱在地上，不但動都不動一下，甚而連眼睛都痛得睜不開來。

大宗師坐定之後，目光掠過凌飛他們一眼，移回龍驤的臉上。

他道：「驤兒！老夫要將令尊與令堂當年的那一段事情告訴你，當你曉得之後，你定然會欽佩他們的。」

龍驤沉聲道：「關於家父當年之事，在下已經知道了。」

大宗師訝異地道：「哦！是誰告訴你的？」

龍驤道：「關於家父之事是鄭師叔告訴晚輩的。」

大宗師淡然道：「老夫還以爲是龍雲鶴告訴你的呢。」

他的神態，顯然對於鄭公明是毫無印象，所以也沒問起鄭公明是何人。

他略一沉吟，說道：「他跟你說些什麽？」

「也沒什麽！」龍驤道：「他只是簡略地把家父當年成名武林，被天下尊稱爲劍神的經過告訴我，後來還提及崆峒……」他說到這裏，便不再說下去，因爲他覺得自己是一個晚輩，談論父母當年的事情有點說不過去。

並且那一段往事，也涉及到羅刹夫人當年的不對之處，也豈能公然談論？

大宗師問道：「他是否說到令堂時，有不好的評語？」

龍驤爲難地道：「也沒什麽。」

大宗師突然冷哼一聲，道：「那姓鄭的眞是可惡，老夫見到他之後，非得教訓他一頓不可。」

龍驤道：「大宗師！你已經失去這個機會了。」

大宗師目光一閃，微有怒色，問道：「爲什麽？老夫若要找一個人，他就是逃到靈霄殿，老夫也要找到他。」

龍驤苦笑了下，說道：「鄭師叔已經被玄地老道殺死，你老人家再也找不到他了。」

大宗師啞然失笑，道：「你說的是，老夫雖然活了百歲，現在却還不想到地府裏去。」

他似乎覺得自己這句話說得很有意思，說完之後，自己都笑了起來。

龍驤等他笑完了之後，問道：「大宗師！晚輩有一事費解，想要請問你。」

大宗師撚了撚頷下的白髯，說道：「什麽事，你儘管問就是了，老夫是知無不言。」

龍驤問道：「大宗師！您成名武林最早了，在當年家父剛出道時，您便已享有大名，爲何您在見到家父被各派逼得服下毒藥，却袖手不管？」

大宗師微微一愕，隨即笑了笑，道：「因爲那個時候，老夫還不認識小袁！老夫是在他跳下金頂之後，才第一次跟他見面。」

他的目光一側，凝注在幽黯的樹林裏，緩緩道：「記得那時老夫正爲了採集一種靈異的白苓，到了峨嵋，當然，以老夫那時的威望武功，可說是天下罕有敵手，峨嵋派的那些人絕不會發現老夫潛行上山的……」

他的臉色突然變爲肅穆起來，繼續往下說道：「我在山裏四處搜尋白苓，找了差不多半天之久，才在金頂之下的絕崖裏找到那株已變種了的白色伏苓，當時老夫欣喜若狂，連忙用玉片挖掘。

由於那株白苓秉性陰寒，又畏懼金屬鐵器，所以老夫非常小心的用玉片挖掘，唯恐會傷到它的根，使靈性失去。

就在那個時候，老夫突然聽得金頂之上傳來一聲狂喝，幸虧老夫那時已經掘出了白苓，不然在這突然的一聲狂喝下，老夫可能把白苓的主根掘斷了……」

他收回遠望的目光，投落在龍驤的臉上，接下去說道：「老夫當時，還以爲是有人發現我在挖掘白苓，故意激怒老夫，是以在一抬頭時，全身已蓄足了勁道，預備給人一下重擊。那知在抬頭之後，竟然發現在那一邊高崖之上，飛躍下一個年青人……」

龍驤聽到這裏，再把鄭公明對他所說的有關劍神當年躍下金頂之事相互一印證，立即便知道那從金頂之上躍下的年青人便是自己的父親了。

他心中暗忖道：「怪不得，一個人的武功再高，也不可能從金頂絕崖躍下後，逃得活命呀，原來是大宗師在下面救了他一命。」

大宗師繼續往下說道：「老夫一見那人自空中飛墜而落，心中嚇了一跳，因爲像那等百丈之外的高度，就算老夫也不敢貿然往下躍落，那人竟敢挺身躍下，這等豪氣，足使老夫爲之吃驚了，龍驤，你曉得老夫雖然是出身邪道，良心却是不差，尤其對於年紀輕輕的後輩更是愛護有加，總希望他們能够超越前人的成就。因此當我一見那從崖下躍下的竟是一個年青人，老夫心中立起不忍，還以爲他是受到師門的責備，這才萌生短見，動念要將他救起。」

他笑了笑，道：「龍驤！你可曉得老夫救下你父親之後，有什麽事情發生？」

龍驤略一沉吟道：「是不是家父怪你救了他？」

大宗師一拍大腿，道：「對！果然是知父莫若子，你竟能把令尊當年的想法給猜了出來！不愧是他的兒子。」

龍驤道：「這也沒有什麽，在下處身在那等情勢，也會萌生短見，以一死來謝師門之恩。」

大宗師沉聲道：「二十多年之前，老夫爲此曾經責備過你父親，二十多年後的今天，老夫依然要爲你這種不對的想法來責備你！驤兒，須知一個人立身宇內，必需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俯仰不愧於天地，老夫向來認爲只要自己行得正，不愧於心，就不必計較他人如何數說。

若是有人對你加以汚衊，並且還定下陷阱使你受到名譽上的損害，你不但不該心萌短見，反而更應堅強不拔，昂然的活下去，在有生之年，竭盡一切力量來洗刷自己所受的恥辱……」

他的話聲稍頓，問道：「驤兒！你認爲老夫說的話對不對？」

龍驤恭聲應道：「晚輩敬聆大宗師教誨！」

大宗師笑了笑，說道：「你現在的態度，比起你父親當年可好得多了，他不但不聽老夫的話，反而在地上撿起一根枯枝要跟老夫動武，」他撚了一下頷下的長鬚，道：「嘿嘿！老夫當時便已被武林尊稱爲大宗師，又豈會在乎一個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在大怒之下，便想出手敎訓小袁一頓。」

他搖了搖頭，苦笑道：「那時老夫怎知眼前那個年青人會是天下聞名，峨嵋後起之秀的劍神？是以一開始便抱着輕敵之心，那知他手中持着一根樹枝，只發一招，老夫便覺劍氣森寒，氣勢逼人，幾乎立身不住。好在老夫也不是浪得虛名，在大驚之後，立刻便施出一身功夫與他較量起來，嘿嘿，那一塲大戰，可說老夫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

龍驤聽到這裏問道：「大宗師，家父當時被逼得服下斷腸毒酒，再和您一交手！那毒性豈不更加發作得快麽？」

「對！」大宗師說道：「老夫眞是該死，當時竟然打得興起，對於小袁臉上出現的毒發象徵沒有注意到，以致使他受到鉅毒影響，在對抗金蜈天尊那王八蛋時，差一點便敗在他的手下，若非老夫及時趕到，現在武林的局勢，又不知怎麽一番情形了……」

他苦笑了下，道：「就因爲老夫的一時好勝，使得小袁費了幾乎二十年的光陰，才練成了馭劍之術，這二十多年來，他所吃的苦頭，受的折磨，可說都是拜老夫之賜……」

龍驤看到大宗師難過的神態，安慰他道：「大宗師！這並非您的錯，應該說是武林無福，若不是崆峒紅雲道長的邪念，以及當時各大劍派的短見，金蜈天尊又怎會有機會侵入中原？他的陰謀無法得逞，五大劍派又怎會變成如今這個樣子？」

大宗師的臉上浮起一絲笑意，道：「對！驤兒你說得不錯，這些傢伙變成現在的樣子，都怪他們自己，不應把像小袁那樣的中流砥柱扳倒……」

他正說得起勁，一旁的李鵬翔已嚷道：「公公！你別說這些話好嗎？快點說你跟那個小袁打得怎麽樣了？」

大宗師臉孔一板，叱道：「你胡說什麽？」

李鵬翔噘起一張小嘴，道：「人家要聽故事嘛，又沒胡說什麽。」

大宗師道：「你可曉得老夫說的小袁是誰？他是你龍驤大哥的父親，百年以來的第一劍道高手，老夫最爲欽佩之人。」

龍驤道：「大宗師！您過獎了。」

李鵬翔問道：「龍大哥，你姓龍，爲什麽你父親姓袁呢？」

龍驤對於李鵬翔的話，不知怎樣囘答才好，只好苦笑而已。

大宗師叱道：「小鵬！你敢胡說，我要打你的屁股了。」

李鵬翔看到大宗師的臉色不對，果然噤聲不敢說話。

大宗師見到李鵬翔不作一聲，歉然地對龍驤道：「驤兒！他是個孩子，說話沒有分寸。」

龍驤淡然一笑，道：「在下不會怪責鵬弟，其實這件事在下也是最近幾天才曉得的！又如何能怪責他人？」

大宗師方待說話，龍驤已道：「大宗師，請您繼續說下去吧！」

大宗師略一沉吟，繼續道：「老夫在與小袁交手了百招之內，發覺他劍氣愈來愈弱，功力在急速的減退，心中非常詫異，正待停下來問一問他，却發現他滿臉烏黑，已經站立不住，跌倒於地，老夫才發現已中了鉅毒。

說老實話，老夫看到他那樣子，幾乎都儍了，因爲從他的神態看來，他是早已服下大量毒藥，可是却在中毒之後，還能與老夫交手百招，沒有落敗，像這等功夫之人，老夫可說從未想到。

因此老夫在一呆之後，立即想到要盡力救活他，像這種高明的對手，老夫豈能讓他死在我的面前？是以老夫一面運功替他逼壓體內毒性，一面將剛掘到的白苓給他服下。」

他解釋，道：「那變種的白苓乃是百年難得一見的珍貴靈藥，較之千年參王毫不遜色，凡人服下之後，便能輕身體健，延年益壽，練武人服了之後，對於修爲方面更是平空增添二十年的功力，尤其是如老夫這等以邪道入門的高手，若是服下白苓之後，只需經過三年的苦修，便能打通生死玄關，接續天地之橋，練成不死之身，可是老夫當時毫不猶疑的給他服下，終於保全他的一條性命。」

龍驤肅然道：「大宗師施恩家父，晚輩應該向您致最深的謝意。」

大宗師搖了搖手，道：「這有什麽好謝的？對老夫來說，這是應該的。」

龍驤道：「老前輩這等胸襟，才更値得晚輩佩服，因爲那株白苓對您有那麽大的幫助，您竟能在一個陌生人遭到不幸後，毫不猶疑的給他服下。」

大宗師自嘲地一笑道：「你別再捧我了，再捧的話，老夫這張臉就掛不住了，其實說句良心話，老夫也有點捨不得，只不過老夫沒有那份福氣，偏偏在剛到手的時候，你父親便趕來，這有什麽辦法呢？」他說完了，哈哈大笑。笑了一會之後，他又接下去說道：「小袁在服下白苓之後

，體內元氣大增，再加上老夫的助力，他體內的毒性才被抑住，可是他由於服下的毒藥太過霸道，加之時間又太久，使得內臟都受到創傷，一時無法再運氣。

於是老夫就把他帶回我居住的黑龍瀑下，給他有時間慢慢的休養，老夫爲他到處找尋解毒之藥，爲他治療，閒時就與他論武較技，那段時間是老夫一生之中最爲高興的日子……」

他長長的吁了口氣，道：「也就在那段期間裏，老夫把他所發生的事情弄得清清楚楚，當時，我也爲他難過，認爲令堂所作所爲太不應該，而主張動身到崆峒去把紅雲老道和你娘抓來，總是小袁勸我，我才没那麽做，但我心裏一直都是忿忿不平，直到三年後，我見到令堂時，我才曉得我錯了……」

他說到這兒，停了一下，眼中現出一縷温柔的光芒，凝注在龍驤的面上，看來，他的思潮也沉落在往事的囘憶中。

龍驤等人見到大宗師這種神態，圍坐在他身旁的人，全都默然無語，甚而連那最是調皮，連一刻都坐不住的李鵬翔，也以手支頤，睜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睛，默然的望着大宗師。

顯然他們全都爲這一段武林韻事所吸引住，尤其是龍驤，這一段往事，完全是他父母之間的情仇，交織着武林的恩怨，所發生的後果與影響，直接與他本身有關係的，是以他更加的凝神諦聽。

大宗師默默良久，轉變了一個方式敍述道：「老夫初次見到令堂時，她是跟黎火飈在一起的……啊！那黎火飈就是金蜈天尊——當時，黎火飈已經有問鼎中原的打算，他派了他當年親手訓練的金蜈使者，每三人一組，乘夜進入各大門派的藏經樓裏，偷盜各派的劍訣，拳經，武林秘笈等……」

他搖了搖頭，道：「那時各派已經合力除去劍神，尤其崆峒更是囂張，認爲只有崆峒的劍術才算得是武林第一，自然如武當、峨嵋、點蒼、少林、崑崙的門人經常和崆峒的門人發生流血之事，引起許多層出不窮的糾紛。就在那段時期，金蜈使者已經啣命到了各派，偷盜各派保存的武功秘訣，他們計劃周密，加上當時各派爭端迭起，門下弟子凡是後起之秀的，幾乎自相戮殺乾淨，影響到各派本身的實力太大，於是那些金蜈使者很快便進入各派，很順利的潛往藏經樓而去……」

龍驤聽他說到這裏，再一囘想到現在各派之間所遭遇的情形，許多都與二十多年前所發生的一樣。

他忍不住暗暗嘆息道：「二十多年以前的覆轍，使得各派遭到如此大的傷害，好不容易經過了二十年的修養，才恢復一些元氣，各派之間又開始起了磨擦，眞不知他們怎會把當年所受的教訓，這麽快便忘了一乾二淨。」

他在忖思之際，只聽大宗師繼續道：「那些金蜈使者由於地形不太熟，雖說武功都很高，却是在進入藏經樓之後，便被人發現，仗着他們武功高強，搶了一些經書，並且留下黎火飈那老兒邀約的各派掌門赴會必死谷的金蜈令符之後，便颺然遠去……」

龍驤聽到這兒，忍不住問道：「大宗師！據晚輩所知道的，是當年各派高手之會應約到『必死谷』去，乃是爲了一宗寶藏……」

大宗師冷笑了一聲，嘆聲道：「嘿！必死谷那種蠻荒絕地裏還會有什麽寶藏？除了瘴氣，流沙之外，連一棵樹都找不到，除了那些傻蛋的白骨之外，什麽都没有了……」

龍驤恍然大悟道：「原來他們是深恐本門的武功秘笈被刦之事，讓其他門派曉得，才故意放出空氣，說是到必死谷去找尋寶藏的……」

大宗師頷首道：「老夫也不知道最初是那一個傻蛋想出來這個餿主意，說是必死谷中埋有寶藏，並且還藏有前古秘笈，以致其他接到金蜈令符的各派掌門也就趁着這個謠言，紛紛趕赴必死谷，甚而連許多黑道巨擘，當年成名的邪道高手，也都聞風而至，寃枉陪着他們葬身必死谷裏面去……」

他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那個時候，老夫還在黑龍瀑下的石室裏，對於江湖上消息一點都不知道，等到老夫出去後，才曉得當時武林各派掌門到達必死谷之後，無一生還的消息，於是專程趕去必死谷，結果只見谷裏白骨遍地，殘骸四散，一片凄凉蒼茫……」

龍驤的思緒隨着大宗師的話語，悠然飄忽騰升，似乎已經來到了必死谷裏，見到了那生前跺下脚便能震動武林的各派的掌門，江湖巨豪，死後却是白骨流散，無人收葬的凄慘情景。

他不禁爲那些枯骨散亂，寂寞死去的人感到一陣悲哀，忖道：「人生便是如此無常，生前縱然轟轟烈烈，死後仍是一坯黃土，囘顧他們生前的叱咤風雲，死後的冷清凄愴，怎不使人感慨萬千……」

此時夜風低迴，輕吟繞林，使得週遭的氣氛顯得更加蕭索，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浮現起一絲凄涼的神色。

尤其是李鵬翔，他被這股氣氛所感染，更加的畏縮起來，好像害怕那些幽靈會出現在他面前似的。

大宗師看到四周的氣氛變得如此沉重，心裏也有點不自在起來，恰好這時見到李鵬翔畏縮的樣子，於是笑了笑，指着他，道：「這小子向來胆大包天，誰都不怕，現在却畏縮成這等模樣，看來老夫也够資格去做說書人了。」

此言一出，衆人忍不住大笑起來。

凌飛笑着道：「如果您老人家要去說書，只怕書攤子都會被擠垮了。」

大宗師故作驚訝之狀，問道：「爲什麽？」

凌飛笑道：「您老人家說書，我們這些晚輩還不捧場嗎？尤其是您老人家的徒子徒孫更要聞風而至了，豈不把書攤子也給擠垮？」

大宗師哈哈大笑，道：「你說得不錯，以老夫的名號作號召，只怕書攤子像北京城那樣子大，也會被人擠垮！」言語之中，掩不住心中的得意。

龍驤絲毫不認爲他的話是誇大的，因爲以大宗師在武林的地位，被天下所共欽，不論正邪兩道，都知道大宗師的厲害，

如他真的出來說書，只怕那些邪道高手首先便趕到捧場……

大宗師笑完之後，目光掃向李鵬翔，但見他挺着胸，昂着頭，一副勇往直前的樣子，不由暗暗點了點頭，問道：「小鵬，我說到那裏了？」

李鵬翔道：「公公！你說到在必死谷裏看到滿地的白骨……」

「對了，老夫是說到在必死谷裏所看到的情形，」大宗師繼續道：「像那等悲慘的情景，老夫一生見過甚多，本來並沒有什麽可以值得驚訝，我們練武的人生所過的日子，那一天不是刀頭舐血，劍下逃生？有那些剛練了一點功夫便貿然闖入江湖的，他們隨時都可能埋身荒野，死於非命，老夫在江湖裏打滾了幾十年，像這等事情是司空見慣，本無吃驚之可能，然而那些死在谷裏的人無一不是當代巨擘，各派掌門，以如此多人之衆，竟然被人毀於一旦，老夫焉得不驚？」

他的臉色沉肅起來，道：「老夫在驚愕之後，自然便發覺整個事情不像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於是我很快便趕回黑龍瀑下，與小袁詳細商量此事……

那時小袁的功力漸復，已到達昔日八成之度，並且在劍法上另有新的創意，老夫認爲當時天下的高手中，除了他之外，可說沒有其他的人能擋得住這場狂瀾了，唯有我與他兩人的力量，才能使當時武林安定下來。」

他講到這裏，換了一個姿式，上身略爲前傾，道：「那裏知道當我從必死谷裏趕回黑龍瀑後，發現瀑下的石屋依舊，小袁却已經不知跑到那裏去了，老夫找遍屋子內外，也沒有看到他留下任何字條訊息，於是我又匆匆趕回中原。

沿路之上，我便聽到各派發生秘笈被盜，有個武功奇高的劍道高手潛入各派核心，強自盜走各派保有的絕藝精華。

此外，我還聽到了金蜈天尊已經率領金蜈宮裏的高手，傾宮而出，來到洛陽之事……」

龍驤見他講到這裏，停了下來，似是沉思些什麽，於是開聲問道：「大宗師！各派的秘笈不是被金蜈使者劫去了一次嗎？又怎麽……」

大宗師嘆聲道：「老夫方才不是說過，那些金蜈使者道路不熟，雖然武功高強，却在剛一闖進藏經時，便被發現，他們所劫走的一些拳經劍訣，只是各派最普通的武功，而非絕學精華，各派自從金蜈使者走了之後，便一直很小心的保存收藏那些絕學，誰知那闖進各派的劍道高手，却很輕易地便直闖核心，盜走各派僅存的一些秘笈，並且還留下了一個鐵心孤客的名號……」

他說到這裏，龍驤和凌飛，谷青等人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哦之聲。

大宗師望了他們一眼，坐直了身軀，道：「當時老夫尚是初次聽到鐵心孤客這個人，心中頗爲疑惑，因爲以他的劍法，若是傳聞不錯的話，天下只有劍神袁承達一人有此功力，是以老夫懷疑是小袁所作的，然而小袁爲何要作出那等事呢？老夫心裏却是不解，愈是不解，愈是要想弄個明白，於是我就趕往洛陽而去。

還未到達洛陽，老夫便碰到了一乘金色的大轎，第一次見到了當時的羅剎夫人……」

他微微一哂，道：「老夫也不必說出怎樣與令堂相識的經過，那僅是一場誤會而已，當時，我只覺得她是老夫此生以來所見到的最美的女子，却想不到她會是逼使小袁跳崖的主要人物，是以當時老夫與她長談時，隨着江湖形勢的轉變，很自然的便談到了當年的小袁跳崖之事。

老夫在說話時，便看到了她的心情激動，由於她的面上並沒有什麽神態，老夫沒覺得什麽奇怪，在她很有技巧的詢問之下，便把整個事情的始末詳細的告訴了她，也就提到了老夫的揣測。

羅剎夫人在一聽到老夫說起鐵心孤客可能便是劍神時，再也抑制不住驚愕的情緒，急着要車夫趕赴洛陽，因爲她聽說鐵心孤客已飛函向金蜈天尊挑戰……」

他長長的吁了口氣，道：「在那一路之上，老夫聽到了有關令堂與令尊之間的事，並且也曉得了驤兒被寄養在龍雲鶴膝下之事……」

明月高懸，夜風如水，武當山在經過一番騷亂之後，顯得格外的平靜，除了風吹樹梢的聲音之外，只有那些藏在草叢裏的秋蟲，發出唧唧的低鳴。

大宗師在說了冗長一段往事之後，臉上猶無倦意，並且還似乎更加興奮，在昔年的那段英雄歲月裏，他畢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如今，當他談及昔年與劍神袁承達結識，並且涉身劍神與羅剎夫人之間的情怨，他的整個思潮也都全部沉湎在往事裏。

大宗師凝望着龍驤，微微地頷了頷首，說道：「當老夫看到了你之後，一方面爲令尊而慶幸，另一方面則爲令堂的含辛茹苦二十多年，終於獲得到代價而高興，因爲剛才令堂說起你並不承認她是你母親，老夫份外的感到憤怒，才會想要摑你一掌……」

龍驤囁嚅地說道：「晚輩當時並不知道……」

「令堂不是說過你不知道嗎？若非她替你說情，老夫也不會那麽輕易便放過你了。」大宗師道：「這就是老夫所以要大費口舌，把昔日之事詳細告訴你的原因，老夫可說親身涉入過他們之間的情怨，不忍見到你再誤解他們……」

龍驤垂目注視地上，緩聲道：「晚輩並非不願了解自己的身世，只是一時適應不了……」

「這是必然的道理。」大宗師道：「你們兩個到厨房裏去跟那些雜毛要些酒菜來，我老人家說了這麽多話，喉嚨也乾了，該要喝點酒潤潤喉了。」

凌飛和谷青兩人那敢違抗？連忙站了起來，把李鵬翔放在地上，欲待到厨房去找酒菜。

大宗師瞥了李鵬翔一眼，道：「你們把小鵬也帶去吧！」

李鵬翔嚷道：「公公，我不要去，我要聽故事。」

大宗師臉色一沉，道：「聽什麽故事？故事已經講完了，我現在跟你龍大哥說的正經事。」

李鵬翔嘟着嘴，不太情願的隨着凌飛走了。

大宗師望着他們遠去的身影，側過頭來，道：「老夫現在說的有關你的身世，以及你母親這些年來所忍受的痛苦，所以把他們調開……」

龍驤頷首道：「晚輩曉得。」

大宗師道：「你在二十多年來，都一直接受龍雲鶴的栽培，將他當作自己的父親，這份情感自然非常深厚，不是一旦可以割除的，不過到底生身之父也是自己嫡親的血肉，同樣地不能置之不理。」

龍驤沉聲說道：「在下絕不會爲此……」

大宗師長長的吁了口氣，道：「唉！八十多年以來，老夫眼見許多人間的悲歡離合，可說是已經洞察人生了，然而對於你這一生所受到的打擊，也是覺得難以忍受，像令尊與令堂之間發生的悲劇，老夫也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見到……」

他揉了揉頷下的長髯，仰望着碧空的溶溶明月，喃喃的說道：「八十年前，老夫初入江湖時，也曾在如此明月之夜，在泰山之巓與一個好友徹夜長談，八十年後的今天，昔年老友已經撒手西去，唯獨我這老頭在此對月傷懷，又在述說着他人的悲歡離合，想想這個人生眞是令人感到傷感……」

龍驤道：「老前輩，你這一生可說是多彩多姿，盛名顯赫，回顧這一生來，絕對應該感到驕傲，爲何又對月傷感起來了呢？」

大宗師苦笑了一下，道：「驤兒，你不會了解的，一個人活得像我這樣久，活得像我這樣有名望，反而更是寂寞，老夫眞願我這一生沒有學過武功，沒有闖盪江湖，就跟鄉間的老農一樣，做一個平凡的人……」

龍驤似懂非懂地望着眼前這個老人，不知要說些什麽話才能表達心裏的意思。

他只覺以自己的經驗閱歷，比起大宗師，實在是相差太遠，自己原先認爲這段期間裏所遭遇的事情，比別人一生之中所遇到的還要多。

現在再一想大宗師以百歲的高齡，縱橫江湖八十年之久，在這一段悠長的時間裏他所遭到的事情，看到的人間悲歡離合，較之自己不知要多上多少倍，自己與對方一比起來，就像雲泥之分……

大宗師見到龍驤沉默無語，沉聲道：「驤兒，你也許認爲老夫不知足了，身爲天下邪道高手所共欽的大宗師，却還說這一生太過寂寞，其實當你到達我這種地位，甚而像令尊一樣，成爲舉世所共欽的劍神時，你就會感覺到了……」

他仰起首來，指着碧空鑲着的星星，道：「你有沒有看到那些星星，它們距離我們是如此的遙遠，只有永遠的高懸在空中，吐露着冷清的光芒，它們是何等的寂寞孤獨……」

龍驤從他的話中，已漸漸能够懂他的意思，不禁有了一些傷感，忖道：「一個人成了大名，爲武林所共欽，固然是件很光榮的事，然而遠離人羣，也會感到那份獨有的寂寞與孤單，這樣說來，一個人的武功，並不是一生之中最大的歡悅……」

他想着想着，覺得愈來愈是迷惘起來，反而愈弄愈不清楚一個人倒底是庸庸碌碌的終了此生的好，還是作一個高高在上的人，轟轟烈烈的過此一生的好。

大宗師見到龍驤臉上滿佈的迷惘神色，笑了笑，道：「好了，老夫也不必跟你扯這個人生的大問題了，別把你愈扯愈迷糊，我們還是言歸正傳。」

他深吸口氣，道：「令堂當年在江湖上遇到令尊時，並非爲一般人所揣測的那樣，是令堂受到他哥哥，也就是當時的崆峒掌門江雲雜毛的計謀，讓她纒着令尊不休，而是令尊先看上她的。」

龍驤聽他提到父母親當年的相戀歷史，心中頗覺不是滋味，本想出口叫他不要談下去，可是這事關係他對羅利夫人的印象，也就是關係到他此後的一生，他不能不了解清楚。

大宗師的目光在龍驤的臉上掃了一匝，笑了笑，道：「令尊當年也跟你此時一樣，英俊瀟洒，氣宇非凡，並且他還被武林之中共稱爲劍神，可說是天下無敵了。挾着這等優厚的條件，他的氣派可說較你今日尤要勝上幾分，行跡所到之處，可說是美女雲集，盈果擲香，整日都被江湖上的一些女俠，閨中的一些淑女所包圍，幾乎有不能脫身之險。

「但是在那麽多的美女之中，他唯獨喜歡了令堂，至於什麽原因，老夫也不大清楚，當然，令堂年輕時貌美如花，武藝高強，她父母出身武林世家，也是條件之一，不過老夫認爲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她冷若冰霜，高傲得不把男人放在眼裏之故，所以引起令尊特別的注意。」

他哈哈一笑，道：「老夫活到現在已有百齡，世間的美女也看得多了，可是依然弄不清楚女人是怎麽一回事，然而老夫身爲男人，却深深的了解男人的習性。一說起來，男人有一件很壞的習慣，也可說是很賤，那便是愈難到手的東西愈是珍貴，愈容易到手的，愈是棄若枯枝……」

龍驤淡然一笑，道：「這種習性何單是男人？就是女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對！」大宗師頷首道：「這便是人性中的弱點，往往有些人便利用這個弱點去征服別人。老夫的意思並非說令堂抓住了小袁的弱點，而是認爲當年小袁之窮追羅利夫人，多半是由於這種心理的驅使……」他話聲一頓，繼續道：「令尊本身的條件實在太好，就像令堂那樣冷若冰霜，結果也是被他追上了，於是他們要好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他又道：「驤兒，你想一想，以令尊當年在武林中的地位聲望，與令堂所享有的盛譽，他們兩人之間的事情，還能瞞得了誰？於是很快地，整個江湖都知道了，就連崆峒遠在西北，紅雲雜毛也曉得了這件事，不知道是誰給他出了個主意，還是有人嫉忌令尊，給他們製造不好的消息，總之紅雲雜毛就做出了那件事，以致使整個武林波濤洶湧，直到如今都未平靜下來。」

他的聲音一變，轉爲低沉，道：「令堂被她哥哥招回崆峒，幽禁在後山紅雲洞裏，像囚犯一樣看着她，令堂還是趁紅雲雜毛聯合其他三大劍派掌門趕到峨嵋時，設法溜出崆峒的。她一下崆峒，便聽到江

湖上繪聲繪影的張揚劍神被逼跳崖而死的消息，那眞像是一個霹靂一樣使她震懾住了……

「由於她在江湖上樹敵不少，加上曉得紅雲雜毛回山之後，一定會四處找她，於是她只得改變自己的裝束，投身在一商賈之家，做一名聽人使喚的侍女。那時，她已經懷了你在身上，隨着時日的過去，肚子一天比一天的大了起來，終於被那商賈發現，而趕了出去……」

龍驤聽到這兒，只覺熱血在胸中沸騰，再也忍受不了。他大聲喝道：「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了。」

大宗師微微一怔，隨即繼續道：「可憐令堂已有七個月的身孕，流落在河南，身上又沒有銀錢，原來的武功也隨着身孕的關係而無法施展，到處遭人欺侮……」

龍驤霍然地站了起來，用雙手掩着耳朵，大聲地吼道：「你不要再說了，我不要聽。」

大宗師也站了起來，沉聲道：「你不是在懷疑你母親嗎？爲什麽又不聽一聽老夫的話？」

龍驤的眼中噙着淚水，喃喃道：「我錯了，是我錯了。」

大宗師長嘆一聲，道：「老夫這一生以來，見過無數悲慘的事，但是却沒有見到如羅刹夫人那樣悲慘的，她本來不該忍受那麽多的痛苦，全是爲了你，她一一承受下來，你若是還不能諒解她，就是老夫也不能容你……」

龍驤以手捂着臉，嗚咽地道：「娘，是孩子錯了……」

大宗師嘆了一聲，道：「你旣曉得自己錯了，便該好好的孝敬你母親，補償你過去的罪行，天下的父母對子女總是慈愛的，絕不會因爲你的不好而不要你。」

龍驤想起了剛見到羅刹夫人時，她親自下厨烹調食物，並且慈愛地對自己說出許多話……

此外，在樹林裏，自己還被她所救，受到她許多教誨，可是自己心裏還不尊敬她……

想着想着，他的心裏更加難過起來，喃喃道：「我該死，我該死……」

大宗師拉起龍驤，緩緩道：「古人有說不知者不罪，你旣然不曉得她是你母親，當然也怪不了你誤解她，只要你有懺悔之心，她一定會原諒你的……」他嘆了口氣，沉聲道：「快點擦乾你的淚水，別讓人看了笑話。」

龍驤默然地拭去了淚水，只聽大宗師道：「你坐下來，老夫將令堂如何跟隨金蜈天尊的那一段事說給你聽。」

龍驤搖搖頭，道：「晚輩旣然已經了解她老人家的苦心，便不再懷疑她老人家的了，對於以後的事，晚輩也不想再知道了。」

「好吧，」大宗師道：「你現在旣不願聽也就算了，以後，你會慢慢了解，令堂實在是個很了不起的人……」他說到這裏，目光一閃，笑道：「他們把酒菜拿來了。」

龍驤循着他所望的方向看去，但見兩條人影如飛而來，轉眼便已到眼前。

凌飛放下了李鵬翔，吁了口氣，道：「這孩子眞是頑皮，晚輩到酒庫裏找酒，他把裏面的酒罈打碎了好幾個，流得滿地的酒，若非是我們去，那看管酒庫的雜毛眞要拚命了。」

李鵬翔拍手笑着道：「那個雜毛的眼睛瞪得好大，幾乎把人吃下去一樣，那種敢怒不敢言的樣子，我看了眞有點笑。」

大宗師微叱道：「你又闖禍了，眞該打屁股。」

李鵬翔噘着嘴道：「誰叫那個雜毛不把好酒拿出來？我們說是您老人家喝酒，他還敢拿壞酒出來，我不摔他的罈子做什麽？」

大宗師轉怒爲喜，道：「這還差不多，記你一個功。」

李鵬翔樂了，笑道：「公公，快講故事。」

大宗師道：「老夫的喉嚨都乾了，不喝酒連話都說不出來，還講什麽故事？」

他抓起一罈酒，拍開封泥，湊在嘴裏，仰首便是幾大口到嘴。

衆人只見他的喉結動了幾下，嘴角酒漬流溢，看到他豪飲的樣子，全都臉上浮起笑容，却又不敢笑出聲來，唯恐會受到責罵。

大宗師連喝幾口，方始把酒罈子放下，擦了白髯上的酒漬，笑道：「好酒，眞是好酒。」

當他目光一閃，看到凌飛等人臉上的笑意，他自己也不由笑了出來，道：「來來來，你也喝點酒吧！」

李鵬翔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也可以喝酒？」

大宗師搖搖頭，說道：「小孩子不能喝。」

這時，谷靑已把拿來的菜攤了開來，大宗師順手抓起一隻鴨子，撕了開來，塞進嘴裏。

他咬了一下，好似想到什麽，問道：「你們在那兒找到的鴨子？莫非這些雜毛在厨房裏偷藏葷菜？」

谷靑笑道：「武當的雜毛雖然膿包，這種事情他們倒是不敢的，是晚輩見到他們厨房裏沒有什麽上好的酒菜，所以逼着那厨房裏的火工把明天預備給上山觀戰的賓客準備的鴨子拿了來。」

「嗯！」大宗師點頭道：「這才像話。」說着，他又啃起他的鴨腿來了，直到啃完了那條腿，他方始想起其他的人都沒動手，於是又說道：「來呀！你們怎不動手？」

他皺眉道：「你們若想要多學兩招，絕不可在老夫面前拘束，老夫最討厭裝模作樣的人了。」

凌飛和谷靑兩人見到大宗師這麽說，也就不客氣的動手吃喝起來。

只有龍驤因爲心裏有事，對於面前豐富的酒菜沒有味口。

大宗師詫異地問道：「驤兒，你怎麽不吃點？」

龍驤搖頭道：「晚輩吃不下去。」

大宗師皺眉道：「眞是傻小子，一點點心事存在心裏，就吃不下東西了。」

他的目光一閃，笑道：「是不是你快要做小鵬的姊夫了，所以要在小舅子面前做個好榜樣？」

龍驤張紅了臉，說道：「大宗師取笑了。」

大宗師哈哈大笑，道：「小鵬，你聽到沒有？你這末來的姊夫怕你這個小舅子了。」

李鵬翔哼了聲道：「他才不怕我呢，他怕的是姊姊。」

「哈哈！」大宗師笑道：「你以爲你怕姊姊，他也要怕姊姊？眞是童子之言，童子之言……」

他這話惹得凌飛谷青兩人全都爲之大笑，只有龍驤被他們笑得尷尬無比。

李鵬翔道：「公公，你老是不說正經話，偏說這些逗人的話就跟我一樣：…」

大宗師一瞪眼，道：「小孩子，胡說八道些什麼？」

李鵬翔道：「人家不是說過老小老小……老人家就跟小孩子一樣嗎，我又沒說錯。」

「胡說！」大宗師叱道：「老夫怎會跟你小孩子一樣呢？」

李鵬翔道：「公公你若不跟我一樣，那麽便快點說正經話。」

大宗師瞇着眼，說道：「什麽是正經話？」

李鵬翔道：「比如說，你說說當年的劍神大戰金蜈天尊的事啦，那便是正經話了。」

「好哇！」大宗師笑笑道：「你說了半天，原來是用話來拐我老人家？眞是可惡。」

此言一出，其他的三人全都爲之大笑不已，頓時氣氛又是一片融洽。

大宗師道：「小鵬，你若要聽故事，就替老夫乖乖的坐在那兒，不然的話，老夫就不說了。」

他見到李鵬翔果然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於是點了點頭道：「話說老夫隨着羅刹夫人到了洛陽，劍神和金蜈天尊已約好在城外決鬥……」

大宗師在說到與羅刹夫人一同趕往洛陽時，逸興飛揚，猛然灌下一口酒，任憑嘴角的酒漬流下白鬚，也不加理會，沉聲道：「當我們趕到洛陽，便聽到鐵心孤客飛柬金蜈天尊，約他在白馬寺決鬥的消息，老夫在探聽之下，發現就是在次日凌晨，於是我就別了羅刹夫人，獨自找尋小袁去了。

那時，整個洛陽城裏，從各處擁來幾乎上千的武林人物，當然其中也有黎火飈那厮從南疆帶來的什麽金蜈使者混在裏面，使得整個洛陽城裏外的客棧廟房，全都被住滿了，老夫找了幾個地方，也沒見到小袁，於是就把話給傳了出去，指名要找鐵心孤客。

嘿嘿，那個時候老夫的聲望可說是已超越各大門派之上，老夫說是要找鐵心孤客，頓時使得城裏起了一陣騷動，老夫的那些徒子徒孫，像是流水樣的拜見我，可是老夫一概不見，直到一個時辰之後，有一個人遞上名帖求見我老人家，我才破例接見了他……」

他說到這裏，似乎覺得有些疲累，並且也顯得有些興奮，舉起酒罎，仰首將罎裏的酒喝得一乾二凈。

凌飛和谷青兩人雖是成名武林三十年之久的邪道大魔道，可是比起大宗師來無論名望地位，輩份武功，還是差得太遠。

對於二十年前的那件大事，他們曾經目睹，却沒有像此刻由大宗師嘴裏親自述說出來的那樣動人心魄，因爲當年鐵心孤客，大宗師和金蜈天尊三人所協議的，只要鐵心孤客和大宗師兩人一旦存在於人世，金蜈天尊便一日不能來到中原之事，許多人弄不清原因。

武林之中，這三個人的實力可說是完全相等的，二十多年之前，若是大宗師與鐵心孤客聯手的話，金蜈天尊縱然門人甚多，落敗身死的情形是必然會發生的。

可是凌飛和谷青兩人當年在白馬寺觀戰的結果，只見大宗師出現，而未見到他與鐵心孤客聯手一起，只任由鐵心孤客與金蜈天尊作殊死之鬥而已。

這裏面的原因，在整個武林都是一項秘密，如今由二十多年前的當事人親口說將出來，自然是比之他們在當年所親眼看到的一幕龍爭虎鬥尤要來得刺激。

是以他們一聽到大宗師那麽說到緊要關頭，全都凝聚心神，注視着大宗師，唯恐會漏聽到其中的一段，甚而連酒都無心吃喝了。

大宗師喝乾了罎中的美酒，長長的呼了口氣，振臂把酒罎擲出十餘丈外，方始臉上浮起一絲微笑，問道：「你們可曉得老夫所接見的那人是誰？」

李鵬翔搶着道：「公公，是不是你要找的鐵心孤客？」

大宗師笑而不答，側首注視龍驤，問道：「驤兒，你認爲是誰？」

龍驤淡然一笑道：「晚輩認爲是金蜈天尊。」

大宗師瞇着眼，問道：「爲什麽會是金蜈天尊？」

龍驤道：「據晚輩的推測，金蜈天尊之敢從南疆進軍中原，是看出自劍神被逼跳崖身死，中原九大門派無人是他的敵手，而大宗師是出身邪道，自然不會爲九大門派出頭，就算您老人家出頭，以他的實力也可以對付，這才放心前來中原。

他沒料想到無端端會鑽出來一個毫無令名的鐵心孤客向他挑戰，他既不知道鐵心孤客是何許人，也找不到他的形跡，自然是極爲心焦，因爲誰都不願意面對一個不知姓名，甚而連人影都沒看到的敵手…。」他的話聲稍稍一停，繼續道：「正好在那個時候，他聽到大宗師你也在找尋鐵心孤客的下落，一方面他在吃驚於你的來到洛陽，另一方面則對你找尋鐵心孤客的舉動，推測不出是什麽原因，所以爲了要試探出你的用意，才來拜訪您。」

大宗師拊掌大笑，道：「妙！分析得眞好，果然不愧是小袁的兒子，單憑這份智慧，便可以料想到你終非池中之物，他日定能光大門楣，繼承令尊的高譽。

龍驤謙遜地說道：「多蒙大宗師誇張……」

「這並非誇獎！」大宗師道：「若非你是小袁的兒子，老夫眞願收你爲徒把這一身絕藝傳投給你，可惜你的父母比老夫的本事爲高，老夫這一套又與你所學的是兩種不同的路子，老夫只好作罷了……」

（未完．廿五）